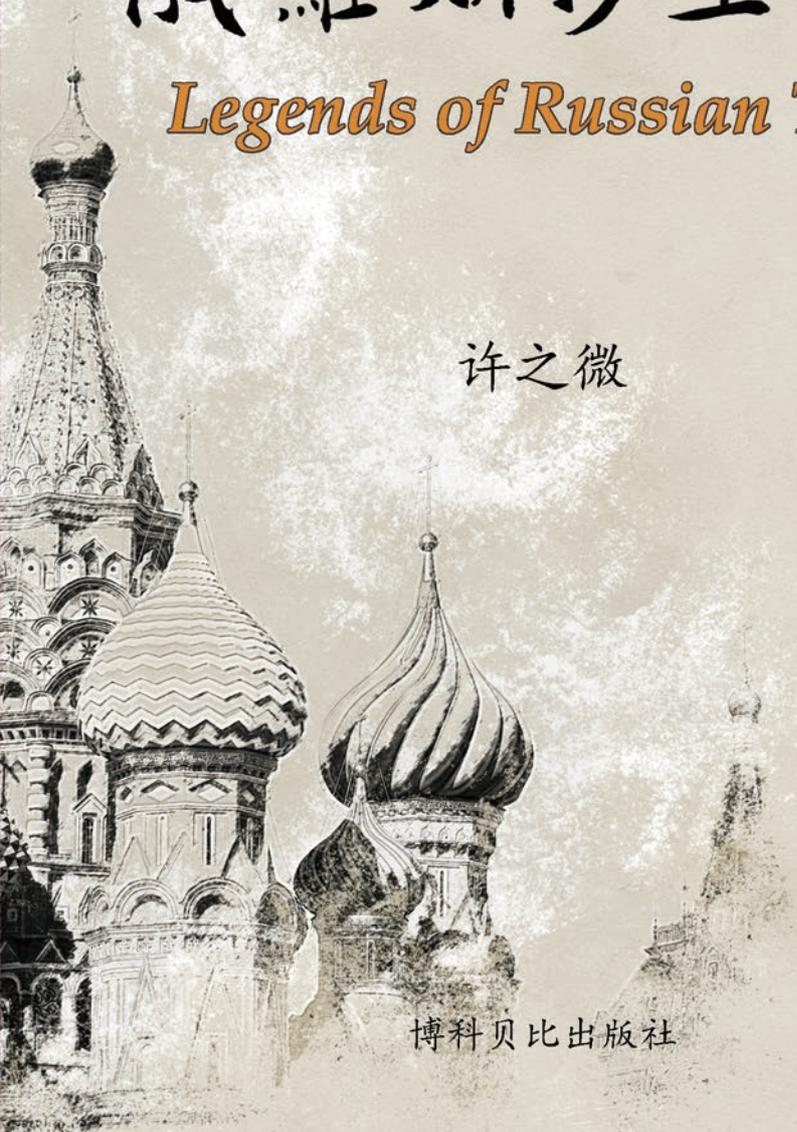


俄羅斯沙皇傳奇

Legends of Russian Tsars

許之微

博科貝比出版社



从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俄罗斯帝国出了二十个沙皇，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统帅。这些专制君主或良善温和，或凶狠残暴，或愚痴怯懦。他们中有的锐意改革，有的顽固保守。宫廷政变、强敌入侵、刺客追杀、社会革命伴随着370年沙皇统治俄国的历程。

许之微基于历史史料，用文学的笔调，以九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中短篇小说的形式，讲述了沙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描绘了笼罩着历代沙皇的腥风血雨和诡谲阴云。



作者简介：

许之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任教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赴美后曾先后在乔治城、约翰霍布金斯和密西根等大学研读政治学和史学，中年转行做计算机工程师。现已退休，从事写作。2018年1月，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许之微的小说《越洋追凶》。

ISBN 978-0-1234-657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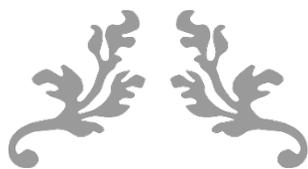


9

780123

465788





俄罗斯沙皇传奇

许之微



博科贝比出版社

俄罗斯沙皇传奇

作 者：许之微

封面题字：白谦慎

装帧设计：张向欢、梁骥

出版发行：博科贝比出版社（Bookbaby）

网 址：<http://www.bookbaby.com>

经 销：Amazon, Barnes & Noble, Powell's Book, Books-A-Million

ISBN: 978-1-09836-044-8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Copyright © 2021 by Zhiwei Xu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前言	5
俄罗斯历代沙皇世系表	9
俄国始皇伊凡雷帝	11
少年彼得和女摄政王索菲娅	51
一代雄主彼得大帝	77
从灰姑娘到女沙皇	109
政变在冬夜	133
叶卡捷琳娜大帝	151
亚历山大一世死亡之谜	181
被刺客追杀的悲情沙皇	209
末代沙皇的宿命	241
参考书目	275

前言

俄罗斯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民族。近代以来，苏俄对中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革命者就提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方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也出现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样的口号。那时候年轻人谈励志，必提保尔·柯察金；说爱情，定举十二月党人的爱人为例。中国人对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列宾等俄罗斯文学艺术大师耳熟能详。事实上，我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外国作品，大多数来自俄罗斯或十月革命后的苏联。

我正是从少年时代起对俄罗斯历史文化产生兴趣的，而且学习和了解俄罗斯的热情几乎没有中断过。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曾躲在光线昏暗的角落里，囫圇吞枣地阅读俄国小说和诗歌，对一部上中下三册的《俄罗斯作家传》印象尤其深刻。改革开放后，进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共产主义运动史时，因为专业的缘故，我读了一些在国内没有公开发行的有关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书籍。其中一本由原苏共中央委员所著的《权力学》，揭示了斯大林在苏共高层“清洗”的内幕。我读后大为震撼，萌生了对这种极端统治方式一探究竟的念头。我在国内研究生阶段读的是思想史专业，硕士论文选择了近代无政府主义的专题。在我看，近代无政府主义和近代恐怖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后来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做博士生，由导师迈克·奥克森伯格安排，同时学习政治学和历史学两门学科。美国研究苏俄的政治学和史学专著之多，用“汗牛充栋”都难以形容。但是由于研究方向不在苏俄，在校期间我并没有机会认真读这些书籍。直到工作稳定下来，才有时间和精力实现深入了解俄罗斯的愿望。

最初吸引我将俄罗斯的历史用文学笔调写下来的，是叶卡捷琳娜一世“从灰姑娘到女沙皇”的故事。我进而发现罗曼诺夫王朝四个女沙皇以及女摄政王索菲娅的生平都十分传奇。从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大帝，俄罗斯经历了历史的蜕变。这些沙皇传奇的生平与俄罗斯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交相辉映。当我读到过去自以为比较熟悉的，从俄国抵抗拿破仑侵略到“十月革命”的近代史部分，惊讶于许多闻所未闻的史实：亚历山大一世突然死亡疑点重重；民意党追

杀的亚历山大二世是个蓄意改革，废除农奴制的沙皇；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有着令人扼腕唏嘘的“宿命”。我决定以这些沙皇的传奇故事为线索，梳理出俄罗斯激荡人心的历史。

本书由九个既相互关联又独立成篇的故事组成。俄罗斯历史上只有留里克和罗曼诺夫两个王朝。自伊凡四世被俄东正教加冕为沙皇起，去除“混乱时期”强人自立的沙皇，一共有 20 个“合法”的沙皇。所有沙皇，我在本书中或具体或简略，都做了交代。这些故事基本上是以年代为顺序写作的。

本书采用的历史信息基本来自英文资料，包括一些由俄文翻译成英文的书籍。需要说明的是，对书中相对重要的人名和地名，我尽量使用俄文音译。例如“叶卡捷琳娜”，如果根据英文翻译的“Catherine”来音译，就成了“凯瑟琳”。根据俄文音译的“米哈伊尔”，如果按照英文翻译的“Michael”再音译，就成了“迈克”。转了两个弯以后，同原来的发音相距就太远了。

虽然本书属于历史文学作品，但是我对于历史人物和年代力求真实。对于书中所提到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条约，还有重要的地名（包括河流山脉），许多都附上英文，以便有心的读者查阅相关的详细资料。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我还注明了具体日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书中日期一般采用公历。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我则保留了中国取自俄历的习惯用法。举例说，尽管二月革命发生在公元 1917 年 3 月 8-12 日，十月革命发生在公元 1917 年 11 月 7 日，但在俄历上却在二月和十月。这里所说的“俄历”指彼得大帝下令采用的罗马儒略历，又称“旧历”。旧历同 1752 年（叶丽莎维塔女皇当政时）英国开始实行的格林威治阳历比，18 世纪日期早 11 天，19 世纪早了 12 天，20 世纪则早了 13 天。这么一算，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历 10 月 25 日。1918 年 1 月 26 日，苏俄政府宣布停止使用旧历，采用新历（公历）。

现在，这本《俄罗斯沙皇传奇》终于可以呈现给与我同时代成长，多多少少怀有一些俄罗斯情节的朋友们了。如果年轻的一代也能对俄罗斯的历史感兴趣，并且通过阅读这本书，获得有关我们这个北方强邻的一些有用的知识，我将十分欣慰。

张向欢在我写作的全过程中给予我极大的支持。作为第一读者，她的批评常常使我汗颜，促我思考、修改。她是我的妻子，也是我最亲密无间的朋友。程岗、强力、邵立荣和杨朝几位好友分别对书稿提出意见和看法，为本书校稿。在此我深表谢意。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大学同学，多年好友白谨慎教授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梁骥教授对封面设计提供的帮助。

俄罗斯历代沙皇世系表

【留里克王朝】

伊凡四世（伊凡雷帝）	莫斯科及全俄罗斯大公瓦西里三世之子，1547 年被加冕为沙皇，1584 年去世。
菲奥多尔一世	伊凡四世之子，1584-1598 在位。

【混乱时期】

1598-1613 又称“空位时期”，无“合法”沙皇在位。

【罗曼诺夫王朝】

米哈伊尔	伊凡四世前妻的侄孙，1613-1645 在位。
阿列克谢	米哈伊尔之子，1645-1676 在位。
菲奥多尔三世	阿列克谢前妻之子，1676-1682 在位。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	阿列克谢后妻之子，1682-1725 在位。
伊凡五世	阿列克谢前妻之子，智障且有残疾。1682-1696 在位，与彼得一世同为沙皇。
叶卡捷琳娜一世	彼得一世的后妻，1725-1727 在位。
彼得二世	彼得一世前妻之子阿列克谢的儿子，1727-1730 在位。
安娜	伊凡五世之女，1730-1740 在位。

伊凡六世	安娜姐姐的外孙，安娜的“继子”，1740-1741 在位。
叶莉莎维塔	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一世之女，1741-1761 在位。
彼得三世	叶莉莎维塔姐姐的儿子，1761-1762 在位。
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大帝）	彼得三世的妻子，1762-1796 在位。
保罗	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之子，1796-1801 在位。
亚历山大一世	保罗之子，1801-1825 在位。
尼古拉一世	亚历山大一世的三弟，1825-1855 在位。
亚历山大二世	尼古拉一世之子，1855-1881 在位。
亚历山大三世	亚历山大二世之子，1881-1894 在位。
尼古拉二世	亚历山大三世之子，1894-1917 在位。

俄国始皇伊凡雷帝

公元 1530 年 8 月 25 日的傍晚，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独自跪在圣母马丽娅的塑像前祈祷。大公的夫人伊琳娜临产，助产婆和侍女们在克里姆林宫内的特莱姆宫里侍候忙碌着。年过半百的瓦西里大公虔诚地恳求圣母宽恕他往日的过错，保佑他的夫人顺利分娩，保佑他老年得子。俄罗斯不能没有下一个统治者。留里克王朝不能在他这儿中断啊！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黄昏，艳丽的夕阳透过教堂彩色拼图大窗照射进来，四周一片寂静。瓦西里大公耳边只有自己喃喃的祈祷声。突然，他的心脏莫名其妙地加速跳动起来。瓦西里大公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彩色玻璃大窗外的光线瞬间变暗。一声巨雷像是落在屋顶上爆炸。教堂里震荡着可怕的回声。倾盆大雨随之而来，敲打着屋顶和门窗。

瓦西里大公不由地一阵心慌意乱。他马上想起耶路撒冷大主教对他第二次婚姻的诅咒：“你将有一个邪恶的儿子。他会把俄罗斯带进腥风血雨之中。莫斯科将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教堂沉重的橡木大门被推开。一阵湿冷的风袭来。瓦西里大公浑身一哆嗦，人也清醒了。一个护卫快步走近，跪下报告：“恭喜主公！少主降生了。夫人请您这就过去。”

瓦西里大公闻讯大喜。他忽地站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向门外走去。护卫匆忙拿着披风，紧紧跟上。

“是个男孩，真是个好男孩！”瓦西里大公激动的语无伦次。是啊，护卫是这么报告的。门外跪迎大公的侍女们也都恭贺了。但是

大公似乎充耳未闻，直到亲眼看到婴儿垂挂在两腿之间的命根子。他手捧婴儿，眼里噙着泪花，转向面色苍白的年轻夫人。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我有后了。留里克王朝有后了！”

狂喜之余，大公仔细地端详起怀中的婴孩：红色的卷发，闪亮的双眸。突然，婴儿咧开大嘴，冲着年迈的瓦西里大公“哇”地哭叫起来。这个小家伙与其说是哭，不如说是在宣告自己的存在和展示自己的凶悍。这孩子皱巴巴的面容因为扯开大嘴变得更加扭曲。然而，在大公的眼里，他那张毛猴般的脸美得像朵花。

这个被瓦西里大公和整个朝廷久久期待的男婴，便是伊凡·瓦西里维奇·留里克。他上承延续了六百多年的留里克王朝，将被加冕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沙皇。叫他“雷帝”，不仅因为他是在巨雷声中出生的，更因为他个性狂暴凶残。他将以“恐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留名俄罗斯历史和世界历史。

1

俄罗斯属于斯拉夫民族。斯拉夫人在东欧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到了六世纪，他们分化为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在文明发达的罗马人眼里，他们都只是处于蒙昧状况的野蛮人。正如大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都看做“蛮夷”一样。

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直到七、八世纪，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广阔地域上，才出现以基辅和诺夫哥德罗为中心的两个准国家组织。羸弱的政权无法将内部统一起来，斯拉维亚各部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权力内战不休，搞得精疲力尽。公元 862 年，他们“邀请”北边入侵者瓦良格人的首领留里克做诺夫哥德罗的大公。留里克王朝在俄罗斯的统治由此开始。俄罗斯的编年史上是这么记载的。其实，哪里会有“邀请”侵略者统治自己的事。将侵略说成援助，篡位写成禅让，正是控制话语权的帝王将相们最拿手的本事。弱小的民族，且内斗不止，结果只能变成强者的奴才。从九世纪到十六世纪这几百年，被称为俄罗斯的留里克王朝时代。

瓦良格人来自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斯堪的纳维亚生活的人们，被统称作维京人（Vikings），“诺曼人”（Normans）。寒冷

的疆域，三面环海，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民族特性，和强悍的扩张倾向。靠海吃海。“维京人”在北欧语言中有“海上的”，“海盗”的意思。他们以捕鱼，经商和抢劫为生。当捕鱼卖鱼和商品经销不能养活自己的时候，他们便沿海抢劫。这同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在气候恶劣时，便南下“牧马中原”是一个道理。

维京人南下西进靠的是船。他们很早就能用高大笔直的橡树，打造一种尖头的特殊战船。这种船吃水浅，速度快，转向灵活，十分适合远征和搞突然袭击。在罗马帝国时期以及后来的中世纪，从波罗的海到英伦三岛，从西欧到地中海沿岸，没有哪个地方能逃过维京人（诺曼人）的烧杀劫掠。

沿芬兰湾东岸南下进入东欧平原的这一支诺曼人，就是建立留里克王朝的瓦良格人。

公元 879 年，留里克身亡。当时，其子伊戈尔（Igor）尚年幼。留里克临死前托孤给手下大将奥列格（Oleg）。伊戈尔成年以后继位。他四处征战，逼迫周边斯拉夫部落称臣纳贡。任内征服基辅，任基辅大公。由此，基辅成为俄罗斯几个世纪的政治中心。他曾远征到里海边。晚年两度远征拜占庭帝国。伊戈尔是俄罗斯国家的实际奠基者。

伊戈尔死后，俄罗斯土地上大大小小公国的统治者都是留里克王朝的后代，其中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是三个主要公国。莫斯科大公属于莫诺马霍维奇一支。自伊凡雷帝的爷爷伊凡三世起，势力超过其他公国。

伊凡四世（雷帝）加冕为沙皇之后，留里克王朝成为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王朝。伊凡雷帝的儿子，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 1598 年去世，绝后。而王朝其他旁支后代都失去了世袭领地，毫无争夺皇位的实力。这才有了下一个罗曼诺夫王朝的出现。俄罗斯历史上只有两个封建王朝。

2

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这个儿子可是来之不易啊。最终也因伊凡的出生而证明，问题是出在瓦西里大公前妻的身上。前妻萨罗莫尼亚出自势力强大的贵族之家，曾经是公认的俄罗斯第一美人。不仅如此，这位前大公夫人聪慧，温雅，待人接物面面俱到，在上流社会

有口皆碑，唯一的“缺点”是不生孩子。东正教不允许多妻，也不允许以妻子不生育为由休妻。瓦西里三世贵为大公，可就是找不到正当理由同妻子离婚。何况，莫斯科大主教，朝廷的贵族亲王等显贵许多都站在大公夫人一边。

在遇到随家族由立陶宛到俄罗斯政治避难来的伊琳娜公主之后，瓦西里大公立刻被这位年轻美貌，充满活力的姑娘吸引。他横下心来，把反对他休妻的大主教强行押往北疆城市，放逐东正教声名显赫的神学家马克西姆，罢免了一直反对他休妻的贵族高官，然后宣布休妻，将萨罗莫尼亚送进修道院。

为此，瓦西里大公受到世俗贵族和东正教会双重的诅咒。直到新婚四年后，伊凡四世的诞生，使得年迈的大公放下那颗久久悬空的心，觉得自己做出了何等英明的决定。与王朝的接班人问题相比，那些闲言碎语又算得了什么！

两年后，伊琳娜又生了一个男孩。可惜，这个男孩生下来就是个聋哑人。倒是伊凡有了个儿时的玩伴。

瓦西里大公的好景不长。1533 年秋，伊凡满三岁了。瓦西里大公到莫斯科西北方向 90 英里外自己的私人领地去狩猎。他刚到那里就病倒了。随从人员将他用马车送回莫斯科。瓦西里大公意识到自己的大限将至，立下遗嘱，将莫斯科公国以及附属的其他俄罗斯领土传给三岁的儿子伊凡。由其母大公夫人伊琳娜摄政，命贵族会议辅佐。垂危之际，瓦西里大公召集众臣，宣读遗嘱。命贵族大臣们在遗嘱上签字，宣誓效忠新的主君。

在安排好一应后事之后，1533 年 12 月 3 日，瓦西里大公撒手人寰。在其父伊凡三世和瓦西里本人长达 70 年的统治期间，俄罗斯已经逐渐壮大到可以完全摆脱蒙古帝国残余势力威慑，具备了与南方鞑靼，北方瑞典和西部强邻波立联盟对抗的实力。然而，在瓦西里大公辞世之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继承人伊凡四世在一统山河，对外强悍的同时，也会把俄罗斯推入残暴统治的腥风血雨之中。

瓦西里大公的葬礼之后，在尤斯本斯基大教堂（Uspensky Cathedral）举行了伊凡四世的登基大典。这个刚刚年满三岁的孩子成了莫斯科公国名义上的统治者。

那时候俄罗斯的地域远没有后来那么辽阔。往东只是抵达伏尔加河上游，东北到乌拉尔山脚下。南边距离黑海和亚速海还很远。西北方向的波罗的海和芬兰湾沿岸都不属于俄罗斯。西面曾经作为俄罗斯政治中心的基辅公国，则属于立陶宛管辖。在北边只有白海边一个每年冰封期超过解冻期的科莫哥利港，供俄罗斯作为海上商道的出入口。莫斯科公国的人口当年仅八百万。

三岁的孩子做了大公，免不得招来朝中权贵对最高权力的覬覦。瓦西里大公死后，他年轻的夫人，幼儿伊凡的母亲伊琳娜摄政。伊琳娜的伯父米克黑尔·格林斯基亲王（Mikhail Glinsky）成为俄罗斯权力最大的人。这个格林斯基亲王有来头。他曾经是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奥古斯特的首席大臣。因为与国王发生冲突，逃到俄罗斯避难，一度被瓦西里大公关押，直到瓦西里大公看上了他的侄女才被启用。

伊琳娜摄政。格林斯基权倾朝野。为了巩固手中的权力，他将瓦西里大公的两个弟弟先后以谋反的罪名打入牢房。两位亲王重镣加身，关押在狭小的地狱里，很快被折磨致死。随着他们遭殃的还有他们的家人和亲信。

伊琳娜的权力欲可是一点儿也不输她的伯父。她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情人，年轻英俊的奥伯伦斯基选拔进贵族会议。这引起她伯父的极力反对。而此时，格林斯基的专横跋扈已经遭致贵族阶层的警惕和痛恨。伊琳娜轻松地拿下她的伯父格林斯基亲王，以迫害无辜的罪名，将其关进地牢。在伊凡叔叔惨死的牢房里，格林斯基迎来同样的命运。

这一期间，伊凡少主受着尊贵的待遇。大臣，卫兵和佣人们对他毕恭毕敬。他偶尔也会坐在大公的宝座上，“接见”外国使臣。尽管只是坐在那里听一些似懂非懂的外交辞令，伸出手来让使臣吻。据宫廷日志记载，他做得不错：安静地聆听，礼貌地面带笑容。对于宫中血腥的权力斗争，童年的伊凡大公或许并不知情。然而，克里姆林

宫那种诡秘阴森的气氛，不能不影响到这个未来的沙皇。何况，很快他就会亲身体会到突然的失落。

在谋杀了两个小叔子，斗倒了自己的伯父格林斯基亲王后，伊琳娜又以霹雳手段将逃亡到立陶宛边境的贵族成员抓捕，将其中三十人吊死在莫斯科城北大道两旁，以震慑敢于对她挑战的统治阶层。

权力完全掌控在伊琳娜和她的情人奥伯伦斯基手中了。她似乎已经没有对手，贵族会议对她言听计从。此时的伊琳娜还不到三十岁，年轻，美貌，聪明，强干。儿子伊凡还是孩子，亲政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一切顺风顺水。伊琳娜可以尽情地享受权力和爱情。

然而，她毕竟是个“外来户”，在莫斯科根基太浅。何况自断了伯父这支大根。这个年轻的女人断然没有感受到克里姆林宫地下暗流的涌动。

1538年4月3日的早晨，伊琳娜突然死了。就在同一天，摄政的大公夫人被匆匆埋葬。朝廷中的权贵，贵族会议里受人尊重的瓦西里·舒伊斯基成为新的摄政大臣。

4

如果说两个叔爷爷的死，伯姥爷的死，对童年时代的伊凡大公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和震动的话，母亲的突然离世，却让八岁的伊凡地位一落千丈。他尝到了被鄙视的滋味，被操控的屈辱，和无时不在的，令他不寒而栗的掉脑袋的威胁。

舒伊斯基亲王是诺夫哥德罗大公的后代，此时六十多岁。多年的行武生涯，造就了他坚定、隐忍、冷酷无情的个性。在登上摄政大臣之位以后，他立即关押，接着处死了伊琳娜的情人奥伯伦斯基，把伊凡的保姆，奥伯伦斯基的姐姐送进修道院，将伊琳娜的珠宝首饰和所有值钱物品全数搬走入库。接着，他有计划有步骤地清洗伊琳娜家族成员，甚至对于瓦西里三世的旧臣也不放过。

伊凡失去了母爱，失去了体贴关怀的保姆，周边再也看不到臣下，卫兵和侍女们卑恭的笑脸。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舒伊斯基的亲信监视着。他每日被告之应该做什么，如有违背，得到的会是冷

冰冰的训斥。最难以忍受的是，他还不得不签署命令，杀死那些明知是自己父母曾经依靠和信任的大臣。

八岁，按照心理分析学派的理论，正处于人生最初的“认同危机”时期。此时的境遇对于一个人性格的生成至关重要。我们听说过古今中外许许多多傀儡小国王，小皇帝的故事。电视剧里，我们看过受曹操挟持的汉献帝，被慈禧严加管束的光绪帝。他们无助、屈辱、战战兢兢。这个时候，你得相信“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因为同样处于无助地位的“儿皇帝”，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

八岁的伊凡大公并非一无所有，他至少是莫斯科公国法定的统治者。他用狡诈、隐忍、坚强和信念把自己武装起来的。在冷静地听从摆布和操纵的同时，少年大公寻觅着可能的支持者，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我才是俄罗斯的真正主人。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夺回来！

精通权术的摄政大臣舒伊斯基亲王一步步巩固着自己的权力。在打击迫害异己的同时，他释放被伊琳娜关进监狱的政治犯，召回被大公夫人流放的旧臣，在贵族阶层笼络人心。下一步，他强娶了伊凡姑妈的女儿安娜塔西亚公主。安娜塔西亚含着眼泪屈从了舒伊斯基的淫威。而年幼的表弟伊凡大公，也不得不身穿大公礼服，参加表姐的婚礼。这个婚姻，使得摄政大臣下一步篡夺最高权力具备了血统上的部分合法性。

环视周边，小伊凡发现只有三个人可以信赖：大主教丹尼尔，父亲过去的秘书菲奥多，还有伊凡·别尔斯基亲王。大主教正直，菲奥多忠实，而伊凡·别尔斯基则是把赌注压在年幼的主君身上。他年轻，在舒伊斯基亲王这边不受重视。

在现代一个少年上小学的年龄里，小伊凡大公接受的却是翻来覆去血腥政变的教育。别尔斯基组织政变不果。菲奥多被杀。大主教丹尼尔被流放。别尔斯基因为哥哥是舒伊斯基的主要助手免于死。此时政局忽然发生戏剧性的逆转，年老的摄政舒伊斯基亲王突然病故，其弟伊凡·舒伊斯基继任摄政大臣。混乱之际，别尔斯基在卫兵的帮助下逃出监狱，联手新大主教，把新的摄政大臣赶下台。

宫廷内部争斗不休。接下来有两件大事对于小伊凡大公提前以极端手段夺回最高权力影响巨大。

首先是 1541 年夏，克里米亚大汗率 10 万大军越过顿河对莫斯科的进犯。此时的伊凡大公，不过是一个不满 11 岁的孩子。然而，他却是一个象征，具备最高统帅的头衔。各方政治势力此时在外敌入侵的威胁下平息了内斗，一致对外。抵抗侵略的命令由伊凡签署颁布。莫斯科的所有军队和老百姓都被动员起来，众志成城。在奥卡河（Oka）北岸严密防守，击退了鞑靼军队的进攻。胜利让小伊凡大公找到了自信，也让俄罗斯军民对年少的主君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个大事件是胜利的不久，又发生了新的政变。伊凡·舒伊斯基卷土重来，逮捕了别尔斯基和大主教，将他们和他们的亲信统统流放到北疆。这个伊凡摄政对小伊凡大公即轻蔑又冷酷。大庭广众之下，12 岁的伊凡大公冷静礼貌地接见外国使臣，出席上层会议庆典。私下里，他常常按捺不住心中的狂怒和愤恨。他曾经在高高的宫殿阳台上，把狗摔下庭院致死。他急切地等待着夺回权力，报仇雪恨的机会。

伊凡·舒伊斯基不久也病故了。他的堂弟安德里继任摄政大臣。舒伊斯基家族越来越猖獗，竟然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里，当着小伊凡大公的面殴打大臣。仇恨和恐惧同时在小伊凡的胸中积累。1543 年 12 月 29 日，安德里·舒伊斯基独自进宫面见大公议事。他早已习惯了在宫中横行霸道。没有把一个 13 岁的男孩放在眼里。小伊凡身着大公礼服，手持权杖，突然厉声命令卫兵逮捕安德里。安德里大声分辨，甚至训斥伊凡。为伊凡养狗的少年奴仆手持大棒从挂帘后突然跃出，抡起大棒砸在安德里的后脑勺上，将其击倒在地。伊凡命令把昏迷的安德里拖到宫殿门外，扒光了他的衣服，放出饿了两天的几只猎狗，把这个不可一世的摄政大臣撕咬得只剩下一副骨架。

伊凡大公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举动时，比一百二十多年后在上书房智擒鳌拜的少年康熙大帝还小两岁。

5

在动乱、阴谋和血腥暴力中长大，在失去双亲庇护，没有亲情的冷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伊凡信念坚定，性情暴躁，个性扭曲，政治

上早熟。他以突然发难的方式残暴处死摄政大臣后，立即召开贵族会议，宣布安德里藐视主君，迫害良臣，以权谋私的罪状，不容置疑地宣布提前亲政掌权，把主动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那些贵族官僚对十三岁的少年大公的霹雳手段震惊不已。伊凡不给他们任何思考和私下串联讨论的机会，马上宣布快马召回被舒伊斯基家族流放到外地的大臣。

伊凡认定，时时威胁到自己大公权位的，只能是身边的贵族大臣。他命令卫兵敲响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将市民召集到红场。两年前，当鞑靼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少年伊凡也是在这里露面，由大主教代为宣读抗敌宣言以及战斗命令的。他见识过老百姓对君主的迷信。他要把受万众膜拜转化成自己同权臣斗争的力量。他亲自向市民宣布摄政时代的结束。伊凡大公从此亲政！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少年伊凡杀摄政大臣夺权是受人指使的。按道理说，谁也不敢这么冒险，再说除了那个用大棒子往安德里后脑勺上劈的喂狗的男孩子，谁也没有机会私下接触这位少年大公。伊凡夺权完全是个人筹划和独行。但是接下来伊凡大公改称“沙皇”，却是东正教会筹划和推动的结果。伊凡本人那时候并没有称帝的野心，或者雄才大略。东正教所为，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

在欧洲，教会影响政治，世俗政权和教会神权相互依靠相互利用的事，贯穿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教会内部的争夺权力和世俗政权间的政治斗争又搅合在一起。为了理解伊凡加冕为沙皇的历史事件，我们有必要简单追溯一下基督教会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以及俄罗斯接受东正教为国教的历史。

自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大帝签署“米兰敕令”，停止对基督教的迫害时起，基督教势力便逐渐渗入欧洲政治。政教相互借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325 年基督教首次普世大会颁布法令，将罗马教会列为欧洲各地教会之首，罗马教宗俗称“教皇”，领导各地教区。

330 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并将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为了与君士坦丁堡作为东罗马政治中心的地位相符，381 年基督教第二次普世大会将君士坦丁堡提升为牧首区，牧首地位仅次于罗马教宗。451 年拜占庭帝国支持的基督教第四次普世大会通过第 28 条法令，将君士坦丁牧首地位提升到与罗马教宗并列。

不过这次罗马教宗不干了。他公开声明不承认这个法令，并警告各教区如果不服从罗马教廷的权威和纪律将被开除教籍。

这以后，在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拜占庭帝国一直支持或操纵君士坦丁堡牧首同罗马教宗争夺基督教会领导权的斗争。甚至出现过君士坦丁堡牧首宣布开除罗马教皇教籍的事件。两派在对《圣经》的解释上和礼拜仪式上也逐渐各行其是。在公元 1053 年，基督教正式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之前，拜占庭帝国支持的，君士坦丁堡牧首所领导的教区教会自称东正教会（Eastern Orthodox Church），与罗马教宗领导的天主教会实际上已经分庭抗礼几个世纪。

公元九世纪，东正教会的教士开始到东斯拉夫部落传教。据传东正教教士圣西里尔和圣美多迪乌斯用古教会斯拉夫语翻译了部分《圣经》。古教会斯拉夫语也由此演变为诺夫哥罗德公国和莫斯科公国的官方书面语言。866-867 年君士坦丁堡牧首派首个主教到诺夫哥罗德。十世纪中叶，基辅罗斯的女大公奥莉加受洗，改教名为伊莲娜。988 年，她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斯威亚托斯拉维奇正式将东正教立为国教。

蒙古入侵后，东正教主教的驻地先是移往弗拉基米尔公国，1325 年搬到莫斯科。东正教作为强有力的精神和文化纽带，为保存俄罗斯民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441 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断然否决东正教和天主教合并的主张。1448 年莫斯科大主教自立为“基辅及全俄罗斯大主教”。这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由来。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后，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莫斯科成为东正教“道统”的幸存者和继承者。东正教会念念不忘往日的辉煌。他们期待“第三罗马”（相对于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所称）的出现。扶植和辅佐第三罗马，成为历任东正教宗教领袖心中崇高的使命。

1510 年，原君士坦丁堡牧首任命的基辅大主教萨瓦（Savva）被立陶宛大公放逐。萨瓦来到莫斯科，归顺伊凡的父亲瓦西里三世。他奉命编写想象出来的俄罗斯历史。

在这部杜撰的历史中，萨瓦写道：凯撒大帝指派其弟普鲁斯（Prus）到北欧管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普鲁斯便是留里克家族的祖先。而留里克王朝的基辅大公又是由拜占庭皇帝亲自加冕的。就这样，

他把留里克王朝和俄罗斯土地上的大共同罗马帝国和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拉上了血缘和法统上的密切关系。

从那时候起，俄罗斯东正教就开始称莫斯科公国为“第三罗马”。这意味着宣布莫斯科公国是东正教的中心和拜占庭帝国的延续。不过瓦西里大公似乎一直没有做好晋升为沙皇（“凯撒”的译音）的准备。而眼下新任的大主教马卡里（Makary）对建立东正教中心，提升东正教地位十分上心。他要为年轻的伊凡加冕，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使命。

经过紧锣密鼓的安排，沙皇加冕仪式于 1547 年元月 16 日举行。在大教堂的圣象前，马卡里为身着饰金紫色长袍的伊凡戴上皇冠。沙皇伊凡四世宣读加冕誓词：

“神父，秉承上帝神圣旨意的大主教：我们的先辈大公们将权力和责任代代相传。我的父亲，全俄罗斯大公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将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以及整个俄罗斯的领地交到我的手中。他在遗嘱中指示我接受神赋予的沙皇皇冠，登上皇座。

神父，请您以上帝的名义宣布我继承祖先的基业，成为全俄罗斯的大公和沙皇。请为我和我故去的父亲瓦西里大公祈祷并祝福。”

6

登上沙皇大位以后的若干年内，伊凡四世虽然谈不上仁慈，却也和那个在其统治的中后期极端残忍的“恐怖伊凡”不一样，基本可以算得上一个正常的君主。历史学家们分析，那是因为他娶了一个端庄贤惠且仪态万方的皇后。皇后给了年轻的沙皇爱情、温馨和牵挂，也给了他温和个性的影响。

就在伊凡加冕仪式之后不到三个星期的 1547 年 2 月 3 日，伊凡迎娶了大主教马卡里看中的，来自贵族罗曼诺夫家族的安娜斯塔西娅（Anastasia）。姑娘的伯父是伊凡父亲瓦西里三世的旧臣，本人美丽、恬静，是个极其虔诚的东正教徒。在此之前，伊凡身边仅有的玩伴是他那又聋又哑的弟弟。身边有了这么一个可人儿，伊凡即便生性暴烈，也会有所收敛。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加冕和娶了媳妇后的伊凡四世很快面临内忧外患。

1547年春，莫斯科先后发生了两次火灾，许多街区沦为焦土，克里姆林宫也未能幸免于难。流离失所的灾民无处宣泄自己的愤怒。莫斯科谣言四起，把矛头指向了刚刚得势的伊凡四世母系亲属。传说说，大火因伊凡的姥姥作妖法所致。他姥姥和舅舅并不住在莫斯科，但他小舅舅正巧来首都办事，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群众一拥而上，竟把他活活打死！死了还不算，暴民又把他的尸体拖到红场示众。接着又有谣言，说伊凡的姥姥和大舅藏在宫中。暴民包围了克里姆林宫，要求沙皇交出老妖婆和她的大儿子。

年轻的沙皇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过去他只知道贵族可恨，如今又见识了暴民的可怕。他派出官员，好说歹说，解释沙皇的姥姥安娜公主和大舅都远在日则乌（Rzhev），根本没来莫斯科。好在暴民没有继续纠缠。可怜年迈的安娜公主和她的大儿子米克海尔，闻讯丢下所有财产逃亡到国外。伊凡根基未稳，对于这场毫无道理的暴乱，只能咬碎牙齿肚里吞。

南方的鞑靼历来都把俄罗斯当成他们肆意掠夺的后院。听闻十几岁的伊凡加冕为沙皇，克里米亚的可汗派信使送来讹诈函：“小子诶，你长大了哈。告诉我，你是想取悦于我，还是想血流成河。想让我高兴的话就学波兰国王，每年向我进贡 15,000 金币。否则，你就等着我的马蹄踏平莫斯科！”

伊凡四世和他的臣僚们不能不认真对待鞑靼的威胁。鞑靼是西方人对蒙古人的称呼。我们得在这里接着第一节对留里克王朝的简述，说一说俄罗斯被蒙古帝国征服的历史。

7

从 1240 年被蒙古大军征服起，俄罗斯被蒙古人统治了二百四十年。

1164 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铁木真）出生。这个被认为是对世界历史影响极大的人九岁丧父，在艰难困苦，血雨腥风中长大。他二十岁时成为部落首领，此后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统一了蒙古各部落，1206 年建立蒙古帝国，被推为“成吉思汗”。

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西征，沿中亚平原一路打到今天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并越过高加索山，击破钦察人各部。这是蒙古军队的第一次西征。

凯旋东归后，成吉思汗再次南下入侵西夏，征战途中，1227年在今宁夏南部六盘山下身亡。对于他的死，有病逝、坠马及被雷电击中等多种说法，也有被其子毒死的传言。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蒙古西征对俄罗斯的影响。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时，与基辅罗斯诸国王公和钦察联军交过战，后者被击溃。不过俄罗斯还没有因此成为蒙古帝国的属地。第二次蒙军西征（史称“拔都西征”），几次战役，俄罗斯军队尸横遍野。基辅罗斯于1240年被攻克，俄罗斯臣服。

有人说成吉思汗将西征所占领的广阔领土分封给他的四个儿子，这是不准确的。成吉思汗的正妻生了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然而，成吉思汗在世时只是给前三子分封了领地。其中长子术赤得到咸海周边及顿河，伏尔加河一带的钦察草原。次子察合台得到今新疆到哈萨克斯坦一带的领地。三子窝阔台得北部从贝加尔湖到阿尔泰山的蒙古草原。幼子拖雷并无封地。原因是蒙古人的习俗是幼子继承父业。成吉思汗死后，拖雷继承了蒙军精锐，并监国两年。两年后，拖雷联合其他宗主推举三哥窝阔台继大汗位。

窝阔台大汗令其侄拔都（术赤之子）统帅第二次西征。拔都凶悍，接连征服今天属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捷克、德国、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等国的领土，最西打到意大利北部。俄罗斯全境都被拔都占领。这样，其父过去的封地被大大扩展了，成为以后四大汗国中疆域最为辽阔的。因其部所用帐篷以金色装饰顶部，人们称其为“金帐汗国”。

窝阔台去世后，其妻摄政，主持将大汗位传于其子贵由。蒙古各系对此争议很大。贵由两年后酗酒身亡。西征主帅拔都回师，支持拖雷的长子蒙哥继位。蒙哥在位时组织了第三次西征（1256-1260年），灭了势头正盛的穆斯林阿拔都王朝和叙利亚的王朝。在1259年蒙哥去世之前，蒙古帝国疆域达到鼎盛，从东海之滨到地中海岸，面积约3300万平方公里。第四个汗国伊尔汗国，包括现在的土耳其，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土地，就是1260年建立的。

蒙哥之后，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蒙古帝国走向分裂。

让我们回到俄罗斯的历史。从1240年到1480年，俄罗斯在金帐汗国的统治之下。蒙古人在行政上，主要管征兵和征税两件大事。其余都由原来的各大公国自治。当然各大公国的大公还是由可汗的钦差大臣来宣布即位的。即位的大公要宣誓效忠蒙古可汗。公国之下，以万户，千户，百户，十户为行政单位。各公国的税收略有不同，但大约税率为十分之一。征兵则是在每十到二十个成年男子中征一人。大公保留对所属领地上本地人的司法权。宗教案件由教会法庭审判。在整个蒙古帝国，伊斯兰教占主流。不过在俄罗斯，东正教保留其优势。侮辱东正教信仰和破坏东正教教会财产会被处死。东正教在俄罗斯亡国时期维系了这个民族的团结。

在这二百多年里，俄罗斯的大公们也采取与蒙古统治者联姻的方式维系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俄国贵族多多少少都有蒙古血缘。对蒙古人的反抗时有发生。蒙古统治者采取的也是“以夷制夷”的方式。他们命令其他公国出兵镇压起兵反抗的公国。这种办法开始也很见效。但是慢慢地，在听令卖力镇压叛军的过程中，莫斯科公国（原弗拉基米尔公国）借机吞并小的公国和领主的土地和人口，力量逐渐强大起来了。1380年秋，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率兵在顿河上游与蒙古军队大战，迫使蒙古骑兵丢下半数人马，折翼而归。顿河战役大大提高了俄罗斯摆脱蒙古统治，恢复独立的信心。只是两年后，金帐汗国统帅脱脱迷卷土重来。莫斯科公国不得不再次屈服，向金帐汗国纳贡，直到一百年后伊凡四世的爷爷伊凡三世统治时期，才算最终结束蒙古人的统治。

8

俄国独立后历经两代人的励精图治，到了伊凡四世即位时，俄罗斯变得比过去更强大了。而此时的金帐汗国却分裂为喀山，阿斯特拉罕和克里米亚三个汗国和许多独立的部落。一些鞑靼部落甚至依附于莫斯科公国。

伊凡四世和他的臣僚们认为，与其坐等鞑靼来犯，不如主动进攻。他们选择讨伐喀山汗国。此时喀山可汗去世，继位的可汗还是个儿童。摄政大臣威望不高，而克里米亚派来大臣干涉喀山内政更促使朝廷内部陷入分裂。

只是，讨伐喀山的战争并不那么顺利，应上了“一波三折”的说法。

1549 年冬，六万俄军向喀山进发。沙皇伊凡“御驾亲征”。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行程，部队抵达喀山城下。可惜天公不作美，当俄军炮口对准鞑靼的防御工事，只待一声令下攻城时，狂风骤起，下起瓢泼大雨。气温升高了，冰河解冻，导致后勤供应中断。在坚持了一个月之后，伊凡不得不下令撤军。

撤军途中，伊凡下令在距喀山不远的高地建一个堡垒，作为监视威慑喀山，日后再次进攻喀山的基地。这就是日后的斯维阿思科（Sviazhsk）城。

在伏尔加河流域居住着许多说芬兰乌戈尔语的少数民族部落。他们早就不堪忍受蒙古人的压迫和剥削。伊凡许诺，一旦攻下喀山，将对这些少数民族免税三年。因此这些部落民众支持俄军，许多人还直接参加了对鞑靼的战斗。1551 年春，俄军再次攻打喀山，俄军在大雾掩护下，出其不意获胜。克里米亚大臣被捕后，送到莫斯科，被砍了脑袋。五岁的小可汗和他的母亲则被软禁在莫斯科。

伊凡四世将伏尔加河右岸正式并入俄国版图。伊万下令，任何鞑靼家庭不得将俄国人作为奴隶使用，违者斩首。六万被鞑靼掳掠到原喀山汗国为奴的俄罗斯人得以解放，回到他们的家乡。

指挥包围喀山，最终攻克喀山的指挥官是归顺俄国的原鞑靼部落可汗史嘎勒（Shigaley）。他本来以为沙皇会把喀山分封给他作为领地。当莫斯科向喀山派去总督时，史嘎勒不干了。他关起城门，拒绝总督进城接管。这无异于公开叛乱。

伊万四世亲自主持了再次讨伐喀山的誓师大会。1552 年 6 月 16 日，战鼓隆隆，军旗猎猎，伊万再次御驾亲征，引数万大军向喀山进发。

在渡过原来的边境苏拉河，进入鞑靼喀山汗国的属地后，有一片几乎无人居住的森林原野。征途极其艰难。道路泥泞而漫长，给养常常跟不上，部队不得不以捕鱼和狩猎来解决食物问题。8月中旬，伊凡率部来到斯维阿思科城。这座奉命刚刚建立起来的对敌前哨堡垒发挥了它的作用。伊凡召集御前会议，决定“先礼后兵”。他给造反的史嘎勒及其部下写了一封劝降信，声称如果此时投降，可以不计他们违反命令的前嫌。其实，伊凡和他的大臣将军们根本也不指望叛军乖乖投降。他们要的是按自己的时间表，从容地攻克喀山。

8月18日，沙皇伊凡率俄军主力渡过伏尔加河，将作战指挥部设在伏尔加河与卡赞卡河交汇处的高地。从这里可以遥望喀山城。喀山城的建设采取了西方古代许多城市的布局。她的核心是陡峭山岗上要塞般的卫城。去过希腊雅典卫城参观的人都能想象出其险要。卫城之下，是无序散乱的商贸和居民区，被外城环绕。外城城墙由土石垒成，厚达24英尺。当时的大炮难以炸开它。鞑靼有三万多部队，加上这样的防御工事，完全可以藐视远道而来的进犯者。而俄军不仅面对如此坚固的堡垒，还要防范随时可能从城内或身后密林里出其不意杀出的鞑靼骑兵。换句话说，包围了喀山城的俄军实际上自己也腹背受敌，情况一点儿也不比鞑靼占优势。双方处于焦灼状况，看样子这场围城战将是持久而又艰难的。天公不作美，又一次下起倾盆大雨。俄军驻地被淹没，大炮和火药严重受损，给养再次中断。

这时候，意志成为坚持到胜利的关键。而此时年轻的伊凡四世，具备这种意志。尽管他日后统治的残暴给他带来无尽的指责和咒骂。在我看，喀山围城战时，伊凡的坚定信念和沉着果敢还是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的。

喀山固若金汤，以逸待劳。它的“阿溪里的脚踵”在哪里？水源！对，喀山地势高，且不说那高高的卫城上没有水，即使外城也不可能有水。仅靠几口水井，根本供应不了数万人马加上几万居民的饮用水。伊凡和将军们下令让工兵找到秘密水道，截断城中水源。于此时，工兵还将地道挖到外城城墙下。他们炸开了一处城墙，占领了附近街区，发现此处有一座浴室。接着顺利成章地判断出：浴室一定连着秘密水道。俄军找到并截断水道，胜利的天平便倾向俄军了。

10月2日，在工兵一个月连续不断的挖掘后，大量火药被埋在卫城的两座主要堡垒下。清晨，震耳欲聋的两声巨响后，俄军发起总攻。喀山被攻克。蒙古人在俄罗斯土地上攻城掠地的历史发生逆转。

9

俄军收复丧失了二百多年的喀山城，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俄罗斯全境。

当伊凡四世率部凯旋而归时，但凡经过村庄城镇，人们无不夹道相迎，乌拉声不绝于耳。见到沙皇的坐骑，许多东正教教徒会跪下，祈祷声此起彼伏。伊凡每到一个驻地，总有乡间代表带队前来叩见，声称伊凡是他们的大救星，感谢沙皇把他们从鞑靼的肆意掠夺，威胁残害中解救出来。

归途中，皇后从莫斯科派来的特使送信：皇后顺利生下皇子！这个天大的喜讯让伊凡欣喜若狂。他跳下马来，双手合十跪地，感谢上帝的垂爱。匆忙之间，他想不出该赏给信使什么礼物，便解下斗篷，披在信使的肩上。他匆匆写了一封信交信使带回。接着又召来随军出征的舅爷，令他为特使快马前往莫斯科慰问皇后。

莫斯科城外挤满了由大主教马卡里率领的欢迎沙皇凯旋而归的人群。民众蜂拥而上，亲吻伊凡的手和皮靴。卫兵好不容易才强行挤开一条路来。沿途不断有人试图冲破士兵组成的人墙，接近沙皇伊凡。他们大声叫着：“沙皇万岁！你是英明的统帅，基督教的救星！”

伊凡在尽情享受子民的膜拜和胜利的喜悦的同时，生出“天降大任于我”的使命感。他还这么年轻，历史的宏图在他面前展开。他相信自己受到上帝的眷顾和保佑，一定能够干出一番伟业，重振俄罗斯雄风。

在大教堂高高台阶之上已布置好的检阅台上，伊凡面对圣母像跪下亲吻了大主教手中的十字架后，回身向民众发表了讲话：

“出征喀山之前，我向大主教及朝廷大臣们历数了喀山鞑靼侵我领土，掠我村镇，毁我教堂的罪行。俄罗斯被鞑靼奴役是我们的罪孽所致，特别是我的罪孽所致。”

俄国君主不像中国皇帝那样下“罪己诏”，但是他们常常把“我的罪孽所致（because of my sins）”放在嘴边。除了宗教意味以外，和中国皇帝的“罪己”是一个意思。他接着说，“遵循你们的意愿，我率部出征，攻克了喀山。感谢上帝，圣母，以及所有俄罗斯东正教圣人的保佑，也感谢各位民众的祈祷和支持，喀山回到了我们的上帝手中，回到了俄罗斯的怀抱。”

根据教会编年史的记载，虔诚的东正教徒伊凡四世是在拜谒了莫斯科几个主要教堂后才回到宫中去见产后的妻子和新生儿的。他给儿子取名季米特里，以纪念 1380 年顿河战役抗击蒙古大军的俄罗斯统帅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

克里姆林宫的庆功宴摆了整整三天。伊凡给喀山之战的有功人员大量赏赐，包括战马、盔甲、战袍、金银珠宝……。

10

正所谓“乐极生悲”。伊凡四世在一系列庆祝活动后病倒了。

据伊凡四世的宫廷秘书所记，沙皇是在 1553 年 3 月 1 日病倒的：“皇上的病非常严重。高烧不退，人也烧糊涂了，连身边的人都分辨不出。”

当伊凡稍微清醒一些的时候，秘书走近他的病榻，询问是否有所交代。沙皇口述遗嘱，艰难地签了字，写下日期。他让秘书将大臣们召集来，宣读遗嘱，并向皇储，新生儿季米特里宣誓效忠。

当大臣们先后赶到时，伊凡却又陷入昏迷状况。大臣们焦虑地守在四周。时间一长，免不得从交头接耳到大声议论起来。贵族大臣们担心的是，如果宣布由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继位，且不说他能否健康长大，在他成人之前，势必由他的母亲摄政。那就意味着外戚将执掌俄罗斯的政权。高层将重新洗牌。这对于保持现有的稳定政治局面很不利。大臣们几乎达成共识的议论，随着弗拉基米尔亲王的母亲伊芙罗斯尼亚郡主的到来变得更加明确。伊芙罗斯尼亚郡主是伊凡四世的五婶。她虽然不能待在沙皇的卧室，却在外间大声喧哗，嚷嚷不能让一个婴儿继位。她说至少不能让缺少见识的皇后来摄政。建议大家考虑由她的儿子，沙皇伊凡的堂弟弗拉基米尔亲王继位或摄政。

此时伊凡看似昏迷，身体不能动，嘴不能张，眼睛也睁不开。但是他的头脑却异常地清醒。他忍受着身体对大脑的背叛，也忍受着大臣们对他这个君主的背叛。他反复地在心中默念：“我不能死，不能死！我如果死了，皇后和儿子必定被这些叛逆弄死无疑。”可是床榻上的他也无力惩罚身边的大臣。弄得不好，只要有人伸出一只手来捂住他的嘴巴和鼻子，就能让他顷刻毙命。

轮番探视皇上的贵族大臣们谁也没有想到，垂危不省人事的沙皇正酝酿着日后如何将他们这些叛逆赶尽杀绝的仇恨。这场突如其来大病仅持续了十来天，沙皇便好转了。一场可能的政治大地震也未能发生。但是伊凡的心却受到了重创，终其一生也未曾愈合。他常常陷入自己死后，皇后和皇储被臣下残杀的幻想。

11

伊凡被内忧外患压迫着。内忧对于他来说首先不是国家的贫穷和落后，而是整个贵族阶层对最高统治权，对皇位的窥测。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他患了“被迫害妄想症”。但外患却是实实在在的：南边的鞑靼随时可能兴兵来犯。攻克喀山，只是重创了鞑靼，并没有解除他们对俄罗斯的威胁。北方军事强权瑞典，一直把俄罗斯看做可以任意摘取果实的自家院子。而西边德意志骑士团所统治的公国侯国领地同波兰和立陶宛，则组成了一条封锁线，将俄罗斯同正在从黑暗封闭的中世纪复兴，走向工业革命和世界贸易的欧洲阻隔开来。因为他们，俄罗斯没有波罗的海出口，无法开展贸易。德意志骑士团是搞技术封锁的大师。他们严令不允许任何枪支，火药，军事装备以及军工技术人员，甚至任何铁器，工匠进入俄国。违者杀头。俄罗斯南北有强敌，东面乌拉尔山后是无尽的森林和草原，不突破西边这条封锁链，注定只能是落后的边缘国家。

伊凡决心打破波兰立陶宛以及德意志骑士团的封锁，夺取波罗的海出口。

德意志骑士团又叫条顿骑士团，是欧洲中世纪著名的三大骑士团之一。骑士团是在罗马天主教会组织十字军东征期间形成的军事组织。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来自德意志地区的应征骑士表现突出，多次得到教皇及大领主以土地和城堡为主要形式的赏赐，形成一股势力。1198年这些骑士宣布成立条顿骑士团，得到教皇支持。教皇为其规定

了统一服装和团规。接着教廷为骑士颁发赎罪卷，并赋予骑士一些特权。条顿骑士团由此成为北欧的强权势力之一。他们逐渐控制了普鲁士，并向东扩张。

条顿骑士团东扩的时候不对，正好同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迎头撞上。1241年条顿骑士团和波兰联军在列格尼卡战役中被拔都所率蒙古骑兵打了个落花流水。第二年，乘蒙古主力南下，骑士团再次侵入俄境，和俄军统帅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指挥的诺夫哥罗德公国军队在如今圣彼得堡附近的楚德湖的冰面上，打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冰湖大战”。涅夫斯基将条顿骑士团的重装骑兵全部引入结冰的湖面，继而从四周的森林高坡对其发动攻击。德意志骑士的一次次突围都被打退，湖面难以承受过多过久的重压，冰层断裂。条顿骑士团的精锐部队几乎被全歼。从此再也无力大规模入侵俄国。

在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逐渐衰落的两个世纪里，条顿骑士团从丹麦人手中夺取了爱沙尼亚，并控制了波罗的海南岸全部出海口。不过，自1410年与波兰联军发生武装冲突败北后，条顿骑士团也就一蹶不振了，并依附于波兰国王。封建骑士的统治是封闭分散，各自为政的，这为伊凡改变俄罗斯受困的局面创造了机会。伊凡把突破口放在位于芬兰湾以西的立吾尼亚。1558年，俄军大兵压境，各个击破。伊凡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二十多个由骑士掌控的城市开门迎接俄国军队。对于不愿屈服的少数城镇，俄军在武力攻克后毫不留情地屠杀所有居民，烧毁整个城镇。

东欧震惊了。面对沙俄咄咄逼人的进攻，立吾尼亚骑士首领们向德意志联盟、波兰、立陶宛紧急求援。后者一面集结军队，一面派出使团到莫斯科，谴责伊凡的倒行逆施，逼迫俄国撤回军队。

事实上，俄罗斯主要的敌人此时还是南边的鞑靼。俄军主力并没有调集到西线参战。伊凡能够在西线攻城掠地迫使条顿骑士团的领主们屈服，一是大胆地集中兵力，二是占了封建领主各自为政分散统治的便宜。以俄国此时的实力，完全控制立吾尼亚还不现实。所以，在列强干预的情况下，伊凡同意撤军，条件是波立德联盟也不得派兵进入立吾尼亚。这样，伊凡在攻克喀山后，又在名义上得到立吾尼亚近半数城市领主的归顺。而让这块曾经强大和富饶的土地陷入分裂和动乱，正是伊凡所乐于见到的。毕竟，俄国西线的压力减轻了。真正收复立吾尼亚的前景也在望。

伊凡对德意志骑士团用兵得胜的喜悦，很快被皇后重病身亡的噩耗所带来的悲伤淹没。皇后安娜斯塔西亚死于 1560 年 8 月 6 日。她可以说是伊凡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唯一能够彼此交流的亲人。在皇后的葬礼上，伊凡不顾尊严地嚎啕大哭，如果没有人的搀扶几次差点瘫倒在地。

这位皇后美貌、聪慧、慈悲、大度，深受俄罗斯人民的爱戴。她给予伊凡的支持、勉励、影响和慰藉是无可替代的。许多人认为，正因为有了这位皇后，伊凡四世统治前期取得的成就才成为可能。她的死直接导致伊凡四世统治前期的结束。

伊凡四世统治前期的成就不仅仅是对外攻克和收复了喀山，分裂并部分收复了条顿骑士团统治的立吾尼亚。那一时期的俄罗斯在各方面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就连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是功彪史册的。仅以建筑为例，1555 年伊凡下令建设的“圣瓦西里大教堂”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甚至被看做是俄罗斯的象征。有幸游览莫斯科的人们无不对红场边这座色彩艳丽的多穹顶巍峨建筑所吸引。在一组高塔之上，有着许多高低不等的圆球形的尖顶，像一蓬燃烧的火焰，又像一簇盛开的夏花，显示出俄罗斯在那个时代蓬勃的生命力。她和对面克里姆林宫高耸入云的红色的斯巴斯克塔遥相呼应，与周边一系列各具风采的建筑，组成个性十足美轮美奂的俄罗斯建筑群。这就是由波斯特尼克·雅科夫列夫（Postnik Yakovlev）设计建造的“至圣圣母代祷大教堂”。1588 年因沙皇费奥多尔下令在原圣瓦西里墓上方增加一处穹顶教堂，被人们改叫“圣瓦西里大教堂”。她在规模上算不上巨大，但她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建筑艺术水准，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

皇后安娜斯塔西亚死了。伊凡四世觉得自己的心被人掏空了。他从小是在孤独中长大的。八岁那年母亲死后，唯一的玩伴是又聋又哑的弟弟。直到娶了皇后，他的身边才有一个可以交流的人。皇后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个美貌的异性伴侣，还是个可以分享喜悦，倾诉内心纠结，苦闷和愤恨的知己。每天在朝廷之上正襟危坐，听那些心术不正的贵族大臣阿谀奉承，看他们的丑恶表演，伊凡只能强忍着，应付着。他每天都盼望早点退朝，回到皇后身边，享受她暖玉温香般的身体，让她的柔声细语化解掉心中的郁闷和怒气。可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给他慰藉和规劝的人死了。她才刚刚 30 岁，她明明是个健

康，开朗，充满了生命力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就没了呢？一定是有人谋杀了她！

伊凡的大脑立刻被有人谋杀了皇后的念头充斥了。他想起自己几年前病重陷入昏迷状态时，身边权臣们的窃窃私语。他们议论如果由襁褓中的太子继位，皇后的家族必定掌权。那样朝廷的政治平衡必然会被打破，等等，等等。他们早就在阴谋策划除掉皇后了。一定是他们毒死了皇后！

皇后的死触发了伊凡心底埋藏了多年的被迫害狂想症的种子。似乎在一夜之间，他变成一个疑心极重，报复心极强的沙皇。在此后伊凡在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以一个狂躁，凶残的屠夫的面目出现在俄罗斯的历史舞台上。

13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想迫害人，理由有的是。在皇后安娜斯塔西亚去世后最初的两三年里，伊凡对于臣子的迫害还限于个案：博尔斯基亲王因为同立陶宛大公有私信往来被杀，科尼亚特福亲王对鞑靼作战不力被抄家，……很快伊凡开始大规模地迫害俄罗斯世袭贵族。1563年，北方驻军司令官有可能向立陶宛献城投降的谣言传到莫斯科。这个司令官舍仕进是朝中权贵阿达舍夫的近亲。伊凡不经调查核实便杀了舍仕进全家，并株连杀害阿达舍夫家族16名成员。贵族会议成员，在军队中势力相当大的舍拉米特夫兄弟，则因主张与波兰联盟和解，全力对付南方鞑靼的威胁，而被沙皇扣上“叛国”的帽子诛杀。

1563年，伊凡四世又接连失去三个最为亲近的人：第二任妻子所生两个月大的儿子，从小在一起玩大的那个又聋又哑的亲弟弟，还有一心辅佐他，并把他推上沙皇宝座的莫斯科大主教马卡里。后者是最后一位有可能规劝伊凡的人。悲伤和沮丧在沙皇伊凡这里转化为莫名的仇恨。他加大了对身边贵族大臣的迫害和屠杀。伊凡抓了他堂弟弗拉基米尔亲王的秘书，逼迫他揭发自己的主子。其结果是令弗拉基米尔亲王交出所有的权利和治下领地。亲王的母亲，就是在伊凡病重期间四下活动，希望让儿子继位沙皇的伊凡的五婶，被送进了修道院。“清除叛逆”的运动一茬接一茬。对“叛逆”公开的处决常常在红场举行，搞得莫斯科充满了血腥味，贵族大臣们人人自危。

伊凡四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用恐怖手段实施专制统治。而恐怖确实带来了短时期的实效。他也并不是一味嗜杀。相反，在同邻国作战时，他命令优待战俘，给战俘发路费回家。完全是一副宽宏大仁慈的面孔。他只是对内绝不宽容。

伊凡心目中“理想”的国度里没有贵族会议掣肘，没有大臣，只有唯命是从的奴仆。他要做说一不二的君王。这个世界上以残暴手段统治国家的专制独裁者不胜枚举。然而，能够想出邪招，一门心思，把整肃臣子当成“大事业”去做的君主，能够赶上伊凡四世的实在不多。

14

伊凡想出的花招，是从处理日常政务的朝廷中抽身，另立一个“分离的朝廷”或者叫“特别朝廷”（**oprichniki**），专门铲除朝中“叛徒、内奸”，监控民众。为此他还成立专门搞恐怖屠杀，并享有沙皇一人之下，掌控全国臣民生杀予夺特权的“特勤军”。

1564年夏，伊凡在给科博斯基亲王的信中写道，他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臣子只有顺从的份。可是，眼下大臣们操纵着实际权力，却把他这个皇上束缚在宝座上，分分秒秒不得自由。他不能容忍这种状况，要想法子从日常政务中脱身。

这一年冬天，莫斯科谣言四起，说沙皇准备退位了。伊凡四世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召集群臣，训斥他们的不忠，声称自己受到威胁，他们中有人与外敌勾结，阴谋叛主夺权。警告他们的阴谋绝不会得逞。在群臣一片惊慌失措的时候，伊凡到各大教堂跪拜基督和圣母，只带着家庭成员和少数幕僚，卫士离开了莫斯科。他既没有宣布为什么要走，也没有说要到哪里去。

沙皇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特罗伊萨-瑟格耶夫斯基修道院住了下来，主持了纪念圣彼得大主教的仪式。同时构思大规模整肃朝廷和地方的计划。此圣彼得非耶稣门徒圣彼得。14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彼得，是将俄罗斯首都由弗拉基米尔搬迁到莫斯科的主要策划人，死于1328年。伊凡四世在他的狩猎营地亚历山德瓦庄园（Alexandrova Sloboda）初创他的特别朝廷和特勤军，其所属成员绝对听命于他。伊凡甚至规定这些成员一律穿黑衣，骑黑马，随身携带

一个特制的小扫帚，意味着“横扫一切叛徒”。他们还佩戴一个狗头徽章，以表示要同敌人血战到底。

伊凡给莫斯科现任大主教和“莫斯科人民”写了两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宣称，俄罗斯的朝廷已经被野心家把持。他不得不退出这个朝廷。他的退出，不是退位，因此没有什么继承人问题。他只不过是把政府留给那些占据着朝廷职位的“叛徒和恶棍”。他的退出是为了全力收拾这些家伙。他随时都会回到莫斯科，重登沙皇宝座。他还声称，自己和人民始终站在一起。他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压在身上的官僚贵族，教会僧侣。

这两封信张贴于教堂门前和大街上。大主教和贵族大臣们一见慌了神，不知道这位神经的沙皇到底想干什么。他们商量着写了请愿书，恳请皇上回到莫斯科，指明谁是叛徒和恶棍，领导教会和朝廷走向正规与安定。这些人带着请愿书，穿过茫茫雪原，前往沙皇的狩猎营地。

他们在距离亚历山德瓦庄园不远的村庄停下，派人前去请示伊凡是否接见他们。伊凡让他们派几个代表过去。七八个朝廷代表在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下，战战兢兢地来到伊凡身边。伊凡对他们说，朝廷中对沙皇权威的反叛无休无止。从弗拉基米尔亲王的公然叛国，到当前对他外交内政的抵制和反对，一直有人试图夺取皇位拥戴他人。朝廷中不断有人秘密与外国势力勾结。波兰的国王，土耳其的苏丹和鞑靼的可汗，都有代理人暗藏在俄罗斯的朝廷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待在莫斯科？

他拒绝指明谁是外国的代理人，理由是不能打草惊蛇。代表们请求沙皇明示他想干什么，要求大臣们怎么做。伊凡提出两个条件，一，沙皇有权除掉任何一个他所认为是叛徒的官员。朝廷不得有疑问和异议。二，沙皇有权组织绝对忠实于自己的军队和政府班子。整个国家机器都要为他所用。他需要绝对的直接的权力。

其实，在大臣们看来，沙皇本来就拥有这些权力。他们不明白，皇上这么说有什么意义。殊不知，这位沙皇要的是为所欲为地轮番消灭现有的统治集团。这和他们理解的皇权大不一样。几位代表欣然答应了伊凡的条件，对于沙皇择日回首都的决定千恩万谢。

伊凡四世回到了莫斯科。据记载，他不仅性格变得诡异残忍，容貌也变得狰狞可怕。

恐惧笼罩着莫斯科。没有人知道自己将会在何时，为了什么原因遭到沙皇下令诛杀。不管他们被沙皇厌恶，还是受沙皇宠爱，似乎谁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命运。满朝文武谁都可能突然厄运加身。若思焘夫斯基（Rostovsky）亲王是个典型的受害者。他早年反对伊凡娶安娜丝塔西亚为皇后。在伊凡病重期间，跟着沙皇的五婶起哄，力主让弗拉基米尔亲王继位。他还与立陶宛的大使交往过密，据说曾试图逃往立陶宛。平日里，他总是抱怨自己不受重用，总之，他是最招伊凡烦心和厌恶的家伙。这个时候，他在一个边远省份做总督。伊凡当然不会饶过他。

一支 30 人的特勤军小分队被命令，一人双骑，昼夜不停赶往若思焘夫斯基的所在省的首府，取回他的项上人头。特勤军赶到时，此君正在教堂祈祷。小分队的头领宣读了沙皇的命令后，将其拖出教堂，扒掉他的衣服，将其捆在雪橇上，拉到郊区结冰的河面上。若思焘夫斯基此时还没被冻僵。他看特勤军用铁钎凿冰，问这是做什么。小头目狞笑着说“给马饮水”。若思焘夫斯基长叹。他被拖进冰窟窿。特勤军头目扯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拉出水面，一刀砍断。头颅切口很快冻结。小分队带着人头回莫斯科复命。

伊万加快落实建立特别朝廷的计划。他命令扩建亚历山德瓦庄园。这个庄园位于莫斯科之北 120 公里处。过去只是沙皇的狩猎营地。经扩建后，这里有行宫，教堂，办公室，会议室，卫兵宿舍，使女杂役宿舍，……俨然是个功能齐全，相当规模的小城市。不得特许，任何人不能进来。从莫斯科到这里的驿道上设有重重关卡。庄园入口处建有两座瞭望塔，时刻监视有人试图侵入或来犯。

这个特别朝廷人员相当精简。沙皇之下，有一个核心的“四人议会”。由现任皇后的哥哥特姆留科维奇亲王负责，另三位是贵族巴思门诺夫（Basmannov），威亚泽穆斯基（Viazemsky）亲王和载特斯夫（Zaitsev）亲王。特别朝廷成员和特勤军的招募极其严格。他们在全国各地经地方政府推荐的世家子弟中严格征选。被选人的亲戚，妻子

都在审查之列。本人则需经四位享誉地方的乡绅推荐，再经面试面谈。重在对沙皇的绝对忠诚。年轻人一旦被选上，立马享受特权。

他们在入选后要宣誓：“我宣誓效忠沙皇，皇储和皇后，以及沙皇的王朝。我绝不对任何反对沙皇的言辞，行为和企图保持沉默。我誓死捍卫沙皇，并宣誓不同任何当朝官员有任何往来。”

特别朝廷在清除叛逆的旗帜下，掀起了抄家和没收旧贵族地主和官员财产的运动。大部分被没收财产供特别朝廷朝廷开销，小部分分给特别朝廷成员。被抄家的“叛逆”及其家庭成员则遭集体监禁或流放。在他们被放逐的沿途，人们不得收留。有违背者，杀无赦，并弃尸荒野。

一时间，哀鸿遍野。伊凡四世因为大范围的迫害臣子和手段出奇的残暴，得名“恐怖的伊凡”。

俄罗斯的清洗整肃运动和扫地出门，集体流放的传统，自伊凡雷帝始。

16

任何一个试图铲除现存政治势力，搞极端专制的独裁者，都需要培植一种新的势力，也可以说需要豢养，训练一批打手。比如中国历史上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欧洲近代希特勒的党卫军。伊凡四世的特别朝廷及其附属武装特勤军，正是一支凌驾于国家政权和法律之上的势力。而亚历山德瓦庄园既是这支特权势力的指挥部，又是其训练营。

这里的人，包括伊凡本人，一律着黑色服装。表面上伊凡和特别朝廷其他成员是平等的。他们互称“兄弟”，遵循同样严格的作息时间表，过着同样苦行僧式的生活。每天天不亮起床，早祈一小时，晨练两小时。集体早餐时，伊凡站立，其余人就餐。在就餐者统一结束离开大餐厅后，伊凡才用餐。接下来是每天例行的审讯和拷打由莫斯科和全国各地抓来的“叛逆分子”。分成若干组。伊凡来回巡视。每当伊凡到来，便是拷打折磨“叛逆分子”的高潮。浸在水里的牛皮鞭或结实有弹性的板子抽打刑犯，鲜血四溅，常常溅到沙皇的脸上。伊凡从不马上擦掉脸上和身上的血迹，而是兴奋地大叫“*Goida! Goida!*”（太棒了！太棒了！）全体在场人员也跟着狂叫：“*Goida! Goida!*”

每天伊凡都要签署处决“叛逆”的名单，少则二十几个，多则四十几个。处决的方式有绞刑、活埋、水刑、火刑、砍成几块。受害者的尸体被扔到森林里喂野兽。但是太多的尸体，野兽吃不完。天热的时候，恶臭便包围着亚历山德瓦庄园。沙皇还说，正好让其他叛逆们感到胆战心惊。可是这一切对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惩罚？他睡不着觉。特地雇了三个瞎子，轮流在他就寝时给他讲故事催眠。

伊凡病态的疯狂不仅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的震荡，也在欧洲其他国家引起公愤。莫斯科大主教以体弱多病为由辞职。伊凡任命的新主教当面告诉伊凡，如果他不停止这种残暴的杀戮，他就无法为俄罗斯和沙皇本人祈祷。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奥古斯特则公然号召并亲笔写信劝说俄罗斯贵族逃到西方来，他将为受害者提供庇护。

伊凡的反应是变本加厉地清除异己。他回到莫斯科处决那些奥古斯特劝逃的贵族，将他们一一在红场砍头示众。他们的家人、亲戚、甚至奴仆都被株连。无数人的家产被抄，女人被分给特别朝廷成员和特勤军。首都笼罩在一片血腥的恐怖之中。

莫斯科新的大主教菲利普勇敢地挺身而出，抗议并公开斥责沙皇的残暴行径。1568年3月的一个礼拜日，伊凡带着一队特勤军保镖来到大主教座堂。他们走到前排，大主教对他们视若无睹。

一个保镖叫道：“神父，沙皇在此。你没看见？”

大主教缓慢地转过身来。“我没见过东正教的沙皇身穿这样有辱上帝的服装。我更没见过如此残暴的沙皇！哦，沙皇！无辜的东正教教徒的血浸透了神圣的土地。当上帝的眼睛凝视着俄罗斯的时候，你就不怕他迟早的审判？”

气急败坏的伊凡大声问：“你胆敢挑战我！想一想你会有什么下场！”

大主教毫不畏惧。“我是主耶稣的追随者，我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微不足道。想到耶稣基督为世人所受的折磨，我怎敢在无辜信徒受难时保持沉默！”

大主教的手下集体遭到伊凡的残害。但是，伊凡还不敢以公然杀害大主教的方式变相宣布或被世人看做“判教”。他指令主教何曼

审理大主教菲利普一案。何曼极力为大主教辩解。伊凡派人暗杀了何曼。菲利普重镣加身，打入地牢。可是，奇迹发生了。狱卒清晨发现，菲利普身上的枷锁落地，本人昂然挺立窄小的地牢中。伊凡又命令将一头饥饿的熊同菲利普关在一起。前往查看结果的官员们看到，那头熊畏惧地趴在地牢的一角。倒是官员们吓坏了。他们匍匐在地，口念基督，浑身发颤。当伊凡听到有关菲利普的奇迹，他疯狂地大叫：“妖术！妖术！这是他搞的妖术！”

莫斯科满城都在传播原大主教菲利普“显圣”的事。伊凡怕激起民变，将菲利普押送到遥远的特福尔附近的修道院关押。

疯狂的伊凡听说有人私底下议论希望这种无休止的迫害和杀戮早日结束，有人再一次提到他的堂弟弗拉基米尔亲王如何仁慈，马上动了杀意。特别朝廷亲信安排一个伊凡的厨师“招供”，说弗拉基米尔亲王以 50 卢布买通他给沙皇下毒。伊凡将他堂弟一家抓到亚历山德瓦庄园，冷酷地命令亲王夫妇和四个子女当着他的面喝下毒药。十一天后，他那个曾经多嘴招祸的五婶，被处死在修道院。

不久，病态的沙皇伊凡四世不再满足以人为单位的清洗运动。他把屠刀对准了整座城市。

17

诺夫哥罗德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近七百年前，留里克王朝就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在十五世纪末伊凡三世用武力夺取这座城市之前，诺夫哥罗德保持了六百年相对的独立。经济上重视商贸，政治上相对民主。这个城市同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并在这些国家派驻自己的代表。城市内部的事务则通过议政会议讨论后，拟定方案实施。独裁和暴君与这里的政治文化传统格格不入。

伊凡四世到过这座城市数次。他对该城市贵族和市民不满莫斯科的统治，反对沙俄对立吾尼亚的战争态度非常清楚。因为诺夫哥罗德人把和平和贸易看得比沙俄开疆辟土更加重要。他们难以忍受战争赋税对他们的盘剥，以及沙俄驻军对他们的骚扰。有人“举报”这个城市的主教同波兰国王有私信来往，商讨叛国。这就够了。嗜血成性的伊凡四世决定“惩罚”这座城市。具体的证据对于伊凡来说是没有

必要的。他认为那里的人有叛逆倾向，这就够了。在中国有个词叫“莫须有”，正是沙皇伊凡的态度。

伊凡搞突然袭击的屠城计划，甚至吓坏了他的近臣。最初的“四人议会”中的巴思门诺夫和威亚泽穆斯基亲王都向沙皇提出要慎重考虑此事影响的建议。他们马上失宠，并被放逐。伊凡在亚历山德瓦庄园向他的特别朝廷大臣和特勤军头目宣布了突袭诺夫哥罗德及其周边“叛逆”城镇的方案。

1569年12月，伊凡亲率一只15000人的部队，绕过人口密集的城镇，向莫斯科西北方向的诺夫哥罗德进发。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伊凡命令但凡见到部队的人，绝不留下活口。在必经之路的小镇科林（Klin）和匹勒雅思拉夫尔（Pereyaslavl），他们杀掉所有居民。伏尔加河上游的城市特瓦也在伊凡进军诺夫哥罗德的必经之路上。城外的修道院关押着一个重要的犯人——前莫斯科大主教菲利普。伊凡将指挥部设在这座修道院。他不仅杀死了菲利普，而且杀掉所有神职人员。他下达了屠城的命令。两天内，特瓦城九千多居民被杀。同样的屠城，两百多年前也发生过。那次是特瓦人顽强抵抗蒙古军队入侵失败后，是有准备的。而这次却是毫无准备的被自己的君主所谋杀。伊凡还命令将所有值钱物品运回亚历山德瓦庄园。

1570年1月2日。特别朝廷的特勤军经两天的急行军，包围了诺夫哥罗德。他们首先封锁了这个城市通往外部世界的所有道路。诺夫哥罗德城修建在福尔克禾夫（Volkhov）河的两岸。河东是贸易市场区，河西以圣索菲亚大教堂为核心。两区以一座大木桥相连。

残暴的屠城在伊凡的监督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主教丕门（Pimen）首先在500多神职人员面前被羞辱。他被扒光衣服绑在一头母驴身上。伊凡宣布丕门已被开除出教门，同母驴结婚。他又强迫丕门吹一只小号。命令卫兵将其押往莫斯科方向的路上，直到他断气。接下来所有神职人员被杖杀或钉上十字架。

诺夫哥罗德的市民被一批一批地押到河岸接受审讯，强迫他们交代“罪行”，揭发同伙。审讯以后，把他们捆绑起来，赶到大木桥上。河里冰面被凿开。桥上容纳不下那么多人。被挤下大桥的人们有些沉入水底，有些挣扎往岸上爬。两岸都是手持刀斧的刽子手，来一个砍一个。那些爬上冰面的可怜的人们也只是得到片刻的苟延残喘而

已。这样的屠杀持续了很多天。福尔克禾夫河的河道被完全堵塞，几十里的河面被鲜血染红。三万多人被屠杀。新近得宠的马留塔声称自己手刃了 1490 人。

伊凡下令将全城所有值钱物品全部运走充当他个人的财产或补充特别朝廷开支。在他决定结束屠杀并离开诺夫哥罗德之后，又至少有两万人被饿死。那条被受害者尸体堵塞的福尔克禾夫河，成为第二年开春后俄罗斯北部瘟疫横行的源头。屠杀，饥荒和瘟疫后的俄罗斯北部人口大量减少。以至于伊凡四世不得不命令从俄罗斯其他地区移民到诺夫哥罗德。

18

在经历了伊凡雷帝对内疯狂的整肃和屠杀后，俄国又遇上了 1571 年严重的春荒。莫斯科和其他地区饿殍遍野。紧接着，克里米亚的可汗令他的两个儿子率领 12 万大军来犯。

进入俄罗斯境内的鞑靼前哨，很快遇到一拨又一拨逃避沙皇屠杀和饥荒的难民。他们得知伊凡还在亚历山德瓦庄园忙于他整肃叛逆计划的实施。莫斯科的大门等于敞开着。鞑靼大军于是毫无顾忌地向北开发。

南方的军事重镇图拉（Tula）被攻克并焚毁。谢尔普科候夫（Serpukhov）被围。俄军仓促之间集结 5 万人马，在莫斯科之南约 100 公里的奥卡河北岸组成防线。这时候，伊凡四世才得到前方告急的文书。他匆匆带着 6000 特勤军来到塞普科候夫附近。在这里，他惊讶地得知，鞑靼军队已经打过奥卡河，其前锋距离自己的军营只有 30 公里！

伊凡立刻弃寨而逃。他仓皇逃到亚历山德瓦庄园，带上他的两个儿子和细软，在一小队卫兵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狼狈逃窜，一口气跑了几百公里。他计划在德维那河乘船到北海。必要时逃亡英国。

奥卡河防线失守后的俄军退守莫斯科。鞑靼的军队抵达城南和城西。他们在攻占西部一些防御阵地后放火焚烧。那时莫斯科的民居甚至一些教堂，都是木头结构的。西风烈，大火一路向城里蔓延。就连教堂高高木塔上的铜钟都被大火融化了。克里姆林宫在大火中变成一片灰烬。莫斯科的军民只剩下从大火中逃生一条路。幸运的，赶在

鞑靼军队包围封锁之前从城北逃出。不幸的，葬身火海。还有一部分跳到莫斯科瓦河中，他们躲得了大火，却躲不了之后进城“打扫”火场的鞑靼，或被杀，或被当做战利品押走。鞑靼每次入侵俄罗斯，总会将成千上万的俘虏押到奴隶市场上公开叫卖。

克里米亚的可汗在莫斯科城外的高地上，满意地欣赏着莫斯科这座美丽的城市在大火中变成一片废墟。鞑靼并没有永远占领俄罗斯的意愿。他们的祖先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时，建立起蒙古帝国的豪情早就不知被他们丢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他们入侵俄国只有两个目的：炫耀武力和抢劫。现在，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在他们撤军途中，他们抢走一切值钱的东西和走得动的人口，把所有城镇，特别是军事据点和堡垒烧了个干净。至少有 10 万战俘和老百姓被押到克里米亚。

19

重建莫斯科是个极其沉重和痛苦的过程。伊凡在全国各地征集了数万人力，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建设了一座新的城市。

痛定思痛。伊凡从俄罗斯被一个早已衰落的鞑靼王朝轻易击败，自己差一点儿丧命的经历中，得出自己的特别朝廷特勤军完全不能保护他和他的王朝的结论。当特别朝廷官员和特勤军在侵略者面前不堪一击，仓皇逃命的报告一份份堆上他的书桌时，伊凡心头怒火燃烧。他信任他们，给了他们荣誉和特权。可是，在大敌当前时，这些奴才有什么用处！伊凡把莫斯科被焚毁的仇恨，自己仓皇逃窜的耻辱都转移到对特别朝廷官员和特勤军身上。他当然也知道，要对俄罗斯的人民有一个交代，否则同样的悲剧和丑剧还会重演。新一轮的整肃开始了。这一次，不是依靠特别朝廷走狗整肃臣子，而是甄别平反和重新启用朝廷的官员，清理特别朝廷的祸害和败类。这一次“拨乱反正”，几年来特别朝廷官员和特勤军残害人民，抢劫、抄家、强奸、屠杀的罪行，成为这些家伙犯罪的证据。

持续七年，建立特别朝廷残害俄罗斯臣民的疯狂运动，终于告一段落。俄罗斯回到相对正常的轨道。

凯旋而归的克里米亚可汗派来了他的使臣，声称俄国必须交回喀山和阿斯塔克汗，以换取和平。伊凡不愿意同克里米亚的使者谈什么交还喀山的事，却也别无选择。他数次打断气焰嚣张的鞑靼使者的

训话，用严厉的口气命令使者宣读可汗的来信。伊凡对可汗的使者说，“告诉你的君主，你们在战争中的得逞，不是因为他有多么英明，而是因为我和俄国人民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我想，在上帝对我的惩罚生效之后，上帝将指引我，不是向你们报仇雪恨，而是将你们变成我的陪臣和奴仆。” 克里米亚的使者气得脸色发青，拂袖而去。

伊凡派出军队严防奥卡河并做出各防御点互相支援，协同作战的详尽计划。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他派出与瑞典王室有亲戚关系的大臣出使，同瑞典签署了互不侵犯的友好协议。伊凡使出所有的外交手段，争取欧洲的盟友，孤立克里米亚。他也派出使者到克里米亚，想尽一切办法，为俄罗斯部署军事防范拖延时间。

克里米亚的可汗在对索取喀山和阿斯塔克汗失望之后，准备大规模进攻俄罗斯。这一次，他发誓不是烧光所有城镇了事，而是要生擒伊凡，出出这口鸟气。

就在这几个月里，俄罗斯全国总动员，几万军民日夜轮班，沿奥卡河修筑了 400 公里长的防御工事。炮口对准了南岸敌军可能出现的地方，拒马安置在鞑靼骑兵可能登陆的浅滩，塔楼耸立，配置了交叉火力。

伊凡知道，生死存亡在此一役。他决不能向上次那样鬼迷心窍。他甚至给儿子留下遗嘱：一、两个儿子要相亲相爱互相支持；二、对待臣下要赏罚分明，不能像他过去那样因暴怒而失去理智；三、要学习国家政务，了解人民，了解宗教事务；四、特别要重视军事。他还警告儿子注意身边的小人，爱那些忠贞的臣下和人民。他写到：“（这几年来，）我的身体日渐虚弱，我的灵魂日渐邪恶，无医可治。我寻求同道，却众叛亲离。我青红不分，皂白不辨。我的罪孽难逃天罚。” “虽然我还活着，但在上帝的眼里，我心中邪恶的种子已经使我成为腐臭不堪的行尸走肉。我因此遭到世人的痛恨。”

如此深刻的反省出自伊凡的笔下，发人深省。这说明，伊凡知道自己的罪恶。可是，绝对的权力腐蚀了这个病态的暴君，以至于他在疯狂的时候得不到任何掣肘和制衡。

1572 年 7 月 26 日，鞑靼军队抵达奥卡河南岸。第二天，他们冒着俄军的炮火数次发起渡河进攻，终于在夜幕降临后撕开了俄军的

防线。鞑靼军队在河北岸立足之后，主力渡河。而其前锋则直指莫斯科。可是，沉重的大炮很难运送过河。而这一次，俄军不仅没有向上次那样溃逃，而且迅速向防线缺口处围拢过来。鞑靼的主力部队被奥卡河切成两半，过河的部队又拉长了战线。密切注视敌军动态的俄军统帅弗洛廷斯基亲王果断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击设在莫洛第的鞑靼指挥部。立足未稳的鞑靼军队抵挡不住俄军的英勇冲锋。克里米亚军队总指挥官迪威穆扎被生擒。

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渡河的鞑靼军队已无斗志，纷纷回撤。河南岸的军队则试图渡河增援。但是，仅靠他们占领的一个渡口，部队运转极度困难。唯一的办法是拿下更多的渡口。失去了统一指挥的鞑靼军队各自为营，强攻奥卡河北岸的俄军工事。善于运动战的鞑靼骑兵在攻坚战中没有优势。他们在俄军堡垒的炮火和弓箭中损失惨重。一个星期以后，鞑靼军队已无优势可言。俄军跃出堡垒发起反攻。可汗在小队贴身护卫的保护下仓皇逃回克里米亚。在伊凡四世的有生之年。克里米亚的鞑靼再也没有力量组织对俄罗斯的大规模入侵了。

20

莫洛第战役之后的几年，伊凡四世相对平安地统治着俄国。在此之前七年的“整肃”不仅对于俄罗斯是一场灾难，也搞得伊凡精疲力竭。鞑靼连续两次的大规模入侵，更是把他推到亡国丧身的危机的边缘。

被焚毁的莫斯科在重建中。成批的民众在政府资助下向人口锐减的诺夫哥罗德及其周边地区移民。遭特别朝廷迫害的官员被重新启用，被没收的财产尽可能退还这些官员。只是有一点：决不许任何人重提被特别朝廷迫害的往事。伊凡想悄悄地翻过俄罗斯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

他对朝政显得有些心灰意懒。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未竟的事业”慢慢在伊凡的脑子里恢复：出海口，俄国需要出海口啊。没有出海口，俄国只能是一个末流国家。可是在1577年，伊凡一心想夺回的立吾尼亚，北部被瑞典占领，南部还在波兰-立陶宛的统治之下。

伊凡决定突袭立吾尼亚南部。他可不管为了调兵南下对付鞑靼的入侵，曾经和立陶宛签署过“互不侵犯协议”。伊凡重兵压境，大多数毫无准备的立吾尼亚城镇只能开门投降。对于那些负隅顽抗的少数城镇，伊凡用大炮轰击，以数倍于守军的兵力强攻。打下镇子后，杀死所有士兵，将妇女儿童卖给南方鞑靼为奴。他的残忍的个性死灰复燃，令周边被侵略地区的军民心惊胆战。伊凡宣布了对立吾尼亚的占领，满意地凯旋而归，回到他的亚历山德瓦庄园。

然而，占领这么一大片领土的事情怎么会这么容易？瑞典、波兰、立陶宛和德意志骑士团被伊凡这么快就背信弃义地撕毁协议，在他们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攻城掠地大为光火。他们马上召集会议，商讨反攻。第二年（1578年）几国联军同时向俄国新占领区发动强大攻势，伊凡夺取的27个立吾尼亚城镇再次易手。不仅如此，联军乘胜前进，打下了俄国西北重镇珀罗特斯克及周边城镇。

伊凡的轻举妄动招致了苦果。而立吾尼亚的得而复失又深深地刺激了这个本来就疯狂和病态的沙皇。导致了伊凡晚年统治的再一次疯狂。这一次，伊凡不仅要赔出更多的俄国领土，而且要赔出他曾钟爱的，赋予极大希望的儿子。

21

经年的战争，战争后的重建，搞得俄国国库空虚。这个时候招来强敌，俄国拿什么来填补军需？伊凡一改过去支持维护俄国东正教教会的态度。他知道现在只有教会还拿得出钱财。1579年冬，沙皇把大主教，主教，各教区首席牧师请到克里姆林宫，发表了礼请教会拿出财产支持国家度过难关的演说。一位在座的英国使臣记录了他的讲话并向英国女王做了汇报。这位使臣说，这可能是伊凡有生之年所作的最棒的演讲。

伊凡告诉教会首领们，他一生都在维护东正教，曾无数次地贡献国家的和个人的财产给教会。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国家却没有财力用于抵御外敌了。俄国的敌人是异教徒，如果几年前鞑靼占领了俄国，俄国东正教将就此消失。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东正教教会从来就是俄国国家和人民供养着的。在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希望教会能够全力以赴地支持国家。因为有俄国，才有俄国的东正教。

不过，收钱容易拿出来难。怎么能不难呢？仅莫斯科的教堂重建就搞得教会焦头烂额，哪里还有余钱支援国家军需？伊凡很快失去了他的耐心。他知道，教会没钱，可是主教们和教士们没几个不是地主富翁。既然你们不把国家存亡当回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把主教们抓了起来，将几个手里塞上短剑长矛推进关着熊的铁牢。让其他主教和教士代表隔着铁栅栏看“角斗”。血淋淋的场景令教会的领袖们触目惊心。教会同意付给沙皇 30 万金马克。拿不出现金，就将土地变卖给贵族亲王。

伊凡用这笔钱同英国进行了秘密的军火交易。十三船军备物资赶在冰封期之前抵达俄国唯一的北海港口。

入侵俄国的联军以波立联盟的军队为主。几年前波兰国王去世，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支持下，贵族会议选举了匈牙利平民出身的骑士斯蒂芬·巴塞利为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这个五短身材，前额平窄的汉子头脑清晰，镇定果敢。他给伊凡下了最后通牒：交出彼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威力克鲁科、斯莫来思科等城市以换取联军撤兵谈和。

伊凡不是个轻易妥协的人。而俄军又不是联军的手。城市一个接一个的失守。当伊凡不得不派出使者求和时，巴塞利的价码又提高了，他在原先的条件上加了四十万金币作为军费损失的赔偿条件。波兰国王派往莫斯科的使臣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高声朗读羞辱伊凡的信：“你只有吓唬和迫害可怜的俄国老百姓的本事。你为什么不到军前对阵？就连老母鸡都知道用双翅保护小鸡，而你这个‘双头鹰’却只知道东躲西藏。”波兰国王让使臣带给伊凡两本德国出版的拉丁文的书，让他好好看看欧洲人是如何评价他的。

伊凡默默地听完。他知道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劲敌。俄国和他本人转危为安的可能性太渺茫了。

他把这渺茫的希望寄托在两个人身上：德国皇帝鲁道夫和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他们都忌惮斯蒂芬·巴塞利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鲁道夫不愿意看到波兰势力做大。而格里高利一直希望把俄罗斯变成天主教国家。伊凡向他们派出自己的特使。喜出望外的教皇立即动身前往波兰，试图说服巴塞利暂缓进攻莫斯科。

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波兰国王巴塞利此时不会耽误军机回去见教皇。莫斯科危在旦夕。两只部队火速赶往首都救驾。另一只部队则在诺夫哥罗德总督舒伊斯基的带领下赶往佩斯科夫（Pskov）。

22

投诚联军的俄国官员建议巴塞利绕开佩斯科夫这座有石头城墙和坚固防御工事的城市，直捣莫斯科。但是巴塞利却历来是一个爱啃硬骨头的指挥官。他的理由是，打下佩斯科夫就意味着联军可以在俄国土地上任意驰骋。而佩斯科夫不就是城墙高一点厚一点吗？只要重炮齐轰，再厚的城墙也一样会倒塌。

但是，巴塞利没有把俄罗斯人比城墙还要坚固的意志计算在内。面对十万联军的进攻，舒伊斯基亲王的守军人数不到四万。但是，佩斯科夫城内军民同仇敌忾，且占据防守的有利位置。为了防止城墙失守，舒伊斯基亲王命令在城内修筑了另一圈防线，这样不至于因为外墙被炮火打塌后全线崩溃。事实证明，这个举措是极其英明的。

波兰国王指挥围城的部队工兵往城墙下挖地道，把火药埋在城墙的塔楼下。1581年9月7日，二十门大炮往城防工事轰击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联军点燃了城墙下的导火索。两座塔楼轰然倒塌。多处城墙已被炸毁。联军发动总攻。俄军顽强地守住缺口。一层层的尸体布满了阵地。

联军总指挥巴塞利坚信俄军守不了多久。但是在连续进攻受挫后，他开始劝降，许诺给予佩斯科夫自治权。如果俄军不投降，一旦他攻下这座城市，定杀个鸡犬不留。舒伊斯基亲王回信说，你的收买和威胁都改变不了我们忠于祖国，忠于沙皇，忠于信仰的决心。还是继续战斗吧。胜利在上帝的手中。

佩斯科夫保卫战打了两个月，联军死伤人数五倍于城内守军。城内军民一体，同仇敌忾。老百姓男女老幼都动员起来了，送水送饭，包扎照料伤员。冬季悄然来临，联军粮草供应越来越困难，士兵病倒冻伤，伤员缺医少药抵不住严寒，成批死亡。斯蒂芬·巴塞利对持久的攻坚战毫无思想准备，进退两难。

11月，伊凡从他设在斯塔里萨的前线指挥部回到亚历山德瓦庄园。莫斯科的士绅代表很快赶来，向沙皇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愿

书中，他们表达了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希望伊凡把他的大儿子，也就是皇储送到前线，以鼓舞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士气。

伊凡默默地听完代表朗读请愿书。他收下请愿书，表示将考虑他们的要求，并吩咐代表回去。请愿书上的内容，让伊凡心里很不痛快：怎么每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总有人跳出来质疑和挑战他的权威呢？他们想让皇储上前线指挥，置沙皇于何处？是不是皇储自己按耐不住想篡权？他越想越气，请愿书触发了伊凡病态的疯狂。

伊凡让随从召来自己的大儿子，质问他是否授意莫斯科的官僚和士绅写了这份请愿书，要上前线指挥到底是什么意思。皇储莫名其妙地被父亲怀疑，气愤地为自己辩解。伊凡此时情绪已经失控，说话也没了主题和逻辑。他胡乱地数落儿子，把多少年以来记在心里的儿子的不是都一股脑儿往外说。说到儿子收集金银珠宝时，伊凡因为情绪激动一时气堵。皇储得了空插话，接着父亲的话头，说自己视勇气为无价之宝，视金钱如粪土。话里话外透着对其父所作所为的不屑和鄙视。伊凡听了，怒火中烧。他举起手中的权杖，劈头盖脑地向皇储打去。皇储躲闪不及。伊凡权杖的端头带着金属的尖刺。这铁尖恰巧击中儿子的太阳穴。皇储倒在血泊之中。

伊凡傻了。大厅里的空气似乎一下子凝固起来。漫长的几秒钟之后，伊凡先是喃喃自语，接着嚎啕大哭：“我杀了我的儿子，……我杀了我的儿子！”

他扑向血泊中的儿子，抱住他，试图用手堵住儿子头上冒血的伤口。儿子艰难地开口：“爸爸，我从没有背叛你。……”他吻了父亲满是鲜血的手，这意味着原谅了父亲。

伊凡老泪纵横，在随从的帮助下，把儿子抱到旁边的卧室床上。医生赶来，但已经回天无术。皇储（也叫伊凡）死的时候才 27 岁。

整整三天，伊凡倚墙而坐，不吃不喝不睡。

23

伊凡四世的生命进入了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穿着修道士的灰色服装，终日郁闷，阴沉，有时魂不守舍，有时歇斯底里。

以波立联盟为首的联军退了，与其说是罗马教皇的劝说起了作用，不如说是佩斯科夫城内军民抗战坚不可摧的意志，以及俄罗斯漫长寒冷的冬季迫使入侵者退却。罗马教皇的使者满腔热忱地来到莫斯科，试图说服伊凡带领俄罗斯东正教归顺罗马天主教。伊凡不是以丧子之痛在心为由回避不见，就是见了面也沉着脸不说话。最后，沙皇回答教皇的使者，此事事关重大，容我和宗教领袖慢慢商议吧。

伊凡把皇储的死看做天罚。他不是一个执迷不悟的君王。相反，他一生都把“因为我的罪孽，……”放在嘴边。他也确实实地反省和纠正过自己的错误。只是，他又反复地重复自己的错误。这一次，上帝的惩罚来得太重，压得他直不起身子。关键是，他老了，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折腾了。

于是，伊凡开始比鞑靼火烧莫斯科之后的那一次更加认真地忏悔。他开始收集自从他登基之后所有被他迫害致死的人员名单，特别是重新收集特别朝廷时期被杀害的人员名单。他对受害者的平反昭雪的方式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宗教特色：命令教堂为遇难者祈祷，让受害者的灵魂升上天堂。

最后的岁月里，伊凡疾病缠身，噩梦不绝，度日如年。1584年早春的一个夜晚，难以入睡的沙皇让随从搀扶着走到克里姆林宫的庭院里。一颗硕大的流星划破长空。伊凡凝视着夜空，口中喃喃自语：“那就是我。我活不久了。”

皇储死后，伊凡还剩下一个小儿子菲奥多尔（Fyodor）。他立了菲奥多尔为皇储，尽管这个儿子头脑简单，性格温顺，并不适合做一国之君。为此，伊凡指定了四个摄政大臣辅佐新沙皇。

1584年3月17日，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沙皇伊凡·瓦西里维奇·留里克离开人世。

24

有人说，伊凡四世的死，是他本人送给俄罗斯的最好的礼物。中国有句话叫做“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说的是同样的道理。

在俄罗斯，这位始皇同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以暴君著称。对伊凡雷帝的评价几乎从来就不高。苏共执政期间，有过短暂的以“二分法”

评价伊凡的倾向。然而，就像中国的“尊法批儒”运动一样，“客观”看待历史人物伊凡四世的努力并没有产生效果。可见，残酷对待臣下与子民的暴君在历史上不会留下任何好名声。知识阶层有历史的话语权，草根百姓会对那些不可忘却的往事口口相传。舆论只可控制一时。准确地说，只可控制表面上的一时。

那么，如何评说抵抗侵略者，收复俄罗斯领土，以至于开疆扩土的那个伊凡四世呢？许多俄国和欧美的历史学家认为，抵抗来犯的鞑靼和波立瑞德联军是临死不屈英勇顽强的俄罗斯军民。收复历史上属于俄罗斯的喀山和阿斯塔克汗也不能算作伊凡四世的功劳。甚至伊凡统治的晚期，耶尔马克（Yermak）率领 800 人的探险队，越过乌拉尔山，一直深入到西伯利亚，开启了俄国向东扩张的先河，也不是出于伊凡的战略眼光。探险队的实际赞助人是地主兼富商斯卓哥诺夫（Stroganovs）。

固然，沙皇伊凡对内整肃和清洗血腥残忍。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罪有应得。他对外也谈不上雄才大略。但他确实“御驾亲征”喀山。他在侵略者面前没有含糊过，在劝降的克里米亚可汗使臣和波兰国王的使臣面前不低头不屈服。他也支持了向东扩张俄罗斯领土，为俄罗斯成为大国强国迈出了第一步。如果说国有国运，在俄罗斯到了从落后的边缘的弱国转变成强权的关口，伊凡恰巧成为俄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残酷对待臣民的几十年统治中，并非碌碌无为，尸位素餐。

残暴的秦朝二世而亡。无独有偶，俄国的第一个沙皇伊凡雷帝也是仅传了他的小儿子菲奥多尔，便连带留里克王朝走上灭亡。菲奥多尔是伊凡第一个妻子所生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个弱智。他在位 14 年，朝政一直被“国舅”（他妻子的哥哥）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v）把持。1598 年菲奥多尔死后，鲍里斯篡政。留里克王朝告终。俄罗斯进入历史学家所称的长达 15 年的“空位时期”，也称“混乱时期”（Time of Troubles）。

鲍里斯秘密杀害了菲奥多尔同父异母，有沙皇继承权的弟弟季米特里。1605 年鲍里斯死后，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不过这个也叫菲奥多尔（二世）的青年才俊继位不到两个月，就被攻入莫斯科，自称是季米特里的哥萨克军事首领杀死。这个假季米特里是天主教徒。他得到波兰国王的支持，却被俄国统治阶级所痛恨。1606 年，早就有

野心的瓦西里·舒伊斯基亲王发动政变，推翻假季米特里，登上沙皇宝座，自称“瓦西里四世”。

1610 年波兰军队再次入侵，攻占莫斯科。波兰国王宣布自己兼任俄国沙皇。1612 年 11 月，各地俄国军队联合起来驱逐了波兰侵略者。1613 年 2 月 21 日，全俄国民会议宣布，选举出 16 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这个米哈伊尔算是伊凡四世比较近的亲戚。他的姑奶奶正是伊凡雷帝的前妻安娜斯塔西亚·罗曼诺夫。

俄罗斯的历史进入罗曼诺夫王朝阶段。

少年彼得和女摄政王索菲娅

“关宫门，快把宫门关上！”

首席大臣马特维听到卫兵的报告后惊出一身冷汗，失去了往日的镇静。

晚了。造反的统兵已经涌进了克里姆林宫的院墙。他们手持兵器，狂叫不已：“抓住纳瑞世金！揪出马特维！铲除朝中叛党！”

马特维狼狈地跑进后宫，跪在皇太后娜塔雅面前。

“看来平息乱兵凶焰，非太后和皇上出面不可。”

“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听信谣言，说先帝死于谋杀。还说国舅和我谋杀了皇兄伊凡，阴谋夺取皇位。”

即便在后宫，也听得见前宫人声鼎沸，感受得到那腾腾的杀气。年青的皇太后面色惨白，一手拉着刚登基不久的小皇上彼得，另一手拉着彼得同父异母的小哥哥伊凡，坚定地向前宫走去。娘儿仨在前廊正中站定。往下数级台阶，便是挥舞兵器，几近疯狂的官兵。太后，皇上和皇兄的出现，一下子平息了满院的声浪。

“皇上彼得，皇兄伊凡在此！他们很好。大家误会了！”

造反的士兵面面相觑：不是说伊凡被害了吗？

“你是伊凡殿下？” 士兵问。

“是。” 伊凡吓得发不出声来。

“你真是伊凡殿下？”

“是。我就是伊凡！” 这一次声音够大了。

小彼得往前迈了一大步，挡在妈妈和哥哥身前，大声说：“我是沙皇彼得·阿列克谢维奇！” 他比伊凡小五岁，但个子比他小哥还高，声音洪亮，两眼炯炯生威。已经涌上台阶的士兵不禁往后撤了两步。

1

彼得(一世)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任沙皇，于 1682 年 5 月继位，以“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扬名世界史。

1598 年伊凡四世(雷帝)的儿子菲奥多尔一世去世后，国舅鲍里斯篡位。留里克王朝由此告终。俄罗斯进入无国君的“混乱时期”。西部强邻波兰在此期间入侵俄国，占领了莫斯科。在各地义军驱逐了侵略者之后，多方势力都认为有必要结束混乱。要想重归一统就得有个国君。可是伊凡雷帝这一支没有后代，连近亲也没有。于是，他们按照传统召开了国民会议(The Zemsky Sobor)，选出各方都认可的伊凡四世的姻亲，16 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米哈伊尔的姑奶奶是伊凡四世的前妻安娜斯塔西亚·罗曼诺夫。

不过，在 1613 年 3 月 13 日全俄各地区各阶层的代表们来到伏尔加河上游的科斯特马(Kostroma)镇迎请新沙皇时，米哈伊尔的母亲并不领情，少年米哈伊尔也给吓哭了。好说歹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才于同年 7 月 11 日进入克里姆林宫，成为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在他之后，先后有 17 位沙皇继位，直到 1917 年该王朝被二月革命推翻。

上面所说的国民会议(或市民会议)是俄国自基辅罗斯时代起的一种民主参政形式。市民有权在市民大会上对国家事务发言。那时的贵族也相对于大公独立。这显然是古希腊民主制的遗风。十七世纪

之前，俄国农民有迁徙的自由。蓄奴的现象是有的，但没有形成制度，或者说没有法律的保障。到了十七世纪，一方面国家政体走上集权，从而形成皇权专制。另一方面，农业的危机促使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的农奴制形成。沙俄在1649年索性通过法典确立了农奴制。

俄罗斯辽阔，富饶，美丽。在乌拉尔山以西，四条大河哺育着两岸人民。第涅伯河(Dneiper)，顿河(Don)和伏尔加河(Volga)往南注入黑海。第维那河(Dvina)向北流入波罗的海。南部乌克兰平原土地肥沃。北部原始森林无边无际，有取之不尽的木材，兽皮。从伊凡雷帝起，俄罗斯的冒险家便翻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把辽阔的西伯利亚逐渐纳入俄国的版图，一直渗透到北太平洋的海岸。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同样也在积极扩张领土的中国大清王朝的阻拦。不得不退出我黑龙江（他们叫阿穆尔河,Amur River）流域。

二百四十年蒙古人的统治对俄罗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罗斯人对领袖的忠贞和服从显然来自蒙古游牧民族文化。他们打从一生下来就被教育要象对待上帝那样尊从沙皇。所谓“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沙皇”。他们挂在口头上的话是：“只有上帝和沙皇才知道。”如果有人怀疑沙皇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那简直是大逆不道。受蒙古人崇拜君主和献身精神的影响，俄罗斯人也把为皇上而死视为最大的光荣。这在历次保家卫国的殊死战斗中突出地表现出来。欧洲侵略者无不对俄罗斯战士奋不顾身的冲锋陷阵胆战心惊。“战斗的民族”由此得名。在五十年代苏联反映卫国战争的电影上，战士们高呼：“为了斯大林，冲啊！”就反映出那种代代相传的，为领袖献身的精神。

在彼得大帝登基那会儿，在俄罗斯这片广阔的，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土地上，大约只有一千万人口，是当时法国人口的一半。绝大多数俄国人都生活在乡村。村庄沿河，沿湖，沿森林的边沿而建。房子都是用粗原木垒起来的。一年365天，冬天占了将近一半。从十月起，冰天雪地。人们有五个多月的日子里只能窝在小小的木头房子里烤火，喝酒和睡觉。停滞，封闭，落后，构成了旧俄罗斯的特点。

2

彼得大帝的爷爷米哈伊尔·罗曼诺夫(Mikhail Romanov)在十六岁时被贵族和市民大会选举为沙皇。彼得大帝的父亲阿列克谢(Alexis)恰巧也是在十六岁继位(1645年)。这时的沙皇政府机构重叠，

效率低下，对民众横征暴敛，官吏贪污成风。但沙皇阿列克谢本人却温和，安静，日常生活极其简朴，规范。每天至少用一半时间向上帝祈祷。

彼得大帝的父亲四十岁那年(1669年)，第一个妻子玛丽娅因难产去世。前妻生过五个儿子和八个女儿。不幸的是，五个儿子死了三个。剩下的两个都不健康。十岁的菲奥多尔(Fyodor)体弱多病，三岁的伊凡(Ivan)天生弱智，瞎了一只眼睛，说话还不利索。克里姆林宫里少了女主人，孩子们也都不愿说话，一片寂静冷清。皇上孤独，沮丧，于是，常常在晚上到首席大臣马特维家待着。

阿德蒙·马特维(Artemon Matveev)在十七世纪的俄罗斯可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对西方国家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艺术很感兴趣，还娶了一个苏格兰女人为妻。他的妻子喜欢穿西式服装。有客人来访时，她“居然”坐下来参加丈夫和客人的谈话。为此，没少招致莫斯科人的非议。尽管被皇上器重，委以重任，甚至被皇上看作是好朋友，“西化”的，非贵族出身的马特维在朝中仍常常感到有被守旧的大臣们孤立的感觉。

中年丧偶的皇上在马特维家中感受到宫中所没有的和谐与温暖。谈话的内容也常常令皇上耳目一新。他还发现，马特维家有一个身材高挑苗条，黑眼睛，长睫毛的姑娘，端茶倒水，言行得体，笑起来极其甜美。

马特维看到皇上的眼睛老是停留在姑娘身上，便介绍说：“噢，皇上。这是我的干女儿娜塔雅。他爹说是想让孩子受点城市文明的熏陶，送她到我家来住一段。”

“姑娘你多大了？”

“回皇上的话，十九了。”

“读过书吗？”

“回皇上，我爸让我和哥哥一起跟请来的先生读过几年书。”

“哎呀，你爸爸有眼光！”皇上不觉称赞。“阿德蒙，我让女儿索菲娅和她哥哥一道上学还有人说闲话哩。”

马特维听了摇头。“皇上，不是臣私下里议人长短。这些说闲话的不仅胆大，而且无知！女人读了书，至少能更好地教育子女呀。”

“是的，是的。”皇上说着，眼睛还离不开娜塔雅。直到见女孩满脸羞红了，才感到自己的失态。

马特维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怎能看不出皇上喜欢娜塔雅？可是，他绝不敢冒然提起劝皇上续弦的话头。娜塔雅的父亲纳瑞世金(Naryshkin)是马特维少年时代的好友，如今在乌克兰富甲一方。把女儿送到他这儿来，确实有给女儿找个好人家出嫁的愿望。但怎么会想到皇后归天，皇上要续弦的机会让他女儿给碰上了。这是个好事儿。但马特维宁愿没有这个机会。皇上纳后，这么大的事快赶上改朝换代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姑娘成了皇后，新的皇亲国戚必然得宠升官。那旧的国戚皇亲哪里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自己已经混到如今这个位置了，还能在必然会发生的政治地震中得到什么好处呢？没有。只有伴之而来的危险。

可皇上却不依不饶，来得更勤了。找着机会就要同娜塔雅说说话。马特维他能把姑娘藏起来吗？不能。那可是欺君之罪。是福是祸，横竖躲不过。

皇上发话了：“阿德蒙，该给娜塔雅挑个好人家了。”

“可不是吗，皇上。不过，娜塔雅的父亲只是一介平民。莫斯科这些贵族人家，怕是高攀不上。”

“要是有人找上门来，不就不用你‘高攀’了吗？”皇上说这话时，眼光直视马特维。“再说，你是她义父，堂堂首席大臣。干女儿嫁给天下任何一个男人也不能说是高攀。”

“皇上，您这话让臣不胜惶恐！”

“那就索性让你惶恐一下。我要娶娜塔雅·纳瑞世金娜！”

3

虽然有心理准备，马特维还是浑身一震。他倒身拜下。“臣谢主恩宠，不胜惶恐！”

“哎呀，你惶恐什么？平身，平身。有什么顾虑只管说来听听。”

“皇上续弦再娶，非同小可。若是皇上能依古制择后，便是微臣和小女最大的荣幸。”

“我知道人言可畏。你放心。我会按祖上的规矩办。”

“祖上的规矩”就是公开招亲。象童话故事《灰姑娘》里王子招亲一样。皇室在整个王国里张文发榜。所有适龄女孩子，不论富贵贫贱，都有资格成为皇后候选人。不过，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欧洲王室公开招亲，可不象《灰姑娘》故事中那样美丽浪漫。这里涉及到许多权势人物的政治利益，因此充满了血腥和邪恶。

远的不说，就拿眼下这位沙皇阿列克谢的父亲和他本人招亲来说吧。

彼得大帝的爷爷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1616年的公开招亲中，先是选了玛丽娅·科箩菩法(Maria Khlopfa)。朝中掌握实际权力的大臣萨太可夫(Saltykov)不满意他的选择，竟找个罪名把玛丽娅和她一家人都放逐到西伯利亚。阿列克谢自己18岁公开招亲时，开始选的不是他刚去世的前妻，而是尤法弥雅(Euphania)。可怜的尤法弥雅被几个贵族的太太扯衣服揪头发折磨一通，然后又串通御医，说她犯了羊癫疯。年青的沙皇只好依重臣的暗示重选。如今皇上再娶，不公开招选，势必引来非议，说马特维钻营巴结。事实上，公开招选，虽然没有人敢乱来，流言蜚语也仍然在所难免。

1670年2月11日，克里姆林宫张灯结彩。整个莫斯科城都喜气洋洋。城里城外到处可见满怀侥幸心理的父母带着盛装打扮的女儿来接受挑选。进宫之前，先要验明是否处女。进宫之后进行第一轮筛选，绝大部分姑娘将被淘汰。第二轮才是沙皇面试，订在4月28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皇上在招亲之前已经中意马特维干女儿的消息透了出去。“马特维请巫婆做法，让皇上着迷于他的干女儿”的谣言不胫而走。朝中心怀叵测的大臣请求皇上三思。马特维本人也坚决要求皇上查明此事。好事多磨，一耽误就是将近一年。渴望第二春的中年沙皇终于在1671年2月1日迎娶了他的美娇娘。

谁都会从皇上春风荡漾的脸上看出他对年青妻子的喜爱。二十岁的娜塔雅让中年丧偶的沙皇重新扬起了生命的风帆。皇上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着他的新娘。拉着她的手寸步不离。盯着她看，眉毛眼睛里都是笑意。正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娜塔雅在义父母家学会了欣赏西方艺术。沙皇便在宫中挂满欧洲的油画，在郊区建造西式建筑的庄园。他甚至特地在克里姆林宫内为娜塔雅造了一个歌剧院。

1672年6月9日凌晨一点钟，皇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大胖小子，身高19又1/4英寸，黑色的眼睛象他妈妈那样闪着光彩。克里姆林宫伊凡大帝塔上的大钟敲响了。紧接着全城1600个教堂的钟声都响了。震天动地的钟声向俄罗斯人民宣告皇子彼得的诞生。

朝中的旧臣无可奈何地看着皇上将对皇后和皇子的宠爱扩大到对皇后一家及其亲朋好友的重用。纳瑞世金一家发迹了。他们占据了朝中要职，与首席大臣马特维结成牢不可破的后党。一个女孩子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导致皇上改变了朝廷的权力结构。“可怜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4

好景不长。1676年元月，沙皇阿列克谢偶感风寒，转肺炎不治，撒手离开了他钟爱的妻儿。此时彼得刚刚三岁半。阿列克谢前妻所生的长子菲奥多尔继位。

菲奥多尔(Fyodor III)一直疾病缠身，此时腿肿得走不了路。但病皇上也是皇上。“一朝天子一朝臣”。已故沙皇阿列克谢前妻的家族，新沙皇的舅舅姨父们咸鱼翻身。马特维被诬陷入狱，菲奥多尔的舅舅伊凡·米罗斯拉夫斯基(Ivan Miloslavsky)取首席大臣之位而代之。十六岁的菲奥多尔心地善良。他顶住母系亲属的压力，将继母的兄弟几人仍留在朝廷中任职。新皇上对继母很尊重。他甚至亲自过问小弟弟彼得的学习和生活。税务部官员佐图扶(Nikita Zotov)被选为彼得的老师。

皇太后召见了佐图扶：“你是先帝的忠臣。先帝英灵在上。皇子的前程就交到你手上了！”佐图扶哭拜在地：“微臣何德何能受此重用？惟有尽心竭力上报皇恩！”

小彼得极其聪慧，所学《圣经》章节许多都能背诵。他求知欲强，总缠着老师讲俄罗斯的历史故事，特别是打仗的和英雄的故事。皇太后差人将西欧使节送给先皇的一个大地球仪搬到教室。小彼得立即就迷上了这个教具。佐图扶感慨地发现，他的教学似乎被这个娃娃掌握着。彼得轻易地完成任任务后，永远都有新的问题等着老师回答。

平心而论，彼得的长兄，罗曼诺夫王朝第三任沙皇菲奥多尔是个称职的皇上。尽管年青，尽管体弱多病，他的意志却很顽强。在站稳脚跟，摆脱了贵族势力的掌控之后，他努力改革朝廷弊端。其中最艰难的一步是在军队中废除军阶的世袭制度。军阶世袭制使具有军事才能的军官永无晋升之途，而让平庸之辈占据着指挥战争的位置。其害处是显而易见的。菲奥多尔一次又一次地召开御前会议，确立了军官(包括由外国雇佣的职业军官)一律以军功作为晋升依据的原则。这是他对俄罗斯军事历史的贡献。

菲奥多尔的妻子死于难产。年青的沙皇爱上了十四岁的姑娘玛萨(Matha Apraxina)。玛萨的教父不是别人，正是前首席大臣马特维。沙皇亲妈的家族当然反对。但他们这会儿已经控制不住菲奥多尔了。菲奥多尔娶了玛萨，并宣布为马特维平反。不过，1682年5月11日，当马特维千里迢迢从囚禁地赶回莫斯科时，沙皇菲奥多尔已于4月27日去世了。

菲奥多尔没有后代。法定的继承人是他的两个弟弟，十六岁的伊凡和十岁的同父异母弟弟彼得。伊凡身残智障，彼得年幼。他们之间由谁来继承皇位，意味着是由现任首席大臣伊凡·米罗斯拉夫斯基还是前首席大臣马特维掌权。前者如今得罪了不少人。贵族中怀念马特维为人的占了大多数。这些人也占着理：让伊凡当皇上明明是行不通的。

有人叫起来：“选举！选举！”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任沙皇米哈伊尔就是选举产生的。争执不下，只有付诸选举。

伊凡大帝塔上的大钟敲响了。莫斯科的士农工商集合到克里姆林宫前的广场。莫斯科大主教宣布：“请全民在已故沙皇的两个弟弟中选举下任沙皇，伊凡·阿列克谢维奇，还是彼得·阿列克谢维奇？”

广场上“伊凡”和“彼得”的呼声此起彼伏。但“彼得”的呼声很快压倒对方。“彼得！彼得！彼得！”的声浪震天动地，最终吞没了另一方。

莫斯科大主教走进宫内，宣布选举结果，并向十岁的彼得说：“我以东正教全体信徒的名义，请求您做我们的沙皇。”

彼得回答：“我年幼少知，难当重任。恳请各位改变决定，让伊凡兄长继承大位。”

全体大臣跪拜在地：“皇上万勿推辞！”彼得沉默不语。

大主教朗声宣布：“上帝垂恩，由彼得·阿列克谢维奇继承皇位！”

皇位争执的危机似乎过去了。彼得继位，皇太后摄政，马特维归位首席大臣。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公主索菲娅（Sophia Alekseyevna），将在俄罗斯的政治历史中加入属于她的篇章。

5

俄国封建社会的妇女地位很低。她们从小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婚姻全靠家长做主，婚后对丈夫的打骂只能逆来顺受。按民间风俗，女孩子结婚时，当父亲的要拿个小鞭子在新娘子背上象征性的打一下。然后说：“我的女儿，这是为父最后一次管教你了。我把管你的权威交给你的丈夫。今后但凡你有不得体之处，就该由你丈夫来惩罚你。”新郎接过鞭子，也要礼貌地声明：“新娘如此贤惠，这条鞭子不会用得上的。多谢岳父大人。”然后把鞭子别在自己腰上。

打骂妻子是家常便饭。妻子被打死，丈夫不受惩罚。另外，只要丈夫不高兴就可以休妻。其方式是剃光妻子的头发，让她穿上从头到脚的直统口袋式的长袍，只露出眼睛，把她送回娘家。在世人眼里，这个被休的女人一点地位都没有，同死了没什么两样。再嫁基本没可能。但当丈夫的却可以再娶。为了限制男人滥用这种特权。东正教规定，每个男人一生只能休妻两次。第三个妻子便是他最后一个妻子。不管她是死了还是逃走了。休过两次妻的男人只能再娶一次。这多少也还算是有点“制衡”。

男女的这种不平等，在下层社会反倒没那么严重。当一家人都要为生存而挣扎时，能干的妇女常常成为家里的主心骨。毕竟饥饿的鞭子要有力多了。当男人没有能力带着一家老小躲过饥饿的皮鞭时，只能让老婆来管家。而在中上层社会，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家中女性的地位就越低。到了皇室，规矩更大。皇室中的女子只能象笼子里的金丝鸟一样，被囚禁在宫中。哪儿也去不了。对宫外的事一无所知。

公主索菲娅生来注定的命运本来和她的女性长辈以及她的姐妹们没什么两样。沙皇阿列克谢的前妻生了八个女儿，死了两个。在剩下的六个公主中，索菲娅是三女儿。这是个很难得到父母特别关注的位置。但这个索菲娅就是与众不同。她想着法子让父皇同意她和小她四岁的弟弟菲奥多尔一起上课。他们的老师是当时著名的波兰籍僧侣学者西蒙(Simeon Polotsky)。西蒙教他们波兰文、拉丁文、历史和神学。

那个时候俄国和波兰的相互地位正好与我们熟悉的二战时期相反。波兰可以说是俄罗斯的强邻，波兰文几乎是俄国学生“外语”课的首选。

索菲娅这个女孩的接受力，领悟力和判断能力都极强。索菲娅同弟弟菲奥多尔的关系也因同学而密切起来。菲奥多尔继承皇位时刚刚十五岁。十九岁的索菲娅很自然地充当了新皇上秘书和助手的角色，从而同舅舅伊凡以及朝中重臣瓦西里·高利特欣(Vasily Golitsyn)亲王交往较多，成为权力核心的成员之一。

对于菲奥多尔去世后大多数大臣主张彼得继位，并迅速付诸公民选举，索菲娅同舅舅伊凡等准备不足，因此在大势之下不得不退让。伊凡和瓦西里·高利特欣都认命了。但索菲娅不服输。她暗下决心，不惜鱼死网破，也要翻这个盘。

在已故沙皇葬礼之后，一个铤而走险的阴谋慢慢在公主索菲娅的心中酝酿成熟。

索菲娅叫来两个在军营中有亲戚故旧的亲信侍卫，交代他们：“皇上是被皇太后的哥哥毒死的。马特维同纳瑞世金家族是一丘之貉。他们要加害的下一个就是伊凡殿下。这样他们便可以先掌控，后废

掉小沙皇彼得，篡夺皇位！你们受先皇恩宠，现在是报效国家，报效朝廷的时候了！”

两个侍卫齐齐跪下：“原听公主差遣！”

“你们去军营，把克里姆林宫中发生的事情告诉军人们。消息散布得越广越好。五月十五那一天，你们穿上军装，到各军营去鼓动大家来克里姆林宫清除纳瑞世金家族外戚集团。事成之后，你俩便立了头功。”两个侍卫领命，悄悄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6

俄罗斯旧军队的英文译名是 Streltsy。有人译成“火枪射手”，显然不合适，这是军队名称嘛。译成“禁军”也不合适，因为禁军在古代中国特指拱卫京城的部队。我们不妨按照日文的译法，称其为“统军”。在彼得继位的1682年，俄国统军人数为五万五千人。其中半数拱卫京城莫斯科。从伊凡雷帝起，当兵在俄国成为一种世袭的职业。军人连同他们的老婆孩子平时由国家养着。在外敌入侵或国内农民暴动时，军队便出动作战。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平时，军队象后世的警察，担负着维护治安和灭火救灾的职能。大多数日子里，军人无所事事。他们便在营房附近做起买卖，甚至发展到垄断部分集市贸易的地步。做为军人，他们又不缴税。因此旧军人在那时候的俄国成了一个特权阶层。

这些军人四肢发达，大脑简单，即愚昧又自大，对谣言没有识别能力，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几天以来军营中有关先皇被害和外戚篡权的谣言满天飞，弄得人人义愤填膺。

五月十五日早晨，两个穿上军装的宫廷侍卫骑着马从一个营房到另一个营房，高声叫道：“皇兄伊凡被外戚纳瑞世金家族谋杀了！外戚要篡权了！弟兄们，到克里姆林宫清除‘后党’啊！等他们把皇族都杀光就晚了！”

军营里群情激愤。有人敲响大钟，擂起战鼓。粗莽的军汉抄起利剑，板斧和长枪，吼声震天。上万军人争先恐后地向克里姆林宫涌去。

首席大臣马特维几天前刚刚回到莫斯科。他面对这场暴动束手无策。皇太后拉着小沙皇彼得和皇兄伊凡出现在乱兵面前，才平息住那震天动地的吼叫声。

伊凡没死。乱兵们头顶上那片正义的，爱国爱沙皇的光彩顿时消失了。那么今天的举动岂不成了犯上作乱？狂热的激情被忐忑不安的心境所取代。马特维先请太后带皇上和皇兄回后宫，然后以平缓，沉着的语气对乱兵发表了讲话。他强调军人过去一直对沙皇忠心耿耿，为国家流血牺牲，即有功劳又有苦劳。这次听信谣言围攻皇宫是不对的。但出发点是维护沙皇和皇族，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你们亲眼见到皇上和伊凡殿下都好好的。谣言不攻自破。你们请回。回去以后呈表检讨自己行为不当。恳求皇上原谅。皇上和太后是会原谅你们的。

马特维六年前在沙皇阿列克谢时期曾兼任统军司令。军人们当然记得他。他的话合情合理，也说服了暴乱的军人。

挤在前面的军汉点头称是，并默默地转身准备往宫外走。马特维松了一口气。他请身边的道格鲁齐亲王维持一下乱兵撤出的秩序。自己转身到后宫去安慰皇上和太后。

宫门外的军人并没有听到或听清马特维的讲话。后撤的军人和往前涌的军人冲突起来了。道格鲁齐亲王挤到宫门口，大声训斥继续前涌的军人。这些人并不知道事情的变化，哪里容得“后党”中的道格鲁齐亲王在这里耀武扬威，指手划脚？

“操你妈的叛党，零刚了他！”喊声大作，斧剑齐下。可怜这个缺心眼的亲王顷刻之间被碎尸万段。

鲜血四溅。乱兵见血眼红，见血疯狂。不光后面的暴徒往前冲，前面原本往后撤的又掉转头向里冲。正在大厅中向皇太后汇报的首席大臣马特维成了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当着皇太后和两个男孩的面，他们乱斧劈开马特维的脑袋和身躯。暴徒们象野兽一样撞开每一个房间，捕捉他们心目中的“叛党”。克里姆林宫到处是鲜血和人的躯体的碎片。空气中涨满了血腥味。

皇太后娜塔雅无助地跪蹲在墙角，双手紧紧地搂抱着两个男孩子。可怜的伊凡抱着继母，处于半昏迷状况。小彼得脸色铁青，冷汗湿透了衣衫。愚蠢的军汉啊，今日你们在真龙天子眼皮底下肆无忌惮，

滥杀无辜。这条幼龙只能“且伏爪牙忍受”。等到他长大的那一天，他会用同样残暴的手段把旧军队连同世袭军人整个消灭光！

7

暴乱的统军并没有找到所有他们认为该杀的人。于是，他们把克里姆林宫团团围住，勒令宫中交出皇太后的父亲，哥哥和其他“后党”成员。宫中躲藏的人度日如年。三天后，索菲娅出面了。她警告太后不要为了一己私利断送了大家。娜塔雅的父亲和哥哥眼见无望逃出，在圣母象前祈祷之后，自行走出宫门。其他被点了名的大臣也随后走出。他们或被斩首或被吊死，尸体就扔在红场上。

在凶手的欢呼声中，索菲娅公主来到他们中间，给暴徒们递上伏特加酒。她以皇室遗孤的身份感谢军人为朝廷清除了叛党，并表示今后朝廷将一如既往地倚重军人。统军头目们在经过讨论后决定并宣布：彼得是先帝后妻之子，按规矩轮不到他当皇上。不过既然彼得是经全民选举，又由大主教正式宣布当选的沙皇，除了上帝，没人可以罢免他。那就让先帝前妻之子伊凡和彼得同为沙皇。鉴于两个沙皇都年幼，由公主索菲娅摄政。到这时候，谁敢说个不字？

克里姆林宫内和红场上的尸体和血迹被清除干净了。伊凡大帝塔上的大钟又被敲响了。索菲娅得到了俄罗斯最高统治权。

索菲娅表现出惊人的组织才能。在安排了两个少年沙皇的登基典礼之后，她迅速地组织了自己的内阁，恢复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秩序。俄国从沙皇阿列克谢遵从东正教新教起便一直存在着新旧两个宗派之争。统军中旧教教徒占大多数。因此，尽管索菲娅和她的父亲哥哥一样都信奉新教，旧教教派仍满心以为现在是恢复旧教宗教仪式和圣餐传统的时候了。但索菲娅巧妙地把旧教教派和统军两股貌似一体的势力分开。她安抚，许诺，甚至用金钱收买统军头目。在接见旧教教派代表时，却采用强硬和恫吓的态度与方式。她下令逮捕两个东正教旧教首脑。处决了一个，将另一个流放到西伯利亚。在索菲娅登上摄政王宝座九个星期以后，信奉旧教的统军司令官被捕，判了死刑，砍下的头颅被悬挂在城门上示众。

新的司令官沙克罗维提(Shaklovity)出身于乌克兰农民家庭。因其凶狠，果敢和义气在统军中很得人望。他对索菲娅的“知遇之恩”

感激涕零，发誓对女王忠贞不渝。不过索菲娅还是在军中安插了神甫麦德维达夫(Medvedev)做高级顾问。这人是索菲娅和弟弟菲奥多尔的老师的学生，如今是俄罗斯最有威望的新教派神学家。在朝廷大臣中，索菲娅任命的基本上都是亲娘舅伊凡·米罗拉夫斯基的人马。但她最器重的还是高利特欣。在舅舅伊凡去世以后，高利特欣亲王便成了首席大臣。

索菲娅爱慕高利特欣久矣。当弟弟菲奥多尔继位，索菲娅以秘书和助手的身份伴随沙皇召见大臣时，便立即被这位气宇轩昂，谈吐不凡的男子所倾倒。亲王已婚，有子女。那又怎么样呢？谁能阻止一个姑娘心中的爱恋？那时候的俄国闭塞、保守。公主嫁不出去。涉外婚姻免谈，“下嫁”贵族之家也不行。留里克王朝时，俄罗斯分为若干个公国。公国之间，大公的子女可成婚。沙皇制度成立后，皇家的女儿便无人可嫁了。信不信由你。历史上的俄国有这么三四代，皇家的女儿没人可嫁，终老皇宫。不改革行吗？

要不怎么说索菲娅不同凡响哩。她敢掀起暴乱，敢在乱中夺权，敢在夺权后杀人，还敢爱一个有妇之夫。在政府，军队和宗教都纳入正常可控的运转之后，索菲娅摄政女王开始同高利特欣亲王联手治理俄国的内政与外交。索菲娅的生命之花幸福地盛开着。与其说这是命运之神对索菲娅的垂顾，不如说是上帝对彼得大帝的恩宠。因为成功，顺利和遂愿，索菲娅放过了继母和一山两水的小弟弟。皇太后娜塔雅带着儿子住进离莫斯科五公里远的普若奥伯拉仁斯基庄园。这是彼得大帝的父亲沙皇阿列克谢当年特意为新婚的妻子修建的。彼得只是偶尔进城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一些不得不参加的国家庆典，宗教节日，接见外国使臣等活动，而将坐镇宫廷当傀儡的事交给哥哥伊凡。海阔天空，自由自在的少年时代，造就了彼得大帝性格中重要的一面：开放和豪迈。

8

摄政女王索菲娅是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中国受列强凌辱的近代之前，中俄政府之间打交道并签署条约的关键年代正是索菲娅执政时期。

看过金庸《鹿鼎记》的读者都会记得那个韦小宝。他跑到“罗刹国”（即俄罗斯）协助公主“苏菲亚”叛乱，并建议苏菲亚效仿中国

清朝多尔衮当摄政王，被称为“罗刹诸葛亮”。在韦小宝隐居钓鱼岛又复出后，他仿周瑜设反间计，致使俄罗斯同意签订“尼布楚条约”。金庸巧妙地利用了这段历史为背景，编出了他的武侠故事。

不过许多中国人对这段历史的印象，还是来自七十年代初中苏边境冲突时报纸上有关“老沙皇”和“新沙皇”的评论员文章。按中国的说法，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发源地。”从秦汉起，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肃慎，鲜卑，蒙古，契丹，女真，鄂伦春等，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按苏联人的说法，这些少数民族怎么就都成了中国的了呢？你把明朝或更往前的朝代的中国地图拿出来瞧一瞧。再说，怎么没见你们中国人把长城修建在外兴安岭上？中国政府和人民最不乐意听“中国古代的领土应该以长城为界”这句话。这混账话伤害我们的民族感情。我家的院墙建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

说来道去。第一，近代的国家概念同古代是不一样的。第二，从十七世纪起，当西欧列强向海外扩张时，俄国和中国也在拼命地扩张。而两国之间辽阔的中亚和北亚便成了其扩张的“自由空间”，直到两国扩张的锋芒相撞。海外学子们有时会遇到来自中东和中亚的留学生指责中国几个世纪前对穆斯林世界的“侵略”。因为我们在国内所学过的历史书中从来不提这些事儿，常常被他们的质问搞得莫名其妙。其实有什么好指责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以及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领土跨越三大洲，都是扩张的结果。历史就是历史。列强纷争，才会有国际法。有了法规之后，才有遵守的问题。

总之，咱中国神气过。从国家疆域来看，大清的康乾盛世远胜汉唐。1689年8月27日中俄签署的《尼布楚条约》(The Treaty of Nerchinsk)以法律条文规定：中俄之间以外兴安岭(Stanovoy Ridge)和额尔古纳河(Argun River)为界。这等于俄国公开放弃往东向日本海方向扩张的企图。这是中国清王朝的胜利。《尼布楚条约》有俄文，满文和拉丁文三种文本。没有中文文本。

这个胜利是康熙大帝打出来的。俄国早在伊凡四世称帝时起，就不断地向乌拉尔山以东扩张渗透。十七世纪中叶，俄国的哥萨克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了他们第一个殖民军据点阿巴兴(Albazin)。过去这里曾是索伦汗国(Solon Khanate)的首都雅克萨(满文音:Yaksa)。康熙大

帝对沙俄的入侵早有警惕，对于他们把据点建在黑龙江边忍无可忍。一支五千人的精锐部队受命乘船沿松花江而下，包围了阿巴兴。1685年6月12日，据点里的400名哥萨克军人缴械投降。康熙学三国时的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德，允许他们将家属和财产撤到尼布楚城。不过，有45名哥萨克俘虏被做为人质押到北京。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就留在北京了，其后代仍信奉东正教。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国势趋弱。俄国卷土重来，将我黑龙江以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其版图。那是后话。

9

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上代表中国康熙皇帝签字的是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代表俄国沙皇伊凡五世和彼得一世签字的是菲奥多尔·高罗营(Fyodor Golovin)。少年沙皇彼得当时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接见外国使臣和在国际国内重要文件上签字。他当然不可能去尼布楚城这么远的地方。因此由他的特使代表签字。

在有其他国家使臣到莫斯科上任时，彼得和伊凡(Ivan V)就得接见他们。在如今可查阅的，当时大使们向本国政府报告的书信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描写：小皇上彼得坐不住，迫不及待地抢先问：“贵国国王是否安康？”不等司仪官说完话，他从宝座上就跳下来，伸出手来让大使吻，一心只想早点结束。怎奈伊凡行动太迟缓。并且需要司仪官帮助才能抬起手来。他一脸茫然，眼睛总往地上看。两相对照，十分有趣，可爱。使臣们都知道，两个少年沙皇的接见只是形式，真正有实质意义的是摄政女王索菲娅的接见与谈话。

彼得对于这种仪式和活动能推就推，不爱去。他在郊区普若奥伯拉仁斯基庄园里玩得痛快。这所庄园是沙皇阿列克谢当年特意为娜塔雅和彼得母子修建的，坐落在姚萨河畔，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围猎场。

彼得最爱玩的是打仗的游戏。玩伴们大多是从贵族家庭中选来的与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也有一些佣人的孩子被接纳其中。小皇上玩起来很认真。他频频地写信给摄政王姐姐要东西，从军装，军号，战鼓，旗帜到武器。开始他们玩木头兵器。后来就要真家伙了，例如没有炮弹子弹，但可以装填火药放响的铁铸大炮和统枪。庄园里养着一些闲了很久没事干的养马，养狗，搞维修的工人，都让小皇上给指派起来。几年后这些儿童团员长成小大人了。彼得请来外国教官，按西

欧军队编制组建与训练这支部队。军装，武器和真的部队没有两样。最初(1683年)建立“儿童团”时人数不到五十，请外国教官训练时人数已发展到300左右。这支部队就以庄名为团名，即普若奥伯拉仁斯基(Preobrazhenskoe)团。后来人数继续增加，部分少年军人驻扎到邻村。另一个团也就组建起来，也以村名为团名，叫辛约诺夫斯基(Semyonovsky)团。人数也在300左右。彼得在这支部队里平时只扮演普通一兵，住帐篷做杂务一点也不搞特殊化。到1690年，这两个团的军官完全由国外雇来的职业军人担任，武器也明显优越于统军。

这支军队的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在索菲娅执政的七年里，从“儿童团”发展成正规军。索菲娅是否怀疑和警觉过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沙皇从少年时代起接受军事训练在俄国是个传统。彼得所做所为无可非议。另外，开始的儿童团完全是男孩子闹着玩的。以后越玩越大，也是件自然的事。更重要的是，有两万多统兵守卫京城，这几百个少年兵能算什么呢？

除了军训，彼得最爱做的事就是木工活和铁匠活。他是一个出色的木匠，砍，锯，刨，凿，手艺精湛。和许许多多同龄的男孩子一样。他不爱读书，爱玩，而且总能玩出花样来。他在郊外农庄里自由地成长着，但也遗憾地错过了学习知识文化的最好时光，以至于在他成年以后不得不挤时间恶补。

在彼得和皇太后娜塔雅住的庄园不远处有一个外侨居住比较集中的“德国村”。(那时候俄国人管外国人都叫德国人。就象我们改革之初，许多中国人对外国的事也搞不明白。有人甚至问：你会几国英语?)彼得在这里交上了几个大朋友。经常去听这些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老外”侃大山。

有一次，彼得在自己庄园的仓库里发现了一只形状古怪的船。流线型的船身和他见过的所有俄国的船都不一样。这是一个英国人当年送给他父亲的礼物，放在仓库里从未使用过。彼得请做过远洋水手的荷兰人，他的大朋友法兰兹·提莫门(Franz Timmerman)教他操作舵和帆，一下子就着了迷，从此爱上了航行。他也深深地迷上了国外先进的制作技术。彼得和几个朋友亲手仿制打造了一只船。他自己全程参与，常常从天刚亮干到掌灯。这只船被彼得大帝叫做“俄国的海军之父”。在建造这只船时，他就下决心要象西班牙和荷兰那样建立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少年沙皇彼得一世在幻想和忙活他未来的陆海军“建设”中，不知不觉地长到了十六岁。这是他爷爷结婚的年龄。皇太后娜塔雅对儿子长大成人可谓望眼欲穿。伊凡五世早几年已经结婚了，不过光生女儿不生儿子。摄政女王索菲娅也没有后代。彼得应该为罗曼诺夫王朝造出接班人来。

在皇太后的安排下，彼得娶了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姑娘尤都西亚·罗普金娜(Eudoxia Lopukhina)。她是高利特欣亲王的亲戚，同俄国另两个有势力的家族也有亲戚关系。一个典型的传统俄罗斯女子。婚礼于1689年元月27日举行。彼得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尤都西亚。当然，觉是要睡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内分泌正旺盛，说什么也不会躺在床上闲着。尤都西亚很快就怀孕了。

10

摄政女王索菲娅的身边如果真有个“罗刹诸葛亮”韦小宝，那没准能帮着女王筹划好彼得长大以后怎么处理最高统治权的归属问题。我们无从知晓索菲娅是如何考虑这个另人烦恼的问题的。

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她动过杀了彼得的念头。彼得毕竟是她的弟弟，罗曼诺夫王朝的种还得由彼得来传。那么，索菲娅是否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让位呢？也没有。交权意味着她后妈的家族东山再起。他们势必要报1682年血腥兵变和父兄被杀的深仇。索菲娅没有智慧处理好这个问题。她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说服自己反正还早。军权在自己手里，朝廷在控制之中。有什么好怕的？

但形势变化之快，远远超过了索菲娅的预料。她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和高利特欣亲王对上层统治集团的掌控能力，过低地估计了少年沙皇彼得的勇气，权谋和号召力。

索菲娅策动的兵变，利用的是俄国最保守和愚昧的势力。暴乱者是统兵。站在统兵后面的，是视来自西洋的新事物为洪水猛兽的传统贵族阶层。索菲娅可以用收买，许愿和分化的方式笼住军队，用杀戮和恫吓镇压旧教势力。但索菲娅和高利特欣在意识形态上与传统贵族为主的统治集团的重大分歧，埋下了统治集团日后在“皇王之争”中倒戈的祸根。

高利特欣在权力斗争中是（摄政）党的首领。然而，他满脑子学西方和全面改革俄罗斯的方案，又是同马特维一样的“西化派”代表。甚至比起马特维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高利特欣受过很好的教育，能听说读写拉丁、希腊、波兰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从而在接触西方国家知识方面具有比别人更加优越的条件。他崇拜法国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同法国驻莫斯科的代表纽威尔(De Neuville)的谈话中，他详细地谈到对俄国军队的进一步改革，对发展远东贸易，对选送俄国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以及同西欧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构想。这些改革方案让贵族统治集团惶惶不安。索菲娅和高利特欣同传统贵族势力的冲突只是早晚的问题。上层统治集团的冲突终于在高利特欣亲王对外用兵失败时爆发了。

这时候的俄国，可谓强邻环绕。东边的中国正处康熙盛世。北面的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占了俄国大片领土。西邻波兰是俄罗斯的宿敌。在历史上的波俄之争中，基本上是波兰占上风。彼得和索菲娅的父亲阿列克谢执政时，波俄打了十二年仗。战后两国签约，波兰承认俄国对乌克兰的统治权。做为条件，俄国需要将基辅割让给波兰。基辅是俄罗斯的发源地，怎能拱手让出？俄国签了约却一直赖着不交基辅。波兰人也不想再打仗了。说，也行。基辅我们不要了。但条件是，我们得结盟打奥斯曼帝国。而且，只要求俄国出兵打克里米亚。土耳其这边由奥地利和波兰盟军来对付。打奥斯曼帝国符合俄国自身的利益。因为南边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克里米亚也是俄罗斯的大敌。他们的骑兵动不动就北上骚扰俄国。

保住了基辅，全俄罗斯都高兴。出兵打克里米亚，俄国人谁也没意见。但问题在于没有人愿意带兵出征。当首相和外交部长蛮胜任的高利特欣亲王，只好硬着头皮亲率人马，于1687年和1689年两次南征。他打仗可不行，损兵折将，失败惨重。但是，索菲娅每次都象迎接英雄凯旋归来那样欢迎高利特欣亲王从前线返回。

无奈纸是包不住火的。对外战争的失败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象一个在风雨中冲浪的弄潮儿，十七岁的少年沙皇彼得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令摄政女王索菲娅措手不及，狼狈败阵。

彼得没有参与对克里米亚征战的策划和指挥。对于索菲娅来说，彼得还是个大孩子。“玩去吧。有你什么事儿？”索菲娅心里想。她信任高利特欣，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她的爱人身上。然而，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关心前方战事，何况身为沙皇，又对军事行动特别感兴趣的彼得？

彼得在两次俄土战争期间主动登门拜访了莱福特(Franz Lefort)和高登(Patrick Gordon)等外国雇佣来的高级军官，听他们详细分析对克里米亚的征战。他对1687年征战中俄军的失利心知肚明，对1689年第二次征战一点也不看好。

1689年6月，高利特欣亲王第二次征战克里米亚的“捷报”和他决定“凯旋归来”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俄军付出惨重代价的密报和小道消息也同时传来。彼得怒不可遏。他决心找机会挑战他的摄政王姐姐。

七月十八日，在传统的东正教庆典上，索菲娅象过去那样从大主教手中接过“神迹符”，准备带领两个沙皇弟弟和朝廷大臣绕教堂行走一周。彼得同他的随从耳语一番之后，走到姐姐面前冷冷地说：“公主索菲娅，请你退到我们两个沙皇后面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挑战，索菲娅气得脸都白了，话也说不出。她推开彼得，只管往前走。彼得冷笑一声，转身扬长而去。

年青的沙皇和摄政女王之间的冲突公开化了。莫斯科大街小巷里谣言满天飞。这时候高利特欣亲王还率领着大军在归途上。不过，警卫京城的统军在人数上仍远远超过彼得手中的两个青少年“团”。

问题在于，索菲娅没有任何合法的理由去抓少年沙皇。小皇上的话并没有说错呀。更重要的是，在这位摄政女王的威信因战争失利和掩盖真相而急剧下降时，即使她下令去抓彼得，是否有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她效力呢？除非彼得主动挑起内战。但彼得绝不是个傻瓜。这时候，他要占据道义的高地。他是皇上，他没有必要武力夺权，更不能用刀枪把统军逼到和摄政女王站在一条防守线上。

莫斯科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王，皇双方都知道自己不能先下手。谁先下手谁就失去了合法性。同时，双方都高度警惕着对方的突然袭击。

双方在力量对比上极不对称。表面上看，摄政女王索菲娅握有几乎全部兵权并执掌着朝廷。但她心虚得很。她不知道军队和朝廷对她的忠诚程度能否助她度过目前的危机。

高利特欣亲王终于被盼回来了。然而，面对紧张的僵局，这个败兵之将令索菲娅非常失望。高利特欣实在不愿意卷入这场危险的冲突。只有由索菲娅任命的统军司令官沙克罗维提表现出愿为摄政女王两肋插刀的义气，拍着胸脯对女王表示不弃不离。沙克罗维提加强了莫斯科城和克里姆林宫的防卫，命令从前线归来的部队暂时留在首都附近，而且亲率卫队保证女王索菲娅的安全。

在彼得和索菲娅的冲突中，伊凡一直是，也只能当个局外人。伊凡五世大彼得一世五岁。伊凡智障且半残，从小由后妈，彼得的妈妈皇太后娜塔雅带着。两个孩子能玩到一块去，而且常常是做弟弟的彼得照顾当哥哥的伊凡，领着伊凡玩。“双皇”登基后，彼得贪玩，把坐镇金銮殿当傀儡的苦差事常常推给小哥哥一个人。他对伊凡是感激的。如今同索菲娅的冲突到了这个地步，皇太后和彼得都惦记着伊凡。彼得写了一封短信向哥哥说明情况并给予安慰。这时候天已经晚了，好在只有五公里地。信使象过去一样，策马扬鞭往莫斯科城奔去。

担任警戒的统兵刚刚得到这两天要特别注意防范普若奥伯拉仁斯基方面的动静的通知，看到夜幕之中飞骑直入，立即拦住盘问。

皇上的信使从未被人拦过：“我说你他妈长了几个脑袋，敢拦老子？”

“拦你怎么了？我揍你丫的！”扯下马来，拳打脚踢。然后把鼻青脸肿的“奸细”拖到团部待审。

12

“皇上派来的人被抓了！”

各种各样的谣言随之满天飞。城里的“皇党”紧张了。谁知道皇上的信是写给谁的，都写了些什么？彼得的舅舅（唯一逃过七年前兵变之灾的一个舅舅）莱悟(Lev Naryshkin) 感到情况不妙，吩咐手下立即给皇上送信：“他们要动手了！”

这时城门已关闭。送信人翻过城墙，火急火燎地往普若奥伯拉仁斯基庄园跑去。

彼得已经上床睡觉了。忽听屋外人声喧闹。“皇上，不好了。快逃！他们要进攻了！”

彼得腾地从床上跳起来，还穿着衬衣睡裤就从窗口跳了出去。后窗大树下拴着他的那匹黑马。彼得骑上马一溜烟跑进村后树林里。彼得可以说是时刻准备着敌人来犯。逃跑的步骤和路线早已设计好了。十几个卫兵随后赶到。他们护着皇上马不停蹄地向莫斯科东北方向的特律斯基修道院奔去。

清晨，当一行人来到这所著名的修道院时，十七岁的少年沙皇看上去十分狼狈。头发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裤子被树枝划破了。彼得的脸色因疲倦和紧张而显得苍白。山下小镇上和山上修道院里的人们，凡是见到他们的，无不惊心动魄：不好了，出大事了！

特律斯基修道院(Troitsky Monastery)距莫斯科约 75 公里。依山而建，周围用巨大的石块垒起高十几米厚五米的围墙，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堡垒。它在历史上曾经数次做过皇室的避难所。蒙古的鞑靼，波兰的雄师能打下莫斯科，却对这所修道院无可奈何。在彼得到达之后，皇太后，皇后及两个少年团的几百人马相继赶到。这样一来，虽然昨夜并无统军围攻他们庄园的事，沙皇彼得与摄政女王对立的阵势却拉开了。消息传到莫斯科，索菲娅敏锐地意识到：局势不妙。彼得这么一跑，把她推到了一个十分不利的位置上。

彼得派出代表进城，质问索菲娅为什么扣押给伊凡送信的信使，为什么在莫斯科聚集大量军队。紧接着，彼得命令克里姆林宫警卫团团团长伊凡·特思格勒(Ivan Tsykler)上校带五十人来见皇上。特思格勒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只能从命。

这个特思格勒是七年前暴乱中杀死彼得外公，舅舅的统兵头目之一。到了特律斯基修道院他双膝一跪，求皇上赦免他一死。他不仅

问什么招什么，而且表示要坚决地站在皇上一边，戴罪立功。他可挑了个好时候。彼得正要争取心存疑虑的统军，自然答应了他的请求。而他的供词，足以证明索菲娅在七年前煽动暴乱在先，妄图谋害沙皇篡权在后。

主动权现在完全掌握在沙皇彼得手中了。他命令所有上校以上的军官到特律斯基修道院来报到。索菲娅急了。她也下达命令：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离开莫斯科，违令者斩！

彼得又派人下山。这一次他要求将命令分别送到每一个统军军官和外国雇佣军官手中。他强调，他以沙皇的名义下此命令。抗命者将做为国家的叛徒罪处以死刑。其家属子女收押为奴，家产全数抄没。

这下子军官们没后路了。最先动摇的是外国军官。他们可不愿意夹在沙皇和摄政女王之间受两面无端的威胁。军阶最高的高登将军做为他们的代表去问高利特欣怎么办。瓦西里·高利特欣这时也慌了神，表示立即去和索菲娅商量。

高登将军叹了一口气，心里想有什么好商量的？你首席大臣都慌得没了主意，你这边能靠得住吗？他回去立马带着所有外国军官出城了。见他们走，许多俄国军官也跟着走。在特律斯基修道院，年青的沙皇彼得满脸堆笑地迎接了他们，伸出手来让他们吻。彼得知道，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少年沙皇。

13

在俄国军队中有大量外国来的雇佣军官，这并不奇怪。从国外引进军事人才和职业军官，在那个时候的欧洲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些职业军人为求个人“发展”，到正在打仗或正在扩军，需要军事人才的国家去，欧洲各国政府是允许的。只要军人不是帮助处于战争状态中的敌对国打仗。

中国从洋务运动起，也曾聘请和雇佣洋人任职军队。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中，英国教官琅威理曾领提督衔，官拜副将，另有一些“洋员”充当教习或副职官员。袁世凯小站练新兵，其定武军中也聘有德国教官。但没有听说外国职业军人担任中国军队正职指挥官的。琅威理曾就提督丁汝昌不在时，各舰管带不服从他指挥一事致电李鸿章质问。李鸿章明确表示，他的提督只是名义上的职务。琅威理和其他英

国军官愤而辞职。在剿杀太平天国运动时，清王朝用过戈尔的洋枪队。但洋枪队并非听命于清政府的军队。抗战早期在华作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和中晚期美国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同中国政府也不是隶属关系。这个历史现象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对军队的态度。先进武器可以引进，教用武器和训练军队的洋人可以聘用，但指挥作战部队的人才却不能引进。军队在中国是政治主体的组成部分，而非“用”和“器”。外国人当然不能加入和成为本体。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俄国对军队的改革始于彼得大帝的父亲沙皇阿列克谢。阿列克谢执政时，俄国内忧外患严重，旧式军队实在难以应付国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国外强邻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等的侵略和威胁。旧式军队打仗还用蒙古人过去的前军、左军、右军、中军、殿军那一套布阵法。火器虽已引入使用，但实战时仍大量使用冷兵器。军人子承父业，军阶世袭。不改革几乎无法生存。

俄国改革旧军队的需求，吸引了大批职业军官从荷兰、法国、奥地利来到俄国。没有他们，即使俄国统军完全用火枪和大炮武装起来，也不能算新式军队。在沙皇和摄政女王的对立中，外国军官选择站在前者一边。表面上看，他们服从了最高权力。但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一选择也表现出他们在两次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对索菲娅和高利特欣统治能力的失望。少年沙皇彼得在与摄政女王的权力斗争中首先争取外国军官的支持，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成熟。

在大多数高级军官离开莫斯科之后，成千上万的统军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面对长大成人，发号施令的皇上，哪个当兵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犯上作乱？索菲娅的阵营彻底崩溃了。

就象七年前索菲娅唆使下的统军逼皇太后交出父亲，哥哥一样，彼得下令索菲娅将统军司令沙克罗维提和首席大臣高利特欣亲王绑送特律斯基修道院。他俩是索菲娅的左膀右臂，心腹和情人，是索菲娅的依靠。但交与不交出他们在此时还有什么区别呢？两人被送到特律斯基修道院后，凶蛮但讲义气的沙克罗维提自知横竖是个死，把自七年前统兵造反到目前“阴谋加害皇上”的罪全部揽在自己身上。高利特欣亲王家族许多人都是沙皇彼得的支持者。面对高利特欣不知情的证词，彼得饶了他一命。但惩罚仍然很重：送到北极地带囚禁二十五年。此时高利特欣已经46岁了。在终年冰天雪地的囚禁地，他正好活

了二十五年，于 1714 年以 71 岁“古稀之龄”去世。一个一心想学西方改革旧俄罗斯的大臣，偏偏和正要大刀阔斧改造俄国，并将赋俄罗斯以崭新面貌的君王站到政治的对立面上，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

沙克罗维提和另外两个统军上校在修道院墙外被砍了脑袋。还有三个统军军官被割了舌头，流放西伯利亚。彼得重申自己将继续与伊凡五世同为沙皇。索菲娅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并强制送入莫斯科郊外的诺娃达维奇女修道院 (Novodevichy Convent)。在那里她衣食无忧而且配有奴仆。但她被严禁与任何男性，包括男性亲戚接触。索菲娅从此以后被软禁，几乎与世隔绝。

这个女子开启了沙俄女人执政的历史。在她之后的一百年里，四个女性相继登上俄国沙皇的宝座。连同这位摄政女王，俄国被五个女人统治了七十年。

在万众的欢呼声中，少年沙皇彼得返回莫斯科。上万名统军士兵跪在入城的大道两旁和红场上以示忏悔和效忠，请求皇上宽恕。彼得踏着红地毯登上克里姆林宫前的台阶。环顾这座古城，他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这是 1689 年 10 月 16 日。少年彼得·阿列克谢维奇成了这个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的真正主人。

一代雄主彼得大帝

1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以“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著称。俄国以“大帝”之称留名青史的帝王为数并不多。有人把留里克王朝的伊凡四世称作“伊凡大帝”，但他的残暴个性太突出了，以至于更多的人称其为“伊凡雷帝”。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和叶卡捷林娜大帝则是名符其实。

世界史上最著名的大帝应该要数古希腊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 356-323 年)。他二十岁继位后一直在征战。从欧洲打到非洲和亚洲。占北非，克中东，夺伊朗(波斯)，取中亚。一直打到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用十三年的时间征服了当时欧洲人眼里的“已知世界”，直到所率将士疲劳得不愿动弹。“三军不发无奈何”，只好返回波斯。对于他的死，千百年来众说纷纭。2004 年 7 月号《<<新型传染病>>》上一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他死于由蚊虫携带的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 Virus)。再怎么伟大的人，一个蚊子也能送掉他的命。

并不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过“大帝”。我们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没有“大帝”的称号。这同翻译多少有一些关系。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本身是个名号，因此没必要在其后再加上“大帝”。在人类历史上，成吉思汗至少可以同亚历山大齐名。说是翻译的缘故还可以从大禹被翻译成“Yu The Great”得到旁证。总不能说禹比尧和舜伟大吧？除了大禹，中国的帝王中被称为大帝的只有康熙。从疆域的扩张上看，中国历史上的确没有可以与康熙相提并论的皇上。谁最先把康熙皇帝称为“大帝”的呢？一定不是二月河。但二月河总该知道“康熙大帝”典出何处。

西班牙，荷兰这两个曾经称霸世界的“海洋大国”都没有“大帝”流芳百世。而伊朗(波斯)和泰国倒是出了好几个“The Great”。可见，对历史人物不能完全看称呼，而要看他们干过什么。“伟大”是相对的。拿我们中国的东邻朝鲜(和韩国)做个例子。在朝鲜的历史上出过两个著名的君主。一个是广开土大王(Gwanggaeto the Great, 374-413)，另一个是世宗大王(Sejong the Great, 1397-1450)。广开土大王叫高谈德，又名安，生活在东晋末年。从“广开土”之名可知其“伟大”出自扩张。他曾从后燕手中夺取辽东半岛，并把高句丽的疆土由汉江一度扩展到黑龙江边。世宗大王的伟绩则包括军事扩张和文化建设两方面。军事上，他收复了鸭绿江以南的疆土，在朝鲜北方建四郡六镇以防御中国明王朝和北方的满族。在海上打击日本倭寇并入侵占领了对马岛。在文化建设上，他首创了朝鲜文字(韩文)。朝鲜文很快就由于中国成了朝鲜的宗主国而被禁。几个世纪之后的1895年，朝鲜搞“甲午更张”去汉化。1897年朝鲜改国号为“大韩”。自此世宗大王所创的韩文通行于朝鲜半岛和朝鲜移民占居民中很大比例的中国延边地区。说世宗伟大，名符其实。上述两位叫“大王”而不叫“大帝”，当代的韩国人一定觉得委屈，无奈史籍上记载如此。而二十世纪之前朝鲜或韩国的历史文献都是由中文记载的。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

彼得大帝的伟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随俄国“大使团”微服出访欧洲，如饥似渴地向荷兰，英国等先进国家学习。回国后，彼得大帝在俄国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俄罗斯迅速地接近以至最终融入欧洲近代文明。第二，奥斯曼帝国是十五到十九世纪世界上唯一威胁和挑战欧洲的力量。彼得大帝在缺少盟国支持的情况下独战奥斯曼帝国，大大提高了俄国在欧洲各国中的地位。紧接着，他又发动了“大北方战争”，并由此称霸波罗的海，造成曾经是北欧霸主的瑞典从此衰落。

彼得大帝领导了俄国的崛起。由于他的气魄和胆略，俄国大大缩短了由落后贫困到初步富强所需要的年头。经过短短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俄国脱胎换骨，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彼得大帝是俄罗斯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和统帅。

1689年，十七岁的彼得一世从摄政王姐姐那里夺回最高统治权。他并没有立刻坐到“金銮殿”的宝座上料理国家大事。他在郊外庄园里野惯了，坐不下来，听到那些朝政就烦。有傻哥哥伊凡五世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大大小小的事有妈妈，舅舅和一班子忠臣照应着，不就行了嘛。再说，朝廷里的旧章程彼得看不惯。守旧的大臣们，特别是大主教乔齐牟(The Patriarch Joachim)越来越保守。彼得刚刚依靠他们推翻了摄政王索菲娅，不想同这些人立刻发生冲突。彼得心中的头等大事是强兵。俄罗斯四邻都是强敌。波罗的海对岸的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夺走了俄国波罗的海沿岸的所有港口城市，楞是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南边奥斯曼帝国支持的鞑靼可汗把乌克兰当粮仓，把俄罗斯当钱库，动不动就北上大抢一把。克里米亚可汗的骑兵八十年前还曾打到莫斯科，抢够了再放上一把大火，把莫斯科烧成一片灰烬。很小的时候，彼得的启蒙老师佐图弗就指着地球仪给彼得讲这些惨痛的历史，激动时声泪俱下。彼得早就发誓，有朝一日自己当上沙皇，一定要惩罚瑞典和奥斯曼。

强兵首先要懂军事。彼得走向高登将军，虚心地向这位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请教。高登将军(Patrick Gordon)是苏格兰人。从十八岁起，他先后受雇于瑞典军队和波兰军队，1660年以少校军衔应征到俄国军队。本来说好服役三年。但服役期满后，俄国人不让他走了。受到以外国间谍罪流放西伯利亚的威胁，高登只好继续他在俄军服役的生涯。他在彼得一世向摄政王索菲娅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带领高级军官倒入彼得一边。彼得诚心地把高登视为良师益友，十分重视他有关改革俄国军队的建议，如加强常规训练，加强军纪和军饷的等级化，制度化。“士为知己者死”，高登终于放弃了叶落归根的愿望。1699年，这个老兵死在俄国。彼得一世在他临终前一直守在他的床头并亲手将死者半睁的双眼合上。

彼得的另一个外国职业军人朋友是高登将军的表妹夫，瑞士人法兰兹·莱福特(Franz Lefort)。莱福特曾参加过法国和荷兰的军队。应征入俄国军队后，参加过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次俄土战争。莱福特身高同彼得一样都是两米零四，这个身高在当时是极少有的。他的开朗、热情和机敏使他成为青年沙皇最好的朋友，得力的左膀右臂。

彼得全心全意地打造他的现代化军队。他的两个团，普若奥伯拉仁斯基团和辛约劳复斯基团，此时按正规团扩充。大多数中层以上军官由外国雇佣来的职业军官担任。武器和官兵薪水明显优越于其他团队。这两个团以“近卫军”（Leib Guard）著称。1690年，这两个装备训练精良的团队举行了军事演习，演习的规模和与实战接近的程度在俄国是空前的。连彼得自己都在演习中负了伤。次年，彼得又组织了近卫军与统军的更大规模的演习。这一次彼得再次挂彩。而演习的指挥者之一，道格鲁其亲王竟因演习受伤，伤口感染身亡。

彼得没有忘记他的海军梦。他从荷兰订购了二十艘军舰，并在普莱切夫湖(Lake Pleschey)建立了海军训练基地。他知道，靠买战舰是建不成一流海军的。他要造船。1692年，他四次来到这里，亲身参与打造战舰。彼得一世干活要令古今全世界所有摆摆样子“劳动”的君王领袖们汗颜。他吃住在工地，从拂晓一直干到掌灯。莫斯科多次派人来请他回去，他都不理会。最后不得已，他舅舅和包日斯·高利特欣亲王两位重臣亲自出马来请，说波斯来的大使你无论如何也要接见。彼得这才放下手中的工具回首都。但几个星期以后，他又回来干活了。

这份执著为的是一个目标：冲向海洋。世界正因为工业革命和航海技术的发展而变化。要做一个强国富国就不能没有海洋权。而在此时，中国清政府却下达了“禁海令”，将自己锁进几千里海岸线编织起来的牢笼中。

3

俄国本来占有波罗的海海岸，但在“三十年战争”中俄国的港口城市悉数被北方霸主瑞典占了去。到了彼得执政的时候，俄国只剩下白海边一个港口城市大天使港(Archangle)。这个唯一的咸水港远离俄国的中心地带，距北极圈只有200公里。一年有六个月被冰封。彼得觉得普莱切夫湖太小。象一位诗人所说：“我既然对海洋如此向往，这渺小的池沼怎能制止我的渴望！”他要去看海。太后娜塔雅自然不愿意。她一直把儿子彼得视为自己的生命和全部希望，就是不明白这个独生子的心怎么这么野，尽干危险的事。彼得一次次恳求，并保证不乘船在海上航行，这才得到太后的允许。彼得个性强横，却是一个大孝子。

1693年7月，彼得带着一百来人上路了。由德维那河边乘船北上抵大天使港。全程1600公里，晓行夜宿，一路艰辛。

终于，他们来到了大海边。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大海共长天一色，潮起潮落，“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远方帆影点点，显示着这里与世界各地相连。彼得把不乘船航海的保证忘得干干净净。他迫不及待地登上“圣彼得”号海轮向大海深处驶去。他心潮似海浪般起伏：俄罗斯要驶向海洋，迎狂风，斗海浪，在海洋中翱翔！

夏季的大天使港特别繁忙。各国商旅好不容易等来了冰封消融，航线解冻的季节。商船由伦敦、阿姆斯特丹、汉堡和布莱梅装载来棉、丝绸、金银、酒和染料，带走俄国出产的毛裘、皮革、麻、小麦和鱼籽酱。彼得走进外国商人和水手下榻的客栈，坐下来同这些走南闯北的豪杰们一起抽烟，喝酒，听他们讲各地的趣闻，惊心动魄的经历，和世界各地的市场情况。他心里实在难以平衡：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都能在海上称王称霸，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什么俄国给憋在内陆，只有这么一个挨着北极的海港？为什么在这些来来往往的船只中，没有一艘是俄国人造的船？

俄国人的通商意识和航运意识是织入了基因的。据考证，俄罗斯(Russia)这个词的词根 Rus 是“桨手”的意思。早在基辅罗斯建国之前，由黑海到北欧之间的商道就是由“桨手”控制的。他们通过德涅伯河(Dneiper)水路将丝绸之路运到中东的商品转运到北欧市场。另外，俄国地处北域，许多东西自己都无法生产，必须经过商品交换得到。不象中国敢夸海口，“我天朝地大物博，应有尽有，无需通商。”

可是自从奥斯曼帝国在十五世纪占了黑海周边地区，十六世纪更将版图扩张到里海和红海，把小亚细亚和中亚差不多都占了之后，欧洲与印度、中国之间的商道便被切断。俄国人没有转口生意可做了，欧洲其他国家为了寻找新的海上商道就拼命发展航海技术。这直接导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新的航海技术推出一个又一个海上霸权国家。接着上演了这些国家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和争抢。俄国到了彼得大帝的时代才奋力追赶末班车。而中国和印度这些曾经富强的国家，到了这时候还不觉悟，也就只有等着列强来宰割的份了。当然对于俄国来说，北有瑞典南有奥斯曼这两个强敌，这末班车并不好赶。

1693 年秋，彼得依依不舍地告别大天使港和白海，返回莫斯科。第二年的二月四日，太后娜塔雅病逝。彼得伤心地几天不说话，哭得象个大孩子。莱福特劝他再去一次大天使港散散心。只有大海能给彼得以抚慰。冰河解冻，春暖花开后，彼得又去看他的海，并在大天使港待了整整一个夏天。从大天使港返程因为是由入海口逆流而上，特别艰难。彼得知道，俄国想要崛起，正如逆流行舟。但不进则退，一退则百年难回。俄国没有退路。他决定：先从欧洲基督教世界共同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下手，夺下黑海口岸。

4

翻开任何一张俄国或世界地图，都可以在欧洲的东南角，土耳其的北面找到黑海。黑海北岸有一个半岛叫克里米亚(Crimea)。德涅伯河口在克里米亚之西，顿河河口在克里米亚东边。顿河流入黑海东北角一个半封闭的三角形水域，那叫亚速海(Azov)。

1695 年夏，彼得兵分两路南征。一路由舍利米特夫伯爵挂帅，以德涅伯河为运输线南下。这只部队由部分旧式统军团加上临时征召的农民共 12 万人组成，负责攻打德涅伯河下游几个城镇。另一路由彼得亲自率领他的两个近卫军团和新近训练的炮兵，骑兵共 3 万 1 千人组成。他们由莫斯科河南下进伏尔加河，在察里津(Tsaritsyn，二战时著名的斯大林格勒，现在叫伏尔加格勒)转旱路到顿河下游，再沿顿河南下攻打河口重镇亚速镇。

出人意料之外地，西线旧式军队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先后打下了顿河下游四个城镇。但东线却失败了。在冬季到来之前，彼得不得已放弃了攻下亚速镇的计划，损兵折将，狼狈撤回莫斯科。究其原因：第一，东线三个师没有总指挥。二十三岁的沙皇本人不可能，也没有担任总指挥；第二，没有工程兵。不能有效地破坏敌人的堡垒和修复己方工事；第三，缺少水上力量。眼睁睁地看着敌方的人员，给养，源源不断地从水路得到补充。

彼得这次可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失败给反对西化的守旧贵族们以口实。他们说，“外国那一套不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打仗靠得是勇敢和不怕死的精神！”

年青的沙皇不服输。他也不需要喘息，恨不得马上组织力量返回战场。掐指算来，等到冰消雪融，大地回春，还有五个月的时间。在这五个月里，军队需要重组，军需必须准备。工程技术人员要从欧洲其它国家招募。最难办的是战舰。从国外订购别说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那么多钱，即使有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造不出一只舰队来。

“我们自己造！”彼得在御前会议上坚定地说。他命令从全国各地火速征调工匠。同时命令部队将过去从荷兰买到的几只船，加上自己亲手参与仿造的两艘战舰由普莱切夫湖破冰拉出，用雪撬运到造船基地。另外，他还派人到千里以外的大天使港，征调“冬闲”的船长和水手，让他们务必在五月之前赶到基地，随军出征。

新的造船基地选在顿河边的沃罗涅兹镇(Voronezh)。该镇在莫斯科以南500公里，距黑海800公里，背靠茂密的原始森林。1695年冬，这个寂静的小镇突然成为俄罗斯最热闹的地方。两万八千余人聚集在这里，伐木、运输、开料、打造。样品船分散陈列。各组工匠照葫芦画瓢。沙皇彼得一世吃住在工地，从早到晚不停地四出转悠，亲自督工。

1696年2月8日，彼得的智障哥哥伊凡五世染病身亡。彼得接报后立即赶到莫斯科主持了哥哥的葬礼。一国两君的历史结束了。彼得现在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成了俄罗斯唯一的皇上。他没有在莫斯科停留，火速返回沃罗涅兹镇。悠悠万事，现在唯造船唯大。困难重重，但彼得坚定的信念是不可摧毁的。在人类专制社会的历史中，强横霸道的君主不少。但强横且亲自参与，冲锋在前的统帅却不多。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凡重大战役必率队冲锋陷阵，因而战之必胜。彼得大帝工作吃苦在前，打仗身先士卒，哪里会有他干不成的事，达不到的目标？

1696年5月，29只战舰下水，一支46,000人的部队组织起来，其中包括3000骑兵，4000以近卫军为主的水军陆战队。西恩(Shein)被任命为南征军总司令。莱福特任舰队司令。这一次战争的目标就是从土耳其军队手中夺下亚速海边的军事重镇亚速镇。

俄国军队第一年秋兵败撤回，第二年春夏之交便卷土重来，这是奥斯曼土耳其守军怎么也没想到的。第一年夏天俄国人建的围城工事他们都没有拆除，海湾也没有设防。俄军舰队一下子从水面绕到镇

子的另一面，俄军炮兵把大炮很容易地架到去年的工事上。土耳其军队的援兵和给养进不来。亚速镇难保了。彪悍的哥萨克骑兵从倒塌的镇墙缺口处冲进镇里，并牢牢地守住镇内阵地。土耳其守军绝望了。他们接受了俄方的劝降，带家属乘船离开这座占据了 215 年的海口军事重镇。

俄军胜利了！俄罗斯人欢呼雀跃，东欧各国额手相庆。打下了亚速镇并不意味着俄国军舰从此以后可以开进黑海。但这场战争是自俄土争夺乌克兰起的第一次实质性的胜利，对于俄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5

奥斯曼的英文是 Ottoman（音：奥图曼）。据说最早把奥图曼叫成奥斯曼的是日尔曼人，此后欧洲人以讹传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祖先是突厥人。原居中亚，信奉伊斯兰教。迁居到小亚细亚时，他们还只是一个部落。1293 年这个部落的首长奥特曼(Othman)宣布独立建国，其后不断扩张。他们首先把东罗马帝国势力逐出小亚细亚。1389 年在科索沃战役中打败巴尔干诸国联军。1396 年在尼科堡战役再败以匈牙利国王为统帅的欧洲天主教联军，并控制了巴尔干半岛。1453 年奥斯曼军队攻克君士坦丁堡，灭了东罗马帝国。1478 年他们征服克里米亚汗国，把黑海变成奥斯曼帝国的内海。1514 年灭伊朗，1517 年取埃及，进而把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各国划入自己的版图。又从小亚细亚往南扩张到红海和波斯湾。奥斯曼海军则横行地中海，不可一世。

1571 年以西班牙为首的欧洲联合舰队在勒班陀(Lepanto)战役中打败奥斯曼海军，自此制止了奥斯曼在海上的扩张。然而，奥斯曼在欧亚大陆的扩张直到 1683 年的维也纳战役才告结束。彼得一世在 1695 年和 1696 年对奥斯曼主动出击并取得占领亚速海—黑海出海口岸的胜利，这是欧洲国家对奥斯曼，基督教国家对伊斯兰帝国反攻的开始。打这以后，俄土之间又发生了九次大的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人一败再败，失地千里，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崩瓦解。1923 年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

做为游牧民族，突厥人祖先的足迹遍布中亚和西亚。如今在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其祖先也是突厥人。“东突厥”指的是一千三百多年以前在阿尔泰山以东的突厥汗国，一度势力相当大。李渊父子

起兵反隋时曾向其称臣以换取其支持。唐朝建立后，突厥侵扰关中，威胁首都长安。为绝西北边患，唐太宗李世民派大将李靖和李勣率十万大军出击。630年唐灭了东突厥。在现代世界几大文明冲突，伊斯兰文明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有人张扬出宗教的、民族的和历史的“泛突厥主义”旗帜，想恢复祖宗曾几何时的辉煌，报复千百年来所受的打压。“泛突厥主义”影响世界政治已经整整一个世纪，其教父优素福·阿克楚拉碰巧和列宁出生在同一个城镇（辛比尔斯克），年龄上也相差不多。近年来有一支奉“泛突厥主义”为圭臬的势力“东突”，妄图扭转历史，或者说“续上”中断了上千年的历史（所谓“恢复大突厥国”），又没有本钱和能耐，于是采用极端的恐怖手段，不惜将整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毁掉。这是题外的话了。

彼得心里明白，打了一次胜仗并不意味着自己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强过奥斯曼帝国。相反，夺得的亚速镇还有可能被敌人夺回去。他没有马上返回莫斯科，而是利用为打仗从欧洲紧急雇佣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参战的军队、民工，在顿河河口，亚速海岸修建要塞城堡，军港码头。

望着眼前辽阔的海面，想到因临时征集来的船长水手们返回大天使港，许多战舰只能停靠在岸边，彼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体会到技术和人才是何等的重要。不用现代化知识和技术武装起来，俄国人就是再怎么勇敢也打不过敌人。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俄罗斯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定：派出大批青年人到西方国家去学习，同时也从西方国家雇用大批工程技术人员来俄国长期工作。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开放”和“智力引进”。彼得说干就干，他着手组织一个相当规模的“大使团”，自己也随团出访。出访的目的一是学习西方国家，二是动员欧洲邻国联合起来打击奥斯曼帝国。

6

彼得的大使团(The Great Embassy)由莱福特任团长。西伯利亚总督高罗营(此人曾代表彼得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上签字)和伯克豪吴州州长博兹尼欣(Voznitsyn)为副团长。这两个人都曾任资深外交官。全团共250多人。彼得本人隐藏沙皇身份，作为普通团员随团学习考察。大使团计划主要在荷兰停留。在所要学习的东西中，造船被排在第一位。1697年3月20日，大使团启程。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荷兰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那片面积不大的土地上，生活着仅仅两百万勤劳，智慧和勇敢的人民。当时荷兰的农业人口仅占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却生产出不仅满足本国人需要，而且能输出国外的农产品和畜牧产品。这样，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可从事商业，工业和航运业。荷兰人还向海洋要土地。他们筑坝填海造地。据说人们在太空中能用肉眼看到的地球上的两大人造工程一是中国的长城，另一个就是连绵几百里的荷兰海堤。

荷兰之所以在当时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是因为其发达的商业和航运业。在莱茵河的两个河口处，建有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两大港口城市。它们扼住了通往欧洲许多国家的黄金水道的咽喉和要冲。荷兰当时有运输船 4000 艘，总吨位占全世界海运吨位的一半以上。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在全世界所有的大型港口城市都有分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荷兰人把据点建到了中国的宝岛台湾。这才有“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

当然，谁看着荷兰的财富都眼红。荷兰在战争中求生存。先是打败西班牙夺了海上霸权，再是同英国斗，同法国争。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小国，竟然养了十二万常备陆军和世界上第二大的海军。

荷兰的富强刺激着彼得，年青的沙皇向往着荷兰。俄国大使团匆匆过境德国，直奔荷兰而去。

在“德国村”，在造船工地，在大天使港，彼得听“老外”神侃时多次听到扎安丹(Zaandan)这个地名。“全世界最好的船出自荷兰，荷兰最好的船出自扎安丹。”扎安丹让年青的沙皇心驰神往。刚到梅茵河边，彼得便带上几个人，雇了条快船，迫不及待地向北驶往扎安丹。把大使团的大队人马一下子甩到身后。

扎安丹离阿姆斯特丹不到 20 公里，通过艾杰河(IJ)与首都相连。小镇上的人祖祖辈辈以造船为生。有几个爱闯荡的技师和工匠到了俄国。彼得曾向他们请教过。他们中有一个叫肯丁的技师已退休还乡。老肯丁这一天正在河边钓鱼。他拿出烟斗正打火，背上被人拍了一下。肯丁回头一看，“我的上帝，我该不是在做梦吧！”老肯丁哆哆嗦嗦地站起来，立即被张开大嘴笑着的彼得结结实实地拥抱住。“老肯丁啊，老肯丁。就是我！彼得。我跟你说我一定会到扎安丹来学造船。你不信。你瞧，我这不是来了！”接着他严肃地告诉肯丁，

千万不能跟别人说他是沙皇。就说他是过去在俄国教过的徒弟，来荷兰学习的。

老肯丁按彼得所说，给他们四人租了间房，又张罗着给他们找造船厂的工作。总算安定下来了。彼得告诉他，自己要在这里不声不响地干半年活，明年春天再离开。可没两天，出乱子了。

扎安丹居民中有个老汉的儿子正在俄国闯荡。他知道沙皇要去荷兰，而且会到他的家乡，就给家里来了封信。这老汉也是造船厂的工人。休息的时候，邮递员送信来了。这老汉美滋滋地撕开信封，给工友们读了起来：“父亲大人：……儿子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要禀报于你。俄国沙皇陛下将随大使团访荷。沙皇陛下听儿子赞扬家乡的造船技术天下无双，心神往之。曾亲口对儿说过，一定要去扎安丹学习造船技艺。沙皇陛下喜好微服出访。既要到船厂学艺，恐将隐其身份。不过沙皇陛下身高过人。耳垂长，左耳之下有一黑痣。极易辨认。此事您老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其他……”老汉张着嘴巴念不下去了。工友们哈哈大笑。得，扎安丹巴掌大的镇子。第二天几乎没人不知道这事儿。本来这几个外国人就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一听说有一个老外是俄罗斯的沙皇，人人都来看。看了还要议论：“你瞧，你瞧！那位个儿最高的就是。嘿，干活还挺象样的。”

这消息传得快极了。虽说那会儿既没手机，也没有电子邮件，但艾杰河连着阿姆斯特丹，河上船来船往，俄国沙皇来干活的消息到处传开了。有那好事的特地骑马，乘船来瞧瞧。扎安丹都快给挤爆了。说来也是啊，要是普京假扮游客到中国五当山学咱的道教神功，让老百姓给认出来了，那看热闹的还不把五当山给踏平了？彼得不自在了。不仅不自在，连门都出不了。不仅出不了门，连窗户都得关上。

“他们看什么？看什么！看猴啦？”彼得冲着近侍曼申科夫发火。

曼申科夫心想，什么猴，长颈鹿差不多。他不敢笑，小心翼翼地：“师傅，不行咱撤？”

“我出得了门吗？”

“您再忍忍。我去安排，天一黑就动身。”

夜幕降临。君臣俩从后窗爬出来，做贼似地溜到河边上了船。留下另外两个侍卫，掌上灯，放开喉咙唱俄罗斯民歌掩护他们。彼得坐在船上，向阿姆斯特丹驶去。他心里那叫个气。谁走漏了消息他不知道，知道了非给他判个泄露国家最高机密罪不可。

7

在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正举行招待刚刚到达的俄国大使团的盛大宴会。荷兰以商立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俄罗斯这次主动上了门，传说沙皇本人也来了，那还能慢待了？市政大厅里张灯结彩，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从扎安丹“逃”出来的彼得君臣二人正赶上晚宴。彼得被安排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位总管旁边坐。他还说他是来学习的木匠。他们谈得很投机。过了一会儿，那个总管告诉彼得，他去过俄国。

“在俄国罗申伯爵家做客的时候，我看过沙皇陛下的画像。”

“画得象吗？”彼得问。

“象极了。”总管微笑着点了点头。

彼得哈哈大笑。这才把在扎安丹被人围观的故事说了一遍。

“我是来学艺的，总不能到哪儿都端着皇上的谱吧。可我不管到什么地方，都能被人给认出来。你说怎么办？”彼得诚恳地请教。

“有办法。您可以到我们公司干活。我们公司的船坞是用篱笆墙围起来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非常重视俄国沙皇学习的事儿。那个时候，他们可不像现在的特朗普那么小气，连花钱买技术都不让。他们特意新造一只船。从打造龙骨支架开始，让彼得从头到尾参与建造。按沙皇本人的意愿，他就住在工棚里与工人绝对地“三同”。邻近一家酒店被公司包下来了。贴出“内部装修，恕不接待非东印度公司顾客”的告示。彼得这下子高兴了。在这儿谁都得叫他“木匠”或者“师傅”。叫他“陛下”或“先生”他根本不睬，还生气。

出了国，才感到国务国事分外重要。彼得每天都要看国内送来的报告。每周星期六是他给国内下指示和回信的日子。他从一个听到朝政就心烦的沙皇，变成事无巨细都想过问的君主。这倒是额外的收获。

星期天是休息日。市政府和东印度公司都关心俄国沙皇的学习和考察。他们开出长长的单子让彼得挑选想去参观访问的地方。工厂、港口、货栈、农场、学校、医院、教堂，……这个最先进的国家的首都，在年青的沙皇面前象万花筒般地多姿多彩，放射出炫目的光辉。他吃惊，他感慨，他激动，他沉思。他什么都想学。

彼得问莱福特：“你说，有什么我们学不会的东西吗？”

“师傅，我看没有。但有些东西不是您下命令就可以办得到的。”

“说来听听。”

“人家荷兰本是天主教国家。但新教教堂就建在天主教堂旁边。大家互相尊重。我们东正教教徒在这里也能找到做礼拜的场所。象这样的事，我们那位大主教能允许吗？”

彼得沉默了。宽容，这是一种精神。它放开了人们心灵深处的闸门。这才有创新和探究象泉水般地源源不断地涌出。宗教宽容，在那个时代的俄国，即使没有大主教挡道，他沙皇彼得也不能强行做到。但至少，他见识到了，也放在心里了。

8

在荷兰，彼得以沙皇的身份会见了荷兰的最高行政长官(The Stadholder)威廉。这个威廉可以说是十七世纪欧洲最杰出，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领袖之一。在当时，他既领导着荷兰，又身兼英国国王，被称为威廉三世(William III)。在身高两米零四的巨人彼得面前，身材矮小瘦弱的威廉三世就象个侏儒。但这并不减少彼得对他的敬重。威廉干过两件留名世界史的大事：抗法和入侵英国。彼得对威廉可以说是早闻大名，如雷灌耳。

威廉是遗腹子，一生下来就继承了父亲的亲王爵位。他从小由祖母抚养，没有兄弟姐妹和玩伴，还得了严重的哮喘病。威廉是在孤独和痛苦中长大的。他二十一岁那年(1672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举兵侵犯荷兰，试图将这个富得流油的邻国并入法国的版图。荷兰议会临时任命威廉为荷兰最高行政长官和军队统帅。此时，法国十一万大军已打进荷兰，势如破竹，前锋离阿姆斯特丹不到四十公里。法军拿下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指日可待。荷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临危受命的威廉下令炸毁海堤，决口放水！滔滔的海水奔腾而入，一夜之间将低洼的荷兰大地灌满。来不及撤离的荷兰百姓与经年积累的财富被冲得荡然无存。法国侵略军被大水逼退，望着成为汪洋中孤岛的阿姆斯特丹兴叹。各位看官一定想到了中国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下令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的往事。怎一个惨字形容得！可那次黄河决堤，“以水代兵”，至少将日本侵略军挡住了两到三个月。其效果可与牺牲了几十万中国将士的淞沪大会战相比。牺牲的是生命和财产，赢得的是宝贵的时间。当时国民政府是否从1672年荷兰反法战例中受到启发，我们无从知晓。至少在我所读的历史书中没有见过这个说法。历史上常有惊人相似的事件出现。

法王路易十四指望严冬到来，法军可从冰上出击，拿下阿姆斯特丹。天不亡荷兰，那年冬天不冷。威廉有效地利用了这段时间游说欧洲各国，向他们陈述路易十四的野心绝不仅仅是吞并荷兰，而是要独霸欧洲。“一旦荷兰失守，你们各国就等着他各个击破吧！”威廉的外交攻势卓有成效。荷兰成了全欧反法联盟的前哨。第二年春季来临之后，在其它欧洲国家支持下的荷兰军队开始袭击法军的补给线，夺回被法军占领的城镇。到了1678年，路易十四不得不与威廉签署了和平停战协定。

威廉在抗法战争胜利的前一年迎娶了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的侄女，十五岁的公主玛丽。这是一桩政治联姻，荷兰抗法需要英国的支持。威廉和玛丽俩人在结婚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自己同英国王位会有什么关系。谁知道在他们婚后的十年里，排在英国王位继承人序列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1685年查尔斯二世过世，王位由其小弟弟，玛丽的父亲詹姆斯继承。詹姆斯在娶了第二个妻子后受其影响改信天主教。他的继位引起了新教徒的恐慌。三年后新王后生了个儿子。新教徒原先以为詹姆斯死后王位会由他的新教徒的女儿继承。这下没指望了。新教的七个首领联名写信给威廉，请他出

兵英伦，从天主教手中夺回政权。威廉不仅是玛丽的丈夫，而且自己也有英国王族血统，是排名紧接在玛丽和她妹妹后面的英王继承人。他倾全国之兵渡海侵入英国。受命抵抗荷军的英国将军本人是新教徒。掌握着一定实权的安娜公主和她的丈夫也是新教徒。这仗没法打起来。詹姆斯仓惶出逃，避难法国。

玛丽拒绝独自继承王位。英国国会于是宣布玛丽和威廉同为英国国王（Joint Sovereign）。附带说一下，美国继哈佛之后创办的第二所大学“威廉和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就是以他俩的名字命名的。

威廉既无野心，也不喜欢英国，有哮喘病的他很难适应那儿的气候。他声称自己属于荷兰，在荷兰如鱼得水。愿也罢，不愿也罢。妻子玛丽死后，他一人身兼两国元首。直到1702年春他从马背上摔下来，不治离世。

威廉不喜欢英国，并不意味着他不看好英国。他建议彼得到英国访问，相信彼得一定能从英国学到许多新东西。1698年元月七日，彼得离开了学习考察了五个月的荷兰，带少数随从抵达伦敦。

9

伦敦是英国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当时英国八百万人口中有十分之一生活在伦敦。那个时候的伦敦城不大，在泰晤士河北岸，东起伦敦塔，西到议会大厦。工业化初期，这个城市又脏又乱，而且十分拥挤，犯罪率居高不下。但当时的伦敦却又充满了生机和蓬勃向上的精神。一个显著的，有别于世界上其它城市的生活景致是无处不在的演说和辩论。这里的几百家咖啡馆都是演说中心。阳光下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议题。英国人享受着当时世界上难得思想和言论自由，这是英国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的基础。用现在的话来说，英国在有了工业革命造就的“硬件”之后，又得到了使用硬件的不可忽缺的“软件”。当然，宗教的冲突还没有完全消失。天主教和耶稣教（新教），新教中英国国教和非国教之间的对抗还存在着。只是，宗教已慢慢淡出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领域，把思想的自由越来越多地还给了社会。

就象在荷兰那样，彼得对英国的一切都感兴趣。他到处参观，到处采购带回俄国的“样品”，到处说服有技能的工程师，军官，船长……到俄国去工作。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钱花光了。他要干的事样样要花钱，可是钱从哪儿来呢？这时候，英国的烟草工业巨头主动找上门来了。他们垂涎俄国市场久矣。但东正教视烟草为邪物，严禁俄国人吸烟。彼得从少年时代到“德国村”串门起，就学着抽烟。他对抽烟并不反感。他寻思，同东正教教会的冲突反正在所难免，再加一条教会反对的东西又如何？于是同意对吸烟解禁。同意英国烟草公司输入一百五十万磅烟草到俄国市场。作为回报，英国方面向彼得一世的俄国政府一次性支付两万八千英镑。那时候英国在美国的马里兰，维吉利亚等州拥有大面积的烟草农场。黑奴们没日没夜地为奴隶主干活。

威廉三世看得出这个年青高大的俄国沙皇对自己的崇拜。这让他很受用。另一方面，他也需要俄国做为英，荷的盟友，共同抵制和提防野心勃勃的法国。他象对待自己子侄那样，尽量满足彼得的请求，甚至专门为彼得搞了一场海军军事演习。彼得在海军演习的整个过程中目不暇接，兴奋异常。演习完毕后，威廉三世送给彼得一艘快艇。

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归期，彼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英国，到荷兰与大使团会合。大使团在国外学到的东西大大超过了预期。他们为俄国招募的人才也超过了原先的计划。加上采购到的各种机器，仪器和设备工具，真是满载而归。

返程的路上，大使团按计划访问了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以及波兰原首都拉瓦(Rawa)。访问的目的是说服两国同俄国建立反奥斯曼同盟。然而，彼得在奥地利碰了钉子。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勒奥波德(Leopold)已经决定与奥斯曼签定和平协定，以便全力应付西边法国的威胁。

下一站是波兰。刚刚登基的波兰新国王奥古斯特(Augustus)与彼得年龄相仿，长得粗壮结实，力大无穷。人称“壮士奥古斯特”。彼得和他相见恨晚，交上了朋友。

奥古斯特听彼得说了联合反奥斯曼的计划和神圣罗马帝国打退堂鼓的事，噗哧一笑：“兄弟，我知道你想的是俄国的出海口。可你也别那么死心眼啊。就算你有了黑海，想过那两道海峡还是个事儿。

干嘛舍近求远呢？你也该知道，查尔斯十一世那老小子死了。他那个儿子还是个毛孩子。这是不是咱哥俩的机会？”

查尔斯十一世是瑞典前国王。“你是说咱俩联手……？”

奥古斯特伸出手来，俩人兴奋地击了一下掌。那天晚上，彼得喝得大醉。

第二天早晨，彼得被国内昼夜兼程赶来的信使叫醒：“皇上，八百里加急密件！”

彼得一惊，酒全醒了，马上拆信。“妈的！我早就料到这群狗娘养的会造反。”

“怎么啦，皇上？”闻讯赶来的莱福特问。

“统兵又造反了。”彼得恨得咬牙切齿。

“镇住了吗？”

“西恩和高登将军缴了他们的械。”

“那我们……？”

“立即回国！”

大使团匆匆告别波兰回国。好在这原本也是大使团的最后一站。

10

彼得一世对于统军恨之入骨。十岁那年，彼得刚刚继位。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娅煽动统军暴乱。当着他们母子的面，统军杀了他的外公，舅舅，还有许多大臣。十七岁时，彼得从摄政女王索菲娅手中夺回了政权。他接受了统军的臣服和效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忘记了仇恨。“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罢了。随着他的近卫军不断扩充力量和其它新式军队的建成，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原本拱卫京师的两万余统军调走，调得远远的。

1695年与奥斯曼的一仗打完后，西线参加攻打德涅伯河下游城镇的统军便被命令驻扎在乌克兰，没往回调。第二年攻打亚速镇胜

利后，随彼得打道回府的是他的近卫军和受新式训练的炮兵和骑兵部队。参战的统军又给留下来修工事和驻防。第二年春，当彼得和大使团还在欧洲学习和考察时。亚速镇驻军接到换防通知。原首都驻军另两个团南下接防，而亚速镇守军换往西北国境。

多少年来，统军养尊处优。国家养着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驻扎在首都。住军营，吃军饷。男孩长到十八岁自动成为军人。不打仗时他们闲得没事干，做起生意来，成了欺行霸市的黑社会。军人俨然是俄国社会的人上人，成了一个特权阶层。

这下子世道变了。驻亚速镇的四个团 1695 年参战损失惨重。战后退到沃容涅兹镇，一部分人参加伐木运木，另一部分人被派到普莱切夫湖破冰拉船。不让休息，楞是把几艘船拉到几百公里外的沃容涅兹镇。这些军爷什么时候吃过这个苦，受过这个罪！1688 年，1689 年两次跟着高利特欣南下乌克兰时，仗还没打他们就发牢骚骂娘了。如今这个小皇上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打仗当炮灰就认了。仗打完了，大冬天里还把他们当马使，连圣诞节都不让回家。这不，又调防了。行军上千公里还给了限期。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往北经过莫斯科附近还不让顺道回趟家。这群汉子可是两年没搂过女人睡觉了，再憋不给憋蔫了？

部队行至莫斯科以西 200 公里处，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当兵的冲队长发火，队长跑到团长那儿发飙：“老子不干了，行不行？”骂了一阵子以后，大家一合计，转过方向朝莫斯科行进。去干什么并不明确。至少先回家看看老婆孩子。

对这支部队的行踪，莫斯科一直派人盯着。这边统军改变了行军路线，那边就有人飞马急报朝廷。军队和首都安全是由西恩和高登两位将军负责的。沙皇人在欧洲，两位将军立即向贵族会议通报，要求全体成员做出镇压这支部队的决议，形成文件并签字。这些人两头怕，不肯签字。只是责成两位将军全权处理。再拖连军机都会耽误。西恩和高登只得立即带领两个近卫军团和一个炮兵营共四千多人出城往西阻击。

在莫斯科西北约五十公里处的新耶路撒冷修道院 (New Jerusalem Monastery) 是统军往莫斯科的必经之地。近卫军布下阵势。

炮兵营 25 门大炮将由西往东的道路严严实实地封锁在射程之内。刚把工事修好，统军出现了。

高登将军亲自喊话：“统军弟兄们：你们违反命令，擅自改变行军路线是不对的！希望你们迷途知返。我负责向朝廷解释。”看那边七嘴八舌情绪激动，高登将军就建议他们先停下来商量。起火做饭，休息一夜。如果不回头，他们只有硬闯。要打明天上午再打也不迟。

第二天清晨，统军仍然决定闯阵。他们打着鼓，扬着旗，列着方阵往前攻。大炮说话了。二十五门大炮将统军罩在一片烟雾之中。整整一个小时炮击之后，四千近卫军将余下的统军团团围住，排枪射击。只能趴在地下的统军扬起白旗投降了。为了杀鸡儆猴，西恩让他们列队报数，十里抽一，当场把头剃下来。余下的约两千人被绑回莫斯科关押起来，等彼得回来发落。

11

彼得坚信，统军造反的背后一定有黑手。他马上想到软禁中的前摄政女王索菲娅。朝廷里还有多少索菲娅的余党？让被俘的军汉们交代的办法也简单：大刑伺候。

在俄国，传统的刑法没有那么多花样，不外乎杖击，鞭抽和火刑。杖击简单。受刑者被抓掉衣服按在地上，两个行刑人轮流执板（板子从长尺状到扁担状，大小不等）拍打，一直将受刑者打得皮开肉绽。鞭抽技术性较强。鞭长一米多，由牛皮条编成辫子状，浸在凉水里。受刑者被吊起来，行刑人轮起鞭子抽。要诀是重复抽打在一个地方。这样一来几下就抽开皮肉，打到骨头上，痛入骨髓。皮鞭劈开空气时发出“嗖，嗖”的呼啸声，特别恐怖。火刑一般放在杖击和鞭抽后面。一种办法是将受刑人绑在铁柱上，脚下放木柴，用火直接烧。另一种是用烧红的烙铁往受刑人身上烙。鲜血淋漓的躯体被火烧或烙，不仅疼痛加剧，而且可以使血管被烧焦，止住流血。受刑人不至于失血过多死去，下次可接着再用刑。

连续地折磨让受刑人痛不欲生。但他们已经失去了选择死的机会。彼得命令朝廷里所有官员参与用刑，让他们都沾上反抗者的血，也让他们在腥风血雨中受教育。当然，内外有别，外国人是允许到拷打现场的。彼得知道不能让他这种野蛮残忍的形象传到欧洲去。

这一次，索菲娅被剃发变成修女，改名苏珊娜(Susanna)。不许任何人探访，不许走出修道院一步。索菲娅在六年后(1704年)，47岁时离世。

案子就这样结了。下面是大屠杀。除了500名不到二十岁的军人或割鼻，或割耳，或脸上烙印，被流放以外，其余一千多人统统处决。俄国近代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苏里科夫在巨幅油画“统军行刑的早晨”中，(The Morning of the Streltsy Execution, 译为“近卫军行刑的早晨”是错误的)生动地再现了彼得亲自监斩的场景。这只是彼得一世血腥镇压反抗者的开始。这位大帝在他后期统治中不知道惩罚了多少“叛徒”。十八世纪初，在俄国随处可见或缺鼻，或无耳，或脸上烙印的刑余之人。

任何黑暗血腥的专制统治都搞株连。被处决的统军家属被扫地出门，赶出莫斯科。沙皇命令，任何人不得收留“叛徒家属”，除非将他们收为奴隶。接着，彼得一世决心彻底清除统军。他将余下的16个团全部解散，分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其它偏远省份，并命令各地政府不得招收前统军及其后代入伍。

对社会上某一阶层或某一集体施加迫害，史不绝书。被迫害的可能是一个阶级，民族，教派，也可能是某一行业或社会组织。其特点是运用政权的力量，以运动的形式和暴力手段，在短期内“清除”和消灭所有被打上侮辱性社会标记的人和他们的家庭。让我们且放下人权、人性、正义等价值观念的讨论，仅看其实际效应。毫无疑问，这种大规模的迫害能够起到巩固专制的目的，也能激起社会的亢奋情绪。但它是激素，是毒药。它对社会根基的伤害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它绝不是长治久安的国策。在彼得大帝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和女儿叶莉莎维塔女皇，长时期地对社会采取怀柔政策，以纠正彼得大帝残暴统治所遗留下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矫枉过正，平缓了俄罗斯社会内部难以调解的矛盾，这才有叶卡捷琳娜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中兴和成就霸业。

12

在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一个个集中营里传出的令人毛骨耸然的哀嚎声中，彼得大帝的改革强行推出。

在普若奥伯拉仁斯基庄园，彼得手持一把剪刀，笑咪咪地剪了前来看望他的几个大臣的胡须。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第一个被剪须的西恩将军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彼得宣布：“从明天起，我的臣民不许留胡子，不许着长袍。这项命令先从朝廷开始实行，再推向莫斯科以至全国范围。”

胡须在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被视为宗教信仰坚定和自尊的象征。伊凡雷帝说过：“胡须是造物主赐给男人的颜面。剃须是对上帝的不敬，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东正教的神父是不给无胡须的男子祈祷的。在西风渐近的十七世纪中期，彼得一世的父亲阿列科谢放松了男子蓄须的规定，说男人是否留须但凭自愿。但很少有人剪掉胡子。东正教大主教仍公开反对剃须。

彼得自己不留须，也看不惯别人的脸被一大堆胡子盖住了一半。他把长胡子和长袍子看作俄国的“四旧”之首。他干脆在城门口和大街上设卡，剪胡子，割长袍。一时吓得男人不敢出门。二百六十多年后，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在中国大地上演了同样一幕闹剧。在大街上剪“资产阶级发型”和“奇装异服”。不过，说那是破四旧，实际上是搞倒退，同彼得的除旧立新完全是两个方向。

有人为了保须可以不要命。彼得倒也会变通，不要他们的命，而是向他们收取“留须税”。这种税根据个人财产而定。穷人每人每年几个戈比就行了。富人每人每年可高达100卢布。交了税的人可领一特制铜牌挂在胸前。剃须在俄罗斯强制实行了一个半世纪，直到亚历山大二世时才解除留须禁令。彼得大帝之后的沙皇只有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留着大胡子。

俄国人的长袍被彼得看成是另一件莫名其妙的旧事物，穿起来怪模怪样，行动迟缓。俄国人在他的禁令之下不得不放弃这一传统服装，改穿短衣服。不过一开始他们不会做棉裤皮裤，冬天里冻得够呛。

接下来的大动作是把从秋季算作新年开始的俄罗斯旧历改为同欧洲接轨的罗马儒略历。西历1698年在俄国的当时是旧俄历7206年。彼得下令，年月日一起改。不过到了1752年（叶丽沙维塔女皇当政时），英国开始实行格林威治阳历，俄国就不愿再改了。于是彼得大帝当年改的历法便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俄历”。1918年苏联布尔什维克新政府宣布接受格林威治阳历。

剪须，易服，改历法只是彼得大帝改革的前奏。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东正教教会。俄国东正教大主教艾德里安(Adrian)气急败坏，不断约见沙皇。彼得置之不理。彼得对待他采取一字秘诀：“耗”。耗到这位曾支持他夺回权力，在教众中享有威信的大主教死。倒也没耗多长时间，艾德里安气得伤神伤身，一命呜呼了。

彼得大帝第一桩实质性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就是改组教会。他可没说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噢。他要的第一是教会的财富，第二是教会的权威和影响力。彼得大帝不再批准大主教的继承人。相反，他成立了一个政府部门叫做 Monastyrskii Prikaz，专门管理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那时东正教教会是俄国最大的财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农奴，金银和其它不动产。不抄了财主，哪来钱打仗？二十年后，东正教原来的组织结构和神职人员的权力和职能都被大改了，由政府的“神圣宗教会议”来统一管理全国宗教事务。

第二桩改革内容是成立现代化的学校。彼得坚信没有现代化的学校便没有俄罗斯的富强。猜猜他建的第一所学校是什么？航海学校！全名叫“航海与数学学院”。一位从英国请来的教师任校长。接下来办的是炮兵学院和语言学院。1707年成立医学院，1712年成立工学院。他总共建了三十所现代化学校。1724年彼得大帝在去世之前还建立了俄国科学学院，旨在改变俄国科学落后于欧洲的状况。另外，彼得鼓励俄国年青的贵族子弟到欧洲留学。学成回国的青年成为俄国崛起的重要力量。

第三是经济改革。实话说彼得大帝在经济改革上成果不大。他几乎一直在打仗。打仗就要花钱。工商业没有再投资的本钱，其发展就不能不受到影响。第一批工厂是彼得批建的。这些工厂的资金，原料和劳工都由政府控制，因此不能算“资本主义企业”。它们连中国洋务运动时的“官督商办”企业都不如。但它们毕竟是先进生产力的种子，为将来俄国新型经济的发展铺垫了道路。

13

紧接着轰轰烈烈的镇反和改革，“大北方战争”拉开了序幕。从1700年8月彼得大帝正式向瑞典宣战起，一打就是二十一年。

在俄国的西北，是北欧四国：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在彼得大帝时代，瑞典的国力达到了历史的顶峰。这个当时仅有一百五十万人的国家，不仅拥有波罗的海西岸和北岸，而且占领着波罗的海南岸包括原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所属的北部绝大多数港口城市，和几乎所有东欧河道的出海口。瑞典人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其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在经济上，瑞典铜，铁，银矿矿产丰富，其中铁矿石出口占其全国出口产品总额的一半。瑞典的富强还有一个与荷兰当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同样的原因，那就是对国际贸易的控制。北欧，东欧的商船几乎都要经过瑞典控制的港口。

瑞典称霸北欧，不能不引起邻国的仇视和反抗。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三个同样是二十八九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君主携起手来，想从瑞典手中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祖国的领土和出海口岸。他们之中，波兰新国王兼萨克森公国大公奥古斯特力量最强。奥古斯特的表哥，丹麦和挪威两国的国王腓特烈四世力量较弱。这俩人又都是瑞典新国王查尔斯十二世的表哥。俄国在当时欧洲人的眼里是“乡下人”。彼得一世刚刚因为对奥斯曼作战的胜利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也仅此而已。俄国是北方同盟中最弱的盟友。

芬兰湾涅瓦河南北两岸的土地原本属于俄国。俄罗斯的民族英雄涅夫斯基(Nevsky，即“涅瓦河之子”)，就是因1240年保卫涅瓦河，战胜瑞典侵略者而得名的。伊凡大帝死后，瑞典乘俄国内乱夺取了俄国芬兰湾沿岸的领土。彼得大帝把收复领土，特别是夺回波罗的海出海口，看作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

瑞典国王查尔斯十二世(Charles XII)在1697年继位时刚刚十五岁。他身材单薄，个头不高，看上去还是个大男孩。这个男孩却有着超人的勇气和野心。他是被父亲按斯巴达克培训勇士的方式教育出来的。六岁时，他身边的女佣人便被撤掉了，甚至很少让他同母亲见面。他生活在一群武士之中，学习剑术、射击、骑马、打猎和兵阵演习。七岁时他便能猎狐，八岁曾在一日内打到三只鹿。十一岁那年他独自杀了一头熊。军队演习时士兵们常常看到小王子紧随父王的马上身影。长年的狩猎，造就他过人的沉着、机敏和判断能力。查尔斯十二世最崇拜的英雄是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梦想自己也能取得亚历山大一样的成就。

1700年丹麦和挪威的军队率先侵入豪斯藤-高托埔(Holstein-Gottorp)。紧接着波兰军队开进立吾尼亚(Livonia, 即拉脱维亚)。面对“北方同盟”的挑战, 查尔斯十二世不屑一顾。他在议会说: “我不发动战争。但是如果有人活的不耐烦, 我就要以他们的毁灭来结束战争。”

英国和荷兰此时站在瑞典一边。英荷海军从西北, 瑞典海军从东面直逼哥本哈根。丹麦国王一看大势不妙, 乖乖撤军。查尔斯十二世一枪未发便摆平了西路的威胁和挑战。这时俄军配合波萨军队进逼瑞典的纳尔瓦要塞。查尔斯移兵立吾尼亚。他没有立即与波兰军队作战, 而是突然转向东北奔袭俄国军队。查尔斯亲率一支400人的轻骑兵队伍, 直插俄军驻扎在辟哈局格(Pyhajoggi)的兵营。当瑞军如神兵天降, 出现在俄军军前时, 6000名俄军心惊胆颤, 一败涂地。紧接着, 查尔斯调集其总数计8000人的远征军, 在风雪中进攻俄军四万人的主力部队。在这场著名的纳尔瓦(Narva)战役中, 俄军死伤近两万人, 其余大多做了俘虏。而瑞军此役仅伤亡两千人。

这一仗, 俄军输得太惨。查尔斯叫过来一个做了俘虏的军官: “我放你回去给那个傻大个儿捎个口信, 让他好好练十年兵再谈打仗的事。带这种兵还叫阵, 真他妈丢人!” 查尔斯掉转方向去打波萨军队。他觉得实在没有必要担心俄罗斯的军队。

俄军战败的消息传到欧洲各国, 闻者无不摇头。都说彼得一世年青气盛, 不自量力。

彼得自己听了俄军惨败的报告, 沉下脸, 过了好半天才说: “兵不如人, 是得练。但涅瓦河口我夺定了。”

敌退我进, 他指挥部队开进涅瓦河两岸的爱沙尼亚(Estonia)和茵格里亚(Ingria)。在瑞波大战, 查尔斯十二世无暇东顾时, 彼得在涅瓦河口修建堡垒和城市, 这就是著名的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

14

瑞俄首战, 瑞典军队以一当十, 充分暴露出俄军的落后。当然也可以说, 不是俄军太无能, 而是瑞军战斗力太强了。

那是个攻城掠地，战争频仍的时代。武力是解决一切领土争端的最后办法。在国与国的你争我夺中，瑞典出过一位近代战争史上最伟大的统帅、最杰出的军事家，那就是被称为“北方雄狮”的古斯塔夫(Gustavus Adolphus)。他在欧洲国家中率先进行了军事改革，不仅用现代火枪取代了长矛，而且实行了枪筒和子弹的“标准化”。他建立了专业化的炮兵。在战争中，先以群炮进行集中火力的轰炸，再出动骑兵对敌方阵地进行快速突击。最后用步兵扩大战果，清理敌残军。这种三段式战法至今仍在常规战争中使用，只不过用飞机轰炸代替炮战，装甲部队代替骑兵罢了。

古斯塔夫死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在这场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成全欧洲参与的大规模国际战争中，瑞典后发制人，与法国联手取得完胜。瑞典由此占领了德意志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并得到大笔战争赔款，一跃成为欧洲强国。

俄军在彼得大帝立志从瑞典手中夺回失地的时候，整整比瑞典军队落后了一百年。此时的俄军刚刚摆脱那种逢战临时从农民中征集壮丁，拿着大刀，长矛和斧头就上阵，靠蛮力砍杀的旧式军队阶段。初战失败是必然的。甚至十不当一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特别是俄军从上到下不仅武器落后，而且观念陈旧，对现代化的战争几乎没有概念。那时候军队调度，行军速度奇慢。大部队行军快则每天二三十公里，慢起来每天不到十公里。主要原因是大炮运起来很困难。当时的大炮是用生铁铸造的。为防炮身爆炸，同时也由于铸造技术所限，大炮极其沉重。而大车车轮的轴承还没有发明，道路又极其糟糕。部队行动因此非常缓慢。听到探子飞马来报一百公里之外发现敌军，当夜军营外不放哨都觉得没事。大家还能睡得香香的。早着呢，工事明天再修也不晚。俄军哪里听说过几百里之外的连夜奔袭？当瑞典骑兵出现在面前，俄军才慌慌张张地往火枪里装火药和枪子儿。枪还没举起来，人头就在瑞典马队的冲锋中落地了。训练有素的瑞典骑兵轮番在俄军阵中冲杀，如入无人之境。

换一个君王就会认输了。但俄国的君王是彼得大帝。他就是要做人所不能之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的哥们儿奥古斯特正在苦战查尔斯。彼得乘机占了涅瓦河口。他就地练兵，准备迎接更加艰苦的战争。

查尔斯十二世首战告捷，造成了他对彼得和俄军终生的轻视。查尔斯只看到了一个经不起他两个回合便倒地的傻大个子，却没料到自己遇到的是一个跌下去又爬起来，一个屡败屡战的顽强的领袖和民族。纳瓦战役轻而易举的大胜成了查尔斯彻底失败的开端。

15

彼得明白，为了战胜瑞典，他需要时间准备，而且越长越好。因此，必须支持他的好兄弟奥古斯特把查尔斯十二世顶住或缠住。彼得亲自从后方绕到波兰和萨克森军队的驻地会见了奥古斯特。彼得表示：俄国没有被瑞典吓倒，也绝不会退出战场。但纳瓦战役之后，俄军需要喘息的时间。请奥古斯特理解。在俄军再次主动挑战瑞军之前，彼得将派出一支一万五千到两万人的部队，交给奥古斯特指挥和使用。除了上述援波部队的给养由俄国承担之外，俄国还将支付波兰每年十万卢布，暂定支付三年。最后，到抗瑞战争胜利之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归波兰，俄国只要涅瓦河出海口的茵格里亚省。彼得真够哥们的。奥古斯特看着这个言辞诚恳的大个子兄弟，深深地为他的坚定信念所感动。俩人举起右手又击了一次掌。这一次没有激情，有的只是苦涩和悲壮。

奥古斯特豁出去了。反瑞的北方同盟是他最先提议建立的。他手里有身经百战，训练和装备都不比瑞军差太多的萨克森军队。他奥古斯特是条有血性的汉子！彼得被查尔斯两拳就揍倒在地，尚且要爬起来再干，他“壮士”奥古斯特岂能让人耻笑！

奥古斯特顽强的缠斗查尔斯。1702年5月华沙失守。1703年奥古斯特率残部退出波兰。1704年查尔斯在波兰扶持了一个傀儡国王斯坦尼斯拉斯(Stanislas Leszczynski)。1706年2月，瑞军在佛罗斯坦特大败萨军。1706年9月，奥古斯特被迫在丧权辱国的奥川斯坦特条约(Treaty of Altronstadt)上签字，承认失败。

奥古斯特为彼得赢得了六年宝贵的时间。在这六年里，彼得组建了一支二十二万人的正规军，由国外雇佣了更多的职业军官。从荷兰和英国请来的工匠技师派上了大用场。俄国的第一批先进的工厂就是兵工厂。枪支要改造。过去俄军用的枪没有刺刀，装填弹药要用铁棍从枪口往下捅。这种老式火枪放完一枪后就成了一根棍子。那时只有俄国和奥斯曼帝国还使这种枪。彼得从英国购买了两万支新式步枪，

并加强俄国生产枪械的能力，从开始年产六千支到十年后年产四万支。采矿业发展起来了。七座新型铁工厂问世。等铁矿炼成铁是来不及了。彼得命令拆除教堂里的大钟铸炮。彼得是个比较虔诚的东正教徒，但此时打仗更重要：“打败了瑞典人我们重铸更大的钟。上帝会原谅我们的。”几百门大炮铸成，新式炮兵学校建起。一切为了战争。彼得加紧增加和追逼税收，并且把全国85%的财政收入直接用于军事。

彼得改变了常规训练军队的方式，把急行军，射击，肉搏放在训练的重点。他强调在军队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且亲自出马，一个团一个团地训话。“勇士们，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即将开始。你们是为祖国而战，为荣誉而战。俄罗斯的儿子誓死保卫祖国！”

他绝不放弃涅瓦河口新建的堡垒城市圣彼得堡。为表达自己的决心，他将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从莫斯科迁到这座建设中的城市，住在小木头房子里。圣彼得堡那时还只是个工地，缺医少药，条件艰苦。孩子们一个个死去。当然，他也强迫俄罗斯贵族，富商，农奴主搬到圣彼得堡，让他们不得不与这座城市共存亡。

1707年，瑞典国王在波兰集结进攻俄国的部队。第一批骑兵两万四千人，步兵两万人。1708年元月一日，查尔斯十二世指挥军队渡过维斯土拉河(Vistula)，锋芒所向，直指俄罗斯的心脏莫斯科。

由彼得大帝亲自指挥的伟大的抗瑞卫国战争开始了。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相对来说一点也不亚于一百年后的抗法卫国战争和两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

16

查尔斯十二世怀揣《亚历山大大帝传》，再一次踏上俄国的国土。六年前，只要他下决心，莫斯科指日可取。但是他不愿意身后有一个劲敌未除就贸然东进。另外，当时他还有一个带着点孩子气的考虑：同俄国不堪一击的军队打仗太没劲了，让其他国家当笑话传。如今，初出茅庐的少年国王已经成长为久经沙场的青年统帅。他选择元月一日进军，心里头还装着一个想法：要在1708年一年之内拿下整个俄国。这是实现他雄心壮志的第一步。接下来，他要重现两千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辉煌。他要在有生之年让自己统治下的疆域从北冰洋伸展到印度洋。

元月底，在聂门河（Niemen）边的格劳德诺镇，瑞俄军队第一次交手。毫无悬念，俄军不是对手。瑞典军队夺下格劳德诺大桥，乘胜追击。彼得在山坡上遥望穷追不舍的瑞典大军，下达命令：“烧！把能烧的都烧掉。什么也不要给瑞典人留下。”俄军开始了“焦土抗战”。他们烧毁沿途所有村庄，填上所有水井，强迫老百姓撤退。瑞典军队不得不放慢进军的速度，等待后援粮草。一个冬天，他们都没能走出立陶宛。一直等到六月，至少马儿有野草吃了。路也不再是那样泥泞了。军队的日子才好过些。

七月，彼得凭借毕比车河（Bibitch）阻击敌军，让瑞典军队浮出了相当的代价。自此之后，伤兵便成为瑞军越来越重的负担。这是所有卫国战争的优势。新四军的伤病员可以躲进沙家浜的芦苇荡，鬼子伤兵只能拖回据点。侵略军战线越拉越长，补给线受袭击防不胜防。特别是在俄罗斯这片异常辽阔的土地上。“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战士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俄国军队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神出鬼没地袭击瑞典军队。打了就跑，绝不恋战。

八月底，在马拉提兹（Malatitze）彼得集中兵力围攻瑞军两个团。两小时的战斗毙敌300，伤敌500。俄军阵亡700，伤2000人。俄瑞双方伤亡比约3:1。同六年前的纳瓦战役10:1的伤亡相比，俄军战斗力明显增强了。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中日双方在淞沪会战时的伤亡比是13:1。到了长沙会战是双方伤亡比降到3:1。这和俄国抗瑞卫国战争的情况十分相似。此消彼长，意味着被侵略国最艰难的岁月已经过去。

九月北方大地入秋。查尔斯眼见弹药粮草和援军接济不上，不得不放弃向莫斯科方向的进军，转而向南移师乌克兰。他想，乌克兰是农业区，找到供部队过冬的粮草应该不是个问题。另外，乌克兰有一个哥萨克首领曾派人与他秘密洽谈，有意共同打击彼得一世，争取搞“乌独”。查尔斯十二世的如意算盘是策动乌克兰独立，联合奥斯曼帝国。这样就可以将瑞典的东欧占领区同乌克兰，奥斯曼连成一片。等度过寒冬，明年再灭了俄罗斯也不晚。

九月底，彼得带兵在莱斯纳亚（Lesnaia）成功地伏击了瑞典的增援部队和辎重粮草。被拦腰截断的瑞典增援部队被迫撤回拉脱维

亚。另外在伏击中打剩下的几千人烧毁辎重，轻装逃生，到乌克兰与国王查尔斯十二世会合。

前面我们说过，法国人入侵荷兰时，威廉炸海堤放水拦住法军进攻锋芒。法王路易十四期待天寒结冰，好从冰上进军，拿下阿姆斯特丹。结果天不亡荷兰，那年是暖冬，薄冰上根本站不住人。1708年的冬季情况正好相反。缺粮少药，在草原上难寻燃料的瑞典军队偏偏碰上百年不遇的寒冬。鸟儿飞着飞着都能冻得一头栽下来。瑞军可苦透了。部队因冻伤，饥饿，加上俄军偷袭大量减员。更糟糕的是弹药越来越少，而且到了春季回潮（湿）大部分失效。瑞军被生生拖垮了。

彼得在 1709 年夏天发动了扭转战局的波尔坦瓦大会战（Battle of Poltava）。瑞典军队伤亡一万余人，另有一万五千人投降。查尔斯在战斗中负伤，仅带几百亲兵和一千五百名哥萨克叛军逃往奥斯曼帝国内。俄方仅伤亡四千多人。这场空前的胜利让俄罗斯举国欢呼，令欧洲对俄国刮目相看。“彼得大帝”之名从此响彻欧洲。

17

六年前一仗未打就认输的丹麦国王腓特烈，和打了六年才认输的萨克森大公，前波兰国王奥古斯特这会儿全都活回来了。丹麦从北方再次挑战瑞典。奥古斯特在俄军的帮助下东山再起，赶走了瑞典扶植的傀儡国王，重登波兰王位。“墙倒众人推”，东欧其他国家，公国都向俄国靠拢。例如，布兰登堡的大公（名字也叫腓特烈）就同俄国签约，不让瑞典援军过境。不仅如此，布兰登堡还趁机夺了瑞典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占领地。就连英国的新国王乔治一世也参加了反瑞同盟。

查尔斯十二世带着残兵败将寄居在奥斯曼的本德（Bender）。他极力说服奥斯曼帝国趁彼得大帝尚未做大时，狠狠打击一下俄国。而彼得大帝也想趁胜消灭查尔斯残部，并借机扩张南部领土。1711年，俄奥战事再起。彼得大帝率领的俄军被数倍于自己的奥军包围。出于多种原因，奥斯曼宰相同意议和，放走彼得及其残部。据说，随彼得大帝出征的叶卡捷琳娜对于俄军的成功脱身起了很大作用。此役之后，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在首都圣彼得堡补办了隆重的婚礼。作为沙皇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是第一个得到“皇后”正式称号的。她还被赋予必要时可代表沙皇审批军政要事的权力。

1713年6月，俄奥签署了和平协议。俄国归还亚速镇给奥斯曼帝国，并同意做好东欧各国的工作，让查尔斯十二世平安返回瑞典。俄奥协议带来了两国之间25年的和平。1714年，查尔斯十二世带着一千多名残部辗转回到阔别了十四年的祖国。同年，俄国新生的海军打败了瑞典海军。从此，俄国海军具备了独自渡海进攻瑞典的能力。

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少年得志”据人生三大不幸之首。查尔斯正是应了这句话。少年得志使得他狂妄而不知退让。本来到了这个地步，应该审时度势，向邻国谢罪，重修和睦关系。但查尔斯困兽犹斗。他迷信自己的军事才能，无视瑞典已经为强邻所制，变成弱国的现实，在国内一片反对声中，又挑起对外战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查尔斯十二世的存在就是瑞典人民的灾难。1718年，查尔斯正在一个堡垒中对远方眺望时，有人在其侧面向他举枪射击。一颗银质子弹由他的太阳穴射入。凶手成功逃逸。到底是谁杀死了查尔斯十二世，谁是刺客的主使人，至今没有答案。不过对于瑞典老百姓来说，这一点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的“战神”，或者叫战争狂人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可怜的国王仅活到三十六岁。他全部生命的一半时间是在异邦浴血奋战，连老婆都没有顾得上娶。

查尔斯死后，俄瑞开始和谈，但谈不拢。1719年两国海军再战。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再一次重创瑞典海军，打出了威风。1720年，俄军渡海侵入瑞典。1721年瑞典被迫签下《尼斯塔德条约》。俄国取得了大面积北方领土和波罗的海出海口。从此称霸北欧和东欧，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如果俄国没有彼得大帝，瑞典的查尔斯十二世有可能征服俄国。正如俄国曾经被蒙古征服过一样。那种某某民族是不可征服的说法，都是某一历史事件已成定论后的豪言壮语。在人类历史上，不断有民族被征服或被灭绝的。

不知查尔斯在与彼得大帝的多年苦战中是否萌生过“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历史在成就了彼得大帝的同时，也让查尔斯十二世的名字黯然失色。

战争也同样是彼得大帝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彼得大帝通过战争提高了俄国的国际地位。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是他留给俄国和后世沙皇的最宝贵的遗产之一。1725年彼得大帝去世后，留给俄国一支训

练有素，军纪严明，武器精良，久经沙场的常备陆军。经过长达二十一年的大北方战争的洗礼，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已不容任何国家轻视。彼得大帝亲手创建的海军则拥有 48 艘主战舰和 800 艘快艇。俄国海军数次打败瑞典海军，其实力甚至使英国海军都感到威胁。

18

我们曾相信，人民创造了历史。十八世纪初的俄国，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民都处在落后、保守、愚昧的状况，他们不仅创造不了历史，而且是民族和国家进步的阻力。是彼得大帝强行将俄国社会与西方“接轨”，把俄罗斯融入现代化的欧洲，把俄国变成一个军事强国。有人说“时势造英雄”。彼得大帝却不是危机四伏的时代和环境造就的。同样是外有列强环伺，内有摄政揽权。中国的光绪皇帝何以萎萎缩缩，战战兢兢。而彼得大帝却能脱颖而出，独揽乾纲，力克外强？彼得大帝创造和改变了历史，造就和推动了时势。他是俄罗斯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和伟大舵手。

然而，没有人精确统计过为了俄罗斯划时代的转折，人民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也很少有人揭示在彼得大帝伟大历史功绩的后面，有多少暴虐和血腥。彼得大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在他的统治下，顺其者未必能昌，逆其者却必定会亡。俄国的旧军人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被他残酷地消灭了。他强行征集的兵役和劳役人数，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换种说法，平均每四到五户人家就有一名壮丁在战场上或劳役工地上为彼得大帝卖命。不要说战场，单单是修建圣彼得堡的劳工，其伤亡率就高达 50%！在抗瑞战争中，彼得大帝实行“焦土抗战”。对于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他顾不上，也不屑一顾。但是，对于苟且偷生，不得不屈服于侵略者，被迫让侵略军住进家，或卖粮草给侵略军的老乡，彼得大帝杀无赦。为了恫吓民众，他血洗与侵略军“合作”过的村庄，焚烧房屋，杀死老弱妇孺，将所有成年男子吊死在村边的大树上。

彼得大帝眼里容不得半点“异己”，耳里听不得半句“逆言”。群臣战战兢兢，随时等待着莫须有的罪名降临。凡是不合彼得大帝之意的人，就是“叛徒”。他没有怜悯，也没有亲情。前妻和陪伴他多年的情人，被他一句话就送进了修道院。他前妻所生的长子，只是想摆脱他这个严酷的父亲的控制，被彼得大帝处以死刑并亲自监斩。所有为皇储求情的大臣，包括他的私人医生都被流放边疆。

伟大和残暴就这样有机地结合在彼得大帝的身上。1728年2月8日(俄历1月28日)，一代伟人和暴君彼得大帝死于膀胱结石所引发的综合症。临死的时候，他已说不出话来，挣扎着让人拿来纸和笔，写下“传位于…”三个字便一命呜呼了。他能传位于谁呢？谁办事他真的放心呢？这个孤家寡人怕是想不出一个名字来。“虎毒不食子”，他连唯一的儿子都杀了。好在两个女儿还小。大女儿美丽、乖巧。于是，历史学家便说他心目中的继承人一定是大女儿安娜。如果是这样的话，早干嘛了？

前苏联历史学家柯瓦拉夫斯基(P. Kovalovsky)说：“对于彼得大帝的历史成就，人们无论怎样赞美和推崇都不会过份。遗憾的是，彼得大帝在用一只手创造伟大功绩的同时，又用另一只手毁损着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定，并且给所有与他相关的人带来痛苦。他侵犯和扰乱了那个时代俄国所有臣民的安全、和平、富足、利益、权限和尊严。他带给人们不安、焦虑和恐惧。他伤害了所有的人。这种伤害涉及到政治的，社会、经济、家庭、道德和精神的各个层面。人们可能去热爱这样一位领袖人物吗？不。这样的统治者只能被人们憎恨。”

这是何等深刻，何等精辟的评说！只有在专制和暴政下经受过锥心刺骨的痛苦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专制制度不除，彼得大帝这样英勇果敢、勤奋有为，但又暴虐成性的统治者就有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盖棺未必就能定论。如何评价彼得大帝，是历史为人类留下的意义深远的政治历史思考题。专制制度给了统治者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当这种权力被民族危难，国家存亡的现实所推动，或者被光辉灿烂的理想和主义所包装起来之后，便更容易失控，甚至无限地膨胀，将统治者变成为所欲为的暴君，将人民送进无尽的苦难的深渊。在我们回顾彼得大帝的时候，应该为今天的人类社会正在抛弃政治上的专制，追求人的权利和尊严，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欣慰。

从灰姑娘到女沙皇

1

1684年4月15日，波罗的海南岸当时还在瑞典统治下的立吾尼亚(Livonia，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野花开满山岗。一个贫穷的农民家中，一个女婴诞生了。农夫沙米尔·斯卡夫隆斯基(Samuel Skavronsky)愁眉不展。家里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在这战乱年头，拿什么养活他们呀。他怎么可能想到，这个嗷嗷待哺的女婴，日后将是横贯欧亚大陆的沙俄帝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女沙皇！

这个女孩的名字叫玛萨(Martha)。她够不幸的，春天里出世，同年秋天父母双双被黑死病夺去了性命。兄妹五人由亲戚分别领走。姨妈抱走了最小的玛萨。可怜的孤女玛萨七岁那年就被姨妈送到在立陶宛境内玛利恩堡镇(Marienburg)有名望的牧师和学者格鲁克先生家当使唤丫头。她是个真正的“灰姑娘”，帮厨，扫地，洗衣，喂鸡，擦地板，被支来使去，整天忙个不停。没人教她读书识字，直到当了女沙皇她也还是个文盲。

格鲁克先生家还有一个老厨娘，对玛萨象待自个儿的孙女一样。老厨娘肚子里装着说不完的故事，总是在晚上讲给玛萨听。格鲁克家经常招待当地名流，客人们高谈阔论，小玛萨总是用心地听，然后学着说给老厨娘听。老厨娘总能诙谐地评论一番。一老一少倒也乐在其中。

玛萨整天让自己高高兴兴的。她越长越漂亮。主人家在外求学的儿子假期回家，看到玛萨眼睛就放光。格鲁克太太常在老爷面前唠叨：我们家可不能留这个小妖精。会出事的呀。可别让她坏了老爷您的名声！十七岁那年，主人家把玛萨嫁出去了。玛萨成了瑞典龙骑兵科卢思的妻子。新婚的第八天，科卢思就随部队上前线了。俄国沙皇

彼得一世挥师西进，志在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俄军乘瑞典军队此时正同波兰军队作战，无暇东顾之机，开进立陶宛和其它几个沿海省份。玛萨的丈夫是阵亡了还是流落他乡？不知道。反正从此再无音信。

一个人过日子，又没有生活来源，实在太艰难了。玛萨只有硬着头皮去找原先的主人，求他帮忙给找个活干。格鲁克自家的那点产业也成了俄国人的战利品，他刚刚找了一个给俄占领军司令官舍利米特夫(Sheremetev)伯爵当翻译的活，同司令官的管家求求情，让玛萨当上了佣人。

舍利米特夫伯爵为进军的顺利而春风得意。但是，从莫斯科来的信使却给他带来不好的消息。有人举报他把大量战利品直接运回自己的庄园。沙皇彼得极为愤怒，将派自己最信任的曼申科夫亲王为钦差，来立陶宛调查处理此事。

烦躁的舍利米特夫独自走向后院花园。他要好好想一想，怎样向曼申科夫亲王求情，让自己渡过这一关。后院里传来一阵甜美，轻快的歌声。他寻着歌声走过去，眼前出现了一个正在晾衣服的姑娘苗条的身影。那个姑娘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舍利米特夫象触了电似的浑身一震。主啊，天底下竟有这么美的人儿！

浅蓝色的衣裳，深蓝的围裙，罩着玲珑的身躯。白色的头巾束起深栗色的长发。大理石雕就似的颈脖配上一张秀美精致的脸。挽起的衣袖下露出象牙般的双臂。姑娘笑盈盈地直视伯爵。最是那微微一动的眼角和唇角，拨动了舍利米特夫全身每一根神经。

一个是健壮神武的将军，一个是新婚失夫的旷女。舍利米特夫晕乎乎的和玛萨干柴遇烈火似地燃烧起来。伯爵把近在眼前的危机放到脑后，先享受这波罗的海海岸最珍贵的战利品再说。直到部下来报，曼申科夫亲王离此还有一天的行程了，舍利米特夫才从梦中惊醒。

2

亚历山大·达里洛维奇·曼申科夫(Manshikov)亲王的心情并不轻松。做为沙皇彼得的特命钦差，他此次西行肩负两个重要任务。第一，视察占领区，考察如何将临时性的军事管制转变为有效的行政管理。考虑行政机构与人员的配置和确定重建地方政府的时间表。第二，处置贪赃枉法的各级军官。连年战争，国库空虚。但军官们竟然动用

军队的运输力量私自把战利品朝自家庄园搬。此风不刹，不仅沙皇彼得西扩领土，并最终将瑞典人赶出波罗的海南岸的宏伟目标无法实现，而且军队也会被腐蚀成唯利是图的土匪。一路走来，满目苍夷，百废待新。迅速重建起秩序来谈何容易？下面是更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置舍利米特夫？

杀了他？这是盛怒之下的沙皇彼得的意思。但平心而论，哪个将军不往自家扒拉东西？舍利米特夫不过是自恃功高，太过张扬罢了。杀了这个伯爵，等于同他整个有权势的家族结仇。自己这个平民出身的亲王在朝廷根基尚浅，这个仇目前还结不起。再说，舍利米特夫也确实是员虎将，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沙皇彼得开拓疆域的大业方兴未艾，怎能临阵斩将？

曼申科夫亲王明日驾到。舍利米特夫伯爵开始坐卧不宁。玛萨看到她亲手给伯爵做的晚饭他动也没动，一付失魂落魄的样子，说你怎么了？那个亲王能吃了你？你大小也是个伯爵，又是手握重兵的将军，干嘛那么害怕？舍利米特夫说，在俄罗斯大帝国里，有两个人真的能把我给吃了。一个是当今的皇上沙皇彼得，另一个就是这曼申科夫亲王。他是沙皇彼得最好的朋友，最器重的宠臣。沙皇彼得对他言听计从。“皇上管他叫‘曼可’，‘曼可同志’，‘曼可好友’。你想想他俩关系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给他喝碗迷魂汤，让他对皇上说最好别杀你。那运回庄园的东西嘛，就说是下面人运错了，全部还给皇上不就得了吗？”

迷魂汤？什么时候了还开这个玩笑！别，等等。这玛萨姑娘不就最能迷人魂魄？让她出面兴许能有转机。舍不得也得舍。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眼前这一关得先度过去再说。

舍利米特夫转身回卧室取出一个首饰盒，拿出一串钻石项链给玛萨带上。嘻皮笑脸地单膝一跪，说“玛萨，你是我心中最珍爱的姑娘。我知道你会说话，求你帮我向亲王求求情，就把你刚刚教我的那些话说给他听。”

玛萨说，“哎呀，我说你们这些男人怎么都这么绝情。我那丈夫同我结婚刚一个星期，出了门就再也没个音信。你这个将军，几天来甜言蜜语，突然就要拿我来换你的性命和前程。我不干！”

“哎哟，姑娘！我向上帝起誓一辈子忘不了你！我不是不想，而是不配和你这样的美人儿在一起。曼申科夫亲王是天下少有的美男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你见了就知道。”

3

月上树梢。洗浴完毕，轻罩罗衫的玛萨推开了曼申科夫卧室的门。秉烛读书的曼申科夫亲王抬起头看着姑娘缓步走来。玛萨微笑着点燃另一只腊烛，插在烛台上，动作轻盈美丽。

曼申科夫欣赏着，轻声问：“你怎么不戴上那钻石项链？”

“亲王不喜欢啊。”

“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曼申科夫不解。

“白天在客厅给您送咖啡时，您的眼睛告诉我了。”

这姑娘竟如此敏锐！曼申科夫大吃一惊。这个“冷面亲王”一向以不动声色著称。他也从来都把自己善于控制情感和情绪引为骄傲。那串项链做工精细，几颗大钻石光彩夺目，一看便知其名贵的程度。一定又是舍利米特夫的“战利品”。只是它戴在使女的颈脖上太不合适了。没想到自己一瞬间的念头居然被这个姑娘捕捉到了。这不能不让人佩服。

曼申科夫不由地站起身来。

玛萨解开衣扣，罗衫轻轻地从肩头滑落。烛光映射在她凝脂般的肌肤上。她身体的每一根线条都充满魅力，体现出造物主无以伦比的技艺。更迷人的是她清澈的双眸中反射出的烛光，象黑夜深谷中燃烧的火焰。

曼申科夫并没有马上走过去。

“不要一看到漂亮女人就亢奋的象只发情的公猪。”这是他的恩师莱福特亲王的教诲。在随沙皇彼得“微服私访”欧洲，陪着皇上住进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厂工棚的时候，曼申科夫把这话说给皇上听。沙皇彼得乐得哈哈大笑。听起来是句玩笑话，但曼申科夫深得其中真谛。不仅对女人，对权位，荣誉和财物都得这样。想得到就不能急。

“你是不是想给舍利米特夫伯爵说情？”脸上带笑，曼申科夫问道。

“亲王大概也不想难为他吧？他害怕皇上和亲王，这不就够了吗？等仗打完了再处置他也不晚嘛。”姑娘的回答有理，也得体。

“玛萨姑娘是立陶宛人。舍利米特夫是立陶宛占领军的司令官。你就一点儿也不恨这个人？”

玛萨笑了。“我既不是瑞典总督，又不是市长太太。我干嘛要恨他呀？我们立陶宛是个好地方，波兰人占，瑞典人抢，俄国人夺。我们老百姓能恨谁？只想着立陶宛归了最强大的主儿。再没有人敢动来抢夺的念头。天下也就太平了。”

“你这话皇上一定最爱听。”

玛萨还想说什么，曼申科夫亲王已经把她搂在怀里，她的小嘴被盖住了。

4

在曼申科夫亲王巡视立陶宛的日子里，玛萨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长这么大玛萨还是第一次走出家门，一路上兴奋不已。

曼申科夫亲王为玛萨的美貌沉醉，被玛萨的活泼、开朗、风趣和聪慧所感染。这姑娘就象一汪清泉，看着爽心，捧着舒坦。在她面前，一切人际间的设防都会象阳光下的冰障一样融化消失。

曼申科夫开始给玛萨讲自己的身世。多少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对别人敞开心扉。他并非出身名门。父亲是个马车夫。父亲强撑着供他上了几年学。但贫困却逼着他不得不早早离家做学徒养活自己。

“我们的命运差不多。你做使女，我小时候在莫斯科的一家餐馆做侍者。”曼申科夫告诉玛萨：“但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重要的是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你的命运是怎么改变的呢？”

“那是因为遇到了莱福特亲王。” 想到恩师，曼申科夫满怀敬意。

莱福特亲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彼得大帝在从摄政王姐姐索菲亚手中夺权之前，结交的高级雇佣军官之一。他的军阶仅次于高登将军，在军队倒向少年沙皇的重要关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莱福特亲王常到曼申科夫做侍者的餐馆吃饭。曼申科夫俊朗的外貌，殷勤到无微不至的服务和表现出的聪明伶俐引起了莱福特亲王的注意和好感。一个冬夜莱福特亲王离开餐馆时遗忘了一个提包。曼申科夫跑到王府送包。当时亲王并没有回府。他不愿放下包走人，而是站在门外雪地里等。直到亲王回来，他亲手将包交给亲王。这件事之后，莱福特亲王让年轻的曼申科夫做了自己的随从。曼申科夫刻苦学习的精神，过人的记忆，敏捷的思维和中规中矩的作风深得莱福特亲王的赏识。

随着莱福特亲王在俄国军事、内政和外交上地位的逐渐上升。年轻的曼申科夫得到越来越多磨练和展示才能的机会。1695年和1696年两次亚速镇战役，曼申科夫被莱福特亲王指定担任彼得的贴身护卫。他曾经在炮弹呼啸而下，即将在身边爆炸时扑到沙皇身上，表现出无畏的忠心和勇气。1697年彼得率大使团微服私访西欧，莱福特亲王又向皇上推荐了曼申科夫。和沙皇彼得同年龄的曼申科夫成了皇上出行西欧的贴身侍从。那是沙皇彼得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快乐时光，可以毫无拘束地在船厂干活，在酒店喝酒，躺在床上谈女人。善于察言观色，照顾人无微不至的曼申科夫成为沙皇彼得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从乍安丹到阿姆斯特丹，再到伦敦，半年多的时间里，两个不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形影不离，无话不谈。两年后，莱福特亲王病逝。沙皇彼得授曼申科夫亲王称号，并让他承接了莱福特亲王生前的工作。

玛萨觉得，看着英俊潇洒的曼申科夫，听他用厚沉的男低音叙说自己的生平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过去她只知道男人对自己着迷，却从没有钟情某个男人的经历和体验。但眼前这个男人着实让她喜爱，沉迷。

玛萨开玩笑说：“如果我是个小伙子的话，恐怕你也能帮助我成为一个亲王。可惜我是个女人，你让我抓什么机会去改变命运呢？”

曼申科夫沉默了很久，叹了一口气说：“机会是有的，但这是我一生中很难做出的决定。……玛萨，上帝安排你遇到我，不是让我永远地拥有你，而是让我成为你最忠实的奴仆。”

玛萨大惑不解。“什么意思？”

“玛萨，舍利米特夫知道他不配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也不配。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和你相配。”

“……，谁？”

“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君主，沙皇彼得。”

5

曼申科夫对说服玛萨的艰难程度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拿出父亲对女儿，兄长对妹妹的爱心和耐心，孜孜不倦地劝说。他终于让玛萨相信，玛萨应该成为，也一定能够成为沙皇彼得的妻子，俄国的皇后。这是上帝的旨意，是命运的安排，也是出自他对玛萨真诚无私的爱。

纵使玛萨是个聪明过人的姑娘，此时此刻，她也设法找出曼申科夫为自己着想的理由。他曼申科夫亲王是权倾朝野的重臣，又没有面临任何危机。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安排玛萨的命运？

随着返回莫斯科日程的迫近，曼申科夫不能不考虑如何安排玛萨的问题。他喜欢这个姑娘，一定要带走她。但回到莫斯科之后怎么安置她？曼申科夫非常注重自己在官场上的口碑，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廉洁、勤奋，和忠贞不渝的形象。“你要永远保持着像是在黑夜森林中行走时的那种警惕。”这是莱福特亲王临终前对他的忠告。沙皇彼得重用莱福特和曼申科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压制世袭贵族的举措。他们又都是朝中改革派的掌旗人。因此必然地会受到世袭贵族和保守势力的敌视。如果他在莫斯科公然包养一个情妇，岂不正好成为别人攻击的把柄？

几天来，一个大胆的，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计划在曼申科夫脑子里越来越清晰：把美丽，聪明，体贴人的玛萨推荐给沙皇彼得。他太了解沙皇彼得了。彼得对女人有着极其矛盾的心理。他渴望女性的美

貌和柔情，但却对她们充满怀疑。自从彼得发现跟随自己多年的情妇安妮又和另一个男人有一腿，一怒之下把安妮软禁起来之后，沙皇的身边便没有女人了。他在个性上变得更加烦躁、易怒和多变。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对于曼申科夫政治上的地位非常不利。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帝国的前途也会由于掌舵人的不稳定而飘摇。沙皇彼得的身边需要有一个能够稳住他的女人。曼申科夫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女人，但始终未能如愿。

让玛萨成为沙皇彼得的女人。当这个想法刚刚冒出来的时候，连曼申科夫自己都觉得荒唐。一个 18 岁的立陶宛小女子，一个使女，厨娘，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凭什么？这不是白日做梦吗？就算她同沙皇彼得上了床，那又怎么样？沙皇睡过的女人少吗？但随着曼申科夫对玛萨了解的加深，他越分析越觉得可行。他，曼申科夫，一个跑堂的，能成为亲王。为什么一个使女不能当皇后？

与莱福特亲王相比，曼申科夫自信在同沙皇彼得的私交上更亲密一层。把玛萨推荐给沙皇彼得不成其为问题。玛萨的聪明，比如说观察能力，强记能力和轻松的表述能力，连曼申科夫也自叹不如。她有能力在沙皇彼得身边立住脚。她卑微的出身，反而会去除沙皇彼得的疑虑。更何况，玛萨是个天生尤物，是让男人沾上一次就难以忘怀的那种女子。对，要让玛萨不只是成为皇上的情人，而且要让她挤掉沙皇彼得的妻子，最终成为能当沙皇彼得半个家的人。想到此，曼申科夫不觉亢奋起来。

离开立陶宛的前一天，曼申科夫亲王明确指示舍利米特夫伯爵：私运的战利品全数退回国库。向皇上请罪。严惩“自作主张”的手下官员。今后将功折罪。他又意味深长地对伯爵说：“没有玛萨说情，你舍利米特夫恐怕早就在驶往莫斯科的囚车上了。玛萨要随我回莫斯科。她的名字，你今后最好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在返回莫斯科的旅途上，曼申科夫开始了强化培训玛萨的教程。车队离莫斯科越来越近，玛萨对俄国历史，现状，内政，外交的知识越来越多。对沙皇彼得性格习惯，内心世界的了解越来越深。曼申科夫的信心也越来越足。

在莫斯科郊区普若奥伯拉仁斯基庄园，沙皇彼得召见刚由新占领区返回莫斯科的曼申科夫亲王。在此之前，舍利米特夫伯爵已经派快骑向皇上递上了请罪书。私藏的战利品也已经启程运往国库。他手下的一批人被革职待判。这一不大不小的退赔风波在朝中引起了一定的震动。其他领兵的将领也跟着请罪和退赔。整肃贪风的目的多少达到了一些。曼申科夫对新占领区行政设置和公共政策的构想也得到沙皇彼得的赞许。

“此行还有什么收获？”沙皇彼得问。

“有。我给皇上物色了一个厨娘。”

“厨娘？”怎么忽然从国家大政一下子扯到厨娘了？彼得觉得好笑。

“是。她烤的面包和做的汤尝起来就是不一样。皇上的口味，臣略知一二。皇上吃不惯宫廷大菜。民间的菜肴才具本色。皇上一定喜欢。”

“亏你想得到我的一日三餐。人呢？”

“在外面待宣。”

“叫她进来。”

曼申科夫向门外击了一下掌。侍卫将玛萨带入。

“抬起头来让我瞧瞧。”

玛萨抬起头来。

“曼可同志，你搞什么鬼？她是厨娘？你可真会开玩笑。”

“皇上，我是立陶宛格鲁克老爷家的厨娘。厨艺自然难比宫廷的厨师，但皇上如果想换换口味，不妨让我试试。”玛萨平静地说。

沙皇彼得楞住了。这个漂亮姑娘胆子可真大！敢在皇上和亲王说话的时候插嘴。听她说话的口气，象是把这两个当今俄罗斯最

有权势的君臣当作邻家大哥了。他把眼光从玛萨脸上移往曼申科夫。曼申科夫低头一笑。

沙皇彼得也乐了。“你说的格鲁克，是那个把圣经翻译成立陶宛语的恩司特·格鲁克吗？”

“正是，皇上知道的事儿可真多。”

“你这厨娘做过几年饭？”

“我七岁当使女，给老厨娘做帮手。几年前老厨娘过世。全家的饭就都是我做了。”

“亚历山大说你做的饭别有风味，我不能不尝尝。”

“谢皇上。”

“管家。”曼申科夫招了招手。“你给玛萨安排一下。她的行李在我车上。”

宫廷管事将玛萨带走了。

沙皇彼得目送玛萨离去的背影。

当他转过脸来时，曼申科夫正看着他。君臣四目相遇，会意的一笑。

“皇上，我告辞了。”曼申科夫带着轻松的心情离开普若奥伯拉仁斯基庄园。他相信，沙皇彼得今后是离不开玛萨了。

这是1703年秋。玛萨刚19岁。此时，正在崛起中的沙俄帝国的君主彼得一世才31岁。

彼得一世在不满十七周岁时，由母后安排，与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贵族出身的女子尤都西亚(Eudoxia Lopukhina)结婚。尤都西亚是摄政王索菲亚的情夫高利特欣亲王的亲戚。这个婚姻带着较浓的政治色彩。尤都西亚寡言、顺从、守旧。彼得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在彼得从索菲亚和高利特欣手中夺回了政权以后，他仍然无法在感情上将

尤都西亚与他的政敌分开。彼得一世看上了莱福特的倩妇安妮，莱福特大方地把金发碧眼的美人儿安妮 (Anne Mons) 让给了皇上。彼得自此将尤都西亚打入冷宫，不予理睬。在他残酷镇压了统兵的再次兵变后，索性把尤都西亚送进了修道院。

彼得是个胸有大志的君主。他没毛病，喜欢漂亮女人。但是，让俄罗斯崛起，称雄全世界的使命感驱动着他不停息地转战与奋斗，从而无暇床榻和情场。安妮对他在时间和金钱财物上的要求常常将他逼到了可以容忍的底线。终于，他听到安妮因守不住寂寞而与德国公使柯瑟岭 (Keyserling) 勾搭的密报，又掌握了证据。于是将安妮给软禁起来。

“女人不可靠。”这是彼得从个人经历中得到的结论。由于怀疑与戒备，他眼中莫斯科的女人都假得很，见了他不是巴结献媚，就是畏惧颤栗，让他看了乏味。但这个立陶宛小镇上来的玛萨姑娘，却给他带来了波罗的海海岸边野花的自然芬芳和海水的爽洁清新。玛萨坦然快乐的眼神，美丽灿烂的微笑，单纯有趣的话语，深深地吸引着彼得。象一艘顶风破浪的巨舰，彼得需要一个调整和休息的港湾。在处理完一天的政务，特别是在外出归来时，彼得总是急切地希望早点来到玛萨身边，吃她做的可口的饭菜。贴着她温香暖玉般的肌肤美美地睡上一觉。玛萨身边的彼得是卸下了沉重盔甲的彼得，是从帝位的重负下得以解脱的彼得。

“玛萨，你是上帝颁发给我的最好嘉奖。”彼得由衷地感慨。

1703 年对于彼得一世和整个俄罗斯来说是难得的战争年代中的和平时期。1700 年“大北方战争”拉开序幕。由于俄军在第一个回合便被瑞典军队打得大败，瑞典国王查尔斯十二世暂时放过他认为不值一虑的俄军，转而全力投入与波兰和萨克森联军的争斗。彼得很清楚俄国与瑞典迟早会有一场生死大战，因此，他争分夺秒地在涅瓦河口修建彼得堡，（这个城市最早的建筑就是河心岛上用于军事防守的堡垒）抓紧新式军队的招募和训练，强力在国内推行以西方国家为标准的现代化改革。彼得马不停蹄地奔走四方，能够在玛萨身边的日子少得可怜。

放在一般的女人，无论如何都会抱怨的。抱怨不生效，象安妮那样的还会去偷情。但玛萨从小是在苦难和压迫下长大的。孤女和奴

婢的经历早就教会她忍受和知足，教会她用快乐赶走沮丧，用微笑代替愁苦。在玛萨的字典中，没有抱怨，更没有索求。从茅舍到宫殿，从伺候人到被人伺候，从被主人训斥到被皇上宠爱。她满足极了。她的快乐和满足是发自内心的。她的笑语能一下子化解掉彼得所有的烦恼、焦虑和压力。

玛萨很快就怀孕了。1704年底，一个可爱的男娃娃出世了。这孩子取名为保罗(Paul)。1705年，怀里抱着保罗，身上又怀了第二个孩子的玛萨皈依了东正教，并且有了一个俄国名字：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

8

很难说清沙皇彼得一世性格中暴虐的部分是何时形成的。但其起因可以肯定与他少年时代所经历的血腥的统兵暴乱相关。当他和小哥哥伊凡被母亲搂在怀里，亲眼见到血肉横飞，人头落地的惨景时，少年彼得内心受到的伤害和刺激可想而知。在彼得与“大使团”出国学习考察之际，部分统兵再次抗命造反。彼得赶回国，对受降的统兵残酷折磨，第一次显露出他血腥和残暴的个性。“大北方战争”初期俄军的惨败，使彼得面临亡国危机。他心中的压力重如乌拉尔山。彼得的脾气越来越坏，发起火来无人敢劝。盛怒之下，彼得面孔左侧会痉挛，直翻白眼，两手，甚至全身都在颤抖。面对精神和身体都一时失控的君王，身边的人无不战战兢兢。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能够平息皇上的雷霆之怒。如果叶卡捷琳娜（英译：Catherine）在此时出现，人们就会感到盼来了救星。叶卡捷琳娜微笑着走近沙皇，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上一两句话，然后挥挥手让众人退下。接着她会把彼得扶到长椅或床上，把彼得的头搂到自己怀里。一面用手指插进彼得因过度激动而汗气蒸腾，往上竖起的头发中梳理着，一面轻声哼着民谣。直到彼得平静下来，放松下来，精疲力尽地趴在叶卡捷琳娜怀中入睡。

满朝的文臣武将都不明白叶卡捷琳娜使的是哪门子法术。后世的历史学家也猜测不透其中的缘由。在我看，叶卡捷琳娜的力量来自她历尽艰辛的人生，来自底层劳动妇女伟大的母爱。俄罗斯下层妇女，广而言之全世界劳动妇女，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和煎熬，在苦水里浸泡了千百年，在灾难中走过了千百回，她们早已适应了重压和灾难。你

听说过劳苦大众会得忧郁症吗？至少，他们的神经要比社会中上层的成员坚强得多。在历经沧桑的母亲眼里，天塌不下来。只有小孩子才会惊乍或暴跳。而她们总会在这个时候，用母性的温柔来平息他们的过度反应。叶卡捷琳娜正是这样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她很自然地用自己的镇定和平静来抚慰失控的彼得。这种天然的镇静和爱心是医治彼得狂暴症的最好偏方。

一个天生丽质的女子很容易得到男人的欣赏和喜爱。但若是想得到男人长久的依恋和钟情，仅靠美貌是绝对不够的。叶卡捷琳娜虽然出身卑贱，又不识字，但她却具备了上层社会淑女们所无法拥有，而彼得大帝却特别需要的优秀素质。

叶卡捷琳娜又是一个很能怀孕的年轻母亲。这是她和彼得关系日益亲密的另一重要因素。安妮跟了彼得十二年，根本就没有怀过孩子。1706年，为了表示与波罗的海海岸新兴城市彼得堡共存亡的决心，彼得一世将怀孕的叶卡捷琳娜和两个婴儿都迁到彼得堡。同时强迫许多贵族、商人，以及农奴主也一起搬迁。彼得堡那时候还是个大工地，沙皇一家子也就住在一个普通的两居室的木头房子里。生活条件太差。1704年出生的保罗和1705年出生的小彼得都在1707年死去。1707年生下的第三胎是女儿，取名叶卡捷琳娜，次年也夭折了。彼得和叶卡捷琳娜共同经历着得到子女的欢乐和失去他们的悲伤，由此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1707年他们在彼得堡秘密结婚。

当瑞典国王查尔斯十二世制服了波兰和萨克森军队，转而进攻俄罗斯以后，彼得一世亲率大军与敌军周旋，能够回到叶卡捷琳娜身边的日子就更少了。他隔三差五地给叶卡捷琳娜写信，称她为“小妈妈”。在波尔坦瓦大捷之后，彼得写道：“你好！小妈妈。全能的主保佑我们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瑞典全军复灭！……”

1709年夏季的波尔坦瓦大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从此以后成为东欧和北欧的霸主。这个胜利也为叶卡捷琳娜成为沙皇彼得一世的合法妻子扫清了障碍。

沙皇，从理论上讲具有无上的权威，想娶谁为妻不该成什么问题。但具体到叶卡捷琳娜，彼得一世却难过两道坎儿：一是要俄罗斯

国内统治集团接受，二是要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如果叶卡捷琳娜是某个亲王或伯爵的女儿，这两个问题基本不存在。但她不仅是贫苦农民的女儿，还是个“二婚”。前夫是个当兵的。有人还散布说，她父亲是个逃亡农奴。瞧，“家庭出身”更糟了不是？只要想一想中国1978年改革之前，一个普通中共党员想娶一个出身“地主”或“资本家”家庭的女孩为妻，基本上过不了组织批准这一关，就可以理解彼得一世正式娶叶卡捷琳娜为妻的难处。

没辙。贵为沙皇，彼得也得动心思，想办法。他首先把他嫂子——伊凡五世的遗孀普拉思珂娃娅(Praskovaya)和她的两个女儿，他自己的妹妹娜塔娅(Natalya)请来同叶卡捷琳娜一起生活一段，找机会一同出入社交场合，让上层社会看到，皇族都已经认可了这个女人。但即使这样，也有不识相的贵族只招呼前沙皇的皇后和公主，不理睬叶卡捷琳娜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彼得硬是公开办个婚礼，也不能保证大家都尊重叶卡捷琳娜。如果把新皇后带出国访问，有那看不起叶卡捷琳娜的人再干点出格的事情，那就成了国际笑话了。

波尔坦瓦大捷之后，彼得大帝之名响彻俄罗斯和欧洲，声望如日中天。出于对彼得大帝的崇拜，俄罗斯国内大多数人都转变了对叶卡捷琳娜的态度。伟大领袖的眼光能错吗？皇上爱着的人，臣民们自然也应爱戴。1710年，前沙皇伊凡五世之女安娜嫁给科兰德大公爵（现拉脱维亚）的大公。彼得大帝为侄女儿在彼得堡举办大型婚礼，叶卡捷琳娜第一次在俄国上层聚会的场合坐在彼得大帝身边，以女主人的身份接受群臣的祝贺。

瑞典兵败后，波兰前国王奥古斯特在俄国的帮助下东山再起，重登王位。奥古斯特巴结彼得大帝都惟恐不及。彼得大帝携叶卡捷琳娜到波兰访问。奥古斯特铺上红地毯迎接。在波兰的各国使节，就是心里不乐意也不能不给东道主国国王和彼得大帝的面子，一个个堆上笑脸，上前吻叶卡捷琳娜的手。这就意味着，俄国以外的世界也接受了灰姑娘叶卡捷琳娜。

“成者王侯败者寇。”假如俄瑞战争的结局是瑞典军队拿下莫斯科，灭了俄罗斯。叶卡捷琳娜或许会被人说成是条祸国的狐狸精。而现在，她离正式册封为皇后只有一步之遥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新的俄土战争爆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于1710年11月21日对俄宣战，结束了俄土之间十年的和平相处。

战争的起因还是一年前从波尔坦瓦战役中侥幸逃出，避难奥斯曼帝国的瑞典国王查尔斯十二世。一方面，查尔斯一直在试图说服奥斯曼帝国出兵伐俄；另一方面，俄国一再强硬要求将查尔斯逐出奥斯曼帝国。在国际上，法国出于自身利益，力挺奥斯曼和瑞典。帝国内部，克里米亚的可汗为减轻边界压力要求打击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这时候，奥斯曼的老太后，苏丹阿哈默德(Ahmed)的妈做了一个梦。梦里他们母子出游遇到一头熊，危急之际又来了一头雄狮，帮他们打败了熊。巫师圆梦说，那熊是彼得，狮子正是查尔斯十二世。

1711年春，奥斯曼在顿河到德涅伯河之间的广阔地域全线出击，北伐俄罗斯。指挥这场被称为第三次俄土战争的奥斯曼丞相(the Grand Vizier)直到六月份才派人到查尔斯十二世的驻地邀请他以参谋身份前往指挥部。查尔斯感到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拒绝前往。他也不想一想，自己目前可指挥调度的军队不足一个正规团，难不成人家会请你当总司令？查尔斯十二世很快就为错失唯一的消灭彼得大帝，从而东山再起的机会而追悔莫及。

1711年2月25日，彼得大帝在克里姆林宫广场举行了誓师大会。在对瑞典战争所取得的胜利的鼓舞下，他相信胜利在自己一边。彼得大帝亲率自己的近卫军和部分新编陆军、炮兵南下。叶卡捷琳娜随御驾南征。

俄国的军事力量当时主要部署在北方，而且不能马上都撤出来。要知道，瑞典只是败了，并没有亡。瑞典在波罗的海南岸广大地区统治和经营多年，亲瑞的势力还在。因此，彼得大帝把宝押在两个过去臣服于奥斯曼的小国身上。这两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一个叫瓦拉齐亚(Walachia)，另一个叫莫达维亚(Moldavia)。他们位于现在的罗马尼亚东部和乌克兰西部。他们在波尔坦瓦战役后主动向俄罗斯靠拢。俄土大战之初，瓦拉齐亚表示愿出三万军队协同作战，并向俄军提供粮草。莫达维亚则出兵一万。俄军方面，总司令为叶卡捷琳娜十年前的情人舍利米特夫伯爵。全军分为三个师。另外还有一支哥萨克军队作为侧翼，抵御克里米亚骑兵。

当奥斯曼大军赶在俄军之前抵达瓦拉齐亚境内时，统治瓦拉齐亚的亲王博兰可沃(Brancovo)又变节了。他宣誓效忠奥斯曼，并且把为俄国准备的给养拱手送给奥斯曼。奥斯曼的12万步兵和8万骑兵在莫达维亚首都附近布下口袋阵式迎战俄军。三百门大炮调配得当。俄军进入包围圈的两个师仅三万八千步兵。俄军西面的山地和东边的普鲁思(Pruth)河岸都被奥斯曼军队占据了。入夜，俄军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敌营篝火。这里成了彼得大帝的垓下和滑铁卢。该战以普鲁思战役名载史册。

战斗极其惨烈。近卫军军士们用运载粮草的大车围成一个临时的堡垒。这里既是指挥部又是战地医院，叶卡捷琳娜和其他随军出征的夫人们也待在里面。女人们抱头哭泣。只有叶卡捷琳娜非常镇定。她麻利地用伏特加酒给伤兵的创口消毒，撕开床单做绷带，为伤员包扎。当她抱起重伤员的头给他们喂水的时候，军人们个个感动的热泪盈眶。叶卡捷琳娜恐怕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亲手照料伤兵的皇后。枪林弹雨中，叶卡捷琳娜与近卫军官兵结下了信任和友情。

俄军弹药在减少，粮断了，水也喝完了。普鲁思河近在咫尺，但河岸却在奥斯曼军队脚下。三万对二十万，俄军只是放在案板上待宰杀的鱼。鱼鳞都被刮了，就等开膛破肚。彼得大帝简直不敢想象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一生的奋斗，十几年的战果都将毁于一旦。做了俘虏，奥斯曼军人该不会把他用笼子装起来，放到君士坦丁堡广场上示众吧？两年前查尔斯十二世还能率残部逃出，自己的下场怕是连查尔斯都不如。眼见着，插翅难飞。

11

奥斯曼军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每一阵炮击都能放倒一大片俄军。已经到了不能不考虑是否投降的时候了。彼得大帝召开了高级将领的御前会议。

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总司令官舍利米特夫伯爵心情沉重地说：“皇上，看来我们只能在全体殉国和无条件投降之间做出选择了。”

彼得说：“大家都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吧。”没有人说话。

“那么愿意决一死战的举一下手。” 一条条手臂举了起来。彼得叹了一口气。“这次失败是由于我的轻敌造成的。不能让你们都把命陪上。你们都举着白旗走出去，留下一条命吧。”

“那么皇上您呢？”

“我，……”

“没那么严重吧。” 说话的是叶卡捷琳娜。她手捧一个小盒从容地由角落走向彼得大帝。“我们可以谈判，争取退出战场。”

“谈判？” 舍利米特夫惊讶地看着这个曾经让自己着迷，又奇迹般地变成皇后的女人。“渔夫怎么肯同进了网的鱼谈判？”

“可我们不是鱼，我们是他们的邻居。皇上，十五年前，你率部攻下亚速镇。最后不是让守军有尊严地携家带口地撤离了？那次战后，俄奥双方休兵停战，享受了十多年和平共处的时光。这就是谈判的理由。”

叶卡捷琳娜将手中的小盒放在临时用木箱搭起的台子上打开。盒子里是许多珠宝首饰。“我原想在军需不济时没准能用上这些首饰，没想到还会有其它用场。” 叶卡捷琳娜说。“这里面也有其他夫人的首饰。我们可以用这作为给奥斯曼丞相的见面礼。这当然是小意思。但什么都可以谈，也都可以接受，是不是？”

叶卡捷琳娜的镇定象春风一般拂过每个人的心头。她眼里闪烁着的自信，魔术般地驱逐了彼得大帝和他的将领们的失望和沮丧。没有理由不按她所说的试一试。

舍利米特夫伯爵以总司令官的名义给奥斯曼丞相巴塔吉(Baltaji)写了一封信恳求休战，同意将俄方十五年来所占领的奥斯曼领土全部退回。俄罗斯黑海舰队彻底退出黑海和亚速海。该信由谈判代表，副国务大臣沙菲罗夫(Shafirov)递交。沙菲罗夫另将一封私信私下里交给巴塔吉。信里的内容也是叶卡捷琳娜的意思，并签上彼得大帝的名字：俄国将在两年内秘密支付丞相十五万金卢布做为酬谢。希望丞相尽力阻止瑞典国王利用奥斯曼反俄罗斯。这样做相信对于奥斯曼帝国和丞相自己都有好处。

巴塔吉踌躇满志地看着单膝着地奉上求和书的俄国特使。两年前打败北欧霸主瑞典的彼得大帝认输求和了！他巴塔吉是打败彼得大帝的英雄！他决定放过彼得大帝残部。狗急了还能跳墙，谁能担保骁勇善战的近卫军不能脱险？被围的彼得大帝可能还不知道，俄军增援部队已经突破防线向普鲁思河靠拢。一旦彼得大帝逃脱，他在信中所答应的一切岂不鸡飞蛋打？巴塔吉告诉特使，同意放开一条路让彼得大帝率部退出。不过，他沙菲罗夫还得回来，另将舍利米特夫伯爵在军中的儿子也带到奥斯曼做人质。等俄国正式交出了过去侵占的土地，实现了其他承诺，再放他俩回去。

彼得大帝得到报告惊喜万分。他一分钟也没耽搁，急令俄军撤离，以免夜长梦多。一点儿也不错。参战的瑞典军官得知巴塔吉要放了彼得大帝的消息后，立即飞马驰往本德(Bender)，报告查尔斯十二世。

查尔斯闻报急火攻心。他带上两匹好马轮换着骑。十七个小时不停步，赶到普鲁思河畔的奥斯曼大营，带着满身尘土闯进巴塔吉的大帐。他请求与丞相单独谈一谈。

“丞相大人，二十万围三万，铁桶一般。彼得已成瓮中之鳖。为什么要放了他？”查尔斯的话语岂止是愤怒。

“国王陛下，我们穆斯林不杀放下武器讨饶之人。”

“那么您完全可以提高一下放他的条件。”

“你是说乘人之危？”

“这叫什么话!？”

查尔斯努力压住心中的怒火。“我，……我理解穆斯林的美德。是否可以请丞相大人借给我一万人马。俄军还没有走远。”

“对不起，答应人家的事，我不能反悔。几个月前，我礼请国王相助被拒。若知今日，何必当初！”

普鲁思之役，叶卡捷琳娜用行动和智慧为自己赢得了军队以至全国人民的尊重。1712年2月9日，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在彼得堡补办了隆重的婚礼。入夜，彼得堡的每一扇窗户里都点燃了一支蜡烛，

象是天上的星辰落到了人间。灰姑娘叶卡捷琳娜身披婚纱踏着红地毯步入冬宫。两个可爱的小女儿拉着妈妈婚纱的裙角。灰姑娘被她的“王子”，巨人般高大英武的彼得大帝挽着，接受狂欢的人群的庆贺。童话成真。

12

到底从什么时候起叶卡捷琳娜开始考虑“问鼎”彼得堡？有人猜测她早有野心，但却找不到这个灰姑娘出身的皇后很早就为自己夺权铺路的证据。

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国早有皇储。那就是彼得大帝前妻所生的儿子阿列克谢(Alexis)。阿列克谢生于1690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和母亲一样是被父亲遗弃的人。常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难得见父亲一面的皇储，很自然地接受了母亲的观念，把彼得大帝看作异己、威胁，甚至敌人。

在战争和改革的双重重压下，彼得大帝疏忽了皇储的教育。直到阿列克谢长成一个少年，彼得大帝才任命他最信任的曼申科夫负责皇储的教育。同样是被北方战争和内政搞得焦头烂额的曼申科夫亲王哪能把心思放在皇储身上？亲王和皇储的关系搞得很僵。老谋深算的曼申科夫根本就没把宝押在皇储身上。

当彼得大帝把儿子召至军中，参加对瑞典人的战争时，阿列克谢的胆怯和犹柔让父亲大失所望。彼得大帝希望通过两件事来改变儿子：一，对他加强欧化教育；二，给他娶一个西欧国家的妻子。1711年，阿列克谢娶了一位德国公主，名叫查罗蒂(Charlotte)。这是一桩不幸的婚姻。四年后查罗蒂去世，给阿列克谢留下一儿一女。

叶卡捷琳娜为彼得大帝与阿列克谢的矛盾深感不安。特别在彼得大帝因身心交瘁病倒时，叶卡捷琳娜更是如坐针毡。她知道，不仅彼得前妻的家族，而且整个俄罗斯守旧的贵族集团都在等待权力转到阿列克谢手中。他们都希望借皇储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恢复传统的统治方式。叶卡捷琳娜难以想象，一旦彼得大帝有个三长两短，什么样的厄运会降临到她和她的孩子们身上。

彼得大帝也深知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让他最为顾虑的是俄罗斯的改革大业是否能够有人继承和发扬。1716年，彼得大帝给阿列克谢

最后一个选择的机会：决心做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或是进修道院了此一生。做儿子的表示愿意放弃一切，但彼得大帝不依不饶，再给他六个月的时间考虑。这一次，阿列克谢选择了逃亡国外。他逃到了奥地利，被藏在阿尔卑斯山中的一个古堡里。奥地利严密封锁了消息。

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震怒下的彼得大帝调遣大军到奥地利边境，并派出以狡猾、冷酷著称的老外交官彼得·托尔斯泰(Peter Tolstoy)出使奥地利，迫使奥地利交出阿列克谢。彼得大帝密令托尔斯泰，可以不择手段达到将阿列克谢引渡回国的目的。

奥地利屈服了，明确表示俄国逃亡皇储的何去何从与他们国家无关。走投无路的阿列克谢在得到父亲原谅他的一再保证之后，被押解回国。

1718年2月，彼得大帝在克里姆林宫当着群臣的面宣布罢免阿列克谢的皇储之位。同时宣布，在阿列克谢供出其叛逃出走的所有“同谋人”之后，将得到原谅和赦免。可以想象，这场皇太子出逃事件引起了多么大的政治地震。彼得大帝由莫斯科送出六百里加急令到首都彼得堡。曼申科夫接到命令后立即关闭所有城门。近卫军分头出动，逮捕了所有与阿列克谢有关系的大臣，其中包括阿列克谢的母亲，彼得大帝前妻尤都西亚家族的成员。接下来，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被捕。大量的东正教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也被送进监狱。太子出逃事件演变成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清洗。当年镇压统兵兵变那样的腥风血雨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再现。

阿列克谢本人在酷刑之下，但求早死。办法既简单又有效：在法庭上诅咒自己的父亲早死。并表示如果他手中握有兵权，早就会把彼得这个暴君赶出俄罗斯。这样一来，由政府官员和高级僧侣组成的审讯团便堂而皇之地遵循彼得大帝的意愿判了阿列克谢逆反死罪。不过，就在原定执行原皇储死刑的前夕(1718年6月26日)，阿列克谢死于狱中。他到底是怎么死的，直到今天也没人弄明白。有一种说法是，彼得大帝自己去牢房里砍下了阿列克谢的头。

阿列克谢死后，彼得大帝就没有接班人了。

在中国，象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受过关于接班人如何重要的教育。《毛主席语录》里专门有一章是讲接班人问题的。其中包括接班人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接班人需要具备的条件，等等。彼得大帝开创的除旧立新，富国强兵，搞现代化的事业，当然需要有一个他放心的人来继承。不过，封建专制皇权的传承讲究一个血缘。这就大大地限制了皇储的选择。阿列克谢一死，还有两个男性候选人。一个是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生的小彼得，也就是彼得·彼得卢施卡(Peter Petrushka)。另一个是彼得大帝的长孙，阿列克谢的儿子，也叫彼得(Peter Alexevich)。两个孩子都生于1715年10月。不用说，皇上两口子希望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只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儿子彼得·彼得卢施卡在阿列克谢死后的第二年突然死亡。这个不幸的事件对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的打击太大了。

叶卡捷琳娜是个能怀会生的女人。但这时候彼得大帝已年近百，健康情况不佳。靠他播种，怀孕的机率已大大下降。立皇储的事一下子没了着落。

1723年11月15日，彼得大帝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感到吃惊的决定：加冕叶卡捷琳娜为皇后。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之前沙皇的妻子都被称为“Tsaritsa”，可译为“皇妃”。而受了加冕的叶卡捷琳娜，成为俄国第一个Empress(皇后)。她的加冕仪式同沙皇的加冕仪式为同一个规格。1724年初夏，叶卡捷琳娜在莫斯科的东正教大教堂被带上象征着帝国权力的皇冠。礼炮轰鸣，大钟齐响，万众欢呼。

彼得大帝这么做是否有立叶卡捷琳娜为接班人的意图？谁也不知道。就算是这样，铁腕君主的接班人可从来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位置。没过多久，刚被加冕的皇后就出事了。这是一桩完全没有预料到，却又在人类政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性丑闻。

皇妃晋升了皇后，虽然手中仍然没有实权，但办公室扩大了，随员也增加了。随从人员中新来了一位男性“陆文斯基”。这小子做的那些个事，特别象二百七十年后的白宫实习生所为。小伙子叫威廉姆(William)，姓孟斯(Mons)。他姐姐安妮·孟斯(Anne Mons)正是当年莱福特亲王让给青年时代彼得的情妇。姐姐美貌，弟弟可想而知。这小子不仅人长得英俊，还身怀两个讨女人欢心的绝招。一是会写暧昧的情诗，二是很会吻女人的手。他吻手的绝技在俄罗斯上层女子中都出了名，能把被吻的女子搞得心神荡漾。他抓手抓得就特别讲究，

再用嘴唇和舌尖把力道和温情一直送进女人的心扉。这技术肯定失传了。要不现代的文艺作品上根本见不到此类描写。当然，时代进步了，也用不着吻手，干脆冲着最刺激的器官去了。

再来看看他写的诗：“爱将我带到死亡的边缘，但我心中永远燃烧着炽烈的火焰。我不畏惧死亡，因为我爱过，——我无悔无怨。”

瞧这嘴巴用的，这诗写的，象不象陆文斯基？你俩倒是无怨无悔，至少出了本来轮不到你们出的名。可你们连累了皇后和总统又怎么说呢？

14

叶卡捷琳娜这时候刚满40，正在“最有味道”的年龄，周身散发着成熟女人的美和韵味。威廉姆爱上皇后，似乎并不奇怪。但是，这并不表明皇后对这个小随从也有情，更不能说明他们之间有性关系。威廉姆色胆包天，还以诗明志，可以为了爱情去死。这可把叶卡捷琳娜推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那些担忧皇后和她的女儿会成为皇位继承人的贵族们，岂能放过这个千金难买的好时机！一封匿名信送到了彼得大帝手中。震怒之下，彼得大帝下令逮捕威廉姆和他的两个亲戚。威廉姆被判斩首。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叶卡捷琳娜找彼得大帝解释，彼得大帝根本不听，扭头就走。

威廉姆被砍了脑袋。彼得大帝余怒未消。他拉着叶卡捷琳娜去看脑袋滚到一边去了的威廉姆的尸体。叶卡捷琳娜见过的鲜血和尸体多了去了。她也知道彼得希望看到她的痛苦和恐惧。杀就杀吧，有什么呀。这小子自找的，该！彼得大帝失望了。可他心里还窝火呀。回到宫中他抓过一个花瓶，狠狠地摔在地上。

“看到了吧。再名贵的东西，我一动手就能叫它一钱不值！”

“陛下，这世界上就没你办不成的事。不过，你把这花瓶摔碎了，宫里头是不是更漂亮了点？”

他俩一两个月都没有说话。直到大女儿订婚宴会上，俩人之间的冷战才告一段落。没过多久，彼得大帝又病倒了。这次一病就没再

起来。临死前，彼得大帝挣扎着说出“传位于……”三个字，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1725年元月28日清晨5点15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就在彼得大帝弥留之际，叶卡捷琳娜将前来看望皇上的曼申科夫亲王拉到另一个房间，商议如何以最快最稳妥的方式接过皇位。曼申科夫答应安排好宫廷外边的事。他请叶卡捷琳娜亲自出马去找布特林(Buturlin)将军。嘱咐他，一旦皇上驾崩，立即调近卫军包围冬宫。

在由谁继位问题上，朝廷中分为两派。大多数大臣和贵族主张由彼得大帝的孙子彼得·阿列克谢维奇继位。少数人拥戴叶卡捷琳娜。按传统，当然是由男性子孙优先继承皇位。欧洲国家驻俄使臣们写给本国的报告中，都认为皇后没戏。

当群臣集中到冬宫来议事时，近卫军将领布特林打开窗户发出了命令。冬宫四周响起了战鼓和号角。宫门被打开，一队卫兵簇拥着叶卡捷琳娜进来。

“近卫军？你们来干什么？”大臣们惊恐地发问。

“奉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之令，前来护驾并表效忠！”

“女皇万岁！”宫里宫外，军人的喊声震天动地。

“女皇万岁！”拥戴叶卡捷琳娜的大臣跟着喊叫。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走到叶卡捷琳娜跟前跪下，亲吻女皇的裙角。

拥皇孙派妥协了。他们在如狼似虎的近卫军的包围之中，压力之下，低头臣服。

叶卡捷林娜，这个农民的女儿，昔日的丫环、厨娘，成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她算不上一个英明的领袖。这位不识字的女皇懂得的实在太少。内政外交她搞不过来。曼申科夫亲王被叶卡捷林娜一世晋升为公爵（大公）。他是当朝唯一的公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普希金的诗中被称为“半个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开始还每周两次参加国务会议。但她说不上话，决不了策。充其量只是一个划圈打勾的工具。她在位的两年多时间里，国务基本上是由以曼申科夫

为首的朝廷大臣处理的。大多也都是按彼得大帝的既定方针办。这位女皇自己极力主张并贯彻落实的有两件值得称道的事。一是大赦在历次政治清洗中被彼得大帝送进监狱或流放边疆的“政治”犯。二是给农民减免税。彼得大帝一生征战，一生搞现代化。把农民的血汗都榨干了。不能不休养生息。

叶卡捷林娜一世（Catherine I）死后，曼申科夫扶植彼得大帝的孙儿彼得二世继承皇位。还计划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彼得二世。集怨已久的旧贵族联合起来，把曼申科夫赶下台，并抄没其全部家产，将他一家流放到西伯利亚。俄罗斯绘画大师苏里科夫在其名作“曼申科夫在毕里奥佐佛（Menshikov in Beryozovo）”中，生动地勾画了其一家人在流放地的悲惨境地。曼申科夫 1729 年 12 月 12 日死于饥寒交迫之中。

彼得二世仅在位三年。他死后，旧贵族势力从科兰德大公爵迎来自伊万五世的女儿安娜·伊凡诺芙娜做沙皇。安娜在位十年。她没有子女，过继了自己死去的姐姐的外孙伊凡，并由尚在襁褓中的伊万六世继位。1741 年 12 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彼得大帝和叶卡捷林娜一世的女儿叶莉莎维塔率领近卫军发动宫廷政变，将安娜的亲信大臣一个个从被窝里揪出来，押上囚车，投入监狱。年少的伊万六世被单独囚禁，最终死于狱中。叶莉莎维塔在位 21 年，传位于自己姐姐的儿子彼得三世。彼得三世的妻子同样是利用近卫军政变夺得沙皇宝座。她就是著名的叶卡捷琳娜大帝。

十八世纪是俄国崛起的世纪。继彼得大帝之后，四个女沙皇相继统治俄罗斯。叶卡捷林娜一世在位时间并不长，但她自世纪之初便辅佐彼得大帝，在彼得大帝死后更是开创了女沙皇当政的历史。由于叶卡捷林娜一世出身卑贱，即便在俄国的史册中也极难寻觅有关她的资料，她那倾国倾城的美貌，果敢坚定的行事作风，特别是她从灰姑娘到女沙皇的传奇，在俄国历史，以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了谜一般诱人的印记。

政变在冬夜

寒星辉映在圣彼得堡寂静的上空，冰雪覆盖着大街小巷。一支马队出现在涅瓦河封冻的冰面上。马蹄裹着毛毡，马背上是一个个内穿盔甲，外罩白色披肩，手握兵刃的彪形大汉。队伍中有一辆由四匹白马拉着的大型雪橇。雪橇上，四个卫士簇拥着一个削瘦高挑的身影。那貂皮斗篷下，露出彼得大帝的爱女叶莉莎维塔公主冷艳的脸庞。

站在雪橇上的叶莉莎维塔（英译：Elizabeth）公主此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圣彼得堡，这个以她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每一条街道，每一幢建筑，都是她父皇和母皇光辉业绩的丰碑，都见证过她的爱恨情仇。今夜，她要做一个了断。她要把被颠倒的俄罗斯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她要重振俄国在父皇时代的霸业和雄风。她心中默念着：爸爸，妈妈，请你们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们的女儿吧！

1

十几年前的复活节，涅瓦河两岸挤满了人。他们中除了本地的士农工商，还有从外地赶来参加东正教教会各种活动的信徒旅客。他们一清早就等在这里，为的是占据一个好一点的位置，一睹两位公主的芳容。

公主华丽的游船出现了。人群中一阵骚动。正值豆蔻年华的安娜和叶莉莎维塔，站在船头含笑向沿岸的人们颌首致意。她们动人心扉的青春美貌和灿烂的微笑，让圣彼得堡的春色更加明媚。人群中有人激动的热泪盈眶。一个年轻的近卫军士兵竟情不自禁地高呼：“乌拉！公主安娜！乌拉！公主叶莉莎维塔！”引发了一阵热烈的欢呼声。

叶莉莎维塔转过脸看了看姐姐，开心地笑了。她爱圣彼得堡，她爱俄罗斯，她爱热爱着她的人民。

叶莉莎维塔(Elizaveta Petrovna)是个幸运的女孩儿。她生在帝王之家，却几乎是无拘无束地长大。彼得大帝厌恶贵族阶层的繁规琐矩，自然不愿让这些东​​西束缚自己的爱女，加上国事繁忙，连孩子的学习都难得过问。使女出身，一字不识的妈妈，虽然聪慧过人，却哪里有上层人家管教孩子的经验和知识？两个女儿乐得自由自在地游戏玩耍。二女儿叶莉莎维塔尤其活泼，可爱，淘气，请来的老师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向皇后报告吧，叶卡捷林娜总是大笑，好象还挺欣赏公主的淘气之举。然后宽容地说：“孩子嘛，不淘气能叫孩子吗？”“启禀皇后，那还教不教？”“教，教，总不能没文化吧。你别着急，这孩子聪明，什么都能学会的。”

就这样，法文、德文、瑞典文，算学、科学、美术、音乐和舞蹈都学了。除了舞蹈她感兴趣，其他课程要是考试的话，她没有一门能及格。她爸爸不管，她妈妈不在乎。老师乐得交个差完事。

叶莉莎维塔几乎是和圣彼得堡一块儿成长的。1703年5月，彼得大帝决定在这块刚刚从瑞典人手中夺回的土地上兴建一座欧式城市。仿照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意大利的威尼斯，彼得大帝亲自画出城市建设的蓝图，并高价聘请德国建筑师担任建城的总工程师。

圣彼得堡坐落在波罗的海东岸的芬兰湾，涅瓦河的入海口。城市傍河而建，许多支流穿城而过。彼得大帝明令不得在河上建桥。他命令开凿出四通八达的运河水道。市内的主要交通工具半年是舟船，另半年冰封河面，雪橇可在冰面上快速驰骋。圣彼得堡开建150年之后（到1850年），才开始有桥梁出现。

全国的能工巧匠都集中到圣彼得堡，另外还有大量民工由各地征调而来。平均大约每10户出劳工一人，其后每年都增调数以万计的民工，以补充伤亡人数。工期催得紧，寒冬腊月也照干不误。一座座华丽的殿堂拔地而起。如今，圣彼得堡历史中心及相关建筑群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正如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长城一样，所有历史上辉煌的建筑都是奴隶的尸骨堆砌而成的。千里迢迢被驱赶来建设圣彼得堡的农奴们，每年都有50%的人伤残或死亡！

对于这些，公主叶莉莎维塔哪里知道。1709 年底出生的她，只知道自记事以来，这座城市和她一样越来越漂亮了。圣彼得堡的建筑堪称世界一流。而她呢？数遍整个欧洲，哪里能找到她这么美貌的公主！她从妈妈那里继承了羞花闭月的容貌，从爸爸那里得到高挑挺拔的身材。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去令人炫目的光彩。

2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到了叶莉莎维塔公主这儿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彼得大帝曾想同法国联姻，让他的掌上明珠嫁给年青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没想到傲慢的波旁王族居然拒绝了俄国公使的试探。彼得大帝那时正为膀胱和尿道结石所苦。皇后与其秘书有染的传言，加上法国波旁王朝对他为女儿提亲的羞辱性的回绝，使他病情加重，沉疴难起。

彼得大帝去世的那年，叶莉莎维塔公主 16 岁，在那时的欧洲贵族中，这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前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比她大一岁的姐姐安娜 15 岁时就定了婚，可叶莉莎维塔一张利嘴把候选的郎君一个个说得一钱不值。她说最猥琐下作的就是路易十五。

“俄罗斯一定会超过法国的，妈妈。法国人最终会向俄国人跪下。”年青的公主越说越激动。

“你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还说这种孩子话！真是让我和你父皇把你惯坏了。你看这也不顺眼，看那也看不惯，难道你这辈子不嫁人？”叶卡捷林娜一世又气又急。

公主心里有人。

公主从小就爱往卫兵的营房跑。近卫军官兵都特别喜欢这个漂亮淘气的小公主。她会两手抓起配剑比划，会抢过军人的帽子乱扔，会央求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给她听。公主 13 岁那年让彼得大帝在近卫军营房里发现了她。皇上狠狠地教训了公主。打那以后，叶莉莎维塔就没有再到军营去。等到她再次出现时，官兵们惊讶地发现：公主长大成人了！而且出落地如此美丽动人。

那是在一年一度的近卫军军事表演赛上。两个公主拘谨地坐在父皇和母后旁边，身穿成人裙装礼服，头发盘起，衬托出春日桃花般艳丽的脸庞。近卫军个个精神抖擞，全力以赴。

叶莉莎维塔发现，那个骑术最高明的中士，正是过去常给她唱歌的阿列克赛斯·舒宾。整个比赛过程中，她的眼睛一下子也没有离开过年青的中士。幸运的是，在代表父皇给获胜者颁奖时，正是由她给阿列克赛斯挂奖章。当他们四目相遇，彼此都被对方燃烧着的眼光灼热了心房。对于叶莉莎维塔来说，这可是人生的第一次体验。那一夜，公主失眠了。

很快，叶莉莎维塔向母后提出，请阿列克赛斯教骑术。叶卡捷林娜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这等于给情窦初开的公主打开了方便之门。春日下青青的芳草地，留下了他们并肩的足迹；仲夏夜奔腾的涅瓦河，记下了他们的欢声笑语；秋风中金色的白桦林，看见过他们激吻热拥，寒冬时月光下的尖塔顶，听到过他们的海誓山盟。那是多么刻骨铭心的初恋。

3

彼得大帝病逝后，叶卡捷林娜一世在近卫军的支持下戴上了沙皇的皇冠。国事繁忙，让她很难再为任性的二女儿挑选女婿的事上分心。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她是否打算栽培阿列克赛斯。阿列克赛斯是因为自己出色的表现由士官晋升为准尉的，而且仅此而已。

叶卡捷林娜一世当政后，为了纠正彼得大帝的暴政，为一大批被彼得大帝罢黜，囚禁和流放的官民平了反。其中包括受彼得大帝的姐姐索菲亚及其情人高利特欣亲王政变未遂案牵连的大臣和官员。高利特欣家族于是重新登上俄国的政治舞台。这个家族是罗曼诺夫王朝的常青树。几乎在各朝沙皇的政权中都有高利特欣家族成员担任要职。直到十月革命时，最后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首相也是这个家族的。

彼得大帝的前妻尤都西雅正是来自高利特欣家族的。彼得大帝休妻和囚禁老亲王，不能不受到该家族及其政治集团的记恨。叶卡捷林娜一世死后，他们联合曾卷入彼得大帝长子阴谋篡位案被流放的道格拉可夫斯基元帅，把曼申科夫公爵赶下台，并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又将叶莉莎维塔公主排斥出贵族议政会议。彼得二世死后，老高利特欣亲王的堂弟米齐·高利特欣亲王扶植了伊万五世的女儿登上沙皇的宝座。伊万五世就是同彼得大帝在少年时代一起登上皇位的那位天生愚痴和有残疾的皇上。他与彼得大帝同父异母。傻子也能生儿育女。他的女儿不傻。

伊万五世的女儿安娜·伊凡诺芙娜（Anna Ioannovna）1693年生，18岁时嫁给科兰德大公爵（现为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大公。新婚刚三个月，这个大公就死于暴饮暴食。安娜继承了科兰德大公爵的统治权，没有再婚。俄国贵族请她回国执政，当然有在政治上继续排斥彼得大帝后代和亲信旧部的目的。

高利特欣亲王和贵族议政会对安娜也有戒心。他们同安娜约法三章，要她保证俄罗斯贵族的“集体领导”。1730年，37岁的安娜登基。此时的安娜已经有近20年的统治经验。她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建立秘密警察队伍。然后把她从科兰德大公爵带来的情人和亲信恩斯特·庇隆任命为内务大臣和宫廷总管。接着撤换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她建立了自己的警卫团，把彼得大帝创建的近卫军换驻市郊。俄罗斯贵族集团大大地失算了。接下来，他们见识到了安娜和恩斯特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政治手段。

4

恩斯特没有显赫的家世。他从小就不安份，14岁时便离家到俄国来混世界。几年后一事无成回到科兰德。他的姐姐在当朝大臣彼得·比图佐夫家当使女，因为颇有几分姿色而受宠于主人。恩斯特通过姐姐给比图佐夫当了随从。比图佐夫那时候是女公爵安娜的情夫。比图佐夫是个风流宰相，情人不可计数。同安娜私通完全是被动的，甚至有几分无奈。安娜那时虽然年青，但长相实在难以恭维。

恩斯特看在眼里。他一直盘算着接近女公爵的机会。一次安娜派人来叫比图佐夫而后者恰恰不在。恩斯特借口去帮主人解释，自作主张从主人家地窖中搬了一箱陈年好酒送到女公爵府上。鬼使神差地，安娜被他的魁梧英俊和甜言蜜语迷上了，竟留他过夜。这一夜，恩斯特使出全身招数，把安娜服侍的神魂颠倒。安娜嫁的是一个终日不离餐桌的酒囊饭袋，丈夫死后又傍上一个年纪不轻，只是一味敷衍的大臣。直到遇上小她三岁，一意巴结奉承，生龙活虎般的恩斯特，方才尝到了做个女人的甜头，从此就离不开这个小伙子了。倒霉的是比图佐夫，因为恩斯特在安娜面前嚼舌，一下子从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

恩斯特当上俄国的内务大臣之后，便开始清君侧的行动。他认为首先应该清除彼得大帝的影响及其政治势力的隐患。这个想法同安娜不谋而合。

“据说，我的那个妖精堂妹同近卫军走得很近，当兵的冲着她喊‘乌拉’？”安娜在召见秘密警察头子时问。

“有这个说法。那是过去的事。听说现在她有一个情人是近卫军准尉。”

“哼，她是不是想学她那个厨娘老妈，策动近卫军造反？我不能不防！”女皇安娜对这事特别地敏感。

“皇上的意思是……？”

“把她那个情人抓起来，流放到西伯利亚！”

“是。”

“谁冲她叫过‘乌拉’？”安娜厉声问道。

秘密警察头子小心翼翼地回答。“臣调查过，事情过去了好几年了，没人能记得谁最先喊的。”

“那就把叶莉莎维塔情人的好朋友都抓起来，流放到不同的地方去。”

“皇上，……该定他们什么罪呢？”

“这还要我教你？再说，没有罪名我就不能抓人？”

5

秘密警察持内务大臣签署的逮捕令到近卫军抓人。近卫军自成立以来，一直还没人敢惹哩。

读俄国近代史，不能不知道近卫军(Leib Guard 或 Imperial Guard)。

皇家侍卫各国历朝都有。比如在中国有所谓“大内侍卫”。但他们一般不列入正规军或作战部队序列。换句话说，皇家侍卫属于保卫系统，编制不同。年青的彼得大帝在接受军事训练时，以游戏的形式组织了一支近卫军团，最初仅五十余人，后来扩充到两个团。其官兵年龄与他相仿。在这些铁杆卫兵的支持下，当年只有 17 岁的彼得大

帝赢得了与摄政女王索菲亚和高利特欣亲王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几乎与他同时代的中国的康熙大帝擒获鳌拜，夺取大权的历史故事。

亲政后的彼得大帝将这支亲信卫队转为正规军编制。这就是彪炳史册的普若奥伯拉仁斯基团和辛约劳复斯基团。史称近卫军。近卫军既是卫队又是作战的生力军。其中普若奥伯拉仁斯基团由彼得大帝亲任团长。这个近卫军团在 1917 年解散之前，官兵待遇比其他部队同军衔军人高两级。该团军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也特殊。近卫军制度对近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产生过影响。法国拿破仑时代帝国卫队中的近卫军，德国纳粹党卫军的冲锋队，很可能就是借鉴了俄国始于彼得大帝时期的近卫军制度。苏联红军建军初期没有近卫军制度。卫国战争时期，为了鼓舞士气，斯大林授予军功卓越的部队“近卫军”称号。近卫军装备优先，而且官兵待遇高于其他部队同等军阶的官兵。

秘密警察进了近卫军兵营，立刻老实了三分。他们恭恭敬敬地请阿列克赛斯和其他三位军官到内务部“谈谈”。阿列克赛斯感到不祥。他交代在团部值勤的士官，他的部下和朋友彼得·舒瓦洛夫，如果晚上还不见他返回营地，第二天一早务必转告公主他被捕的消息。

但阿列克赛斯和他的战友当夜就被秘密警察押解出圣彼得堡。等到叶莉莎维塔得到消息，哪里还有他们的踪影？愤怒的公主恨不得砸烂内务部和秘密警察总部。她最后闯进沙皇住的冬宫，向堂姐安娜要人。

“听着，叶莉莎维塔。我早就听说你不太听话，没想到你任性到这个地步。警察抓人那是执行公务。你觉得我这当皇上的连这么屁大的一点事也会管？”安娜可不把这个堂妹当回事。

“没有你的批示，他们谁敢无故抓人？”叶莉莎维塔愤怒地质问。

“哼，无故？他一个下级军官勾引你这个先帝的公主干什么？是不是有阴谋？”

“你，…皇上姐姐，你怎能这样？”叶莉莎维塔马上掂出分量了。她改换了口气，哀求女皇。“姐姐，你可怜可怜我吧。爸妈去

世，姐姐远嫁欧洲。阿列克赛斯是我唯一的朋友和亲人。你放了他，让他退伍。让我跟他远远离开圣彼得堡。好吗？”

“妹妹呀，我是为你好。你怎么被一个小准尉给迷住了呢？我这儿有好多欧洲的王公贵族想向你求婚哩。你尽管挑，皇上我给你做主。”

“皇上，你放了人，我就听你的。” 叶莉莎维塔一心要救心上人。

“不放！我要让近卫军都知道：私下串通皇族和其他王公大臣没有好下场！我忙着呢，你走吧。”

绝望的叶莉莎维塔大病不起。两个月后，阿列克赛斯死于流放途中的消息传来。叶莉莎维塔万念俱灰，拒绝吃药、进餐甚至喝水。

6

医生阿蒙·莱思托夫默默地坐在叶莉莎维塔床前，心痛地看着公主。莱思托夫医生过去是宫廷御医，一直为彼得大帝一家，以及朝廷官员，近卫军官兵看病。叶莉莎维塔公主可以说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伴君如伴虎”，当年仅为求皇上饶过皇太子，彼得大帝一怒之下，把他发配到西伯利亚。叶卡捷林娜一世上台后，宣布平反和赦免的第一批人员中就有莱思托夫。回到圣彼得堡后，他不再拿朝廷的薪金，自开一个诊所，一直是叶莉莎维塔公主的医生。

这位美丽聪慧的公主是两位先帝的掌上明珠，也是他阿蒙的心头明珠。眼下，他说什么也要让公主活下去。

“公主啊，你可不能这样糟贱自己。你要活下去。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至少要看到害死阿列克赛斯的仇人受到应有的报应吧？” 莱思托夫诚恳相劝。

“我哪里还有什么希望？让我离开这个世界吧，我要去找我爸爸妈妈，去找阿列克赛斯。”

“你的仇还报不报？” 不听劝，只能用激将法了。

“谁能帮我报仇？”

“上帝会安排的。”

“大夫，我连一个亲人也没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公主，你如今虽然落难，但你还是圣彼得堡的明珠。到处都是热爱你的人。大家都站在你一边。只有一两个人恨不得你死了才舒心。你怎么能让俄罗斯人民失望，让你的仇人称心如意呢？”

“那你告诉我，大夫。我得等多久才能等到报仇伸冤的那一天？”

“这，……十年，不出十年！”

公主接过医生递过来的药杯。

病愈后，叶莉莎维塔仍被监视着。在圣彼得堡，谁都同情公主，但很少有人敢于冒然拜访公主。叶莉莎维塔接受莱思托夫医生的建议，开始埋头读书。她在书山学海里找到了乐趣和面对寂寞与孤独的勇气。

莱思托夫医生是公主府上屈指可数的来访者之一。他也充当着公主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从医生这里，叶莉莎维塔知道越来越多的前朝旧臣受到排挤和迫害，越来越多的人憎恨安娜·伊娃诺芙娜的倒行逆施。

“多行不义必自毙。公主，记住老臣的话，你一定会看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莱思托夫的话带着满腔的悲愤。

7

一天，莱思托夫医生在来访时说起圣彼得堡歌剧院的事。他告诉叶莉莎维塔，歌剧院新添了几个成员，其中有一个乡下来的哥萨克小伙子唱男中音，很受欢迎。这小伙子常常单独表演，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民歌，为演出增加了不少气氛。

“乡下来的？”叶莉莎维塔觉得新鲜。

“是啊。长得可英俊啦。要不要去看看？你已经很久没出过大门了。”莱思托夫医生极力相劝。公主答应了。

叶莉莎维塔公主的出现，引来了歌剧院所有观众的目光，连演员都掀开序幕，争着看一眼传说中美若天仙的公主。公主在无声的注视中感受到同情和支持。她环顾四周，向大家轻微地点头致意。

那个哥萨克青年演员早就听说过有关公主的传说。百闻不如一见，公主比他想象的还要美丽，而公主坚毅的面容，更使人肃然起敬。轮到小伙子独唱的时候，他演唱了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民歌：

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荒原。
车夫挣扎起，拜托同路人：将我埋葬了，坟墓向家乡。
请将我的马，带还我爸妈。再给我爱人，捎去几句话。
爱情我带走，切莫太悲伤。重找知心人，相守永相爱。

歌声从他宽厚的歌喉中涌出，在歌剧院的大厅中回荡。那如泣如诉的歌声，象是从亘古长存的草原传来，漂浮在圣彼得堡的上空。那强烈的感染力，让许多听众热泪盈眶。此时的公主早已泪如泉涌。她相信，这个青年歌手唱的是她的阿列克赛斯。阿列克赛斯临死的时候一定会想方设法给她留下话来，否则他的冤魂不会离去。阿列克赛斯呀，这爱情是我们两人的。你怎能一个人带走呢？就算你把我的这一半带走，你的爱却永远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了。

歌手演唱完毕，面对公主的包厢单膝跪下。他左手持吉他，右手贴在前胸，久久不抬起低下的头。观众席上有人站起来，转身面向公主。更多的观众站了起来。最后几乎全场都站了起来。在这一片寂静中，分明响彻着动人心魄的呐喊。此时此刻，叶莉莎维塔公主心中的忧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但她很快冷静下来，她站起身来，对着演员鼓掌。全场随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8

青年歌手名叫阿里克西·拉苏莫斯科基（Alexei Razumovsky），出生在乌克兰，原是个牧羊娃。他小时候跟教堂里的司事读过书，天生的好嗓子，在当地唱歌有些名气。22岁那年，本地一位当兵在外，因军功显赫而获爵位的上校回乡探亲。偶然听到阿里克西唱歌，觉得他有这样的天赋不该在乡下给埋没了，就问他愿不愿意出去见见世面。阿里克西求之不得，便告别父母，随这位爵爷来到圣彼得堡。

这个善良的青年歌手对公主崇拜到了极点。不仅仅是因为公主的美貌，更由于公主和一个低级军官之间如此长久而又坚贞的爱情，以及公主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和悲惨的个人命运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和勇敢。阿里克西心里想，如果需要，即便为公主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

演出后的第二天，莱思托夫医生受公主委托来请阿里克西。

叶莉莎维塔感谢阿里克西为她唱的那首歌。她想知道，阿里克西是否听说过阿列克赛斯的事情，或者，知道不知道任何有关他的消息。

“公主，我听说过您的不幸。但那是我到了圣彼得堡之后的事。那首歌是一首古老的民谣，已经传唱几百年了。”阿里克西诚恳地回答。公主沉默了。

“公主，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情义，千百年来不断重复着。那首歌能够流传下来，正是因为它表达了所有亡命天涯的人向亲人告别的心声。你觉得那是阿列克赛斯准尉传给你的话，那就不会错。我听说所有真心相爱的人心灵都是相通的。”

“谢谢，你说得对。我喜欢听你唱歌，但不愿经常到公共场合去。你能常来我家里唱歌吗？”

“随时听从公主的吩咐。”

阿里克西从此成了叶莉莎维塔公主家里的常客。

当女沙皇安娜听到歌手阿里克西留在叶莉莎维塔家，夜不归宿的报告后，轻蔑地笑了：“这个贱骨头。使女生出来的贱人。放着王侯将相不嫁，倒是乐意和当兵的唱歌的混在一起。我看她成不了气候。这样一来我倒省心了。这比她嫁到欧洲还让我放心。”

秘密警察不久以后撤除了对叶莉莎维塔的专门监视。当局对前朝军政要人的各个击破已经开始了。顾不上几年来几乎与世隔绝的公主。

军头瓦西里·道格拉可夫元帅首当其冲地遭到女沙皇安娜的打击和迫害。

瓦西里出身于贵族世家，1700年入选整编扩充中的近卫军，后参与对瑞典的北方战争和镇压乌克兰的布拉营起义等战争，屡立战功，颇受彼得大帝的赏识。1715年，瓦西里做为彼得大帝的钦差大臣出使波兰，促使波兰在俄瑞之争中确立亲俄反瑞的立场，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由此成为彼得大帝的近臣。1718年，彼得大帝判处其长子，皇储阿列克西(Alexis Peterovich)死刑。瓦西里挺身而出，为皇储求情，激怒了彼得大帝。随之被作为同案犯问罪流放。瓦西里由叶卡捷林娜一世平反召回，在彼得二世当政时被贵族樞密院授予元帅衔，并同高利特欣家族联手扳倒曼申科夫公爵，扶植安娜·伊凡诺芙娜登上皇位。

安娜对于俄罗斯贵族企图用一纸“协议书”来限制她的权力即藐视又仇恨。彼得大帝的政治势力随着曼申科夫公爵被旧贵族放逐而不足为虑。打击叶莉莎维塔也只是防患于未然。真正需要认真对付的，是妄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俄罗斯贵族们。安娜和恩斯特知道，单单换下重要的朝廷大臣还不够。要狠狠地打击他们。当然，最好是各个击破。

瓦西里·道格拉可夫元帅被逮捕，以发表侮辱女皇言论的罪名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受此案牵连的有一批人。

女沙皇安娜执政的十年，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十年浩劫”。旧朝官员人人自危。朝廷中的重要职位几乎都被安娜从科兰德带来的亲信走狗占据了。安娜自己也嗅得出圣彼得堡地下蔓延着的仇恨的火焰。她常年移住莫斯科，组建了自己的警卫团。每次回圣彼得堡都由骑兵警卫团贴身护驾。对于前朝旧臣和贵族，安娜继续打击，毫不留情。

高利特欣家族难逃厄运。安娜下令高利特欣亲王休掉出身于天主教家庭的妻子，又强迫他娶安娜的一个老使女为妻。婚礼在莫斯科举行。安娜令人做了一个冰彫的宫殿作为“贺礼”。婚礼上，安娜令手下脱光新郎新娘的衣服，只让他们戴一顶小丑的帽子。然后推入冰

宫，堵住门让他们在里面跳舞。安娜手下极尽嘲弄，羞辱之能事，直到两人几乎冻僵了才放出来。

这一幕写入了历史的“冰宫婚礼”，映射出安娜王朝是何等得污浊暴虐。政治迫害史不绝书。然而，使用下流的人身侮辱手段，还只有上了“段位”的元首才做得出来。这类暴君把自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10

恢复了部分自由的叶莉莎维塔公主逐渐回到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参加一些庆祝活动和聚会。不过她十分谨慎，尽量低调，并且基本不与军人接触。近卫军中，只有舒瓦洛夫兄弟俩不信邪，偶尔主动拜访公主。这兄弟俩哥哥叫亚历山大，弟弟叫彼得。他们是将门之子，刚从军校毕业入伍时，是叶莉莎维塔公主原男朋友阿列克赛斯的部下和小兄弟。阿列克赛斯被捕，就是弟弟彼得给公主报的信。

1739年圣诞节期间，正当女皇安娜在莫斯科为高利特欣亲王举行骇人听闻的“冰宫婚礼”时，圣彼得堡的上层也在举行庆祝圣诞的聚会。贵族们三三两两地喝着香槟，谈论着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六世的背叛，俄国不得不放弃在长达两年的战争中从奥斯曼帝国那里夺来的大部分领土的事。俄国这次可丢了面子。

法国大使拉·柴塔迭向叶莉莎维塔公主走来。

“尊敬的公主，可以坐下单独谈谈吗？”

“不甚荣幸。”叶莉莎维塔不卑不亢。

“公主，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为我们国王陛下错失的良缘表示遗憾。同时我也想表达我及我们法国对彼得大帝开创的伟大事业后继有人的由衷的高兴。”

“恕我迟钝，不明白大使先生的意思。”叶莉莎维塔警觉起来。

“公主一年前在那场音乐会上的表现令人叹为观止。那天我在场，正担心着全场高涨的情绪失控，公主却冷静机智地引导了大众。帝王风范，帝王风范啊！”

“大使先生拿一个弱女子开心，不觉得太残忍了点吗？”

“公主哪里担得起一个弱字？您若是比不上父亲有情可原，但比起母亲来，一定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使绝不放过这个难得的插手俄国政坛的机会。“长话短说吧。你的堂姐自作聪明，太过分了。欧洲可不愿意被一个疯女人搅得心神不安。法国期待您取而代之，并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十年的磨难，造就了叶莉莎维塔的沉稳。“大使先生，我是一个平庸的女人，也是一个运气不好的女人。贵国国王路易十五当年没错。是大使先生您看错了。舞会就要开始了。您知道，我小时候太贪玩，除了跳舞什么也没学会。您愿意请我跳支曲子吗？”

11

法国大使的话，叶莉莎维塔公主第二天就对莱思托夫医生和阿里克西说了。阿里克西这时已辞去歌手的工作，正式成为公主的管家。

“太好了！公主，这说明欧洲各国已经对我们这位女沙皇厌烦了。至少法国英国是这样。”莱思托夫医生兴奋起来。“我对你说过总会有云开雾散的一天，你一定能够看到仇人受到报应。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大夫，您这是在说什么呢？安娜还是皇上，手握生杀大权，朝廷里又都是她的亲信。你以为我往圣彼得堡的大街上一站，以我父亲的名义振臂一呼。全城人就会同我一起去围攻冬宫？”

阿里克西发表意见了。“公主，有一点可以肯定，圣彼得堡以及整个俄罗斯的人民现在更加怀念彼得大帝和叶卡捷林娜皇上。旁观者清，法国大使的话是有道理的。如果国内外都期待俄国有个大变革的话，你是取安娜而代之的最佳人选。”

阿里克西头脑清醒，说话很有分寸。这就是为什么叶莉莎维塔公主喜欢他，让他终日陪伴自己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太不现实。”叶莉莎维塔想了一想，又交代阿里克西。“不过，下次舒瓦洛夫兄弟俩来访时，可以由你把法国大使的话透露给他们。”

“公主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办。”

一石激起千层浪。

叶莉莎维塔公主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了。报个人冤仇是一回事，让俄罗斯结束目前这种混乱才是历史的大势。没有这个大目标，如何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当然，扳倒当政的皇上和权贵们需要借助一支力量，一支武装力量。这就是安娜最惧怕的，能够立即至她于死地的近卫军。问题在于：第一，公主本人与近卫军早已中断了联系。目前的近卫军在人事上早有变化。那些看着她长大的老军人许多都退伍了。第二，安娜时时提防着驻扎在圣彼得堡的老近卫军普若奥伯拉仁斯基团。她虽未将首都迁回莫斯科，却常住莫斯科，每次回圣彼得堡，都由她自己组建的警卫骑兵团护驾。组织突袭或刺杀等行动等于自杀。现在搞政变？除非有上帝的帮助。

舒瓦洛夫兄弟俩在近卫军中打磨了多年，如今都戴上了上尉军衔，在团里人缘不错，是少壮派的代表。听了阿里克西透露的信息，一下子来了精神。他们认为，所谓朝廷，不也就是那么几个鸟人？只要瞅着机会把他们脑袋砍了，天下就夺回给公主了。“这事要说难比登天还难。要说容易，也就是一个晚上的事儿。”彼得·舒瓦洛夫说得豪情满怀。

“那我们就等着。”叶莉莎维塔公主对他们说，“等着上帝的安排。”

12

女沙皇安娜身体肥胖，移动起来很吃力，最近越发感到体力不支。安娜是个吃不得亏的女人，自当上沙皇起，对内排斥异己，对外与德、奥(地利)结盟，向中亚扩张领土。几年来，频频得手。但是这一次对奥斯曼的战争进行了两年，却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暗地里的交易，不得不从占领区撤军。到嘴的肥肉又吐回去，心里别扭得慌。一下子病倒了。医生诊断是肾炎晚期。

安娜很快就感到自己的寿限将至。她盘算着，“接班人”一定要出自父亲伊万五世这一支。掐来算去，自己死去的姐姐叶卡捷琳

娜（其夫君为李奥波德公爵）有个外孙算是同自己的血缘最近了，尽管这个孩子刚刚两个多月大。安娜宣布过继这个也叫伊万的婴儿，并立他为王储。十二天以后（1740年10月17日），安娜去世。临死前，经不住恩斯特的催促和恳求，安娜很不情愿的宣布恩斯特为科兰德大公国的公爵，兼俄罗斯帝国的摄政王。不情愿，是因为她深知恩斯特树敌太多，职位越高越难自保。

三个月大的伊万六世成了俄国的皇上。人见人恨的恩斯特·庇隆摄政。仅三周之后，伊万六世的父母便与朝中重臣奥斯特曼等联手，由元帅穆尼池亲率士兵，以贪污渎职罪逮捕了恩斯特，并抄了他的家。恩斯特·庇隆之富有，堪比中国满清的和坤。从恩斯特家中抄出大量欧洲各国的房契，现金，钻石，珠宝，价值连城。数目之大，令当时欧洲所有王公贵族瞠目结舌。

俄罗斯又经历了一场政治大地震。这次拼杀是在已故沙皇安娜的朝臣中进行的。它以伊万六世的母亲安娜·李奥波多芙娜继任摄政，外交大臣奥斯特曼任首席大臣告结束。奥斯特曼是德国血统。伊万六世的父亲弗笛南德公爵任俄军统帅，他也有德国血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六世的姨侄。俄罗斯朝廷里形成了德国人主政的格局。

局势向着对叶莉莎维塔公主有利的局面发展。由于多年的低调和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朝廷的重臣们几乎想不起还有这个公主的存在。他们为了巩固政权即要打击恩斯特的残余势力，又要防止俄罗斯旧贵族势力死灰复燃。在女沙皇安娜死后的一年里，涅瓦河暗流涌动，圣彼得堡余震不断。直到1741年冬季来临，圣彼得堡被冰雪覆盖之后，俄国的政局似乎才平静下来。

13

1741年12月6日。晚餐时，值勤官亚历山大·舒瓦洛夫上尉宣布：晚十点要在餐厅举行一个生日晚会，请各位参加。“谁过生日？”亚历山大嘿嘿一笑：“保证给各位一个惊喜！各位可以猜嘛。写在纸头上，来时交给伊里奇上士。猜中的得一瓶伏特加。可不许互相打听啊！”

当兵的爱热闹，何况有酒喝。不到十点，穆罗姆营（Murom Battalion）几百来人就聚集在餐厅里了。当报时的钟声响起，大门打

开了，几个人在彼得·舒瓦洛夫上尉的带领下走了进来。亚历山大吹了声响哨让大家静下来。一位来客走上临时搭起来的讲台，脱下貂皮斗篷。亚历山大宣布：“今天的贵宾是叶莉莎维塔公主。请公主讲话！”

全场都楞住了。即使有人从未见过公主，她的大名在近卫军普勒奥伯拉仁斯基团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满腔的悲愤一下子涌进叶莉莎维塔公主的胸膛。

“近卫军官兵们，弟兄们：

当我走进普勒奥伯拉仁斯基团的营地，就像一个游子回到久别的家中，止不住热泪盈眶。十年了，我没能走进近卫军的军营一步。但在这十年里，这座近在咫尺的军营夜夜在我梦中萦绕。我的心始终和我忠贞的近卫军弟兄们在一起。父皇和母皇死后，姐姐远嫁欧洲。我在俄罗斯最亲近的人就是你们。但我却不能来看望大家。

十年前，安娜·伊凡诺芙娜逮捕并杀害了近卫军准尉阿列克赛斯·舒宾和他的三个战友。她公然告诉我，阿列克赛斯并没有罪。他的死只是因为他同彼得大帝的女儿恋爱。杀了他就是对近卫军发出警告：不允许任何人接近彼得大帝的女儿！

如果这种荒唐和残忍仅加害在我一个人身上，如果谋杀了我的爱人，并把我打入冷宫能够换来俄罗斯的稳定与繁荣。我可以忍受这一切。但是，弟兄们：看看这个国家，看看安娜和恩斯特把俄罗斯糟蹋成什么样子了！俄国军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领土，被安娜皇上大笔一挥统统退回。俄国的前朝大臣们被杀被抓被剥掉衣服当作小丑在冰窖中蹦达。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父亲彼得大帝在天的英灵指示我重振俄罗斯的光荣与理想。他引导我走进这个军营，寻求你们的帮助。弟兄们，让我们把安娜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热血在近卫军军人的胸中奔腾。“公主，彼得大帝的近卫军就是您的近卫军。下命令吧！”

普勒奥伯拉仁斯基团穆罗姆营兵分两路。一路由舒瓦洛夫兄弟带领，一路由公主亲自率领，分别去抓伊凡六世王朝的军政大臣奥斯

特曼、穆尼池等。他们中大多数人还穿着睡衣就被五花大绑塞进囚车。最后近卫军两路人马在冬宫外会合。站岗的卫兵发现情况不妙，试图敲响报警的铜钟。弩弓强箭早一步射穿了卫兵的胸膛。

冬宫的宫门被打开了。近卫军在宫中没遇到任何反抗。摄政的安娜·李奥波多芙娜和丈夫弗笛南德公爵还没来得及从床上爬起来就俯首就擒。小沙皇伊凡六世被一个近卫军士兵抱到叶莉莎维塔公主跟前。这个一岁零三个月的小男孩揉了揉惺松的睡眼，咧开嘴笑着把手伸向漂亮的公主。

叶莉莎维塔接过孩子。她亲了亲孩子可爱的笑脸，深深地叹了口气：“可怜的孩子。”她转向管家阿里克西，“你让他的奶妈和他在一起。三岁之前就不要换佣人了。”

叶莉莎维塔公主坐进了沙皇办公室。一道道公告和命令签署并发送出去。当涅瓦河的冰面被旭日染红时，俄罗斯已经进入了女沙皇叶莉莎维塔的时代。

叶卡捷琳娜大帝

这条路怎么这么长，似乎永无尽头。坐在马车车厢里的索菲娅无奈地把头靠在窗框上，迷惘地望着远方的地平线。叶落草枯，雪花飘飘。旅途开始的时候，妈妈是那样兴奋，喋喋不休，同样的话说了又一遍又一遍。这会儿也没兴致了，一个劲儿地在打瞌睡。

在这漫长的道路尽头，什么在等待着自己呢？索菲娅只知道此行是去俄国给一个叫做彼得的大公爵作为新娘候选人。这个男孩将来会成为俄国的沙皇。她被长辈们投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在那里她一个亲人和朋友也没有，连语言都不通。这是1744年初，她才十四岁。

1

索菲娅（Sophie）是德国的一个郡主。

从843年到1806年，德国叫“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简称神圣罗马帝国。帝国由许多公国和侯国组成。其政治格局就象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兼并，战争从未停止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引发了天主教和路德教的冲突，并最终导致殃及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十年战争”。战后神圣罗马帝国更为分裂，出现了三百来个公国和侯国。根据国力的强弱和权力的大小，这些国君们分为选帝侯（他们是帝国皇帝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大公爵、公爵、伯爵和亲王各个等级。

索菲娅的爸爸克里斯丁·奥古斯特(Christian August)只是一个小侯国的亲王。该小国同普鲁士王国是宗主国关系。他本人也被普鲁士国王任命为斯特丁城的总督。索菲娅生于斯特丁城（今波兰北部

港口城市吉青市)。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索菲娅这个郡主也就是一个中等城市市长的女儿，连真正的高干子女都算不上。

从15世纪初起，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几乎一直被奥地利大公国的哈布斯堡家族占据着。普鲁士王国的前身是布兰登堡大公国。1701年，普鲁士大公以支持奥地利向法国宣战为条件，换取了国王称号。普鲁士自此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和奥地利角逐德意志和争雄欧洲的主要力量。

俄罗斯在女沙皇安娜统治期间一直是奥地利的盟国。叶莉莎维塔政变上台之后，普鲁士国王为削弱俄奥关系，极力说服叶莉莎维塔女皇接受普鲁士方面的一个郡主作为她继子彼得的女子。索菲娅的妈妈约翰娜(Johanna)特别能折腾，积极地把女儿塞进了俄国皇储的新娘候选人名单里。

索菲娅被叶莉莎维塔选中，只能用“缘分”来解释。当女沙皇浏览各位候选郡主家族情况介绍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查尔斯·奥格斯图思。他是索菲娅的舅舅。叶莉莎维塔不禁笑出声来：“山不转水转，这名字又来了。”十几年前，叶卡捷琳娜一世当女皇，为女儿张罗婚事的时候，也是这么一张一张地浏览候选人家族情况。这个查尔斯不仅是候选人之一，而且是叶卡捷琳娜一世最为满意的人选。要不是叶卡捷琳娜一世于1727年去世，同年查尔斯也死于天花，这门亲事叶莉莎维塔不同意也得结成。

“得了，”叶莉莎维塔对自己说，“就算是我妈选中的吧。我年轻时没少让妈操心，这次算是补偿。”于是，索菲娅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姑娘变成了俄国未来皇后的人选。

年青的索菲娅对于自己成为俄国皇储的妻子人选一点儿也不兴奋。她不愿离开家乡，离开同伴，离开父母，告别自己的少女时代。索菲娅深深地依恋爸爸。在她眼里，爸爸和善、博学、充满智慧。克里斯丁亲王对女儿不仅宠爱，而且刻意栽培。亲王总是忙里偷闲陪女儿玩，给她讲一些道理。

索菲娅爱下棋。“爸爸，我怎样才能赢菲力普表哥呢？”

亲王想了想，回答说：“在挪动每一颗棋子时，你最好能比对手多想一步。比方说，你有三种选择。这三种走法的后面又会各有三种局面。这么一比较，最佳的方案就有了。”

“如果对方也考虑得这么细呢？”当女儿的问。

“那完全有可能。所以，更重要的是必胜的信念。当你整个身心被必胜的信念所占据的时候。胜利就已经在你一边了。信念和棋艺有关系，但棋艺高明的人未必就有必胜的信念。信念就是胜算。”

对于女儿远嫁俄国，克里斯丁亲王并不象妻子那样高兴，反而因为不舍和担心弄得心情沉重。临别时许多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最后只是说：“好好的，孩子。你……最好不要改变宗教信仰。”生离死别，父女俩眼里都噙满了泪水。他们再也没有见面。三年后，克里斯丁亲王病逝。

告别了家乡以后，普鲁士国王在柏林召见了索菲娅。享誉世界史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音乐家腓特烈二世(Frederich II)，是德意志民族的骄傲。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德国在近现代史上的强盛。此时他三十出头，风华正茂。眼前这个小姑娘，身体尚未发育，俯首低眉聆听国王的教诲。他看她只不过是将要布在俄国的一颗棋子，是他在国际外交上的一次小胜。此刻他哪里想到，十几年后，这个姑娘将会同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平起平坐，一争高下，甚至压过他的风头。

2

在俄罗斯国境内，沙皇叶莉莎维塔的特使已等候多日了。索菲娅母女俩在这里换乘上宽敞舒适的皇家马车。

往圣彼得堡的道路还是那样遥远。俄国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多年的战争留下满目疮痍。偶尔遇到维修道路的人，看到皇家马车驶来立即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下。索菲娅见他们衣裳褴褛，满脸菜色，许多人连鞋都没有，脚上只包块破毡布。真是惨不忍睹。

“老百姓都盼着有个好皇上。”约翰娜看出了女儿内心的波动。“首先，得有个皇上。你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给彼得大帝这一支生出继

承人来，让皇家的血脉往下续。这是叶莉莎维塔女皇最大的心愿，也是你在这个国家里地位的保障。你可要牢记在心哟。”

母女俩到了圣彼得堡又转赴莫斯科，因为女沙皇和继子彼得此时已在莫斯科。她们终于在二月十日彼得生日的前一天晚上赶到。几乎整个冬天索菲娅和约翰娜都是在路途上度过的。

叶莉莎维塔女皇在安伦赫浮宫接见了她们母女。索菲娅立即被34岁的女皇的美貌所倾倒。她在日记里写道：女皇“身材高挑、匀称，体型还是姑娘般的苗条，面貌极其美丽。”然而，大公爵彼得的那副尊容却不能不令索菲娅失望。彼得尖嘴猴腮，贼眉鼠眼，面色苍白。说话的时候，语气迟顿，还半闭着眼睛，脸上带着神经质般的紧张。

彼得的妈妈安娜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大女儿，叶莉莎维塔女皇的姐姐。叶莉莎维塔没有合法子女，因此将彼得过继，立为皇储。彼得的爸爸是瑞典国王兼芬兰大公查理七世的侄儿，德意志一个大公国的公爵。由于查理七世本人无后，彼得是其第一继承人。如果他不到俄国来，将会继承瑞典和芬兰的统治权。这个刚满16岁的男孩是当时欧洲许多公主郡主和贵族小姐们期待嫁给的皇室明星。然而，这个孩子又是那样的不幸：妈妈生下他几天以后就死了，十一岁那年爸爸又撒手西去。一场天花病害得他更为丑陋。世界上最好和最差的命都让他给摊上了。

约翰娜比叶莉莎维塔要小两岁。她实在想不通，当年以美貌和聪慧驰名欧洲的安娜怎么会生出这么个丑儿子。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一世的两个女儿中，安娜是那种柔顺的美，与叶莉莎维塔充满活力的美恰恰形成对照。安娜书读得特别好，能流利地使用俄、法、德、瑞典等几种语言，而叶莉莎维塔小时候根本不爱读书，俩人反差极大。

约翰娜生怕索菲娅流露出不满，劝女儿说：“看人别光看相貌。你可要好好把握来之不易的机会呀。”

“妈，你给我找的机会可真够好的。放心吧，我可不想再跟你坐几个月的马车回德国了。”

索菲娅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光是妈妈期待这门婚事顺利地举行，整个欧洲都在盯着她哩。但是，另一方面，女沙皇和大公爵并没有明言要娶她。她还要接受这母子俩的观察和“考验”。决定权

百分之百地在他们母子那边。在彼得陪她们母女吃饭的时候，索菲娅能够感觉到有人在暗中察看，不是女皇本人就是她的近臣。她的一言一行，甚至每一个表情都在俄国皇室的评价之中。唉，爸爸要是在这儿该有多好。女儿的难处跟妈没法说，说了只能得到大同小异的“教训”，心头的压力会更大。从此以后，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

3

索菲娅的妈妈比索菲娅的爸爸小 22 岁，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在马车上憋了一冬天，到莫斯科以后可不愿待在屋里了，到处串门子。索菲娅对此很不以为然。她宁愿一个人待在住处。

透过窗口往外看，大雪覆盖下的莫斯科美得朦胧。高高的红墙，金色的蒜头状的教堂屋顶，刺向青天的塔尖，……让人浮想联翩。她想不通：放着这么好的城市不用，当年彼得大帝为什么要迁都圣彼得堡？不久前途经圣彼得堡，那座仍在建设中，规模还不大的城市留给索菲娅的印象远不能和莫斯科相比。

正想着心思，腰间被人用手指戳了一下，索菲娅吓得差点叫出声来。转身一看，彼得大公爵正冲她鬼鬼地笑。索菲娅和妈妈住的正是彼得的行宫。彼得抓住索菲娅的手腕，拖着她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来跟我玩游戏。我有好多兵，还有大炮。”

彼得的兵和大炮都是木头雕的玩具。索菲娅看他满屋子里地下都是这些东西。排开阵势，彼得嘴里“轰！”“砰！”不停。他放了“炮”，就让索菲娅把另一边的“官”和“兵”放倒几个。玩了一会儿，索菲娅看他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死”了的士兵一会儿又放回队伍中去了，这“仗”总也打不完呀。

“你，……能不能换个玩法？”索菲娅实在难以忍受。

“怎么？你不喜欢？这是最好玩的呀。……那行，我们玩操练。”索菲娅只好趴在地下跟着彼得搬挪那些木偶，直到佣人来叫吃饭。

索菲娅忍不住把白天的事同妈妈说了。约翰娜却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就不往好处想。他带你玩，……好，好，至少你们交流起来没有语言障碍吧？”的确，彼得是在德国长大的，德文是母语。他法语说得也不错。

“妈，这是六岁男孩玩的东西。这么大的国家，能让一个整天玩木偶的男孩子治理吗？”

“那你不用操心，国事有大臣管。”

“什么都让大臣管，那算什么国君？”

索菲娅已经不是迷惘了。她急了。她已经很清楚彼得是个没法依靠的人。

叶莉莎维塔女皇来看她们母女，客套地问她们还有什么要求。

不等妈妈回话，索菲娅抢先说道：“女皇陛下，我要学俄语。恳请女皇陛下给我安排一个老师。”

“学俄语？那好啊。等回到圣彼得堡，我给你派个好老师。”

“谢谢皇上。”

约翰娜心里觉得女儿真不懂事。“索菲娅，我们已经给皇上带来不少麻烦，学俄语是早晚的事，不必那么着急。再说，宫廷里谁都会说法语。”

“不，妈妈。早一天学就早一天会，早一天学会俄罗斯的语言，就能早一天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索菲娅的态度极其坚决。

叶莉莎维塔女皇有点吃惊，但凭她多年的阅历，她至少可以肯定这个女孩说话时的真诚和急切。“那好吧，明天我就派人来。”

“谢皇上。”

几天后，叶莉莎维塔召见了索菲娅的俄文老师。

“皇上，这位郡主聪明过人，而且主动性很强，学习上的进展让人惊讶。”

女皇又叫来服侍索菲娅的佣人。

“皇上，郡主半夜起来，在走廊里赤着脚走来走去，手里拿着小本本背词儿哩。”女皇感动了：索菲娅绝不是做做样子而已。这姑娘不一般。满欧洲找不出第二个这么上心的郡主。

女皇没有想到的是，眼下，索菲娅是用学俄文来堂而皇之地躲开彼得永远不变，没完没了的“打仗”和“操练”。从长远看，索菲娅对彼得的失望，造成她在新环境中无人可依靠的恐惧，这种恐惧又变成了她拯救自己和融入这个社会的强大动力。

索菲娅面对俄国这个新环境给自己写下三条座右铭：第一，讨好未婚夫彼得；第二，讨好叶莉莎维塔女皇；第三，讨好这个国家。她在日记中写道：“为了让俄罗斯人喜欢我，我要成为一个俄罗斯人。”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申请加入俄国东正教。

1744年6月28日，俄国东正教接收索菲娅为教徒，并将其改名为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Yekaterina Alexeyevna）。

女皇为此深感欣慰。她送了许多首饰，衣物给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并宣布给她每年三万卢布的花销钱。索菲娅还是生平第一次有自己的收入。她给爸爸写信，委婉地提到自己有了一个俄文名字，并提出弟弟治病的钱今后由她来出。做为长女，索菲娅知道家里实在不富裕。

4

1745年冬，皇室人员由莫斯科回到圣彼得堡。春三月，女皇宣布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的婚礼将在8月21日举行。

当着婚礼逐渐临近，叶卡捷琳娜对于婚姻意味着什么只有朦胧的猜想。她问侍女，所有的侍女都没有性经验。不得已去问她妈。这个当妈的脑子有问题，不愿说。她妈约翰娜此时有一种失落感。她在张罗这件婚事时从头到尾想的都是自己的荣光，看到自己将在这件轰动欧洲的大事件中退出，心里不痛快。最终，在结婚的那一天，随着轰隆隆的礼炮声，当妈的才对新娘子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让丈夫进入你的身体里。只有这样你才能怀孕，将来当妈。

打扮了几个小时，婚礼仪式又进行了几个小时，疲劳的新娘子被单独送入洞房，并让躺在双人床上。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新郎却一直没有出现。叶卡捷琳娜就这样被欢闹的人们遗弃在清冷的床上，无所适从。是该这么躺着，还是可以起来？她不知道。大约两三个小时以后，叶卡捷琳娜的新侍女进来告诉她，新郎正准备吃晚饭，不一会儿就会回来。彼得终于回来了。他钻进被子的速度倒是不慢。不过，他只是说了一句：“哇噢，佣人们看到我们俩睡在一起一定觉得很有趣。”他不仅没有象新娘子的妈妈告诉女儿的那样来解开她的衣服，甚至连摸她一下的意思都没有，便呼呼睡去。

这便是叶卡捷琳娜的新婚之夜。

从此以后，叶卡捷琳娜为了和丈夫发生性关系以实现女皇早抱孙子的期待，努力了八年。这个日后被敌人和好事者在个人性生活上竭尽渲染夸张之能事的女性，婚后八年还一直未破处女之身。

婚礼之后一个月，叶卡捷琳娜的妈妈约翰娜离开圣彼得堡回国，留下的一大笔债务自然地落在女儿身上，而当妈的临走连声再见也不说。当叶卡捷琳娜得知她妈已经离开，匆匆赶去告别时，只看到远去的车影。两年后，叶卡捷琳娜爸爸去世的消息传来，叶卡捷琳娜失去了世界上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亲情和牵挂。

这漫长的异国他乡之路得自己一个人走下去。丈夫彼得最爱最关心的还是他的木头兵和木头大炮。有一次他发现一个宝贝玩具的油漆被刮了几道印子。经过认真研究，断定是老鼠抓的。他命令佣人给他抓住老鼠。然后把老鼠吊在屋里以示惩罚。叶卡捷琳娜开始认为他闹着玩，后来发现他非常认真地干这件事，还写了判决书，真让人哭笑不得。除了玩具，彼得还有两个爱好：训狗和拉小提琴。彼得不识谱，但听力好，听了还能记得住。他拉琴技术不算差，不过力度太大，叶卡捷琳娜觉得太吵。放下琴，彼得就折腾他的猎狗，从走廊到房间，到处乱扔东西让狗去找。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彼得应该是个自闭症患者。只是在当时还没有自闭症这个说法。后来也没有哪位史学家往这上面去想。彼得心智的发展似乎始终停留在少年儿童时代，不与他人交流，傻气、多动、让人厌烦。

只要可能，叶卡捷琳娜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她受过很好的教育，有不错的基础，什么书都读，阅读面十分广泛。唯一的娱乐，就

是女皇婆婆的舞会了。叶莉莎维塔女皇爱跳舞是出了名的。在她举办的舞会上，女皇常常让男人穿上女人的衣裙，而女人则穿上男人的制服。女扮男装的女皇挺拔潇洒，让叶卡捷琳娜由衷地羡慕。女皇为什么这么喜欢通宵达旦的舞会呢？叶卡捷琳娜慢慢地琢磨出味儿来了：女皇害怕夜晚。既然她可以在一夜之间政变，焉知他人不会在深夜袭击冬宫？皇上立身千万臣民之上，高处不胜寒。

如果叶卡捷琳娜尽量不去想那烦人的使命：为皇室生出一个继承人来，当婆婆的可是念念不忘。她派了自己的心腹玛丽亚做小俩口的管家。中心任务就是督促他们做出个人来。婚前婚后的检查，医生都说彼得可能没有生育能力。管家玛丽亚的压力也很大。她晚上锁住小俩口的门，听房里的动静，甚至明着说他们必须有个孩子。什么都试了，还是没动静。她甚至暗示叶卡捷琳娜：此事关系重大。他要是实在不行，你得想别的法子整出个孩子来。

彼得行不行呢？叶卡捷琳娜相信她丈夫有性能力。彼得的心智停留在少年阶段，他对和女人发生性行为有一种因神秘而畏惧的心理。一定有人教过他。但教他怎么做并不意味着帮助他克服心理障碍。就象有人看到螃蟹那样子就害怕，你再怎么跟他说这玩意儿如何鲜美，他也不敢动手动口去吃一样。

5

十八岁以后的叶卡捷琳娜身体迅速发育起来了，从一个半大姑娘变成一个对异性很有吸引力的女人。然而，她只能对着镜子顾影自怜。

1753年，在叶卡捷琳娜结婚八年之后，她的生命中出现了第一个向她靠拢的异性。谢尔盖·索图耶科夫(Serge Saltukov)是皇储夫妇的内侍，出身于贵族家庭，长着很招女人喜欢的身材和面貌。他常常在叶卡捷琳娜独坐庭院，望着盛开的花朵发愣时出现在她的身边，周到地为她披上风衣，殷勤地嘘寒问暖，或说些不伤大雅的笑话，或不无才情地评价叶卡捷琳娜正在读的书。渐渐地，叶卡捷琳娜两天看不见他就怅然若失。

终于到了这样的一天，彼得随女皇外出打猎，叶卡捷琳娜借口不舒服留在圣彼得堡。赶上谢尔盖出差回到宫中当值，叶卡捷琳

娜把他引进卧室。已婚的谢尔盖熟练地让初试云雨的叶卡捷琳娜异常兴奋，激动不已。而谢尔盖却惊讶地发现叶卡捷琳娜居然还是个处女。男人对处女的心态是矛盾的。许多人追逐处女，但一些人与处女发生不应当的性关系后，又容易产生负罪感。听着处在幸福中的叶卡捷琳娜喃喃地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都要和他在一起，永远也不分离时，谢尔盖后怕了。谢尔盖已婚，妻子是女皇的贴身侍女。就算没结婚，玩了皇太子没动过的女人也了不得呀。这女人动了真情，如果她真的色令智昏，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啊！

谢尔盖借口生病，请长假待在家里。打猎归来的女皇觉得蹊跷，明察暗访之后，将有重大嫌疑的谢尔盖调到瑞典。谢尔盖畏缩的态度比他被皇上调走的消息更令叶卡捷琳娜伤心。

整个俄罗斯都期待着叶卡捷琳娜完成生儿育女的历史使命，而这次性经历教给了她完成这个使命的基本技巧。叶卡捷琳娜知道，再不怀孕，女皇完全有可能另寻她人来取而代之。到那时候她就惨了。叶卡捷琳娜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在彼得高兴的时候假装无意地触碰他的身体。睡觉时把浑圆的手臂裸露出来搭在彼得的身上。进而把脸贴上去。一直到彼得没有做出拒绝的下意识动作时，她把绵软的胸脯贴在彼得的身上，抓住彼得的手在自己光滑起伏的腰肢和臀部游移。最后也就证实了，丈夫彼得是有性能力的，尽管他并没有完全克服对女人身体的无名的恐惧。

谢天谢地，叶卡捷琳娜怀孕了！这事被证实之后，女皇叶莉莎维塔激动的热泪盈眶。老天有眼，俄罗斯开天辟地以来最伟大的君主彼得大帝后继有人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女皇亲自守在产房，迫不及待地吧新生儿抱回自己的房间。她要精心照料，亲手栽培，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

可怜的叶卡捷琳娜，象是用完了就被搁在一边的工具。亲生的儿子一周只能见一面。但她很快也就适应了。没什么好难过的，自己本来就是工具。同一个根本不爱的男子发生性关系还要主动，还要费尽心机。这孩子不是爱情的结晶。任务完成了，至少在冬宫的地位也稳定了吧。整个身心也该放松了。

自从叶卡捷琳娜为自己立下三个讨好的原则以来，她便开始为自己编织人事关系网，主动地向能够接触到的人示好，从佣人到皇上

她都不得罪。完成了生孩子的任务，得了女皇一大笔赏赐，叶卡捷琳娜有闲、有钱、有地位。她心定神怡，容光焕发。女皇不让看孩子，她除了敷衍丈夫，就是读书和结交。不过她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同年青的男子交往，倒不是婆婆看得紧，而是她被第一个情人谢尔盖伤了心。

1755年，英国派了新大使到俄国。这位查尔斯爵士(Sir Charles Hanbury-Williams)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叶卡捷琳娜的好感与信任。他斑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容慈善安详，说话从容不迫。他让叶卡捷琳娜一下子就想起了已故的父亲。当他们有机会在谈话时，查尔斯爵士言语中流露出的父爱让叶卡捷琳娜止不住地诉说自己精神上的孤独和对亲情的渴望。这个年青女人的真诚和信赖也打动了年老的爵士。他很快将自己年青英俊的秘书斯坦尼斯拉奥(Stanislaw Poniatowski)介绍给叶卡捷琳娜，并且不断地在金钱上支持她。每次借钱给她时还说，“你就用吧，千万不要想着还钱的事。”

斯坦尼斯拉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高个子，娃娃脸，比叶卡捷琳娜小三岁。他很快被叶卡捷琳娜成熟的风韵和聪明才智所吸引，爱她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这种似火的热情和孩子般的真挚感动了叶卡捷琳娜。他们之间的关系保持了五年，以斯坦尼斯拉奥被迫返回波兰告结束。这期间叶卡捷琳娜又生了一个女儿。人们相信这是他们爱情的结果。女皇给孙女儿取名安娜以纪念彼得母亲。不幸的是安娜两岁时夭折了。

6

女皇叶莉莎维塔的身体越来越糟，几次病倒，难理朝政。朝廷内外谣言四起，说女皇将把皇位传给刚刚几岁的孙子保罗，而不是儿子彼得。叶卡捷琳娜知道，一旦此说言中，彼得在俄国将无地位可言，自己的未来会更惨。

女皇看不上彼得有两大原因：第一，彼得神经兮兮的，难担领导和治理国家的重任。第二，彼得不爱俄国，甚至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尤其是当俄国卷入七年战争之后，他居然希望敌对国普鲁士取得胜利。

二战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七年战争”(1756-1763)应该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七年战争中一方为普鲁士、汉诺威(Hanover, 处于现德国西部)和英国, 另一方是奥地利、俄国、瑞典、法国和萨克森(Saxony, 处于现德国东部)。西班牙和葡萄牙稍后加入奥俄方。

俄国在近代史上多持亲英立场, 这次是个例外。因为法德是死对头, 而英法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上矛盾激化, 不可调和。七年战争不仅把欧洲搞得狼烟四起, 而且这些西方国家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也大打出手, 造成上百万人的死亡。

彼得从小就崇拜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他的木头玩具兵身上漆的是普鲁士军装。他自己也搞了一套穿, 受到女皇的痛斥。在前方将士流血死亡时, 彼得的所做所为怎能不让女皇担心, 让叶卡捷琳娜感到恐惧? 更何况彼得近年来也学会了找情人, 扬言不需要叶卡捷琳娜了。彼得被俄国上层抛弃和自己被彼得抛弃这两种可能, 对叶卡捷琳娜造成了双重的, 迫在眉睫的威胁。

尽管叶卡捷琳娜对俄国上层权力圈子十分关注, 并努力编织自己的关系网, 接触近卫军却始终是她的一大禁忌。十几年来, 她一直克制着自己, 不同近卫军军人直接交往。但到了目前这种危险的关头, 叶卡捷琳娜知道必须有所行动了。

1760年春, 在同彼得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 叶卡捷琳娜愤然离开房间走到阳台上。她忽然感觉到有人向她投来灼热的目光。转首望去, 一个英武的军官正注视着她。对此, 她报以微微一笑。

回到房间后, 她布置自己的心腹侍者去打听今天值勤的军官是谁。侍者很快回来报告说, “那是格里高利·奥洛夫(Gregory Orlov), 刚从前线调回的战斗英雄。他家兄弟五人都在近卫军服役。”

瞅着空, 叶卡捷琳娜差人叫来奥洛夫, 让他谈谈前线的情况。你有情, 我有意。没多久干柴就被烈火点燃了。奥洛夫填补了斯坦尼斯拉夫走后留下的空白。温柔浪漫或许有所不及, 热烈勇猛却是前所未有的。何况, 奥洛夫兄弟在近卫军中的人脉和影响, 让叶卡捷琳娜觉得有了依靠。现在, 她知道她在未来与彼得的政治角逐中已经略占优势。而叶莉莎维塔女皇的健康状况, 已经不允许她分出精力来另外安排皇位继承人了。

1761年12月25日下午三时，叶莉莎维塔女皇病逝。在安排女皇的葬礼时，有人鼓动叶卡捷琳娜趁机夺权。叶卡捷琳娜说不是时候。此时她已怀孕五到六个月。她索性一直穿黑色孝服守在婆婆的灵柩前。而刚刚加冕的彼得三世却根本没有这个耐心。

叶卡捷琳娜推迟了夺权，却利用守孝赢得了东正教教会和信徒的赞扬。当然，怀孕和守孝并不是叶卡捷琳娜暂不动手的主要原因。她想得更远：彼得三世一旦掌权，就极有可能在国家利益和宗教立场上与俄国主流社会背道而驰。那样就为她政变夺权提供了道义上的理由和更广泛的支持者。否则，夺下了政权也会再被别人夺走。这一步，她一定要走稳了。

7

果不出叶卡捷琳娜之所料，彼得三世刚上台就干出有损俄国国家利益的事，一下子触犯了整个上层统治阶级。

欧洲此时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争。“七年战争”是普鲁士挑起的。普鲁士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生产力还谈不上发达，但它拥有训练精良的军队和野心勃勃的国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二世指责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继承不合法，在萨克森(Saxony)和奥地利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举兵南下，突破萨克森的防线，锋芒直指奥地利。奥地利女皇打仗不行，外交上却很有两下子。她动员了除英国以外几乎所有欧洲大国组成反普联盟。法国由西面，奥地利从南，瑞典由北方，加上俄国从东面夹攻普鲁士。形势对普鲁士非常不利。

1759年，七万俄军打败两万六千普军。奥军则将另一万三千普军团团包围。倒是普鲁士的汉诺威盟军抵挡住了六万法军的进攻锋芒。腓特烈二世在战争中负伤，丢掉了一只胳膊。他低估了俄军的战斗力。次年，法军攻陷马堡，俄奥联军占领了普鲁士首都柏林。1761年，西班牙对英宣战。英法在海上和陆地同时开打。俄、奥、瑞典联军继续挺进普鲁士腹地。腓特烈二世眼看就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了。

俄国女皇叶莉莎维塔一死，刚刚上台的彼得三世根本分不清国家利益和个人好恶，马上命令俄军无条件撤出柏林，撤出战斗，在东线和北线为普鲁士撕开了一道长长的裂口。骁勇善战的腓特烈二世马

上反攻，从奥地利手中夺下西里西亚。他的盟军则拿下战略要地高亭镇(Gottingen)。

普鲁士逃脱了灭亡的命运。它几乎是孤军奋战了七年。四周的敌国每一个都比它强大。腓特烈二世成为日后拿破仑最崇拜的军事家。几十年后，拿破仑率军横扫欧洲大陆，所向披靡。站在腓特烈二世的墓前，这个不可一世的法皇感慨地说：“假如这个人还活着，我怎么可能站在这片土地上！”

当然，假如没有彼得三世毫无理智的突然反水，普鲁士不能存在还值得怀疑。当年腓特烈二世给彼得三世送去一个未婚妻，原指望这个女子会在未来的俄普关系上起一些有利于普鲁士的影响力。谁知道她的丈夫在普鲁士危难时救了普鲁士。而这个当年的小女子却不买他的账。人算不如天算呀。

俄国以及盟国的政界军界把彼得三世恨之入骨。叶卡捷琳娜在走向大位的权谋中，最精彩的大手笔不是编织自己的关系网，也不是找了近卫军军官做情人，而是算准和等到了彼得三世被全俄国以及邻国唾弃的一天。接下来，她只要向上层统治阶级，向军队，向俄国人民表明自己反普鲁士和痛恨彼得三世的立场，她的皇后身份和皇太子保罗母亲的身份就足以使她成为取彼得三世而代之的最佳人选。

叶卡捷琳娜也赢得了生孩子的时间。1762年4月10日，她生下了奥洛夫的儿子。叶卡捷琳娜没向外宣称自己怀孕。人们都知道她和彼得三世关系不好，长期分居。冬天和早春衣服穿得多，看不出她怀孕。大家只能猜想。自作聪明的彼得三世在叶卡捷琳娜身边安了密探，命令一旦她生孩子立即报告。叶卡捷琳娜知道时候到了，便乘车去秘密住处。生产时身边只有两三个人。孩子刚落地就连胎盘一起由亲信捧走，而她自己立即动身返回冬宫。彼得三世得到报告后赶回冬宫查看，叶卡捷琳娜已经化好了妆等着彼得三世到来。她甚至亲手为彼得三世烧了咖啡，就同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彼得三世断定是探子搞错了，气呼呼地离开叶卡捷琳娜。

为了表示对彼得三世的感谢，1762年6月普鲁士方面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访俄。彼得三世设宴庆祝俄普和平公约的签定。他举杯为腓特烈二世的化难成祥干杯，这为叶卡捷琳娜提供了一个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政治立场和挑战彼得三世的绝好机会。她不仅拒绝举杯，而

且愤然离席。消息很快传遍圣彼得堡。皇后立即成为俄罗斯人心目中的英雄。

8

除了皇后，恐怕谁也不敢如此挑战彼得三世。这家伙是个二楞子，他上台以后不玩木头兵，玩真兵了。他把近卫军集合起来操练，有人不中他的意，他上去就掴耳光子。根本没有做皇帝的样，还自以为得意。在这一点上叶卡捷琳娜同他恰恰相反。叶卡捷琳娜对身边的人一个也不得罪。有一次她让侍卫去送信，这个侍卫正在打牌。叶卡捷琳娜对几个打牌的人说：“接着打，接着打，我替他一会儿。”说完就坐下。这才叫平易近人！叶卡捷琳娜敢同彼得三世较劲儿，一来她觉得冒这个险值得，二来俩人夫妻多年，拌个嘴吵个架是常事，估计彼得生生气也就完了。

彼得三世哪里能想到这次罢宴事件是叶卡捷琳娜问鼎的前奏。他从来不去想一件事背后的内容，这次也一样。跟着皇后没有起身举杯的斯托甘洛夫伯爵成了牺牲品，立即被彼得三世撤职。回去等待宣判。

彼得三世不知悬崖在前，又给胯下的坐骑加了一鞭。6月25日他宣布路德教与东正教在俄国地位平等，今后不再强制实行东正教的斋戒。为了表示对路德教的支持，他亲自出席了路德教教会的圣职就职仪式。这在东正教势力占绝对优势的俄国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彼得三世从军事，政治和宗教几个方面把自己推到了俄国整个社会的对立面。

6月26日，彼得三世吩咐叶卡捷琳娜去彼得霍夫的蒙伯莱萨宫准备他的命名日晚会，而自己陪德国来的客人去远离圣彼得堡的奥仁尼伯姆行宫。第二天，近卫军中叶卡捷琳娜的亲信伯思克中尉在圣彼得堡被捕。尽管这和“后党”政变计划无关，却点燃了政变的导火索。

奥洛夫的小弟弟阿列克西(Alexis)连夜快马奔往彼得霍夫，于第二天凌晨赶到。他潜入蒙伯莱萨宫叶卡捷琳娜的卧室将她叫醒：“皇后，出事了！您马上跟我回圣彼得堡。那边一切都安排好了。”

他们出后门，匆匆上路。半路遇到随后赶来接应的人马。早晨八点，他们到达圣彼得堡郊区近卫军依思梅洛夫斯基(Izmailovsky)团

团部。上校团长柯雷尔(Kirill)伯爵立即主持了向俄罗斯新女皇宣誓效忠的仪式。接着，他们又转到一个教堂，接受另两个团的效忠宣誓。近卫军很快控制了圣彼得堡。亲彼得三世的政府官员和军官被抓捕。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身着戎装在冬宫阳台上接受官员、军人和民众的欢呼，接着带领近两万人马出城去抓彼得三世。

当彼得三世得到确实的消息，并试图从附近征调部队保护自己时，一辈子用木头兵和玩具大炮玩打仗游戏的彼得知道自己不灵光了。手下的人回来报告，附近驻军说他们现在只听叶卡捷琳娜二世皇上的调遣。

6月29日这一天是彼得三世的命名日和订婚十八周年纪念日。彼得三世在四面楚歌中精神彻底崩溃。他写信给叶卡捷琳娜二世求降。下午即被押往一个叫罗布沙的小岛上。叶卡捷琳娜二世与6月30日回到圣彼得堡，接受臣民的朝拜。从6月28日凌晨到6月30日，叶卡捷琳娜二世只是在马车上睡了几个小时。

彼得三世写信给妻子请求饶了他一命。他说：女皇陛下，您知道我是一个无用之人。求您让我活下去。除了个人消费的烟和酒，我别无他求。叶卡捷琳娜二世看完信，把头转向窗外，躲开奥洛夫兄弟几人询问的目光，沉默了足足有几分钟。

叶卡捷琳娜二世长叹一声。“我并不想杀这个可怜虫。可是，只要他还在，或迟或早总会有人利用他来造反。”

7月6日，酒醉后的彼得三世被阿列克西·奥洛夫用腰带勒死。第二天，女皇签署了彼得三世死亡的公告，并指示将其礼葬于亚历山大·那浮斯基墓地。她没有参加葬礼。

9

彼得三世是个令人同情，令人怜悯的人物。他智商并不低，但情商却低得离谱。如果不是我猜测的患有轻度自闭症，那就一定和他从小长在深宫，地位特殊，没有母爱，缺少关怀，爸爸也死得早很有关系。同样是在青少年时代来到俄国这个陌生的国度，叶卡捷琳娜二世很快变得警觉、周到和老练，而彼得三世却在心智和情感上停留在少年时代，我行我素，从不顾及左右，从不思考前因后果。他活在一

个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中，自己或许还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哩。

他执政仅六个月。六个月里他可干了不少大事：撤出欧洲的战斗；签署宗教平等的文件；发出允许工厂企业招收或雇佣农奴的命令；限制进口食糖以保护本国工商业。还有，他重申彼得大帝的改革政策，强制规定每个贵族男子都要服兵役或参加政府工作。这一触犯贵族利益的政策在彼得大帝之后已名存实亡了。

好大的气魄！站在我们现代人的立场上看，他没有哪一桩事儿做得不对。单单是顺利撤出战争，就足够让一个政治家留名青史，更不用说历史上的宗教平等，改革农奴制度，取消贵族特权，……哪样不会闹得天翻地覆？他彼得三世竟然连连出手，急欲“毕其功于一役”。在世界历史上，如果还能找到可以同彼得三世有一比的君主，那就非咱中国的光绪皇帝莫属了。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连续颁布了数以百计的政令，恨不得在几个月内割除所有弊政，把中国变成世界一流强国。问题在于，什么事儿都有个可行性。那种一厢情愿的莽撞和一蹴而就的幻想只能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最有意思的是，彼得三世还发布通令，不得将婚外性行为视为犯罪。这也太前卫了！且不说在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婚外性行为可遭处死，即便在中国，至少在文革时期，部分婚外性行为也还是被作为犯罪来处理的。比方说，任何同现役军人的妻子或未婚妻发生性行为的男子，不管何方出于主动，都会被视为刑事犯罪，判处两到四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破坏军婚”。因此农村的老乡们念叨：“高压线、电动机、知识青年、军人的妻”，告诫自己不要去碰这些危险的事儿。现在中国的社会已大大开放。但把通奸做为刑事犯罪来处理的提议还时有出现。他彼得三世何德何能，将二百年以后还有争议的事情拿到18世纪去做？

叶卡捷琳娜二世正是利用了彼得三世的莽撞，让自己成为被俄国各阶层拥戴的领袖。和彼得大帝一样，她借助了反改革的传统势力上台后，一旦站稳脚跟，又将改革向更深更广的方向推进。她推动了历史，将俄国打造成世界一流强国，也给自己赢得了“大帝”的称号。

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变上台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欧洲。没有人看好这个新的统治者。她身上连一滴俄国人的血液都没有，手上反倒沾上了彼得大帝亲外孙的血。俄国在彼得大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后刚刚脱离了落后面貌，但经年的战争和上层的内斗却消耗了改革的果实。国库空虚，民众困苦。这个年青的女人凭什么去扭转乾坤？

自1744年初来到俄国至1762年夏政变上台，叶卡捷琳娜二世身处权力中心，耳闻目睹她的婆婆叶莉莎维塔女皇执政的全过程。叶莉莎维塔是个守成型的君主。在内政上，她继承了母亲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宽容政策，平反和重用了一大批原本拥戴堂姐安娜·伊凡诺夫娜回俄执政，后来反受安娜迫害的老臣。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道格拉可夫元帅。正是道格拉可夫元帅和高利特欣亲王扳倒了曼申科夫公爵，从国外请回安娜当女皇。没想到道格拉可夫落得个被安娜以侮辱女皇言论罪判死刑，后改无期徒刑的下场。叶莉莎维塔不计前嫌，为其平反昭雪，重新启用他为军事学院院长。道格拉可夫元帅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尽心尽力地为叶莉莎维塔女皇工作。叶莉莎维塔女皇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她在近22年的执政期间没有签署过一起死刑令。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受限于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和眼界，叶莉莎维塔女皇在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上并无重大建树。她只是保持了已有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却没有让这个国家从贫困中走出来。她在政治上和贵族势力妥协，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腐败加剧，弊端丛生。加上对外卷入“七年战争”，搞得俄国国贫民穷。

当叶卡捷琳娜二世第一次在夏宫召见参议院成员共商国是时，她便深切地体会到这个国家财政上的窘况。俄国部队中的很大一部分仍驻扎在国外，已经八个月没发饷了。“战舰被遗弃，要塞在崩溃，军队在瓦解，……”财政赤字高得惊人。满朝没有一个人知道国家年财政收入是多少。每个人都在抱怨和咒骂官员腐败、敲诈勒索和不公正。她问与会的参议员们：“俄国有多少城镇，多少人口？”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上来。她建议看看地图。居然找不到地图。她自掏腰包，让下属去科学院买一幅最新的地图。

这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接手的俄国。百废待新，考验着这个十三岁的女政治家的智慧和能力。叶卡捷琳娜相信，俄国国库空虚但却不穷。因为俄国有的是资源。土地、森林、矿产都是可以变成财富的资源。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她从农业入手，送人到欧洲学习改良土壤和种子的技术，学习先进的畜牧业知识。她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报纸上登广告，以优惠的条件吸引欧洲农场主到俄国投资创业。成百上千的农场主和熟练农工沿着二十年前她和母亲来俄国的道路迁往俄国。

接下来是发展矿业。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俄罗斯第一所矿业学院。她相信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地下一定有数不清的宝藏等待着开发。俄国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把这些矿产资源变成财富的努力。叶卡捷琳娜二世同时毫不迟疑地开始实行发展工业的计划。她宣布除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两个城市之外，任何人(包括外国人)都可以在俄国设立工厂。纺织、陶瓷、皮革、家具厂的出现和发展，为俄国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注入新的元素。此时英国已成为强盛的国家。叶卡捷琳娜二世派人去英国学习冶金铸造和造船，同时由英国引进工业技术人员和设备。在她主政阶段，俄国的工厂总数由 984 增加到 3161，而且规模和技术层次大大增加了。

叶卡捷琳娜二世通宵达旦地工作。她不幸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但也有幸继承了前辈沙皇已经开辟了的改革道路。她的务实和灵活使她绕开政见、宗教、传统意识等等障碍。她仅用三年半的时间(到 1765 年底)就不仅消灭了国家财政赤字，而且还偿还了叶莉莎维塔女皇执政期间欠下的大量外债。

11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治警觉自二十年前跨进俄国宫廷的大门那一刻起便如影相随。她明白自己毫无俄国皇族血统，因此缺少承继皇位的合法性。她熟悉俄国自彼得大帝从同父异母的姐姐摄政王索菲娅公主手中通过兵变独揽乾纲，而后政变不断的历史。她深刻认识到，俄国不改革便没有出路，而改革又必然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从而招致贵族阶级憎恨的结果。她是个心思缜密的女人。她要防患于未然。

彼得三世不除，任何反对势力随时都有可能打出彼得三世的大旗做为号召。因为在封建专制政体之下，血统是皇位的唯一合法性。

似乎为了证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先见之明。1773 年俄国出现了哥萨克农民和农奴的起义。领头的普加乔夫就自称是大难未死，逃亡在外的彼得三世。起义被镇压。

彼得三世死后，还有三个具有皇家血统的人对于叶卡捷琳娜二世具有潜在的威胁：一个是叶莉莎维塔政变后被罢黜的前小沙皇伊凡六世。另两个是叶莉莎维塔女皇与歌手，后来的管家阿列克西所生的女儿。

叶卡捷琳娜二世上台后不久便秘密造访了关押伊凡六世的施利塞堡(Shlisselburg)。伊凡六世如今已长成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言必称“朕”。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向监狱中全体人员下达一条命令：不得将伊凡活着交给任何人。如果有人来提审或转移伊凡，即便来人手持女皇亲笔签署的文件，也要立即将伊凡处死。在此命令下达不久，当地驻军中一个叫瓦西里·米罗维奇(Wasily Mirovich)的少尉军官纠集了一些军人来营救前沙皇。他们成功地攻入城堡，逮捕了监狱长。因为有女皇的命令在先，监狱内的狱卒杀死了伊凡。这个消息让叶卡捷琳娜二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最后还剩下叶卡捷琳娜二世婆婆的亲生女儿奥格公主和伊利莎白公主。她们的父亲便是叶莉莎维塔女皇的情人，原哥萨克歌手阿列克西·热苏莫夫斯基。在女沙皇安娜执政期间，叶莉莎维塔公主被安娜所提防和排斥。英俊忠实的歌手阿列克西成了叶莉莎维塔的情人，并且在 1741 年冬的政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叶莉莎维塔当上女皇后，阿列克西被封为伯爵，同时在新朝廷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他们于 1742 年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教堂秘密结婚。由于身份特殊，阿列克西被人们称为“夜晚的皇上”。他为人忠厚，很得人缘。

阿列克西是个明白人。彼得三世刚死，他就知道下面该轮到自己的两个女儿了。大女儿奥格含泪决定出家当修女。她更名为道西法亚进了修道院，因此也得以善终。死后入葬皇家墓地。小女儿伊利莎白选择了逃亡。好在她父亲在欧洲不乏朋友，也不缺少金钱。叶卡捷琳娜二世亲临阿列克西家中，老头儿顺从地将所有秘密结婚的文件交给新女皇，并亲眼看着她将这些文件付之一炬。他求叶卡捷琳娜二世放过他的女儿。叶卡捷琳娜二世既没有答应他，也没有难为他，转身离去。

1771年7月阿列克西伯爵病故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出了追捕小公主伊丽莎白的命令。这个任务交到了奥洛夫的小弟(也叫阿列克西)手上。阿列克西·奥洛夫前后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将小公主伊丽莎白捕获并押回圣彼得堡。小公主被关在彼得和保罗城堡的一间斗室中，两年后死于肺结核病。如果哪位读者有机会到莫斯科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特立特亚科夫博物馆(The State Tretyakov Gallery)参观，请留意画家康斯坦丁·福拉维斯基(Konstantine Flavitsky) 1864年的作品。画面上美貌的伊丽莎白公主绝望地透过高高的铁窗，望着一小片蓝天上的浮云。

12

专制社会随最高统治权转移而发生的血腥的杀戮，史不绝书。叶卡捷琳娜二世所为，为黑暗的宫廷政变史增加了新的罪恶的一页。反倒是叶卡捷琳娜一世和叶莉莎维塔母女俩在其政变后不仅没有开杀戒，而且大赦政治犯，成了世界政治史上的异数。

清除权力斗争的隐患并不是最重要的。要保住权力，最好的办法是做出政绩。叶卡捷琳娜二世深明此理。她的个性也决定了她绝不会以守成为满足。她要做出一番宏伟的事业，青史留名。她刚到俄国时，对婆婆是欣赏和钦佩的，但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对俄国境况的了解，她的失望逐渐加深，因此也常常想到这些政务要是交给自己，或许会处理的更好一些。现在，她有了充分发挥和表现自己理政能力的机会和舞台。

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向所有省份的总督发布指令，让他们按朝廷新规定，测绘本省地图，精确地统计人口，报告农业收成和申报贸易数额。从此以后形成制度。1767年，女皇在各级政府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职能机构。借特沃(Tver)镇毁于火灾的机会，叶卡捷琳娜二世以便于行政管理，扩大商业区，和有利于减少及控制火灾为原则，亲自画出重建城镇的草图。要求今后俄罗斯境内新建城镇一律以此为蓝本。她规定将修桥建路做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来推行。

18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学校数目极少。叶卡捷琳娜二世任命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教的杜马任斯克(Daniel Dumaresq)主持教育。1786年，女皇强制规定俄国每一个省城都要建立一所至少有六名教师

的学校，每一区域城镇建立一所至少有两名教师的学校。她还增加了选派俄国学生出国留学的经费。

俄国的医疗卫生同教育一样，非常落后。彼得大帝建立了俄国第一所医院，但仅用于医治军队伤病员。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刚上台的1763年便建立了俄国第一所医学院用于培养俄国自己的医生。1775年在她重新划定省份的同时，规定每个省会必须建立一所医院。在人口达两到三万的县，必须配备内、外科医生，实习医生和医务助手各一名。其时，圣彼得堡的医院已经有300张床位。

为了减少俄国人对现代医学的怀疑和恐惧，为了减少当时人们生命的最大杀手天花，叶卡捷琳娜二世请来在防疫天花研究上取得成果的苏格兰医生汤姆斯·迪姆斯戴尔(Thomas Dimsdale)。1768年10月12日，女皇自告奋勇，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汤姆斯在一个少年天花患者脸上取下疮痘分泌物植入自己的手腕。在经历了三周的病症反应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健康地出现在朝廷官员和宫廷侍卫面前。没有“乌拉”和“万岁”的呼喊，但可以想象，女皇的勇敢和献身精神会令她的臣民深深感动。

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她确实做得很好。她继承了彼得大帝的改革事业，但她算不上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叶卡捷琳娜二世有一句名言：“更好是‘好’的敌人。”在内政改革方面，前有彼得大帝，后有亚历山大二世，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比不上。她当然感到遗憾。她最遗憾的是未能废除农奴制度。因为这事太难了，它会得罪整个统治阶级。几乎每一个试图改革而触犯统治阶级利益的君主都会听到这样的质问：“陛下，你和谁一起治理天下？”但社会的病根子不除，天下总安稳不了。这种两难的事儿，考验着古往今来所有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大帝”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没敢闯改革农奴制度这一道关。她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颁布法令改善农奴生活状况，而把废除农奴制度的重任留给后世沙皇。

13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治理下，俄罗斯富强起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俄罗斯称雄欧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没有战争，也就谈不上扬威称霸。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两次对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战争，一次对瑞典的战争，和三次瓜分波兰的战争，把俄国

的领土向南向西推进了五十二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两个英国或一个法国那么大。这些土地都是富饶的农牧业产区，并且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那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几乎覆盖整个黑海地区。就象我们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甚至“牧马中原”的威胁一样。欧洲的东南部常常受到奥斯曼骑兵北上入侵。他们来去如风，烧杀抢掠，防不胜防。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Crimea)部落骑兵北上乌克兰平原抢劫更是家常便饭。他们杀死青壮年男子，抢走粮食，财物，掳走妇女，儿童。在地中海东岸的奴隶市场上，俄罗斯的男孩最为抢手。土耳其贵族之间互相赠送的最好礼品就是俄罗斯男孩。

1768年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骑兵和克里米亚骑兵再次北上入侵。叶卡捷琳娜二世组织军队南下迎敌。这是让俄军扬眉吐气的第五次俄土战争(1768 - 1774)。1770年夏，俄军在彻司马(Chesma)战役和卡哥尔(Kagul)战役中大获全胜。女皇在圣彼得堡召开大型庆功会。举国上下如此欢腾，只有十年前俄奥联军攻克柏林后好比。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跳宫廷舞的时候，发现舞伴特别眼熟。

“我们过去见过面？”女皇问。

“皇上记忆力真好。八年前皇上身着戎装出城，是臣给您递上配剑。”

哦，叶卡捷琳娜二世想起来了。那个改变她和整个国家的政变之日，正是眼前这个英俊小伙子为她捧上配剑的，如今他更像个成熟的男子汉了。

“对，对，对！多亏你想得周到。你叫什么名字？”

“臣波特金拜谢皇上夸奖。”

休息的时候，叶卡捷琳娜让人叫来波特金。“怎么在圣彼得堡一直没见过你？”

“臣随军驻瑞典、波兰，刚刚奉调回国。”波特金恭敬地回答。

他提到波兰，引起女皇的注意。“噢，波兰的情况怎么样？”

“波兰国王一心想改变国家积弱的状况，着手内政改革。不过，……”

“你说。”叶卡捷琳娜是个善于倾听的皇上。

“不过普鲁士和奥地利恐怕容不得波兰由弱变强，迟早会对波兰下手。”

“波兰上层怎么看待普奥的威胁呢？”女皇的态度很认真。

“他们寄希望与俄军的保护。”

“照你看，我们该怎样应对这个局面？”

“这个，……”波特金不傻，他知道适可而止。“皇上心中自有定夺。”

叶卡捷琳娜笑了。“你但说不妨。”

“那就恕臣大胆了。若是我们为波兰同普鲁士和奥地利开战，其结局超不过打成平手，势必重演七年战争的几败俱伤。因此，不如主动地与普奥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各取所思，各得其所。俄罗斯的威胁在奥斯曼。拿着西线省下的兵力和财力，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南方蛮族的威胁。”

这正是女皇思考的方案。她接着问，“南方怎样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

“关键是把克里米亚和奥斯曼分开。再吃掉克里米亚。把边界推到黑海以南。土耳其人孤掌难鸣，也就不足为患了。”

一席话，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脑筋很清楚。

波特金在说到波兰问题时不能不慎重。因为他知道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奥是女皇早年的情人。1764年俄军支持波兰家族党(Familia)政变成功。波兰贵族在俄国的压力下选举斯坦尼斯拉奥为国王。

波兰在近代史上领土屡遭瓜分，两度亡国。但波兰曾经强大过。在16世纪，波兰—立陶宛联盟领土面积仅次于俄国。它曾趁俄国无国

君的“混乱时期”，侵入俄罗斯，一度占领莫斯科。从1505年起，波兰实行民主共和制，理论上全民参政，人人平等。国王通过全民选举产生。说它是事实上的贵族民主制也无妨。到18世纪，这种权力分散的政体逐渐沦为无政府主义。在奉行马基雅维利“君权至上”论的欧洲强邻面前，波兰显得软弱不堪。“七年战争”期间，波兰宣布中立。俄国、瑞典军队过其境打仗，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一个过去的情人，当然不值得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他出兵打仗。1772年初，在镇压了波兰人驱逐外国军队的起义之后。俄国与普鲁士和奥地利达成秘密协议。然后同时出兵，按协议各自占据一块波兰领土。这就是第一次瓜分波兰。

14

叶卡捷琳娜二世与格里高利·奥洛夫的关系保持了十三年。她册封奥洛夫为亲王，也曾郑重考虑过与奥洛夫结婚。但结婚的事受到朝中大臣的阻拦和警告。一个大臣直言：“您只能在沙皇和奥洛夫夫人两者之间选择一个称呼。”这，也是她的婆婆叶莉莎维塔女皇未能和歌手出身的阿列克西公开结婚的原因。

波特金的出现，使奥洛夫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心中失去了以往的份量。波特金受过很好的教育，能讲法文和德文，讨论起哲学和艺术来头头是道。更重要的是，他对俄罗斯的内政和外交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叶卡捷琳娜常常在同他的谈话中受到启发。

奥洛夫兄弟面对失宠的可能，恨得牙痒。哥儿几个约了波特金到军官俱乐部打台球，把他狠揍了一顿。波特金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咬着牙挨揍。既不还手，也不还口。养了几天伤，能爬起来写字了，他就给女皇写了封申请书，请求调他到前线效命。只字不提挨打的事。女皇心里明白，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从此更加冷淡奥洛夫。

1774年第一次俄土战争结束。俄国把边界推到今南乌克兰。在地理上切断了奥斯曼与克里米亚之间的联系。从而为克里米亚后来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创造了条件。叶卡捷琳娜二世由前线调回波特金。召见波特金的那一天，奥洛夫刚刚从女皇那里得到一些赏赐和最后断交的确表示。

两个男人在冬宫的台阶上打了个照面。

“我们又见面了，亲王陛下。” 波特金笑着和奥洛夫打招呼。

“又见面了。这次是你往上走，我向下行。” 奥洛夫一脸沮丧。1776年，奥洛夫娶了自己的表妹为妻。

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波特金有过一段甜蜜融洽的相处。俩人有可能秘密结婚。其后，叶卡捷琳娜发现自己很难容忍波特金懒散的生活方式，而波特金也受不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吹毛求疵。俩人都认为自己仍爱着对方，但无休止的争吵会毁了他们双方。最后，波特金又采取了离开首都的方式。不过，他不愿意自己的政治地位被别人取代。他要求女皇如果找情侣必须由他来选择和推荐。叶卡捷琳娜二世也不愿失去波特金这样的搭档，同意了他的要求。

波特金南下指挥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他参与策划和指挥了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兼并。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封为亲王。在整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波特金是俄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这一时期，俄国的领土由黑海到波罗的海连成一片。黑海成了俄国的内海。

1787年开始的第六次俄土战争，以1792年奥斯曼失败，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告结束。瑞典趁俄军主力在南部之机，发起俄瑞战争(1788-1790)，战局在丹麦对瑞典宣战后扭转。瑞典签署瓦热拉(Varala)条约向邻国归还过去通过战争占领的土地。制服瑞典后，俄国在西北边境得到20年的太平。

奥斯曼帝国和瑞典是俄罗斯的宿敌。彼得大帝用战争的手段改变了俄国在南北两大敌国面前一直只能被动挨打的局面。叶卡捷琳娜二世再一次战胜了他们。不仅解除了俄国的威胁，而且扩张了领土。俄国自此称霸一方。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声名鹊起。

1793年，俄国和普鲁士密商后再次向波兰发军，各自占领一大片波兰领土。两年后，俄普加上奥地利干脆把余下的波兰领土瓜分掉，灭了波兰。波兰象一只可怜的羊羔在火上被烤熟后，被强盗笑嘻嘻地分食干净。这种大国“和平”分割弱国的方法成了日后国际政治中列强避免互动干戈的一种模式。唉，波兰，你曾经强大过呀！

波兰亡国以后，国王斯坦尼斯拉奥被俄军押到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大帝将他软禁在自己的一个庄园里。

从 1755 年初识叶卡捷琳娜，到 1795 年做为亡国之君被押回圣彼得堡，人生的大起大落，怎不让斯坦尼斯拉奥百感交集。斗换星移，人世沧桑，四十年来，斯坦尼斯拉奥对叶卡捷琳娜的一片痴心却始终未变。他依然爱着她，崇拜她。但此时他只能以俘虏的身份独守庄园。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今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此情此景，何其相似！不久，亡国之君斯坦尼斯拉奥在孤独和悲伤中死去。

斯坦尼斯拉奥是第一个与叶卡捷琳娜真心相爱的男人，也可能是叶卡捷琳娜大帝一生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利用成分的“纯情”的情人。爱情诚可贵，但叶卡捷琳娜可不是个爱情至上的女人。否则她成就不了千秋伟业。这个强中之强的女人对情感和两性关系的驾驭，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从古到今，但凡要诋毁一个女名人，特别是女政治家，最简单，通常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她说成一个淫荡的女人。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大帝”留名世界史，在这个世界上，至今还没有一个女性超过她的显赫。同样，有关她如何淫乱的传说，也超过历史上所有的女政治家。有人编造她的情人，“面首”多达三百来个。更有甚者，说她同人性交不过瘾，找来一匹种公马性交，最后被马压死了。这个下流的谣言据说来自法国人。

事实上，婚后叶卡捷琳娜曾长期处于性压抑状况。随后，在长达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她先有波兰籍外交官斯坦尼斯拉奥，后有近卫军军官奥洛夫。并没有同时拥有两个以上情人的记载。她较为频繁地更换情人的传说是在她 45 岁之后。换句话说，是波特金成为她的情人和政治搭档之后。其时，俄罗斯在她的统治下已进入“黄金时代”。叶卡捷琳娜大帝把成就看得比情欲更加重要。

由波特金为女皇叶卡捷琳娜选择和推荐性伴侣的做法也实在荒唐，这坏了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名声。然而，世界各国由皇后为皇帝选

择妃子并管理后宫的事却从未见人非议过。谁让你这个“大帝”是个女人呢？波特金给叶卡捷琳娜大帝先后推荐过十来位“男朋友”。其中伺候皇上时间较长的有：西蒙(Simon Zorich)，一个英俊的哈萨克轻骑兵少校，因挑战波特金而失去宠信；伊凡(Ivan Rimsky-Korsakov)，天才的音乐家。不过他在服侍女皇的同时还和别的女人偷情，后果可想而知；亚历山大(Alexander Lansky)是所有情人中最年轻的。小伙子似乎有恋母情节，真诚地爱恋着女皇。他们在一起四年(1779 - 1784)。亚历山大因坠马事故身亡。叶卡捷琳娜大帝难过了两年，没有要代替者。下一个也叫亚历山大(Alexander Dmitriev-Mamanov)。他是波特金的部下。女皇在巡视克里米亚时看上他。他同女皇生活了四年，向叶卡捷琳娜大帝提出娶她的一个侍女为妻。女皇犹豫再三，还是同意了。最后一个柏拉图(Plato Zubov)，1789年起做女皇的贴身侍卫。他伺候叶卡捷琳娜大帝直至她病逝。

有人说男人通过阴道征服女人的心。但谁也休想从这儿征服叶卡捷琳娜大帝。又有人说，男人可以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满足性欲，而女人不会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去追求性。叶卡捷琳娜大帝爱的是波特金。他俩关系一直保持着，不在一起时情书不断。但女皇身边的男人却常常不是波特金。一个女人在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她在性的态度上同男人的区别就不会太大了。

叶卡捷琳娜大帝究竟从那些年轻的男人那里得到肉体的满足，还是精神的慰藉？她不断更换情侣是显示其女皇的权势，还是证明自己仍具有女人的魅力？恐怕谁也说不清。晚年的叶卡捷琳娜大帝与其说是鼎盛辉煌，不如说是心灵孤单。她和儿子保罗关系紧张，互不喜欢。她甚至希望人们认为保罗不是彼得三世的种。无奈保罗不仅容貌象彼得三世，而且动作和习惯也象。就象她婆婆叶莉莎维塔女皇一手调教了保罗一样，保罗的儿子亚历山大刚生下来也被叶卡捷琳娜抱走。她一心想把亚历山大培养教育成一个伟大的君主。亚历山大(一世)可以说没有辜负奶奶的期望。他当沙皇时，俄罗斯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强敌 法国拿破仑军队的入侵。俄国最终战胜了一度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的法国劲旅。但亚历山大一世一点儿也不喜欢做皇帝。他的死同中国清朝的顺治皇帝的死一样，给历史学家留下了千古之谜。

尾声

1796年11月16日晚，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卫生间里中风倒地，被佣人抬到床上。医生赶来抢救，大臣们焦急地聚集在宫内徘徊等待，但女皇一直没有醒过来。

弥留之际，叶卡捷琳娜觉得自己颠簸在似曾相识的原野上。路漫漫，无边无际。她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我这是去哪儿？”她问赶车人。

赶车人转过脸来。

“爸爸！你怎么来了？”

“来接你呀。孩子，你在这个国家待了52年，做了34年女沙皇。现在是离开的时候了。”

一道白光自天边象海浪一样涌来，将他们父女俩笼罩其中。

公元1796年11月17日(俄历11月6日)，叶卡捷琳娜大帝逝世。俄罗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象叶卡捷琳娜大帝去世的时候这样强盛过。

亚历山大一世死亡之谜

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清朝顺治皇帝假托驾崩，实则遁入空门，削发为僧的故事。人们怀疑顺治之死绝非空穴来风：第一，顺治当年只有 24 岁，且从未有身患疾病的记载。第二，对于顺治之死，这么大的事，《清世祖实录》上仅有 11 个字的记载：“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第三，顺治遗诏有明显伪造嫌疑。第四，许多非官方文献上有关顺治死前活动的记载，内容出入很大，矛盾重重。这些同顺治因爱妃爱子相继病故而痛不欲生，以及顺治与皇太后的冲突等情况联系起来，他假托身亡遁入空门或隐于山野，寻求解脱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

无独有偶。在俄国历史传说中，也有一位借突然病故，从沉重的精神负担中得以解脱的沙皇。他就是亚历山大一世。众多的俄国和欧洲史学家对其突然病故的谜团，以及假死后的下落做过详尽的研究。人在皇位，身不由己。上位固然不易，退位似乎更难。不得已，只能通过假死这一“下策”从权力的顶峰抽身。这也是封建专制政权的特有现象吧。

1

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生于 1777 年，是沙皇保罗（Paul I）的大儿子。叶卡捷琳娜大帝之孙。

叶卡捷琳娜大帝十四岁嫁到俄国来，丈夫彼得三世这个人不太正常，她婚后八年都没有怀孕，好不容易才怀上龙种。婆婆叶莉莎维塔女皇在儿媳妇生产的时候，焦急地等在产房外，迫不及待地吧新生儿抱回自己的房间。此后精心照料，亲手栽培，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叶卡捷琳娜只被允许每周见一次自己的儿子。因此，她对儿子保罗基本上没有什么感情。

轮到叶卡捷琳娜大帝做婆婆了。她如法炮制，接连抱走了保罗所生的两个儿子，给他们取名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亲自监督他们的日常起居和教育。狠狠地弥补了自己做母亲的缺失。当然，这同样造成了两个孩子和父母感情上的疏远。不过，这对于保罗夫妇的伤害倒也没那么大。因为这对夫妇特别能生，一口气生了十个孩子！

对于日后做了一国之君的保罗和亚历山大一世父子来说，由祖母带大，其个性不能不受到极大影响。首先，被祖母百般关爱是免不了的。两个女沙皇祖母差别太大，因此保罗和亚历山大的个性与思想有着天壤之别。叶莉莎维塔女皇生来不爱读书，境界不高。保罗任性，固执，骄横，目光短浅。加上保罗和他父亲彼得三世长得一模一样，贼头鼠脑，很不招人待见。而叶卡捷琳娜大帝博览群书，知识广泛，多才多艺，风流浪漫。亚历山大一世受奶奶影响极大，博闻强记，气质儒雅，眼光高远，谈吐不凡。他好像完全从曾祖母，祖母和母亲方面继承长相的基因，金发碧眼高鼻梁，英俊潇洒，风流倜傥。

叶卡捷琳娜大帝是个非凡的政治家，她早就看出被她婆婆惯坏了的儿子保罗不堪重任，一心想把孙子亚历山大培养成俄罗斯帝国合格的接班人。她对孙子的爱绝不是婆婆妈妈式的溺爱。她对于寄托着厚望的孙子采取斯巴达式的训练：冬天也不让关上卧室的窗子，从小就睡地铺，身下仅铺一张粗羊皮做的褥子。终其一生，亚历山大一世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不管外出行军还是出国访问，都带着那张粗羊皮做的褥子。为了锻炼孙儿的胆量，叶卡捷琳娜大帝鼓励还是个小男孩的孙子站到大炮跟前，结果亚历山大一世的一只耳朵都给大炮震聋了。

亚历山大一世 12 岁那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礼请瑞典学者，退役的拉哈珀上校做亚历山大一世的私人老师。这个老师不仅学问好，骨子里思想还比较新派。因此，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被他慎重地介绍给自己的学生。在宣讲自由和平等的理念的同时，拉哈珀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专制主义和农奴制。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不能全盘接受这些新思想很难说，但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亚历山大一世一直和拉哈珀老师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他学习并掌握了俄英法德以及瑞典五种语言，接受了欧洲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少年时代起，叶卡捷琳娜大帝在社交和外交场合就把这个长孙带在身边。俄国的上层社会和欧洲政界都知道，也都喜欢这个英俊

的俄国未来的君主。可以说，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有生之年，亚历山大的风头完全把作为法定皇储的爸爸保罗给压下去了。不仅如此，做奶奶的还反复向孙子宣传，他父亲保罗是如何的不学无术，愚蠢蛮横。那时候，保罗自己住在私人领地佳琪那庄园，很少到冬宫来。一直到亚历山大个头超过了他奶奶，叶卡捷琳娜大帝这才意识到应该放两个孙子经常探望他们的父母。她希望，让孙子亲眼看一看自己父亲的粗俗愚昧，不堪重任，也好对自己肩上担负的让俄罗斯更加强盛的使命体会更深一些。

对自己父母基本上不熟悉的亚历山大和弟弟康斯坦丁回到父母身边后，心情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们何尝不渴望父母弟妹的亲情？另一方面，父亲的佳琪那（Gatchina）庄园和奶奶的冬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在冬宫，高朋满座，谈论的都是欧洲政治、国际商贸、法国的文学艺术，还有无节制的放荡和享乐。而在父亲这边，却是严厉的军事氛围和清教徒式的刻板生活。作为叶卡捷琳娜大帝唯一合法继承人，保罗生前几乎被排斥在俄罗斯所有内政和外交的决策圈子之外。他基本没有被母亲委以什么实质性的事务。保罗很少得到过母亲名誉上的和实质的赏赐，除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大伯爵空头衔和领地。在佳琪那庄园里，有 6000 个农奴，还有 2400 个保护这片领地的卫兵。保罗没事干，就训练这支部队。他和自己的父亲彼得三世一样，对德国普鲁士军队情有独钟，这支队伍一律着普鲁士军装。连自己的孩子都跟着他过军事化的生活。叶卡捷琳娜大帝对儿子采取轻视和不管不问的方针，换来了保罗对自己母亲的仇恨。亚历山大夹在祖母和父亲之间，很不好受。亚历山大学会了对自己的立场保持沉默，对自己的某些想法他可以做到守口如瓶。在日后的欧洲首脑之中，他得到一个“斯芬克斯”（the Sphinx）的绰号。

毕竟是血缘之亲，几次近距离接触。亚历山大对父母慢慢熟悉了，也亲近了。他理解了父亲的失落和不满，觉得父亲并非祖母所说的那样不堪。

2

和大多数上了一定年龄的老人一样，叶卡捷琳娜大帝可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老了。她认为有的是时间来安排以长孙取代儿子做皇储。这事办早了，多多少少会引起妄议和骚动。眼下总是有许多事情需要

她来处理，而朝廷内外也都希望俄国能够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再持续一二十年。

1796年9月2日，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冬宫举办盛大舞会，欢迎刚刚上位的十七岁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俄瑞两国自彼得大帝以来，发生过三次大型战争。虽说，俄国已经强大到毫不畏惧瑞典这个北方强邻的程度。但是，两强相邻和为贵。叶卡捷琳娜大帝希望通过大孙女和古斯塔夫的联姻来改善两国关系。国王受邀请来访，俄国使者也被派往瑞典同瑞典皇家讨论这桩政治联姻。一切似乎都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把握之中。可是，就在舞会进行的过程中，信使来到冬宫，报告瑞典皇太后最后否决了俄国关于联姻的提议。原因是俄国坚持新娘不得改变其东正教信仰。

叶卡捷琳娜大帝一听就愣住了。这不前面的谈判一直进行得很好吗？怎么到了最后又变卦了？她跌坐在椅子上，神思恍惚起来，话说得前言不搭后语。侍女和警卫将她搀扶回卧室。御医赶到，诊断女沙皇是中风了。四天以后，叶卡捷琳娜大帝被发现倒在卫生间的地面。

保罗当天晚上就接到快马来报母皇驾崩的消息。他立即带领自己的两千“家兵”快速赶到冬宫。第二天清晨，冬宫周围布满了身穿普鲁士军装的哨兵。保罗接管了俄国的最高统治权。

俄国发生了一场不是政变的政变。

保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父亲彼得三世的遗骨重新安葬到彼得保罗要塞，那里是罗曼诺夫王朝历代沙皇的安葬处。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灵柩放在被她谋杀的丈夫的一旁。保罗明确地表示，他是父亲彼得三世而不是篡位的母亲的继承人。接着，保罗逐一清洗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宠臣：抓的抓，降的降，流放的流放。而那些被叶卡捷琳娜大帝处分的官员则一个个官复原职。只是他过去和军政两界毫无瓜葛，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做不到“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政治组织上尽量改变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遗留班子之后，保罗马上着手改变母亲的内政外交方针。俄罗斯的改革停止了。保罗发布的一系列诏书，将农奴紧紧地束缚在农奴主的庄园里。保罗害怕来自欧洲的新思想。他下令俄国人不得到欧洲旅行，不得翻译印刷和发行外国书籍。任何寄往国外的书信必须经过检查才能放行。在公共场合

妄言朝政者必须受到惩罚：割掉舌头，流放到西伯利亚。保罗当政的几年里，监狱人满为患。俄国国内人人自危，杯弓蛇影。

在欧洲，保罗很快同英国进入“冷战”。法国大革命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参加了英国、德国和奥地利等国的反法同盟。出于对母亲深深的怨恨，保罗改变了自彼得大帝以来的亲英立场。为了向法国示好，他鼓励拿破仑称王。这个时候，拿破仑刚刚迫使第一次反法同盟解体。俄国的转向令欧洲其他反法国家震惊。保罗还下令对英禁运，逮捕了在俄国港口的英国商船水手。这一措施使俄国对外贸易面临被摧毁的危机。更有甚者，保罗毫无理智地派遣两万哥萨克部队参加法国对印度的入侵。要知道，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才是俄国的宿敌。俄国军方对于沙皇的非理性举动感到恐惧。

总而言之，保罗要彻底改变俄国，清除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一切既定方针和影响。他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方针加强自己的权威。他规定，恢复对沙皇的绝对崇拜，沙皇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要肃立鞠躬。所有人经过冬宫都要行礼。晚上九点以后，圣彼得堡全城实行宵禁。保罗的所作所为与其说巩固皇权，不如说是自绝于臣民。他自己也知道这么做会引起极大的反弹，由此对官僚阶层和民众产生恐惧心理。一年后，保罗把家搬到他祖母女沙皇叶莉莎维塔曾居住的“新夏宫”：米哈伊洛夫斯基城堡。城堡被加固，建起了塔楼，加厚了围墙，改为双重大门。周边挖壕沟，建起吊桥。两个年长的儿子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也跟着住进这个中世纪堡垒里。

3

从1762年夏通过政变上台到1796年秋突然病故，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了俄罗斯34年。她在彼得大帝开创的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上，使俄国跻身欧洲列强行列。她的政治遗产和影响力岂能在短时间内被清除？要说“党羽”，整个俄罗斯的军政上层都是她的党羽。三十几年前的彼得三世即使有“旧臣”，也都被时间自然淘汰了。保罗除了从因腐败和无能被叶卡捷琳娜大帝惩罚的少数官吏中寻找可怜的支持外，他是和整个俄罗斯上层社会为敌，与欧洲反法同盟为敌。圣彼得堡暗流涌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旧臣”们在遭受打击，一些原高层人物被整肃后，慢慢地沟通融合，形成以圣彼得堡总督彼得·珀伦伯爵为中心的反保罗集团。他们同密切关注俄罗斯变化的境外势力一拍

即合。把保罗拉下沙皇皇位，扶植亚历山大上位，成为他们亟待落实的政治目标。

现在，政变的关键所在是亚历山大的理解。没有亚历山大的配合，政变将失去合法性和保持政局稳定的基础。在保罗的核心圈子内，时任外交事务副大臣的帕宁伯爵安排了彼得·珀伦与皇储亚历山大的秘密会谈。帕宁伯爵是保罗少年时代的老师。他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多年从事外交，与国内政界交往不多，故而受到保罗的信任。但是帕宁伯爵对欧洲的政局了如指掌，对俄罗斯的前途忧心忡忡，很快成为反保罗集团的重要成员和保罗身边的“卧底”。

两位政要没有费多少口舌便得知亚历山大认同俄罗斯危机四伏的看法。问题是，亚历山大不同意政变。皇储明确表示，他不可能让父亲受到生命威胁。这一点，珀伦和帕宁早有思想准备。帕宁说，没有人想伤害皇上。但是，只要沙皇保罗在位一天，叶卡捷琳娜大帝所建立的伟业就会衰败下去，亡国的危机就存在一天。万全之策他们已经想好，那就是迫使保罗和平退位。

帕宁伯爵苦口婆心地开导亚历山大：“你是皇上的儿子，我是皇上的亲信。我们爱皇上，但是我们更爱俄罗斯。我们怎么能眼见祖国陷入万复不劫的地步？”珀伦伯爵举出1770年丹麦国王因“神经错乱”被迫退位，1789年英国乔治三世因政局动乱退位的例子。这两个退位的君主都得以保全了生命。“太子你继位后当然也可以保证自己父亲的安全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啊。”

亚历山大沉默以待，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继续对他们危险的计划表示反对。两位作为说客的伯爵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心照不宣地认定：皇储等于是默认了政变计划。

1801年3月12日夜，从芬兰湾海面刮来的寒风呼啸着穿过圣彼得堡冰封的街道。十多辆雪橇从四面八方悄然驶向总督彼得·珀伦的官邸。在这里，他们举行了政变前最后一次会议。西蒙瑙夫斯基近卫团刚刚轮值皇宫守卫，团长塔里曾将军是反保罗集团的成员之一。而这个团恰恰受亚历山大公爵调遣。为了行动不受到首都骑兵警卫团的干扰。珀伦伯爵白天面见沙皇保罗，汇报秘密警察调查到骑兵团团长有参加阴谋之嫌。保罗命令将其扣押待审。

稳住了所有可能阻拦和破坏政变行动的军事和警戒力量后，一支小部队进入夏宫大院。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夏宫花园内的椴木林里栖息着上千只乌鸦。这群不速之客的脚步声和移动的影子惊动了鸟儿。上千只乌鸦“呼”地振翅而飞，黑压压地盖住了夏宫的宫殿和花园。这些前来捉拿沙皇的政变者吓得浑身汗毛竖起，一动也不敢动。好在有惊无险，宫殿的门窗紧闭，沙皇一家和近身侍卫并没有被乌鸦惊醒。

总督副官敲门，声称有重要文件需要面呈沙皇。沙皇的执勤侍卫疑惑地询问：“哪有大半夜送文件的？”副官说：“你以为我愿意这时候送吗？可这是总督的命令。出了大事我担当不起啊。再说，你也不看看，都六点了！”

他们赚开宫门，制住执勤侍卫后，兵分两路。彼得·珀伦带人去稳住皇储亚历山大。另外十二个军政高官直奔沙皇保罗的卧室。

叶卡捷琳娜大帝晚年的情人之一祖伯夫撞开保罗的卧室，直奔沙皇的龙床。他掀开帷帐，吃了一惊：床上空无一人。祖伯夫大叫：“不好，他跑了！”本利哥森将军比较冷静地环视卧室，从墙角的屏风下看到保罗的一双大脚。立刻走了过去，拉开屏风。只见保罗穿着睡衣，带着睡帽，赤着脚，抖抖索索地依墙而立。

本利哥森将军冷冷地看着一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沙皇。“先生，你的沙皇权力到此终止。”他用法语向保罗宣布。“我们拥戴亚历山大为俄国的沙皇。现在执行他的命令逮捕你。没有人想要你的命。但是，如果你不能冷静地面对你的命运，做出任何反抗或者不配合的行为，我们就不能保障你的安全了。”

保罗不说话。祖伯夫又用俄语重复了一遍本利哥森的话。“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保罗愤愤地质问逼宫的人。一个大臣应声回答：“你折磨了我们四年有余！你把叶卡捷琳娜大帝创建的伟业都快毁光了！”

轮休的侍卫听到撞门的声音，从宿舍方向冲了过来，试图解救沙皇，同逼宫的队伍打了起来。有人冲进了卧室，混乱之中，卧室里唯一的一盏灯被打翻。黑暗中，保罗挣扎着逃脱。抓着保罗的人顺手用他睡衣上的腰带勒住他的脖子。保罗拼命往前爬，后面的人使劲往

后拉。当灯重新点起时，人们发现保罗已经被勒得断了气。几个官员还觉得不解气，又提起保罗的脑袋往地板上撞，用皮靴往保罗身上踢。

俄国沙皇保罗在继位后的第五个年头被杀，其年 47 岁。

4

分工去亚历山大卧室做说服工作的圣彼得堡总督彼得·珀伦等人还不知道沙皇的情况，但是由于有过沟通，彼得·珀伦成功地让亚历山大在其父退位和同意接受沙皇皇位的文件上签了字。亚历山大听信了他们的话，认为在几乎所有权臣的压力下，父亲会接受他们所开出的优厚条件，和平移交政权。

这时有人来报，“皇上因为抗拒，不幸在黑暗中被误伤致死。”亚历山大震惊地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不知所措。他浑身颤抖，语无伦次：“不行，我不能，我不做这个皇帝！谁想做让谁做，……弑君的犯罪分子必须自己承担后果！”他说完大哭。

珀伦总督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保罗这种人绝不会和平交出权力，就算同意退位，也是后患无穷。政变参与者和皇帝之间只能以你死我活收场。现在死了，说实话，真是省了太多的麻烦。他庆幸亚历山大毕竟已经签了字。

彼得·珀伦弯下腰来，凑近捂着脸哭泣的亚历山大，冷冷地说：“哭什么哭？别像个孩子！俄罗斯的命运，成百上千万人的命运，都依仗着你的镇定。你现在是全俄罗斯的沙皇，独一无二的统治者。擦干眼泪，穿上制服，去见卫兵！”

亚历山大停止了哭泣。他在参与政变的大臣们的簇拥下，到宫殿外去见被召集在那里的西蒙瑙夫斯基近卫团官兵。此时正是 3 月 13 日清晨，东方刚刚露出霞光。亚历山大哽咽着向受他统辖的官兵们宣布：“我父亲，沙皇保罗今日凌晨因中风身亡。我宣布继承皇位。在我执掌朝廷期间，一切都会按照我的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既定方针和原则去做。”

亚历山大以沙皇的名义昭告天下。他签署的第一份文件是宣告保罗的去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继位。第二份文件具体宣布十条政改措施，包括：释放四年多来的政治犯；恢复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所立的法律

法规；释放所有英国水手，恢复英俄贸易；解除禁止结社令；解除出版禁令；解除到国外旅行禁令；……

圣彼得堡被压制了数年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旧臣们，以及反法同盟驻圣彼得堡的外交官们额手相庆。

保罗的尸体经过精心整容，放入棺材。一直被阻拦参与丈夫丧事的皇后，现在的皇太后玛利亚·菲奥多尔罗芙娜坚持：如果不让她见到丈夫的遗体，她将拒绝参加前沙皇的葬礼，也不会参与新沙皇的登基大典。无奈之下，负责入殡大典的官员打开了保罗的棺材。皇太后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她走进亚历山大的房间，狠狠地盯着大儿子，歇斯底里地叫道：“你谋杀了你的父亲。你的双手沾满了你亲生父亲的鲜血！”

亚历山大脸色苍白，颓然倒地。他哀嚎着，用自己的头撞击着地板。

看到儿子极度无助和悲伤的反应，皇太后相信自己的儿子在父亲被谋杀这件事上是无辜的。当妈妈的反倒镇定下来。她对政治的险恶岂能无知？满朝官员的态度都是明摆着的，他们都是谋杀皇上的凶手。现在正是他们母子共患难的关口，不是她谴责儿子的时候。再说儿子能阻挡朝廷内外反对保罗的势力吗？皇太后玛利亚抱住亚历山大，亲吻了他。心里想，至少皇冠还戴在自己儿子头上，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保罗的死，深深地刺激了亚历山大一世。终其一生，他都活在自己等于参与了谋杀父亲的阴影当中。

5

亚历山大一世的个性不太适合当皇帝。除了在敌人兵临城下，亡国危机迫在眉睫的压力下，他还能够做到乾纲独断外，一般情况下，他或优柔寡断，或激情冲动，或躲避矛盾。他是个矛盾重重的人物。心里装着激进的民主宪政思想，却根本不打算去实行。口头上表示痛恨农奴制，却不自觉地维护贵族阶层的利益。他自己也说，人生的最大理想是和心爱的人住在莱茵河畔，读读书，散散步，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聊聊天。他甚至钟情于神秘主义，对神神鬼鬼的东西极感兴趣。当然，他也不是没有长处。他个人魅力极强，又非常善于和他人

相处，懂得把握谈话或谈判对手的心理。因此，当时的欧洲各国都有这样的共识：拿破仑是天才的军事家，亚历山大一世是天才的外交家。

亚历山大一世被政变推上沙皇的宝座时候，还不满 24 岁。刚开始，接受了新思潮的年轻沙皇也想有所作为。别说是保罗时期的没有原则，毫无章法让他看不惯，就连叶卡捷琳娜大帝晚年行政上的低效和无作为也让他深恶痛绝。借着朝廷内迅速恢复俄罗斯发展生机的热望，以及参与政变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旧臣们的积极支持，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干劲，亚历山大一世推动了政府机构的改革。他把中央政府精简为八个部门：财政部、外交部、战争部、海军部、司法部、教育部、内务部和贸易部。部长为内阁成员，直接向沙皇报告。同时组成国务会议（部长委员会）讨论和协调国家重大事务。直到 1917 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俄国政府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

最初，亚历山大一世身边的主要大臣都是激进自由派人士。当时他们甚至拟出宪政和解放农奴的草案，并且在讨论如何让议院拥有立法和决定税收方面的权力。可是，这些努力很快付之东流了。因为改革不仅会触犯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将削弱沙皇的权力。说说罢了，岂能当真？接下来，改革派被一个个地逐出权力中心。

造成国内改革的转向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欧洲形势吃紧，刚刚称帝的拿破仑加快了在欧洲的扩张。在外交阵线上改变保罗亲法立场，回到叶卡捷琳娜大帝反法路线上来的亚历山大一世，频频同英德奥等国会谈，商讨遏制拿破仑侵略扩张的事宜。1805 年 8 月，俄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英国、那不勒斯、瑞典结成第三次反法同盟。同年 11 月，亚历山大一世亲率大军进入欧洲，同奥地利组成 87,000 兵力的俄奥联军，在奥斯特里茨同拿破仑率领的 73,000 法军展开会战。

这一次战役，俄奥法三国皇帝都亲临战场，因此在历史上被称之为“三皇会战”。拿破仑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军事天才，以 8500 人的伤亡代价，取得了让俄奥联军损失三倍以上兵力的胜利。亚历山大一世险些被法军活捉。俄军溃败，逃窜回国。第三次反法同盟被瓦解。奥地利的弗朗茨二世被迫宣布取消自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并签署了屈服于法国的条约。拿破仑成为欧洲的霸主。

战争的失败让亚历山大一世深以为耻。他请来了欧洲两位军事家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着手进行俄军的改革整顿。约米尼是瑞士人，著有《军事战略》。克劳塞维茨来自普鲁士，是著名《战争论》的作者。他们名冠欧洲，“约米尼建立了军事制度，而克劳塞维茨建立了军事哲学”。他们的关于战争和军事的论述，至今还在影响着世界。

6

19 世纪初是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时代。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

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优秀的军官。别说世界舞台，就连在法国军队中，像他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外国人，能拿一份稳定的薪水，按部就班往上升到上校，然后退伍回家过日子就不错了。

拿破仑 1769 年生于意大利的科西嘉岛。12 岁的时候被家里送到法国读书。他个儿小，法语又说不好，在学校一直受同学的戏弄和嘲笑。1784 年，他考进了巴黎军官学校。这时候他父亲去世了，经济来源一下子断掉了。他咬着牙坚持，用一年的时间读完两年的课程。1785 年 9 月通过了军校的毕业考试，从军，并授少尉军衔，领一份军饷，这才不愁没有吃饭的钱。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回到了家乡科西嘉。这个 20 岁的小军官已经今非昔比，在巴黎见过大世面了。他积极参加了雅各宾派革命阵营。科西嘉的独立派掌握了权力后，排挤迫害革命派。拿破仑逃回法国，投靠革命党。1793 年波旁王朝搞复辟，24 岁的拿破仑带领革命士兵在土伦港击败前来支援波旁王朝的英国舰队。一战成名，这个“革命小将”被革命政府授予准将军衔。1795 年，他率革命军平定了保皇党武装叛乱，荣升陆军中将，任巴黎卫戍司令，从此步入军政要员的行列。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贵族流亡到奥地利，普鲁士等国，受到这些国家的庇护和支持。激进的法国雅各宾派处决路易十六以后，欧洲君主国深受刺激，忍无可忍，组织了第一次反法同盟，对法宣战。战争中，拿破仑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他入侵意大利，击败日耳曼军队，迫使奥地利求和。这时候，俄国保罗登基，退出反法阵线。1797 年第一次反法同盟解体。

1799年，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入侵埃及，被困。神圣罗马帝国和英、俄、土耳其借机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试图夺回被法国侵占的势力范围。拿破仑只身返回巴黎，发动雾月政变，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1800年6月法军在马伦哥之役大败奥地利军，拆散了第二次反法同盟。

1804年，法国全民投票公决，拥戴拿破仑称帝。加冕典礼上，拿破仑从大主教手上拿过皇冠，自己给自己戴上。

俄国政变后回到反法立场，可是在“三皇会战”中不敌军事天才拿破仑，不仅第三次反法同盟被粉碎，就连“神圣罗马帝国”也告终结了。1806年拿破仑进攻普鲁士，攻占柏林。宣布对英实行“大陆封锁”。而此时俄国同法军前哨之间，仅隔着一条尼曼河。1806年底，俄国朝廷内部对于是否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时候，奥斯曼帝国在拿破仑支持下出兵俄罗斯，第七次俄土战争爆发。以库图佐夫为代表的将领极力反对两条战线作战，被亚历山大强行压制。那个曾参与政变，捉拿保罗的本利哥森上将，被任命为总指挥，领兵七万支援普鲁士。弗里德兰一战，又是大败。俄国求和。

拿破仑觉得当时最大的敌人是英国，因此愿意在这个时候拉拢俄国。法俄两国签订了“提尔西特合约”。两国休战结盟。所以，1809年的第五次反法同盟就没有俄国的事了。法国开始了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拿破仑停止对奥斯曼的军事援助，同时鼓励亚历山大向瑞典发动“芬兰战争”，迫使瑞典加入法国对英国的大陆封锁。

打瑞典这个诱饵对于俄国太有吸引力了。西北方的军事强国瑞典是俄罗斯的宿敌。早在蒙古第二次西征的1240年，涅夫斯基公爵就抵抗过趁机入侵的瑞典大军。彼得大帝曾经和查尔斯十二世率领的瑞典侵略军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此一时彼一时，眼下这个瑞典国王昏庸无能，俄军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长驱直入，横扫大半个芬兰。夺取了芬兰湾大片领土。

占了便宜的亚历山大一世，接着把北方的军队调到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相持不下的巴尔干半岛。失去法国军事支持的土耳其不敌俄军，被迫签署了承认战败的“布加勒斯特条约”。

就在俄国忙于同瑞典和土耳其的战争时，拿破仑秘密调集数十万大军在中欧驻扎。拿破仑心里很清楚，不拿下英国和俄国，能够称霸欧洲大陆也是不稳定的。

对英海上禁运使俄国受到极大的经济上的损失。直接面对尼曼河对岸的法国大军使俄国如坐针毡。俄法之间的结盟注定是不会长久的。1810年，120只美国商船载着英国商品由波罗的海经芬兰湾停靠码头。年底，亚历山大一世宣布更改进出口政策，放松对海上运输的规定。法国大怒。1811年拿破仑召见俄罗斯特使，谈判破裂。拿破仑站起身，怒不可遏地问特使：“哪条路通往莫斯科？”特使巴拉绍夫沉着地起身回答：“好几条道路可以走。皇上您从珀尔塔瓦走吧。”珀尔塔瓦（Poltava）是彼得大帝1709年大败由查尔斯国王率领的瑞典侵略军的城市。

1812年6月，拿破仑亲率60万大军入侵俄国。大军以法国军队为主，还包括从法国占领地意大利、波兰、荷兰、瑞士、德国和奥地利强制征调的军队。其中法军的“帝国卫队”是当时世界上训练最好，装备最优良的军事力量。

在法国大军跨过尼曼河进入俄国领土之前，拿破仑的特使纳伯尼伯爵（Narbonne）会见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给他最后一个机会求和”。亚历山大一世冷静地回答：“我对局势并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拿破仑是一个军事天才。但是，你看，空间和时间在我这边。当法军进入这个充满了敌意的广袤国土，你们便不得安宁。我不会同法军决战，然而只要俄国的国土上还有一个敌人，我们也不会放下武器。”他想了想，又补充一句，“除非拿破仑把我们逼到白令海峡。”

法国大军的入侵，几乎是105年前瑞典大军入侵俄国的再演。那时候，彼得大帝的军力绝不是查尔斯国王所率瑞典军队的对手。亚历山大一世采取的应对之策同样是后撤和坚壁清野。对于远征军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补给。战线拉得越长，越深入腹地，部队的补给越难满足。俄军带走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带不走一律烧毁。拿破仑急于找机会和俄军主力作战，俄军绝不应战。

两个多月过去了。终于，探子来报，俄军在斯摩棱斯克建构工事，有打一场狙击战的架势。拿破仑大喜过望。斯摩棱斯克城建在聂伯河两岸，建有相对坚实的城墙。西岸如果失手，还可以退到聂伯河东防守。总之，有利于俄军防守。但拿破仑不怕俄军的防御工事，他怕的是俄军只撤不打。8月16日双方开始激烈的炮战，17日法军发动冲锋，很快突破倒塌的城墙防线。俄军不敢恋战，退到聂伯河东一面阻击，一面组织有序后撤。

亚历山大一世很清楚，法军是战胜不了的，只能拖垮他们。但是，他也不能不考虑全国高涨的民意。各个城市的居民都捐款捐物，青壮年踊跃参军。一味地后撤，会打击抗战的热情，甚至士气。斯摩棱斯克的有限抵抗，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人们认为抵抗不力，强烈要求老将库图佐夫出马挂帅。

8

库图佐夫当年67岁，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很老了。他一生戎马倥偬，身经百战，参加过对波兰、法国和土耳其的战争。以远见卓识和战无不胜受到军队和民众的景仰。他还以“打不死的军人”知名。曾经有两颗子弹击穿他的头部，他只是瞎了一只眼。他早就从军中退休，不过几年前又被征调指挥俄土战争。在法军侵入俄罗斯之前，他成功地劝说土耳其签署了和平协议，结束六年的战争，为俄国撤回宝贵的兵力。这会儿，库图佐夫肥胖的骑不上马。他交出了兵权，整天坐在摇椅上打瞌睡。

库图佐夫和年轻的沙皇之间是有过节的。1805年亚历山大执意参与第三次反法同盟，库图佐夫极力劝阻俄军入欧。双方有过激烈地争执。结果，“三皇会战”中俄军惨败而归。库图佐夫背地里大骂。在对外战争的决策上，每有争执，结果都证明库图佐夫是对的。包括老将军急匆匆从巴尔干半岛撤军。这让亚历山大很丢面子，也憋气。拿破仑长驱直入，战局如此紧张，亚历山大愣是让库图佐夫赋闲在家晒太阳，就是没用他。

现在，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亚历山大一世听到了全国全军的呼声。他恳请老将军出马，任命库图佐夫为全军总司令。

库图佐夫一上任，就宣布继续奉行沙皇前期的后撤战略方针。朝野上下都期待着一场扭转战局的胜利，听了老将的部署不啻迎头被泼了一瓢冷水，又躁动起来：“那我们要这个老头挂帅干什么？”

“胜利只能在有利的时间和有利的地点取得。”库图佐夫冷静地告诉沙皇，“只有消灭拿破仑和他的帝国卫队，才能彻底解除俄罗斯的心腹大患。皇上，迄今为止，你在战略上没有错。只有先拖垮法国人，才能最后打败他们，消灭他们。”库图佐夫的肯定，使亚历山大非常感激。在军事方面，他好像还是第一次听到库图佐夫的赞同。

法军进逼莫斯科。9月4日，库图佐夫终于决定在莫斯科以西115公里处，一个叫做伯罗的诺（Borodino）的小村子附近与法军会战。双方投入25万兵力。惨烈的战斗打了三天。法军在炮火掩护下攻打到俄军指挥中心的防御工事下。俄国骑兵高喊着“乌拉”对法军发起自杀式冲锋。他们一批接一批冲向法军方阵。杀得法军陷入疯狂状况。在大量援军到来之后，法军终于占领了瓦夫斯基堡垒。但他们发现库图佐夫的指挥部已经撤走。深入俄军腹部强攻堡垒的法国军队不仅牺牲得毫无意义，而且令自身陷入重围。这一仗，法军死伤四万，包括47个将领。俄军损失了四万五千兵员，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参战兵力。库图佐夫果断下令将部队撤进莫斯科。俄国官员和民众又失望了。

库图佐夫知道皇上是能够理解他的决定的。他解释：“拿破仑是一股迅猛的激流。俄国要做海绵。吸收它，阻拦它，最后让它变成一潭死水。对我们来说，目前最宝贵的是军队实力，而不是一两次阻击战的胜利。”他接着说明，“伯罗的诺一战与其说是为了打击拿破仑，不如说是为了吸住他。当然，说打击也对，但我们打击的是法军的士气。现在我需要皇上的进一步支持。放弃保卫莫斯科的念头。我们需要用这座城市把拿破仑留住，留到离寒冬越近越好。”

亚历山大全力支持库图佐夫。他宣布，“在俄罗斯生死存亡之际，胆敢妄言反对库图佐夫元帅的，一律以叛国罪处死。”他把莫斯科的军政指挥权交给库图佐夫。自己前往芬兰湾会见瑞典国王，以他特有的外交才能稳住瑞典，将北方前线的部队调到莫斯科，加强库图佐夫的兵力。再从南方调来哥萨克骑兵部队。这样，使得莫斯科附近双方兵力基本持平。

库图佐夫下令全体军民撤出莫斯科。

法军参谋总长米歇尔元帅忧心忡忡。他劝皇帝撤回斯摩棱斯克固守，以休整军队等待补充军需。拿破仑断然否决米歇尔的提议。伯罗的诺战役结束一个星期之后，拿破仑率领大军抵达莫斯科城外。他策马扬鞭，来到西门外，等待俄国沙皇的代表出城，献出象征投降的城门钥匙。他等了很久，没有人出城。探子来报：城里空无一人。

法军开进莫斯科城。城里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只有法军自己的马蹄声和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回荡。法国人的情报工作没有做好：库图佐夫刚上任便部署了莫斯科政府和民众的大撤退。二十万居民不分昼夜地向几个方向疏散，已经全部有序地撤出他们所热爱的古都，留给拿破仑的是一座空城。

法国军队住进了宫殿，店铺和老百姓的房屋。找不到吃的，他们饥渴难忍，疲惫不堪。夜里九点，城里忽然四处起火。可是原有的消防器材都被毁掉了。夜里起风了。风助火势，火助风威。大火又烧了一天一夜，80%以上的民居变成一片灰烬。法军只能住在临时搭起的小棚子和帐篷里了。九月下半月，莫斯科的气温已经相当低，特别是在夜晚，寒风刺骨。法国军人还穿着夏天的军装。每天早晨都有冻死的士兵被抬出去掩埋。军中爆发痢疾、伤寒和流感三种传染病。部队不断减员，士气极其低落。

库图佐夫把指挥部撤离到距离莫斯科 80 公里处一个叫勒塔其瓦（Letacheva）的小村庄。老元帅悠闲自得，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在打瞌睡。他在等待拿破仑不战自退。而拿破仑这段日子如坐针毡。他不断派出使臣到圣彼得堡，要同亚历山大谈判。亚历山大拒绝接见来使。在拿破仑进入莫斯科城快要一个月的时候，10月13日，下雪了。库图佐夫仰天大笑。

10月19日，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撤出莫斯科。法军沿着他们进入俄罗斯的道路往欧洲撤退。四个月前，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来，如今身上裹着一切可以御寒的东西，饥肠辘辘，病痛交加。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没膝的雪地里挣扎前行。沿途还要遭受俄军不间断的袭击。这是战争史上最惨痛的一章。入侵俄国的 60 万大军中，至少四分之三死于饥饿，伤病和严寒。少数侥幸回到自己国土的士兵也是非病即残。

亚历山大一世决定西征。1813年春，他召集英德瑞奥各国首脑，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联军从东欧，中欧开始，清除法国的军队和傀儡政府。亚历山大是当然的盟主，是整个欧洲的英明领袖和统帅。法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被打破，兵力的优势也不复存在。其中最大的一次勒珀斯格（Leipzig）战役，36万联军对18万法军，双方伤亡人数达6万人。此役之后，主战场转移到西欧。

1814年3月31日，联军占领巴黎，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36岁的亚历山大骑在一匹高大的白马上。他头戴深蓝色的军礼帽，身穿深蓝色的军装，白色的军裤，黑色的马靴。纯金打制的肩章领章衬托着那张雄姿英发的脸庞。左边是普鲁士的国王，右边是奥地利的皇太子。游行的军队高呼：“亚历山大万岁！俄国万岁！联军万岁！”这是亚历山大一世人生的巅峰。

4月11日，拿破仑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放逐到地中海亚平宁半岛以西的厄尔巴岛（Elba）上。

欧洲和平了。亚历山大不得不面对战争给俄国留下的一片废墟。几年来，俄罗斯400万法郎的国家财政年收入，有300万用于战争。如今，毁坏的城市和村镇要重建，生产力需要恢复，衰败的教育科技要重振，……可是，就连军队换装都拿不出钱来了。而另一方面，国家官僚机构却固执保守，了无生气，难以担当重新使俄国强盛起来的重任。

参加欧战回国的年轻军官们，接触了欧洲激进的自由平等思想，对国内现实极其不满，开始在军队中成立秘密的激进组织。提出君主立宪和解放农奴的政治主张。

国内百废待兴，亚历山大却一筹莫展。他不敢面对现实，用不断地出访欧洲和在国内巡视来回避现实。国内的所有事物，他都交给部长会议（国务会议）主席阿列克谢·阿拉克齐耶夫全权处理。

在第三次反法同盟失败之后，抗法卫国战争之前，亚历山大也没有具体处理过俄国的内政。那时候的内政全权由部长会议主席斯佩兰斯基负责。斯佩兰斯基是一个贫穷的乡村牧师的儿子。他对沙皇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政治改革，在沙皇和沙皇的参

谋机构国务会议之下，建立了国家杜马，以监督行政机构。他推行文官考试制度，试图将世袭贵族挤出各级政府。这一狠招大大触犯了保守的统治阶层。有人公开扬言：“我们的传统文化植根于《圣经》。同《拿破仑法典》和《大百科全书》格格不入。斯佩兰斯基是法国的代理人，是内奸！”在举国弹劾斯佩兰斯基的声浪中，亚历山大被迫含泪解除了斯佩兰斯基的所有职务，让其离开首都。

现在阿列克谢·阿拉克齐耶夫伯爵面临的局势比卫国战争之前还要糟糕。

阿拉克齐耶夫也不是贵族出身，其爵位是沙皇授予的。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的小地主。本人则是从骑兵军官一步步升上来的。过去干过许多职务，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在莫斯科城外那场惨烈的伯罗的诺战役中，身居高位的阿拉克齐耶夫策马冲锋陷阵，血染战袍，表现出忠贞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1815年，亚历山大任命阿拉克齐耶夫为部长（国务）会议主席。阿拉克齐耶夫不负沙皇的信任和委托。他积极推行对亚历山大的个人崇拜，以此加强集权。他同时打击激进和保守两股势力。一方面成立秘密警察，取缔民间结社，打击文艺界激进分子。例如，将普希金流放，查封进步书刊。另一方面，建立检察厅，严惩逃税，贪污和官员的消极怠工。他规定了贵族按等级允许拥有的农奴数量，以此限制贵族势力的发展。他加强法制，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还在全国硬性规定所有人必须接受三年义务教育，使得俄国的识字人口一下子增加到占总人口的40%。设立军屯制度，以军事化的管理手段组织农业生产，解决军队给养的自给自足。

在对外政策上，阿拉克齐耶夫劝说亚历山大将俄军占领的土地归还各国王室和原领主。此举深得人望。同时，欧洲各国也默认俄国趁此大战吞并了芬兰，主持瓜分了波兰。此后，俄国没有出兵欧洲，就连粉碎拿破仑复辟的第七次反法同盟也只是名义上参加。

阿拉克齐耶夫“勤奋如蜜蜂，狠毒如蛇蝎”，不惜使用血腥手段达到目的。他一时位高权重，被人们称之为“副沙皇”。没有阿拉克齐耶夫，战后俄国的衰败和混乱很难遏制。不过，这位权臣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俄国国内的矛盾，他只是压制和推迟了矛盾的爆发而已。

亚历山大一世的精神状况变得极不稳定。他终日郁闷，对国内外事务表现漠然，对生活态度冷淡。按照现代人看，他是患上了抑郁症。

1824年11月初，大雨倾盆，波罗的海掀起狂风巨浪。海水从涅瓦河口倒灌涌进圣彼得堡。俄国的首都变成一片水乡泽国。仅仅五个小时之内，324座房屋被冲垮，另有3600座房屋严重毁坏，五百余人丧生。这还不包括城外的损失。大水退后，亚历山大巡视了冬宫附近的街道，所见之处，到处是残垣断壁，随大水漂流的物件，人畜的尸体。真是惨不忍睹。随从哭着说，“上帝是在惩罚我们造的孽啊！”亚历山大流着泪大叫：“不，同你们无关。是我造的孽，上帝是在惩罚我！”

第二年夏，皇后病重。大夫诊断，皇后得了肺结核，建议不要在寒冷的圣彼得堡过冬天。俄国贵族患了这种病，一般会选择到温暖的意大利，或者法国的地中海岸过冬。俄国南方，比如黑海岸边也有适合肺结核病人过冬疗养的城市，比如克里米亚的敖德萨（Odessa）。那里到圣彼得堡有大道，交通方便。

亚历山大做出陪皇后到南方养病的决定。但是，他要去的地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塔甘罗格（Taganrog）小镇。

在黑海的东北角，有一片三角形的水域，通过狭窄的海口与黑海相连。这片水域叫做亚速海。塔甘罗格在亚速海北岸。它是彼得大帝当年为了在黑海边立足，打开经黑海通往地中海的航道，而建立的据点式的小镇子。这个镇子也一度繁荣过。不过自从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取得胜利，夺去了黑海边大片领土之后，塔甘罗格便相对不重要了，慢慢地也就衰落了。事实上，这里自然条件很不好。它的周围有大片沼泽，冬季，亚速海上常起大风。有人把亚速海称为“腐烂的海”。这个镇子上只有197座砖石结构的房子，还有896座木头房屋。沙皇和皇后来了，仆从人员带多了都没地方住。更别说了，这里离圣彼得堡有2250公里，路况很糟。

9月1日上午，亚历山大一行共17人启程先行离开圣彼得堡：幕僚长和军事副官，六个内廷职员，两个医生，两个贴身男仆，四个

勤杂人员。没有警卫人员随行。让人不可思议。他们算是为皇后一行“打前站”。9月13日到达塔甘罗格，沙皇本人亲自参与安排住处。9月23日，皇后一行10人到达。陪同皇后的有沃尔孔斯基亲王、国务秘书隆基诺夫、皇后的私人医生、药剂师、内廷女官和几个侍女。

就在亚历山大到达塔甘罗格后，一封加急文书传来惊人的消息：部长会议主席阿拉克齐耶夫的情妇娜丝塔西雅被谋杀。起因是娜丝塔西雅命令鞭打奴仆。被惩罚的一对兄妹趁娜丝塔西雅午睡之际，用厨刀在她身上乱砍泄愤。阿拉克齐耶夫回家后，看到的是惨不忍睹的现场：鲜血溅得到处都是，娜丝塔西雅的身体几乎被剁碎了，脖子被砍断了一大半。阿拉克齐耶夫顿时瘫倒在地。娜丝塔西雅陪伴阿拉克齐耶夫二十多年了，她的惨死对阿拉克齐耶夫的打击是致命的。

很快，亚历山大接到阿拉克齐耶夫的辞职信。沙皇失去了他最信任，也是最得力的大臣。没有了阿拉克齐耶夫的辅佐，亚历山大简直难以想象如何将朝政维持下去。

11

皇后叶莉莎维塔（Elizaveta）的心情却从来没有像到达塔甘罗格以后这么好。这位来自德国巴登（Baden）的郡主自从15岁嫁给亚历山大以来，在32年的漫长婚姻中，丈夫从来也没有专门陪伴在她身边，并表现出如此的耐心和关怀。亚历山大的祖母和父亲都有若干情人。他本人高大英俊，谈吐不凡，从来不缺女人投怀送抱。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专一的爱情和婚姻。亚历山大偶尔到皇后的寝宫，也只是为了尽一个丈夫的责任罢了。他得知自己的朋友和臣下同皇后关系暧昧，不仅不生气，反倒觉得“扯平了”，自己更加心安理得地和别的女人厮混。

在这个生活条件同圣彼得堡的冬宫无法相提并论的南方小镇上，亚历山大一反常态地和皇后朝夕相处。他陪皇后散步，一起弹琴唱歌，在小院里坐看天上的月亮。感到凉意，亚历山大还关怀地为皇后盖上毛毯。叶莉莎维塔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至今她才体会到什么是爱情。感受到同爱情相比，权力，地位和金钱是何等的微不足道。不过，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爱”她，她却想也没想。

10月下旬，亚历山大轻装简从，访问了附近的几个城镇。他事先并无计划和安排，有时就在村庄简陋的民居里借宿。11月5日回到塔甘罗格，沙皇宣布生病了。亚历山大一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体格训练，几乎从来没有生病的记录。这次的病，据说是饮食不卫生引起的，但同行的人并没有出任何问题啊。而且，这个病发展得太快了。11月19日上午10点50分，根据御医塔拉索夫的报告，“虚弱的皇上睁开眼睛，最后看了一眼皇后，她的身后墙上挂着十字架。他的眼光柔和感人。皇上进入永生。”

自从亚历山大的死讯传到圣彼得堡，就有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死了。在此之后，历史学家探寻亚历山大死亡之谜的努力从来也没有中断过。

关于沙皇驾崩，应该有极其详尽的资料。可是沙皇的病历却语焉不详，自相矛盾，不像出自有丰富医疗经验的医生之手。另一个可信的文字材料是当时沙皇身边人们的日记和书信，特别是皇后本人写给她母亲的信。皇后养病期间，不断给母亲写信，自己也写日记。但是，她的日记在11月11日以后中断了。为什么呢？

皇后11月11日早晨在日记本上写下最后一段文字：“我召来威利（Wylie）医生，询问皇上的病情。他显得轻松愉快，告诉我问题不大。”

那一天，根据其他随行人员的记载，亚历山大召见了皇后。她们把门关上，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下午4点。皇后在谈话后恍恍惚惚地回到自己的卧室，神情憔悴，连晚饭都没有吃。是什么话题需要谈这么久，而且使皇后如此失魂落魄？交代后事吗？一个患肠胃病，尚能长时间谈话的人，不至于让妻子相信自己行将入土吧？11日晚，皇后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正当认为自己的生活变得美好的时候，难以预测的痛苦突然降临……这是多么的不公平！”

很显然，是这次同亚历山大的谈话，导致皇后万念俱灰，不再写日记。

12

亚历山大一世“驾崩”。他本人没有婚生子女，按照继承序列，二弟康斯坦丁应该继位。可是，康斯坦丁同发妻，女公爵安娜离婚了。

他在波兰任总督，娶了一个平民女子杰安妮。按照皇族规定，他就失去了继位的权力。康斯坦丁跟他哥哥一样，从来都对皇位不感兴趣。他写了放弃皇位继承权的声明。两年前，亚历山大批准了这个声明，同时签署了由三弟尼古拉继位的诏书。不过，这份声明和诏书秘而未宣。亚历山大指示，如果他去世，声明与诏书将由莫斯科大主教和圣彼得堡总督同时当众拆封宣读。为了防止不测，声明与诏书的副本各抄送国务会议和参议院，以便日后对照。

值得玩味的是：亚历山大一世曾同他的好友奥兰芝亲王讨论过由尼古拉继位的事。后者回忆，亚历山大说，“我顶多干到 50 岁。尼古拉是引导俄罗斯走上正确道路的合适人选。在他继位之日，我将站在欢庆的人群中，第一个高呼‘乌拉’！”

沙皇驾崩的消息是 11 月 27 日传到首都圣彼得堡的。每个人都认为继位者一定是康斯坦丁。大街上商店的橱窗里都挂出了“新沙皇康斯坦丁”的肖像。而远在华沙的康斯坦丁却声明自己已经放弃了继承权，并宣誓效忠尼古拉一世。尼古拉哩，则督促二哥尽快回到圣彼得堡继任。这就形成了“一国无君”的局面。

这个突然出现的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混乱局面，被激进的革命党人理解为号召暴动，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建立法国或美国式的立宪联邦共和国的大好机会。这些革命党人许多都是贵族出身。大多数成员参加过抗法卫国战争和随后的西征。他们不仅阅读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进步书籍，而且亲眼目睹过自由、民主和博爱思想在欧洲普及和实施。他们以为，只要登高振臂一呼，民众就会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被唤醒，参加到争取自由、民主和立宪的革命浪潮中来。

12 月的前两周，圣彼得堡最大的秘密组织“北方同盟”频频召开会议，讨论推翻罗曼诺夫封建专制王朝的革命。实际上这些革命党人毫无准备，有的只是美好的幻想。他们其中倒是不乏革命激情。说的是“为了唤醒民众”之类的空话大话。诗人亚历山德·奥都夫斯基将满腔热血化成诗句：“让我们慷慨赴死！哦，为理想而献身，我们无限荣光！”这次鲁莽“革命”行动的参加者，被叫做“十二月党人”。

12 月 14 日，革命者发动了起义。11 点，莫斯科团的革命官兵占领了参议院广场。但是，计划中增援他们的部队没有出现。前往逮

捕沙皇家族的卫队失败了。起义的官兵对下一步行动失去方向，他们停留在广场一筹莫展。这给了尼古拉大公爵充足的时间组织镇压。下午4点，军警包围了广场。在镇压起义的枪声响起后，十二月党人被迫溃散。革命匆匆收场。

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宣布继位。举国宣誓效忠沙皇。尼古拉一世继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革命党人。十二月党人被抓，被杀，或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激进的知识分子用笔讴歌这些“英雄”。他们不怕牺牲敢于献身的事迹，感染着，影响了更多俄国甚至其他国家的知识青年。继法国大革命之后，俄国十二月党人使得“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世界近代史上激进主义者精神的图腾。

13

据记载，沙皇的尸体经防腐处理装入灵柩。12月29日启程，经过漫长的旅途，抵达圣彼得堡。3月1日深夜，皇太后、沙皇尼古拉一世，以及皇族至亲成员，在圣彼得堡郊外教堂举行了简短的与遗体告别仪式。在此之前，仅有御医在内的极少数沙皇亲信看到过尸体。而这个“告别仪式”也是将所有教堂神职人员和卫兵排斥在外的。教堂里只有昏暗的烛光照明。3月6日，亚历山大的灵柩安置到喀山大教堂，接受公众吊唁。一周后，灵柩被送到彼得保罗堡垒，同其他去世的沙皇安放在一起。

在“正史”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死于1925年11月19日。但是，他的死疑点重重：从选择塔甘罗格这么个亚速海边偏僻的小镇作为皇后的疗养地，到不合规地轻装简从到达那里；从病历和尸检报告的草率和非专业，到沙皇身边人们记录与回忆的自相矛盾；从沙皇夫妇的不寻常长谈，到皇族吊唁的诡异安排……一切都显得不正常。朝廷在亚历山大死后收缴和封存了许多相关文件，增加了其死亡的可疑程度。

如果说，亚历山大一世借死亡得以从沙皇大位上解脱。那么，自然也有许多问题需要得到合理的解释：运到圣彼得堡的可不是空棺材。里面装的是谁？这具尸体还在棺材里面吗？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孤身一人是如何从塔甘罗格脱身的？他到哪里去了？

似乎后世都想知道真相。但打开沙皇的灵柩那可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事。非官方记载的高度秘密的开棺检查，传说中有三次。第一次是在 1866 年，一个秘密调查亚历山大一世之死的三人小组所为。参与此事的工匠每人得到一万卢布封口费，他们手按在《圣经》上宣誓绝不泄露秘密。不过一个工匠觉得自己参与挖皇陵犯了大罪，临死时告诉了他的女儿，希望女儿为他祈祷赎罪。第二次秘密开棺，是在亚历山大三世执政期间。第三次，则是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后的 1921 年。传说中三次开棺检查的结果都一样：亚历山大一世的棺材里什么也没有。

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查找了塔甘罗格附近陆军医院当年的死亡报告，发现一名士兵死于 11 月 18 日，而这个医院的外科主任被请做亚历山大一世尸检官之一。找不到那个士兵葬礼和坟墓的任何信息。装进沙皇灵柩的会不会是这个士兵的尸体？更为值得可疑的是，由圣彼得堡来的传令兵马什科夫（Maskev）在由塔甘罗格返回首都途中出事故落马，不治身亡。他被运回塔甘罗格附近埋葬。他的后事是由沙皇的幕僚长亲自处理的。没有其他见证人。这个传令兵的身材同亚历山大一世很相像。有人追查了马什科夫的家庭成员。在传令兵死后，他家得到丰厚的抚恤金。他的女儿竟然被批准进入贵族学校。

所有参与亚历山大一世遗体处理、运输和安葬的沙皇亲信都得到妥善的安排，他们职务提升了，或享受优厚的退休待遇。人们还注意到，他们中有几位后来从未参加过追思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活动和仪式。

皇后没有随护送沙皇灵柩的大队返回圣彼得堡。我们可以理解为她实在难以忍受陪伴一具假的尸体，也可以理解为是因为春寒和她身体状况不好。四月，皇后叶莉莎维塔启程回首都，她死于途中。回到圣彼得堡的是皇后的灵柩

14

那么，假设亚历山大一世没有死，他怎么做到突然遁世神隐的？他到哪儿去了？

关心亚历山大一世死亡之谜的历史学家们把注意力放到水路上。塔甘罗格在亚速海的北岸，有港口，只是船只停靠港口的数量很少罢

了。1825年前后，每年约有二百多只船停靠这里。当地人回忆，有一只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曾经在1825年11月抵达塔甘罗格。大约在沙皇去世的时候，这只船悄然离去。港务局应该保存所有来往船只的相关记录。可是，当调查者提出查看1825年船只停靠和离开港口的记录时，得到的却是1823到1826所有记录都被圣彼得堡派来的官员查封调走的回答。

即使在黑海和亚速海，11月通常也不是游艇航行的日子。

俄国可以查封行船档案，那么其他地方总可以查找这只英国船的消息吧。穷追不舍的历史学家还真的找到这艘神秘的游艇。“这是一艘属于英国伯爵卡斯卡特的私人游艇。卡斯卡特曾任英国驻俄国大使。”在塔甘罗格的居民们震惊于沙皇驾崩的消息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港口有一只外国游艇离港而去。这只船经黑海到地中海，在巴勒斯坦停靠。有理由相信，自我放逐的沙皇在这里上岸，隐名埋姓，进入一个修道院。在这里，亚历山大使用的名字是菲奥多尔·库兹米奇（Feodor Kuzmich）。

亚历山大一世乘英国船只离开塔甘罗格是最合理的推测。如果是这样，那么从沙皇选择亚速海边这么个偏僻的交通不便的小镇作为皇后养病的地方，到如此轻装简从的御驾，便有了符合逻辑的解释。一切应该都是安排好了的。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沙皇本人和皇后在他“死前”的谈话持续了那么久，两个人连午饭都没吃，而皇后是那么的沮丧。至于放入棺内的尸体，原先应该考虑到从附近军队医院取得，因此才有死亡士兵相关文件的“遗失”。不过，因为有了传令兵的意外死亡，改由以其尸体装棺。如果是这样，这个传令兵的尸体是没有资格躺在历代沙皇灵柩边的，一定会在下葬前悄悄被撤出来。

15

十年以后，一个骑白马，穿普通服装，蓄着灰白胡须，身材高挑，约60岁的老汉来到西伯利亚小镇克拉斯诺费慕斯克（Krasnoufimsk）。他走进一家铁匠铺，要求换马蹄掌。铁匠同来人聊了起来，问他从哪儿来，来干什么等等家常话。可是，此人支支吾吾。这时有人看到白马和陌生人进了铁匠铺，便凑过来看热闹。来人对凑热闹的混混可能没好气。混混们将来人扭送到警察那里。来人对警察说，他患了失忆症，只记得自己的名字叫菲奥多尔·库兹米奇。

警察问不出个所以然，罚他受 20 鞭，并将他发配到更加偏远的汤姆斯科城附近的集中营，刑期五年。

菲奥多尔·库兹米奇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处罚。他在流放犯集中营里表现很好。那里的管理人员因为他举止不凡，对他格外客气。五年后，菲奥多尔·库兹米奇结束流放管制。他没有离开西伯利亚的汤姆斯科地区，从一个镇子流浪到另一个镇子，在人们的口中成为一个传奇人物。许多条件好的富裕人家愿意收留他。这个“失忆”的老人会多种外国语言，有着丰富的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和宗教知识。他同慕名来访的客人聊起圣彼得堡的上层生活，以及俄国对外战争的细节如数家珍。

当地老百姓对于这位神秘的老人有许多传说。例如，两个木匠给他修理窗子时，菲奥多尔·库兹米奇在圣象前祈祷。他对两个木匠大声说话很恼火，两次让他们声音小点。木匠过了一会儿又大声嚷嚷起来。被干扰的老人大怒：“如果你们知道我是谁，谅你们不敢如此无理！”还有一次，菲奥多尔·库兹米奇到医院看病，适逢总督克雷米科视察该医院。菲奥多尔·库兹米奇躲闪不及，爬到一张病床上，面朝墙壁躺下，还把毯子拉到头上盖住自己。他显然是怕总督认出自己。

1858 年，菲奥多尔·库兹米奇搬到汤姆斯科城的郊区。富商克罗莫夫请他去，腾出有起居室和卧室的独立小屋给他居住。他在这里度过人生的最后岁月。菲奥多尔·库兹米奇日渐衰老，他关着门写了不少信，自己艰难地到邮局发信。有人远道来访问他。克罗莫夫的家人偶然听到他们用外国语言交谈。

平时，菲奥多尔·库兹米奇除了读圣经和祈祷，便是在院子里照看蔬菜和花草。有一天，他刚刚从菜地里站起身，一个女孩儿跑到他跟前。菲奥多尔·库兹米奇一转脸，看到的是一张天真无邪的脸。小女孩仰头看着老人问：“爷爷，你想吃草莓吗？我采了好多哦。”菲奥多尔·库兹米奇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他单膝跪下，吻了这个小姑娘的前额。小姑娘是被牧师收养的一个孤儿，叫亚厉珊德拉。从此，姑娘常来帮老人打扫房屋，管理菜园。老人则教她识字读书。姑娘长大了，牧师张罗给她找个人家出嫁。这个姑娘却表示要先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要去朝圣。菲奥多尔·库兹米奇支持了她。

亚历珊德拉到了基辅，俄罗斯最早的首都。这里有 1051 年建成的基辅—佩彻斯基（Kievo-Pechersky）修道院，为俄国东正教的起源地和最古老的宗教中心。姑娘带着菲奥多尔·库兹米奇的信，敲开了奥斯登萨肯女伯爵的家门。女伯爵热情接待了亚历珊德拉。此时，适逢沙皇尼古拉一世到基辅巡视。沙皇单独接见了这位从西伯利亚来的乡村女孩，询问了有关菲奥多尔·库兹米奇的情况。沙皇对姑娘说，菲奥多尔·库兹米奇是一位了不起的圣人。他交给姑娘一面金牌，告诉她到了圣彼得堡可以来冬宫，只要出示这面金牌，就会有人接待她。亚历珊德拉没有去圣彼得堡。她回到了西伯利亚的汤姆斯科城郊外。在她兴高采烈地向“爷爷”菲奥多尔·库兹米奇汇报自己的旅途见闻时，亚历珊德拉说，“爷爷，你长得和皇上亚历山大·保罗维奇太像了！”菲奥多尔·库兹米奇脸色一变，连声问这是谁告诉她的。姑娘说，“没人告诉我呀。在女伯爵家书房里，挂着亚历山大皇上的肖像哩。”

亚历珊德拉后来远嫁他乡。

1864 年 1 月 31 日晚，弥留中的菲奥多尔·库兹米奇最后一次在病榻上睁开眼睛。守候在一旁的房东克罗莫夫和家人凑在他的耳边问：“先生，能告诉我们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吗？”菲奥多尔·库兹米奇平静地一笑：“上帝知道。”

菲奥多尔·库兹米奇被埋葬在当地教堂的墓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都先后秘密访问过这里。菲奥多尔·库兹米奇没有被历史遗忘。1984 年，俄国东正教教会册封菲奥多尔·库兹米奇为“圣人”。

被刺客追杀的悲情沙皇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声称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时候，奴隶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进入坟墓。十几年后的1861年2月19日，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宣布在俄国彻底废除农奴制。紧接着，1863年1月1日，林肯总统在美国公布《解放奴隶宣言》。之后，这两个国家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将自己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超级大国。然而，两位奴隶制度的“掘墓人”却遭受到同样的厄运：1865年4月14日，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遇刺身亡。一年后，1866年4月4日，一个年轻人在圣彼得堡夏日公园门外举枪冲向沙皇，试图行刺未遂。在此之后，亚历山大二世侥幸逃过一次又一次暗杀。1881年3月1日的第七次暗杀终于将这位致力于改革的沙皇送进坟墓。令人感慨的是，俄国的这些刺客都不是维护旧制度的反动分子，而是激进的青年“职业革命者”。特别是后期以爆破为形式的刺杀沙皇行动，每次都造成大批无辜民众的死伤。这些激进分子有组织，有纲领，有理论。他们是近代恐怖主义的前驱。

1

1818年4月17日春光明媚的早晨，一个漂亮的男孩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呱呱坠地。皇后亚历珊德拉·菲德罗夫娜看着新生儿，在产后的轻松和愉悦中，突然冒出一丝悲哀的情绪：“这个小人儿终有一天会变成沙皇。”皇后在补写的日记中记下了当时挥之不去的伤感。也难怪这位德国公主出身的皇后会有这样的想法。自从罗曼诺夫王朝开始以来，政变和谋杀便同沙皇如影相随。这个新生儿（日后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高祖父彼得三世和祖父保罗一世都是被近卫军军官勒死的。伯父亚历山大一世诈死，远走他乡。父亲尼古拉一世纵有雷霆手段，也保不住日后的善终。此时的俄国正处在天翻地覆的前夜。

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保守势力已成为国家强盛起来的桎梏，而激进的青年革命党人却幻想着一夜之间摧毁所有旧制度，进入理想社会。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也是影响亚历山大二世人生的第一个重大事件。

气壮山河的抗击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结束后，俄军乘胜追击，挥师西进。从东欧到西欧，俄国那些受过军校教育的青年军官们大开眼界。他们看到了落后的俄国和蓬勃发展的欧洲之间的差距，接受了民主启蒙思想。军队中出现讨论自由、民主、立宪的秘密组织。沙皇政府对于青年激进派防不胜防。

1825年初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轻车简从，陪同皇后到南方亚速海边的一个偏僻小镇疗养。在那里，皇后病体转好，沙皇却“病逝”遁世。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合法后代，按皇位继承序列，二弟康斯坦丁应该继位。但是，亚历山大一世早在两年前就批准了康斯坦丁因与平民女子结婚而放弃皇位继承权的声明，同时还签署了立三弟尼古拉为皇储的文件，只是没有对外宣布。

亚历山大一世的死讯传到首都圣彼得堡后，不知内情的官员和民众以各种形式表示了对“新君主”康斯坦丁的效忠，而尼古拉总不能自我宣布继位，反而也要表示欢迎二哥回国继任。俄国出现了短暂的政权不确定时期。军队中鼓吹民主立宪的青年军官们觉得这是号召推翻封建帝制的大好时机。秘密组织“北方同盟”召开会议，群情激愤。后来以“十二月党人”载入史册的激进青年明知准备不足，但都表示愿以一腔热血唤醒民众。“各国变法无不经流血而成，为俄国变法流血，请从我们开始。”日后中国的变法志士谭嗣同，抱的也是同一个信念。

俄历12月14日，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头到他们所在的近卫军营中鼓动：法定的继承人康斯坦丁被迫放弃皇位，尼古拉在其党羽的煽动下企图篡位夺权！冬天里军人酗酒成性，大多数士兵憋在营房里难受，受到这个鼓动，立刻热血沸腾。他们拿起枪，鼓噪着走出营地，被激进派军官带到彼得广场（现在叫“枢密院广场”），大叫“康斯坦丁和宪法万岁！”

口号当然是激进派军官领着喊的。俄语中，外来词“宪法”（音：康斯梯特由声）同康斯坦丁夫人的名字 *Konstitutsiya*（音：康斯梯特由莎）发音接近。大多数士兵根本搞不清自己喊的是什么。

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历史上，兵变导致沙皇以及皇族家庭被血腥屠杀的例子比比皆是。尼古拉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他站了出来，召集军政首脑，宣读二哥放弃继承权和已故沙皇签署的由他继位的诏书。命令臣下宣誓效忠。接着，他指派军队指挥官马上调集效忠自己的军队，包围并试图驱散在彼得广场的示威者。

圣彼得堡总督米罗拉杜维奇到彼得广场与兵变首领谈判，劝说他们解散，被叛乱者活活打死。尼古拉实在不愿意刚登基就血染首都。为了表达诚意，他又派四弟米哈伊尔大公爵去劝说谈判。米哈伊尔到了广场叛乱者中，在乱哄哄高呼口号的士兵中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好在没被喝醉酒的士兵给杀了。

从彼得广场到冬宫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如果 3000 名叛军（或“革命者”）进攻只有少数卫兵的冬宫，后果不堪设想。刚刚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布置好调遣来的部队，他向炮兵下达开炮的命令，接着骑兵从几个方向冲进广场。鲜血四溅，死伤满地。尼古拉一世腮上的肌肉抖动着，眼光凶狠，阴沉，夹杂着无奈。半晌，他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天啦，欧洲的报纸上会怎样描述这个场景！”

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为什么十二月党人已经动员了武装力量，却不去进攻咫尺之遥的冬宫，在彼得广场耗了好几个小时，坐等尼古拉一世宣布继任，调遣军队？两条有说服力的解释：一，他们根本没有去攻克冬宫的计划。他们以为，象法国大革命一样，只要走上街头，群集于广场造成声势，群众就会连锁式的响应。封建王朝便会土崩瓦解。这是他们理解的革命。这个模式影响了后世几百年。二，参加兵变的士兵肯定不知道立宪是怎么回事。他们和革命党人并没有一致的思想。那些喊“乌拉，Constitution！”的士兵，显然认为自己在喊“乌拉，*Konstitutsiya!*”总之，广场上的士兵群众并不是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者”。

轰轰烈烈的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一经打击便偃旗息鼓了。

尼古拉一世照会欧洲各国：“在首都圣彼得堡军民共同欢庆沙皇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继位的日子，出现了一小撮人聚众闹事的不幸事件。”

那一年皇储亚历山大（二世）七岁。尼古拉一世对七岁的皇储说：“记住，在欧洲，一个君主要学会既是狐狸又是狮子的统治术。但俄国的沙皇只能做狮子。”

2

尼古拉一世亲自过问对十二月党人的调查和审讯。五个首要分子被判死刑。大约在 80 年前，女沙皇叶莉莎维塔废除了绞刑。尼古拉一世下令恢复绞刑。可是，如今已经没有人会干绞死犯人的“活计”了。第一次有三个人没被吊死，或者绳子松了，或者没套牢，人摔下来了。按照老传统，没死的犯人应该免死。监斩的上校极度仇视“作乱”的十二月党人。他破口大骂：“奶奶的，国家被搞成什么样子了，听任乱臣贼子猖狂，连把他们套上了都吊不死！”他亲手把绞索的节打牢，抽掉罪犯脚下的木板。

其余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有十一个流放犯人年轻的妻子或未婚妻决定跟随自己的夫君到西伯利亚。尼古拉一世下令将她们的贵族特权和普通公民权一并剥夺。这十一个年轻女子的罗曼缇克情怀和大无畏牺牲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感动了无数民众，特别是那些多情且激进的女青年。诗人普希金听闻此事，心潮澎湃，彻夜难眠。他写下了如下诗句：

在西伯利亚凄凉的荒原上
你发出的最后的声音在回荡
那是我唯一的珍宝
我心头致爱的梦幻！

尼古拉一世成为俄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沙皇之一。在动乱中继位的尼古拉一世得出一个结论：罗曼诺夫王朝的历任沙皇都没有把握朝廷内外的真实情况，以至于大多数先皇死到临头才知道谁一直在密谋推翻自己。过去的所谓“秘密警察”，事实证明形同虚设。他决定成立自己的秘密情报机构。这个机构的任务不仅是侦破一切反当局的阴谋，而且要具备发现并且扼杀一切反叛苗头的能力。不仅能防患于未然，而且能操纵公众的情绪，思想和言论。

继位伊始，尼古拉一世把对军队，政府和知识分子的控制放在首要的位置。他浏览旧档案，发现了近卫军将领本肯道夫伯爵过去递交给亚历山大一世的有关军官中秘密结社的报告。这份被亚历山大一世束之高阁的报告中所提到的人，有不少是十二月党人中的骨干分子。尼古拉一世马上找见了本肯道夫，深谈之后，委以他组建“第三部”的使命。

这个“第三部”在有关俄国历史的中文资料中一般称之为“秘密警察第三厅”，而英文史书中则直译为“*The third Department*”。中文的翻译容易引起误解。首先，第三部和过去的秘密警察从组织到运作形式都没有继承关系。其次，第三部和其他部门也没有隶属关系，总监本肯道夫直接听命于沙皇。它不是“厅”，而是最重要最有权势的“部级单位”。整个宪兵部队直属第三部，而俄国的警察总署头目也由本肯道夫兼任。第三部监控所有政府部门和军队，其密探散布于首都圣彼得堡乃至全国各省份。正如赫尔岑所描述的，“尼古拉一世通过第三部掐住了俄罗斯的咽喉”。

尼古拉一世和第三部绝不允许十二月党人事件在俄国重演。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所有西方民主自由等“异端邪说”挡在国门之外。他们在俄国实行了最为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与此同时，教育部长乌瓦罗夫（Uvarov）提出的“君主专制，东正教和民族主义是俄罗斯人民思想的三大基石”理论，成为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指导思想。

尼古拉一世天生好武，6岁学骑马，8岁便在近卫军营地和猎场纵马驰骋。他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从照片，肖像画和现存圣彼得堡街头及博物馆中的雕塑上看，他都是历代沙皇中最英俊的一个。他不仅容貌俊美，而且身材高大，英武健壮。不过，他的面容极其冷峻，眼神阴森狠毒，有着让人一望便觉得血液凝固的恐怖魔力。

在果断、凶狠和敬业这几个方面，尼古拉一世有些像中国的雍正皇帝。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夜间常常睡在白宫一楼办公室的简易铁床上，身上只盖着一件普通士兵的军大衣。他不抽烟不喝酒，坚持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

他爱皇后，也顾家。不过，他也是个好色之徒。俄国沙皇没有三宫六院，也没有名义上的皇妃。但是，哪个沙皇都有情妇，有侍女（Lady - in - waiting）。这些侍女和中国的宫女不一样。她们都是

贵族出身，召入宫中，任务就是陪伴沙皇和皇后。侍女毕竟有接近沙皇，取得青睐的机会。沙皇的情妇或侍女如果怀了孕，一般都是由沙皇将其赐婚给近卫军亲信军官。非皇后所生子女和皇族扯不上关系。

另外，沙皇一旦在剧院、公园、国家宴会或私家聚会等场合，看上了哪位青年女子，不管她是否已婚，都会由内廷先调查清楚该女子的家庭背景，再召入宫中由沙皇“享用”。几乎从来没有发生女子本人或其家庭拒绝的例子。在尼古拉一世的长子亚历山大（二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他父亲的情妇涅丽多娃，一个细腰丰胸，有着大理石般双肩的妖冶女子，就住在冬宫二楼她母亲房间的隔壁。

3

但亚历山大和他的弟妹们并没有生活在冬宫，而是在彼得霍夫宫（Peterhof Palace）旁边一个规模不大的庄园里长大。这个庄园以他们的母亲，皇后亚历珊德拉命名。皇子该受教育了，俄国当年著名的浪漫诗人茹可夫斯基（Vasily Zhukovsky）被选为未来沙皇的私人教师。这个教师是皇太后和皇后共同决定选择的。当普希金还没有在俄国诗坛展露头角的时候，茹可夫斯基开辟了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他不仅创作，而且翻译了大量德国诗歌。德国出身的皇太后和皇后都是他的忠实读者。长期寡居的皇太后定期将茹可夫斯基召至宫中，为她和儿媳朗诵，并教皇后俄语。既然母亲和夫人意见一致，尼古拉一世也不便在这种事情上反对。于是，这位浪漫诗人便成为对少年亚历山大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尼古拉一世看自己的长子聪明乖巧容貌俊朗，什么都好，就是太“娘”，性格软弱敏感，天生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在他眼里，这是当沙皇的大忌。可是偏偏皇太后和皇后给他选了这么一个诗人老师。唉，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自己多给儿子一些教诲和影响，让他学会坚定和果敢。

亚历山大从 13 岁起接受更加全面的教育：语言（俄语、法语、德语、英语、波兰语）、历史、哲学、法律、军事、数学、物理、地理、绘画、音乐、体操、游泳、击剑、舞蹈……每一门课都由专家教授。尼古拉一世亲自过问皇子的教育。令人吃惊的是，刚刚由流放地回到圣彼得堡的十二月党人的精神领袖，法学家斯帕朗斯基居然被邀

请为亚历山大的法学老师。这么多学科的教学还是由茹可夫斯基统筹安排。

少年亚历山大最大的问题还是爱流泪。他的军事和体育老师非常担心。未来的沙皇将统帅三军，军人流血不流泪，统帅更不能有慈悲心肠啊。为了流泪，亚历山大不知道挨了父亲多少训斥。可是导师茹可夫斯基却常常安慰少年亚历山大：“泪水是上帝赐给你的特殊礼物。”

16岁那年，亚历山大正式成为俄国皇储。

茹可夫斯基为皇储安排了两次重要的旅行：巡视俄国和游历欧洲。茹可夫斯基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亚历山大必须了解自己的祖国，同时放眼世界。

离开了父亲的严格监督，亚历山大感到从所未有的自由。从伏尔加河畔到乌拉尔山脉，在访问了俄国所有欧洲部分的省份后，他来到西伯利亚的边陲。所到之处，人们虔诚地跪地等候。而当皇储出现时，他们又狂热地蜂拥而上，试图碰触他的身体。在俄国人眼里，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在民众的“乌拉”声中，诗人导师茹可夫斯基深情地对亚历山大说，“这就是你的子民，善待他们吧。”亚历山大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环游俄国的君主。七个月的旅途，他游历了30个省份。

至于游历欧洲，亚历山大的任务不仅是打开眼界和亲善外交，而且要为俄国寻找一位未来的皇后。他的第一站是普鲁士德国。历数历代沙皇，大多数找的都是德国新娘。亚历山大的外公德皇威廉如今已垂垂老矣。表姐妹们听说俄国皇储来相亲，欢呼雀跃，兴奋不已，各自在表兄弟面前施展自己媚人的姿色。可惜亚历山大一个也没看上。接下来，俄国皇储又访问了维也纳、法国、意大利，……还是没遇上让他心动的人儿。最后一站是英国。去英国途经丹麦，但沙皇尼古拉一世没有在丹麦找儿媳的计划。

丹麦的大公热情接待了俄国皇储。晚饭后听歌剧，亚历山大无意之间扭头，看到包厢后排坐着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她是大公的女儿。亚历山大改变了计划，在此多待一天。为的就是再看一眼这个

有着纤细的腰肢，金色的柔发和清澈的蓝色大眼睛的郡主。当晚，他向父皇写信汇报了此事。八天后，信使抵达圣彼得堡。

尼古拉一世先前根本没有考虑与丹麦结亲。况且，那女孩儿才14岁。不过，儿子的信恰好在圣母领报节（the Annunciation）送到，他觉得非同寻常，于是派人了解这位郡主的情况。

这段时间，亚历山大来到英国。他来英国的目的不是相亲，而是向世界第一强国学习，同时表示对英国的亲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此时20岁，尚未婚嫁。女王聪慧、开朗、谈吐不凡，极有情趣，一下子让亚历山大陷入爱河。皇储的随从不敢掉以轻心，立即密报沙皇。尼古拉一世闻讯大惊：英国女王绝不会带着英国做嫁妆，到俄国来当皇后的。那么他的儿子怎么可能变成女王的夫婿？他急令皇储立即返回。途经丹麦谈妥迎娶丹麦郡主的事。

亚历山大不敢违背父皇的旨意。他眼泪汪汪地与维多利亚女王告别。女王在日记中写道：“告别这位我已经有点爱上了的年轻皇储，一股悲伤涌上心头。”

四年后（1841年），18岁的丹麦郡主嫁到俄国。她皈依东正教，改名为玛利亚·亚历山德芙娜。她是公公尼古拉一世喜欢的那种小鸟依人式的女人，贤惠、谦逊、忍让。她为亚历山大生了六个儿子两个女儿。

4

按照俄国的政治制度，皇储（太子）是国务会议和部长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在尼古拉一世铁腕统治的漫长岁月里，这两个重要政府机构都是摆设。亚历山大出席会议，但从来没有发表意见，发挥作用的机会。尼古拉一世不需要讨论辩论，他只要臣下的服从。在各级政府机构中，他都采取军队式的，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原则。长此以往，官员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完全丧失。一切日常事务都是做给沙皇看，博得沙皇欢心的作秀。以至于最后所有官员都穿上军队的制服。

尼古拉一世认为军事训练是使俄国人民忠诚和服从的最好手段。不仅如此，这种训练还要从少年儿童抓起。他在全国各地办了许多预备军官学校。

皇储亚历山大经历着父皇逆历史潮流的绝对专制，也亲眼目睹了欧洲惊天动地的革命浪潮。1848年是欧洲各国争取自由、民族自决、宪政、甚至共和制度的“革命之年”。意大利、法国、德国、丹麦、奥地利、瑞士、波希米亚、匈牙利……人民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尼古拉一世仇视革命，他以“欧洲宪兵”的面目，号召欧洲各国再次组建“神圣同盟”。俄国元帅帕斯科维奇（Paskevich）领兵进入奥匈帝国，血腥镇压了匈牙利人民反抗奥地利专制君主的民族主义革命。为此，尼古拉一世被欧洲媒体称为暴君和食人魔。

1850年，尼古拉一世把亚历山大送到高加索战场，为的是让太子得到锻炼，同时建立资历和威望。

1828年，为了稳定俄国在乔治亚，亚美利亚，阿塞拜疆的统治，尼古拉一世发动了高加索战争。高加索地区有几十个少数民族的穆斯林部落，一直同俄国的宿敌土耳其和伊朗结盟，对抗俄国。他们在原教旨主义的旗帜下，对染指高加索的东正教俄国发动了“圣战”。在车臣部落中，出了一个天才的军事领袖沙米尔（Shamil），他把说不同语言的山地部落团结在一起，并且武装了所有15-50岁的男子。这些穆斯林武士坚信为阿拉战死是最大的荣光，个个无所畏惧。

亚历山大到达前线不久，他所在的要塞便遭到车臣游击队的袭击。战斗相当激烈。亚历山大第一次听到子弹擦耳而过的呼啸声，看到身边年轻的士兵倒在血泊中。尼古拉一世接到战报，立即召回太子，并授予他圣乔治十字勋章。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也在这个时间段，以候补军官的身份参加了车臣的战斗。他后来在小说中描述了哀鸿遍野的车臣。结束战争的苦难成为亚历山大继位后的重要工作。

尼古拉一世穷兵黩武，且高举“护教”的旗帜。在对土耳其发出停止入侵巴尔干基督教地区的最后通牒后，俄国舰队在黑海攻击土耳其，并取得初步胜利。由于担心俄国势力进入黑海，英法等国联合起来，发动了打击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国战败。

这次失败是尼古拉一世所不能承受的。尼古拉一世病了。他拒绝吃药。更有传闻说，他命令御医开给他毒药，以便尽快结束生命。尼古拉一世在俄国三十年倒行逆施的绝对专制统治，以不光彩的结局宣告结束。留给继位者亚历山大二世的是空虚的国库，羸弱的军队，腐败的政权，还有唯唯诺诺，不作为的庞大的官僚队伍。

如果找寻俄国在这一历史时期还值得称道的事情，就不能不提到伊莉娜·帕芙诺夫娜（Elena Pavlovna）女公爵。

尼古拉一世兄弟四人。大哥亚历山大一世遁世。二哥康斯坦丁大公爵不要江山要美人，留在波兰做总督。他俩是奶奶叶卡捷琳娜二世带大的。尼古拉一世从小和弟弟米哈伊尔大公爵一起长大，兄弟俩感情非常好。米哈伊尔也娶了个德国郡主。这个女人极其聪明，学识渊博。她在被相亲选中嫁到俄国来之间短短的时间里学会了俄文，刚到俄国就能讲俄语，读大部头的俄文书。尼古拉一世不服别人，却对自己的弟媳伊莉娜佩服的五体投地。俄国人民应该感谢这位女公爵。米哈伊尔死得早。伊莉娜把自己的精力放到建立医院，成立红十字会等公益事业上。她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支持和赞助俄国犹太裔鲁宾斯坦建立了俄国第一所音乐学院。柴可夫斯基（Peter Ilyich Tchaikovsky）在他 22 岁那年进入这所学校学习。没有伊莉娜，就不会有这位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

5

尼古拉一世的死同俄国被英法等欧洲国家打败并唾弃有直接关系。自伊凡雷帝起，每一任沙皇都致力于将俄国融入欧洲。先皇亚历山大一世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解放”了欧洲，使得俄国一度成为欧洲的核心力量和领导者。然而，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奥等国根本不管俄国“解救土耳其统治下的基督教人民”的呼声，无情地毁灭了俄国的黑海舰队和陆地有生力量，把俄国再次挤回到世界的边缘地带。

俄国的积弱状况，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暴露无遗：海军没有现代化蒸汽机动力驱动的舰艇，陆军使用的步枪远远不及其他国家军队使用的滑膛枪射程远。更有甚者，军队的腐败令人发指，连军旗都会被偷出去卖钱。这样的军队怎样打胜仗？军队必须改革，而改革需要和平，需要时间。亚历山大二世决定结束战争。他派出阿列克谢·奥列夫亲王率领的代表团，到巴黎与欧洲联军签署了屈辱的《巴黎和约》。根据和约条款，俄国退出黑海，放弃在黑海北岸停泊军舰和修建军事要塞的权力。这意味着，俄国对外贸易中五分之四的货物保护权的丧失，和南方不冻港水道不再由俄国控制。但是亚历山大二世别无选择，只能强吞下这个苦果。

俄国在黑海和中东丧失了利益和颜面，亚历山大二世只能从远东和中亚找回来。当年中国的康熙大帝曾迫使俄国停止对远东太平洋岸的扩张。如今，清王朝衰落了。俄国乘中国清政府穷与应付西方列强以及太平天国内乱之际，长驱直入，占领了无价的黑龙江流域。接着，沙俄重新展开了血腥的高加索战争。

在高加索，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穆斯林苏菲派意识形态慢慢取代了原教旨主义“圣战”的指导思想。苏菲派强调净化个人灵魂，而不是付出鲜血和生命，得以进入死后的天堂。这一意识形态的变化，发生在人们对无休止的战争发生厌倦情绪的背景之下。不仅是下层民众，沙米尔身边的头领们，在短暂的休战期间尝到了和平年代享受羔羊美女的甜头。翻一翻阿拉伯通史，有着钢铁般意志和坚定信仰的穆斯林首领被权力、金钱和美女“腐蚀”，导致政权和军队迅速垮掉的例子比比皆是。

当俄军再起战端，沙米尔发现手下没人愿意打仗了。车臣被俄军占领，塔吉斯坦（Tagestan）一片片根据地沦丧。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俄军把沙米尔和他仅剩四百人的亲信卫队包围在古里伯（Gunib）一座小山岗。俄军指挥官巴亚廷斯基劝降。他保证沙米尔及其家庭部下的生命安全，甚至答应发放通行证让他们去麦加朝圣。沙米尔看到手下全部放下了武器，长叹一声，向俄军投降。

沙米尔被押解到圣彼得堡。这一路上，他万分惊讶和感慨：俄罗斯的土地无边无涯。原来自己三十年来是在和这样一个敌人作战啊！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接见了这个差点儿要了他命的高加索穆斯林领袖，赏赐了他许多金钱，还将一件熊皮大衣披在他的身上。沙米尔及其家人部下被安置在俄罗斯内地一个小镇上。沙皇特意给沙米尔送去一个天仙般美丽的犹太姑娘。姑娘柔软起伏的身体，吹弹可破的皮肤，让沙米尔沉醉其中难以自拔。这位曾经令两代沙皇头痛不已的穆斯林武士，如今真正成了沙皇的囚徒。

向远东的扩张和在高加索的胜利，为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内建立了一些威望。

在国际舞台重新布局的同时，亚历山大二世决定悄悄地开始国内的改革，以免惊动强大的保守势力。被监禁流放了三十年的十二月党人被允许返回首都圣彼得堡。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军官们已经垂垂老矣。出版和言论解禁了。这方面的动静却小不了。一旦冰河解冻，难免惊涛拍岸。对尼古拉一世三十年绝对专制的批评咒骂，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是这些因为没有触及保守势力的实际利益，对时局的冲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尼古拉一世临终有两个遗愿。一是“解放土耳其统治下信仰东正教的人民”。二是解放俄国两千三百万农奴。克里米亚战争粉碎了俄国打败土耳其，进军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的战略梦想。在国内解放农奴，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使命。

农奴制在俄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 1597 年之前，农奴有点象印度的贱民，只是一个身份。农奴可以迁徙，可以自赎。逃亡农奴如果没有被主人找到，自然获得自由之身。叶卡捷琳娜一世的父亲，据说就是个获得自由的逃亡农奴。1597 年，俄国开始规定农奴主追捕逃亡农奴的年限。1649 年通过法律确立农奴制，允许终生追捕逃亡农奴。如果农奴主能够提供证据，也可以将逃亡农奴的后代抓获为奴。农奴制增强了贵族地主的私人势力，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不利于专制君主的统治和国家经济向资本主义发展。因此，自叶卡捷琳娜大帝起，便尝试终止这种落后的社会制度。当欧洲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众“废奴”呼声日渐高涨时，俄国保留落后的农奴制被文明社会视为野蛮，从而饱受舆论的攻击。

尼古拉一世对农奴制弊端深恶痛绝。他给“国家农奴”分配土地，允许农奴经商，允许农奴迁徙。为有军功的农奴士兵去除“奴籍”。减少了农奴在人口中的比例。然而，以他的威权，也不能简单下令废除农奴制。有三座横在解放农奴道路上的大山：贵族官僚阶层，大地主阶级和东正教教会。这三股维护农奴制的势力，同时又是沙皇专制统治的基石。

亚历山大二世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沙皇，他痛恨非人道的农奴制度。可是当他构想以及打算落实解放农奴的计划时，才发现困难远远不止是贵族官僚，地主和教会的反对与抵制。在现有的制度下，政

府不需要去管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农奴。庄园主就是他领地里的乡长，警察和法官。其次，在现有制度下，农奴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兵员。在抗击拿破仑侵略的存亡关头，是整批的农奴兵给最后胜利提供了保障。废除农奴制就意味着让政府接手占人口 30%的农奴以及家庭的安置、管理、教育、福利。需要新的政府，新的社会机制，新的兵役制度，……解放农奴后的俄国将是一个新的国家。那么，沙皇和他的政府准备好了吗？

一个在俄国多年的资深欧洲外交官说得非常形象：“给俄国农奴以自由，就像给一个从来没有喝过酒的人灌整瓶的烈酒那么可怕。那人是会发酒疯的。”何况，眼下的俄国人人都是奴才。在这样的社会莽撞地下达释奴令，完全有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的震荡，乃至崩溃！难怪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雄才伟略，也会收后感慨：“追求更好往往适得其反。（原话是：the better is the enemy of good.）”

尽管前面有不测风云，但是，让占俄罗斯人口近三分之一的农奴生活在没有人身自由和毫无尊严的非人道状况，不仅意味着俄国将被文明世界所抛弃，而且难逃农奴反抗暴动的危机。亚历山大二世决定从他这儿起废除农奴制。他的决定受到沙皇家族中开明成员皇后，婶婶和弟弟的支持。

在圣彼得堡，“沙龙”是上层社会重要的传播媒介。在以皇后亚历珊德拉和女大公爵帕芙诺夫娜的沙龙中大谈新政的时候，早已习惯看沙皇眼色行事的朝廷重臣们，条件反射地拥护新政，转眼成为“开明派”。

亚历山大二世前往莫斯科。这里是世袭贵族和保守势力的重镇。在这里，沙皇组织了“农民改革委员会”，并任命他的弟弟大公爵科斯塔亚（Kostya）为委员会成员。科斯塔亚本人是皇族中的激进派。不过他的皇弟身份和粗暴的脾气很容易令贵族们想到威严的先帝尼古拉一世。科斯塔亚从他统帅多年的海军部调来许多青年军官协助他工作。

委员会就解放农奴的具体措施展开讨论。迫于压力，大多数贵族同意解放农奴，但他们反对分配给农奴土地。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强调必须在二月上半个月拿出方案。“……任何拖延将损害国家利益。希望阻止改革者好自为之，不要被上帝和祖国

抛弃。”贵族们听到了沙皇的弦外之音。国务会议通过了妥协性的方案：解放农奴并有偿分配给农奴可耕地。农奴必须在两年之内交纳偿还买地的钱。这样，俄国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1861年俄历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解放农奴宣言。这是俄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

被驱逐到国外的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赫尔岑说：“俄国人民和历史都会铭记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功绩。……我们把解放者的称号冠于他的名字，向他致敬。”激进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克鲁泡特金后来回忆：“（当时）我的心情难以言表。如果有人在那个时候试图谋杀沙皇，我愿意用自己的胸膛挡住射向沙皇的子弹。”

7

然而，在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之后，亚历山大二世立即停止了继续向激进改革的方向前进。他奖励了改革派领袖，却一个接一个地将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任命“调和派”掌权。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怀疑改革派的激进思想会导致改革的失控。他需要缓一口气，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按照他的日程表集中力量进行一项又一项改革。

但亚历山大二世还是严重低估了巨大变革引起的连锁反应的程度。山洪一来，河道的掌控谈何容易？农奴制废弃之后，立刻造成社会的失序和震荡。获得自由的农奴和失去特权的农奴主在感到不习惯的同时，心生不满。变成农民的农奴不满，因为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太少，难以维持生计。更何况各地官僚地主勾结，克扣，或只分配给农奴贫瘠的土地。贵族大地主不满，因为他们不再能任意驱使农奴，为所欲为。在一些地区，解放了的农奴聚众向大地主或官府“要个说法”。政府调军队弹压，出现了成百农民被杀的事件。农村的矛盾由此激化。

对改革充满期待的青年知识分子看不下去了。他们现在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一时间对农民问题的讨论充斥报刊。青年学生聚众集会，谴责政府的不作为，为贫苦农民的利益大声疾呼。

亚历山大二世觉得，青年学生在这个时候添乱子，严重干扰了他的战略部署，太过分了。他决定用父皇尼古拉一世的办法给这些孩子一点教训。他任命了新的教育部长。同时任命菲利普森将军做圣彼得堡大学的训导长。菲利普森上任伊始，宣布提前放暑假以结束混乱。

等到学生九月返校，发现一切都变了：校方取消了奖学金制度。这样所有出身贫寒的大学生都因为缴不起学费被挤出校门。这些学生大多数是激进分子。军人进驻校园管理学生。校方宣布不得在校园里结社和集会。

这些学生都是没有经历过尼古拉一世绝对专制统治的新一代。他们不知道惧怕，却极容易冲动，愤怒。群情激昂的青年学生列队，高呼口号向训导长的寓所前进。等待着他们的，是骑在马背上严阵以待的警察和宪兵队伍。

在第一次严重的冲突发生后，菲利普森感到事态严重，急电沙皇请示怎么办。

此时亚历山大二世正在海边度假。他轻松地回电：“对待学生就该像父亲对儿子那样。”幸亏沙皇的弟弟科斯塔亚大公爵及时干预。如果按照菲利普森将军的理解，父亲对叛逆的儿子就该往死里揍。

大学关闭，骚乱继续。学潮波及全国。随着冲突的加剧，警察冲进校园逮捕学生。学生向警察投掷石块。调集来弹压的士兵挥舞木棒冲进学生队伍。270名挨了打的学生被关进监狱。有些学生伤势过重被送进医院。

危险的青年一代被彻底惹恼了。尝过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的美酒后，青年人已经开始上瘾。你这时夺下他们的酒杯，打他们的耳光，会是什么结果呢？他们一定会愤怒，一旦愤怒便不顾后果。而愤怒很快也很容易激化为无所畏惧的疯狂。

秘密组织“青年俄罗斯”的一份公告送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案头：“我们不需要披着神权外衣的沙皇。……我们别无选择。革命，嗜血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摧毁现存社会的一切基础。即便血流成河，我们无所畏惧。”另一份传单上，青年俄罗斯号召广大农民拿起斧头，向地主、官府和镇压他们的军队宣战。

亚历山大二世也被彻底激怒了。他是见过父皇的时代臣下子民是如何服服贴贴的，既然给了这些孩子三分颜色，他们就想开染坊，那就收回他们的自由，用老办法来管教。亚历山大二世指示增加监狱的容量，对出版物加以监控。

在被审查的出版物中，《现代人》是一本影响力最大的杂志。几乎所有知名左翼作家都在《现代人》上发表文章。而当时最有名望的撰稿人，一个是道伯拉鲁伯夫，另外一个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前者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幸去世。哲学家、经济学家、政论家、文艺批评家和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为激进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和导师。《现代人》停刊整顿。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激进青年中的影响和威望只增不减。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为农奴的解放欢欣不已。但是，他很快就对农村混乱的状况提出了批评和抗议。鉴于没有维护农民利益的公开渠道，他发起了秘密地下组织“土地与自由”，并且同国外的赫尔岑取得联系。他们认为，解放的农奴只有在取得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后，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而不公正的土地分配，只会导致血腥的农民暴动。车尔尼雪夫斯基将这一思想写入《一封没有地址的信》。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为当局眼中不可饶恕的“执不同政见者”，被关入彼得保罗要塞的监狱。

8

监狱里人满为患，关押着“激进分子”。人们都以为亚历山大二世是在走回头路了。这时候沙皇却召见他内阁的首席，内政部长瓦鲁耶夫（Valuyev），指示他起草一份改革国务会议，将其成员由沙皇任命改为民选的方案。瓦鲁耶夫大吃一惊，这不是要走国会和宪政的道路吗？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二世试图在沙俄占领地波兰试行宪政。他的弟弟，改革派科斯塔亚大公爵被派到波兰具体推行新政。然而，波兰人首先要的是独立。他们用子弹迎接沙皇特使。科斯塔亚在剧院遇刺。子弹击中他胸前的勋章。刺客被吊死在绞刑架上。这一事件引发了波兰境内的暴动。波兰在强盛的时候曾经侵略和奴役过俄罗斯，也曾协助过拿破仑的侵俄战争。他们与俄国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新任波兰总督，俄国退役将军穆拉耶夫（Muravyev）宣称，“绞刑架上的波兰是最好的波兰。”他凶残地镇压了波兰人民的起义。引起欧洲一片谴责和抗议。

在波兰试行宪政引发的一系列令人恼火的麻烦，导致亚历山大二世将国内激进的政体改革方案束之高阁。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改革。俄国传统的“缙绅会议”（Zemstvo）以一种新的形式在地方上重新出现，并赋予经常性的讨论地方事务的功能。随之出现的是各级政府的

财政首次向国民公开，并允许报纸对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加以监督和讨论。1864年，亚历山大二世发起司法改革，目标是贯彻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律师走上法庭，其辩护词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亚历山大二世一反他父亲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给犹太人与其他民众平等的权力。政府明文规定：男女平等。妻子不是丈夫的财产。对妇女必须给予尊重。他又改革了军队，采取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在军队中彻底废除鞭刑、烙刑等残忍的体罚。

凭心而论，亚历山大二世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俄国所做的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改革的成果也是辉煌的。且不说农奴制的废除，政府功能的转变，带民主色彩的地方议政机构的出现，政府财政的公开，司法改革，军队改革，……单是门捷列夫在科学领域的贡献，旷世文豪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现，就足以让俄罗斯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俄罗斯被唤醒。尼古拉一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封闭和专制的牢笼一旦被打破，思想的源泉立刻喷涌而出，汇成澎湃的激流。俄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思想解放运动，科学、自由、博爱、立宪、革命，种种思潮冲击涤荡着俄国社会。

在俄国，出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泛知识界”的社会阶层。其成员包括所有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白领阶层加上青年学生。他们阅读、讨论、宣传、写作、研究欧洲传来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潮。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与传统决裂，向权势宣战，张开双臂迎接新世界，新时代的来临。所有泛知识界的成员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与当局对立。激愤是时尚，逆反是主流。一切畏惧、服从、缄默，只想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都受到他们的讥笑和嘲弄，都会被挤到社会的边缘。正是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中，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思潮迅速传播，他们中的青年激进分子很快将讨论变成现实的行动。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狭小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写下了给俄国历史带来极大影响的小说《怎么办？》。这本书成为俄罗斯整整一代青年人的精神指南。青年列宁对这本书爱不释手，赞不绝口。他的哥哥，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把这本书称为“革命者的圣经”。托洛斯基后来写道：“我们曾欣喜若狂地阅读《怎么办？》，试图处处效仿拉赫美托夫。”

《怎么办》中塑造了两类俄国“新人”。普通的俄国新人追求自由、尊严、爱情和利他等高尚品质。而另一种是《怎么办？》中塑造的“特殊的人”。书中的拉赫美托夫（Rakhmetov）准备着唤起人民，献身革命。他到人民中去，干过樵夫、石匠、纤夫。他舍弃个人的幸福，包括恋爱、婚姻和家庭。他刻意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以磨练自己的意志。拉赫美托夫不是作者凭空想象的，在欧洲文学中曾出现过这样的革命者形象，其中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所著小说《牛虻》中的主人翁，就是中国五六十年代青年人熟悉的例子。拉赫美托夫很快成为俄国十九世纪中期革命的图腾，正如一百年后拉美的切·格瓦拉。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判处十四年（后改为七年）苦役，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他直到1899年6月才获准返回家乡，同年10月病逝。

9

一个狱中囚徒所写的《怎么办》居然能够公开发表，这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是断然不可能出现的事。亚历山大二世时紧时松，进退退的政策实在是愚蠢的施政方针。他自己打开了思想的藩篱，引入了清新的空气。然后又试图重新堵上门窗。结果更猛烈的风从狭缝中涌入，变成气旋激荡澎湃。在当局试图查禁《怎么办》时，只能造成《怎么办》及其革命思想在俄国更加迅速地传播开。这个时候俄国的激进青年不仅接受了革命思想，而且相信革命很快会在俄国发生。只需星星之火，便可以燎原。最好的导火索，他们认为莫过于刺杀沙皇。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的许多青年革命者一直坚持这个信念。

有个叫做伊舒廷（Ishutin）的高中肄业青年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做旁听生。伊舒廷饱读禁书，野心勃勃，想当青年革命领袖。他住在一个贫穷学生集中的破公寓楼里。他把这些学生组织起来，谎称这个组织是“欧洲革命委员会”的下属组织。其中核心成员又组成一个叫“地狱”的秘密团体。他为“地狱”确定的目标是刺杀沙皇，以唤醒俄国革命。这个秘密团伙为实现其目标争论不休。伊舒廷的表哥卡拉科佐夫（Dmitri Karakozov），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决心单独行动。他只身前往圣彼得堡。

1866年4月4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他的外甥和外甥女陪同，到夏日公园散步。如果天气好，沙皇几乎天天到这里散步。老百姓常常可在公园门前看到沙皇。下午三点，沙皇从公园里出来。就在

亚历山大二世一只脚刚踏上马车车厢踏板时，人群中的卡拉科佐夫举枪便射。子弹打偏了。因为慌张，卡拉科佐夫打了就跑。他被外围警戒的警察和卫兵追上，打翻在地，捆绑起来。

整个国家都被这一枪震惊了。当天晚上，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组织了盛大的烛光聚会，为沙皇祈祷和祝福。然而，这一声枪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社会底层公然向旧制度挑战，把枪口对准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沙皇！

亚历山大二世决定采取严厉措施镇压犯上作乱者。他重新启用镇压波兰人民起义的“屠夫”穆拉耶夫为新的调查委员会头目。这一事件引发了上层的政治地震。顽固派像是在坟墓中复活了一样，走上镇压一切改良派和激进派的岗位。彼得·沙瓦洛夫伯爵被任命为第三部的头目。沙瓦洛夫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大臣，左右部长会议八年，除了军队之外，所有改革都停止了。

俄国社会走上了尖锐的对立。亚历山大二世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他没有认识到，开始一场改革是危险的，而一旦开始改革后，终止改革更加危险！因为改革导致从社会结构到社会意识的变化，回不到过去的稳定状了。在列车启动和运行后，突然地刹车转向很容易造成颠覆。这样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

亚历山大二世个人被不断暗杀的厄运也开始了。第二次刺杀沙皇的事件发生在巴黎。不过这一次，也仅仅是这一次，与俄国激进派没有关系。

亚历山大二世访问法国是为了遏制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1862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Bismarck）在议会发表著名的“铁血演说”，积极推行他的扩军政策。俾斯麦为了实现大一统德国的目标，先后发动了与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并获胜。接下来，他把矛头指向法国。一旦法国战败，一个强大的德国势必出现在俄国边境。亚历山大二世坐不住了，他应邀去法国同拿破仑三世会谈，以此表明支持法国的立场。在同拿破仑三世一起观看军事演习回程的路上，一个20岁的波兰移民在人群中举枪向亚历山大二世射击。两颗子弹都没击中。马车夫扬鞭驱马，马车狂奔，脱离危险。刺客是仇恨沙俄的波兰民族主义者。法国报纸同情刺客。法院也没有判处刺客死刑。这两枪改变了亚历山大二世支持法国的态度：英法克里米亚战争的旧恨未消，我为什么要帮

法国？1970年9月色丹会战，俄国坐视法军大败。拿破仑三世投降。克里米亚战后俄国所签的“巴黎和约”自动失效。德国接着怂恿俄国强势逼迫英国放弃黑海的出海口。国际格局的大变，有时完全由于一个偶发事件。

10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群魔》中塑造的韦尔霍文斯基，有一个真实的原型尼切夫（Sergei Nechaev）。这个人身材不高，相貌平平，但有一双发光的眼睛。像那个煽动了对沙皇第一次刺杀行动的伊舒廷一样，他也是圣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尼切夫崇拜《怎么办？》里的拉赫美托夫。他一无所有，只能不断借宿，睡在别的学生寓所的地板上，到处蹭饭吃，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他有着疯狂的革命热情，其中掺杂着对现实生活的仇恨。他还有使不完的精力和可怕的蛊惑群众的能力。

新一轮的学潮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掀起。起因是学生要求组成自己的信用社和要求集会自由。尼切夫上蹿下跳。他非常想成为学生领袖，但是，怎样才能一举成名天下知呢？尼切夫编造了一个自己如何被当局逮捕，又如何逃出监狱，不得已流亡欧洲的故事，通过各种渠道散布出去。然后，他离开圣彼得堡到了欧洲。他在日内瓦找到了坚定地血腥暴力论者，无政府主义领袖米哈伊尔·巴枯宁。

巴枯宁非常欣赏尼切夫，并为他引见了赫尔岑。尼切夫声称自己是俄国地下革命组织的代表。不过，赫尔岑既不赞成他的恐怖主义唯暴力论，也不相信他真是什么组织的代言人。尼切夫能够利用的只有巴枯宁了。他动员巴枯宁写了一篇煽动性极强的宣言，然后他把宣言寄给许多思想激进的俄国大学生。信被“第三部”截获，导致成百青年学生被捕。这正是尼切夫所希望的后果，是他“制造出暴力革命者”的“策略”。尼切夫痛恨青年学生一从大学毕业便失去了革命热情，想用这种办法让他们与统治者结下深仇大恨。

《革命者教义》是尼切夫为俄国恐怖主义者所写的“暴力革命的圣经”。他嘴里的“革命”实际上就是恐怖主义。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恐怖主义都可以从尼切夫的理论 and 教唆中找到其思想和行为模式的根源。

“革命者是献身的勇士。他没有个人利益，没有工作职务，没有私人财产，没有社会关系，甚至没有姓名。他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绝对的目标，一个理想，一种激情——革命！”

“关于家庭、友谊、爱情、感恩、荣誉等等所有令人软弱的情感，都必须被唯一的热情所取代，那就是革命工作。对于革命者来说，唯一的快乐、酬报和满足就是革命的成功。每一个白天和黑夜，他只能有一个信念一个目标——无情地毁灭。向着这个目标冷血地坚定地前进。他必须是一个除掉任何障碍的死士。”

“把人们吸引到自己的身边，让他们盲目的跟随。控制他们，让他们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我们的事业是毁灭，是恐怖。彻底的，无情的，无孔不入的恐怖和毁灭。”

尼切夫同时准备好成立他在俄国的恐怖组织。这一组织有严格的上下级结构。上级有权决定让下级舍弃自由甚至生命。下级心甘情愿地服从上级。

尼切夫宣布他要回国将理论付诸实践。在巴枯宁的压力下，赫尔岑拿出国内的捐款作为尼切夫的活动经费。巴枯宁还以子虚乌有的“欧洲革命同盟”的名义，任命尼切夫为“世界革命同盟驻俄国特命全权大使”。尼切夫回国后组建了恐怖组织。他首先用血腥的手段“清洗门户”，指使手下残酷杀害敢于对他提出质疑的组织成员。

尼切夫的行径被报纸披露。他被迫再次逃亡欧洲。巴枯宁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真相后，拒绝继续支持尼切夫。尼切夫走投无路，在日内瓦抢劫俄国侨民的商铺被捕，并被引渡回俄国。法庭公开审讯尼切夫。亚历山大二世批示，判处尼切夫终身监禁。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关注尼切夫的案子，而他的小舅子恰恰曾是被害者的同学和好友。在听其小舅子详述尼切夫和他的组织的行径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悲愤的心情写下了小说《群魔》。在书中，他对青年一代极易被恐怖主义所蛊惑表示担忧，并提出警告。

伊舒廷和尼切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恐怖主义的种子却深深地落入俄罗斯的土地之中。

俄国激进青年没有忘记拉赫美托夫，那个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几平方米见方的牢房里塑造出来的革命浪漫主义英雄。拉赫美托夫放弃舒适的生活，到下层民众中体察民情，了解民心，为的是最终唤起民众。1872-1875年，俄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到人民中去”的民粹主义运动。这是一场自发的运动，因此没有具体目标、纲领，也不是统一的行动。城市知识青年口口相传，相互效仿，到农村接触下层民众，“磨练”自己。但是，这些青年人的热情很快就在残酷的现实消失了。他们几乎都是怀着梦幻去，带着失望归。

可就在这场自发的青年运动退烧之际，沙皇政府第三部出手“教训”这些青年人了。秘密警察在三十七个省份逮捕了四千多“民粹主义分子”。接下来的三年里，被捕入狱的青年中有44人死亡，38人神经失常，12人自杀。尼切夫“制造出革命者”的“策略”，居然被第三部以如此之大的手笔来完成。一个从民粹主义转向恐怖主义的青年写道：“民粹主义太理想化了。新的革命已经酝酿发酵。在黑暗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地狱之火的光亮。恐怖主义正待破晓而出！”

1876年民粹主义者在圣彼得堡召开秘密会议，讨论这场运动的经验教训。他们成立了“土地与自由”党。民粹派的骨干成为这个党的核心成员。同年12月6日，当沙皇在喀山大教堂为自己遇刺十周年祈祷的时候，他们发动了第一次示威活动，打出了俄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面象征革命的红旗。

亚历山大二世此时最烦心的事倒不是国内的激进青年。1875年，巴尔干半岛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人民举起义旗反抗土耳其统治。奥斯曼帝国血腥镇压。无数斯拉夫人被砍头，妇女被强奸，婴儿被挑到刺刀尖上。整片的村庄被焚烧。1876年塞尔维亚向土耳其宣战。黑山和保加利亚举兵响应。俄罗斯人为斯拉夫同胞，为东正教兄弟姐妹遭受涂炭而群情激愤。亚历山大二世决定顺应民情，同时也为实现他父亲尼古拉一世的意愿，采取支援反奥斯曼的军事行动。但是，出于对英国的忌惮，他最初以“志愿军”的形式派出少量部队。

可是志愿军根本阻挡不住奥斯曼军队在巴尔干地区的横行。失去耐心的沙皇向奥斯曼宣战，组织了20万大军，试图在欧洲还没有反应过来的一段时间内一举击败奥斯曼帝国。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俄军

抵达伊斯坦布尔城下。英国再一次出手。维多利亚女王威胁：如果俄军不停止前进，英国将向俄宣战。此时，英国舰队也开进马马拉海。

亚历山大二世非常清楚，俄军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国库再也拿不出军费，仗是没法打下去的。再不停战，他就会重蹈拿破仑在滑铁卢，他父皇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的覆辙。精疲力竭的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停战，和奥斯曼签订协议：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独立，保加利亚获自治。俄国以三亿一千万卢布的代价得到黑海边四个港口。

但是欧洲列强不乐意看到这个有利于俄国的结果。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出面调停，新的《柏林条约》生生将保加利亚分成三份，只允许其北部省份自治。另外，根本没参战的奥地利获得“暂行管理”波斯尼亚和黑山的权力。俄国还要退回巴亚斯特港。俄国各阶层愤怒到了极点，亚历山大二世饱受指责。

这种情绪为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了发酵剂。

12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圣彼得堡总督命令狱卒鞭打虐待政治犯的事件。这一事件经报纸宣传报道，成为民众宣泄对当局不满的导火索。他们示威游行，并且到市府递交请愿书。一个名叫薇拉的青年女子混在人群中，举起左轮手枪刺杀总督。她没有击中。

薇拉是个民粹主义者。亚历山大二世决定公开审讯女刺客，借此打击民粹派在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力。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完全错估了公审的后果。

这桩刺杀案轰动了圣彼得堡和全国。为薇拉辩护的是以雄辩家著称的彼得·亚力山德鲁律师。1878年3月31日，法庭内外挤满了人，包括许多记者和学生。亚力山德鲁巧妙地选择了陪审团成员。他慷慨陈词：“这在俄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个青年女子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恩怨和个人利益犯罪。她的行为是为了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人遭受了令人窒息的羞辱。这个人曾为改变她痛苦生活的理想而斗争过。”

他接着面对陪审团：“这个女人将毫无怨言地坦然接受你们的决定。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她的刺杀行为，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她动机

中的真诚和高尚。是的，她可以被判刑，但她绝不会因此而羞愧。”法庭内外响彻了旁听者的热烈掌声。接着，“无罪！无罪！”的声浪像是要把法庭的屋顶掀翻。本来认为会被吊死的薇拉被无罪释放。女刺客薇拉成了名传遐迩的英雄。

这个案子在全俄以及整个欧洲引起极大的反响，导致刺杀统治者的连锁反应：在德国发生了两起刺杀德皇的行动，意大利和西班牙国王先后遇刺。在俄国，土地与自由党成员刺杀基辅的大法官，法官的警卫毙命。宪兵军官巴朗在大街上被人射杀。在哈尔科夫，总督遇刺身亡。

在圣彼得堡，土地与自由党的领导人之一拉斯泰斯夫和“复仇天使”巴伦尼科夫埋伏在第三部总监迈森托索夫（Mezentsov）家附近，杀死了由教堂回家的秘密警察头子。拉斯泰斯夫发表了“以牙还牙”的声明，公开宣称刺杀总监是为死去的同志报仇。紧接着，一个刺客骑着马在冬宫附近，对继任的第三部头目特伦泰尔（Drenteln）冲过去又返回来反复射击，未中。恐怖气氛笼罩着首都圣彼得堡。

这一年的4月2日早晨，亚历山大二世像往常一样外出，围着冬宫散步。他的警卫与他保持一定距离，以免影响沙皇思考。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身穿军官制服的高个子青年。当他与沙皇擦肩而过时，立正，敬礼。亚历山大二世微笑着瞟了他一眼。这人异样的神情，引起沙皇的警惕。亚历山大二世转身回头，发现年轻人拔出了手枪并向他举起。这一转身救了沙皇的命。他的头自然一偏，躲过一颗子弹。接下来，经过军事训练的沙皇弯下腰，以之字型往前狂奔。而刺客追着沙皇射击，咫尺之间，连续开了五枪！没有一枪打中。警卫追了上来，用马刀将刺客打倒在地。刺客急忙掏出一颗氰化物毒药塞入口中。不过，这颗烈性毒药一定是过期了，他居然没死成。这一戏剧性的恶性事件成了圣彼得堡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刺客名叫索洛夫耶夫。他声称自己是“社会革命党”成员。“我们向当局宣战。沙皇是人民的敌人。”在被执行死刑前，他得意地告诉狱卒，行刺沙皇前夜，他同妓女痛快地玩了一夜。

索洛夫耶夫迫使沙皇和其他皇族成员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从此他们再也不敢单独外出行动了。

四千人观看索洛夫耶夫被公开执行绞刑。第二天，圣彼得堡许多地方都张贴着同样的传单：“我们绝不畏惧。无论付出多少牺牲，我们会坚持下去，直到推翻沙皇政府。”传单上盖着“社会革命党全俄执行委员会”的图章。图章的中央是枪，斧头和匕首组成的图案。

13

1879年6月，11个青年人来到李泊特斯科（Lipetsk），他们过去都是土地与自由党的激进成员，相约到这里举行会议，为的是讨论党内的分歧和前进的方向。他们以林中野餐的形式，避开警方的注意。会议决定成立新的组织“*volya*”。这个俄文词有自由和意愿的双重意思。中文和英文的历史书中都译成“民意党”。民意党的组织核心是委员会，在执委中选三人组成常委。党规定了铁的纪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执委之外的普通成员只有责任没有权力。会议决定以恐怖主义为指导思想，用英雄主义和恐怖行动“唤醒”俄国人民投身到摧毁整个旧世界旧秩序的暴力革命中去。具体说，就是以除掉沙皇为目标。鉴于过去刺杀行动屡次失败，会议提出抛弃过去用手枪刺杀的方式，改用新的武器：甘油炸药。

他们说干就干。执委会派出专人到瑞典采购炸药。另两个从欧洲学成归来的化学和精密仪器专家开始设计炸弹引爆装置。1879年8月26日。执委会通过了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执行死刑的决议。决议指出：旧世界将在爆炸的轰鸣中结束，人类的新纪元将在硝烟中诞生。

每年秋季沙皇按惯例都要到南方巡视。民意党人在莫斯科郊外山口铁道边租了一幢房子。暗杀组的同志日夜轮班，从房子里往铁道方向挖地道，一直挖到铁轨下。计划是在挂有沙皇专列车厢的火车通过时，炸断铁轨。即使沙皇的车厢没被炸毁，整个列车也会脱轨跌入深谷。

炸药是分批运送来的。其中一个名叫高登伯格的民意党人，带着满满一箱炸药从港口城市敖德萨（Odessa）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他觉得雇人提箱子不如自己提着安全。可是一个衣着考究的绅士自己艰难地提着大箱子太引人注目了。有人举报了这桩行踪可疑的事。高登伯格在下一站被警察包围了。他被送到圣彼得堡。第三部派出一个很有经验的探长负责审讯他。探长很快发现了高登伯格的弱点：极度的变态的自负。于是耐心地听他宣讲民意党的宗旨和目标，并引诱他写

出 150 页的“高尚的民意党党员小传”。走火入魔的高登伯格发现自己受骗，在牢中自杀身亡。

好在高登伯格只是负责运送部分炸药，对具体行动方案并不知情。铁路爆破的计划照常如期进行。内线也向执委报告了沙皇所乘列车从莫斯科的始发时间，以及沙皇专用车厢挂在第四节的重要情报。可是，这辆列车偏偏在行将出发前发现出了点机械故障。性急的沙皇不愿意可能被耽搁，临时决定把专用车厢挂在前面一列火车上，提前了 30 分钟走。暗杀爆破组不知情，仍然在原定时间点燃电动导火索。下一班列车的第四节车厢被烈性炸药炸得粉碎。其余车厢脱轨，滑下山坡。亚历山大二世鬼使神差地逃脱了又一次计划缜密的暗杀。

诡异的是：第三部头目并没有把高登伯格运送炸药的事电告莫斯科。如果不是原列车偶然发生机械故障，亚历山大二世必死无疑。

在沙皇返回时，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 605 公里铁路沿线几乎全线戒严，所有城镇村庄都被大肆搜查，严密设防。

因为高登伯格被诱骗交代，民意党许多党员被捕。受到极大损失。但他们没有停止刺杀沙皇的行动。这一次，他们选择在冬宫布置爆破。这个行动高度机密，只有三个执委会常委和一个具体执行者知道。就在炸毁沙皇专列的计划失败后的同年（1879 年）10 月，一个名叫史蒂芬·卡尔特林的木匠被派往冬宫。此时冬宫正在维修。卡尔特林手艺不错，人缘也好，混进了维修队。他惊讶地发现，冬宫安保貌似严密，连许多大人物都进不了大门。但是其后门却一直为佣人工人开着。而且冬宫内部管理也混乱。他自己就很容易地偷了一大块咸肉，还带了出来。卡尔特林每天都会在靴子帽子里藏一点炸药带进去。因为他们是三班倒做工，所以在冬宫一层有宿舍。他说要结婚了，需要不时采购一些结婚用品，因此给自己做了一个大箱子。炸药就藏在箱子里。

冬宫的结构没多久也被他搞清楚了。沙皇一家住二层。巧的是，工人宿舍在一层，顶上正好是沙皇家的餐厅。

民意党执委会得到情报，1880 年 2 月 5 日，沙皇的妻弟亚历山大德亲王将到圣彼得堡访问。当天晚上，沙皇将在冬宫设家宴为亲王洗尘。其时，沙皇全家都会出席家宴。这是杀死沙皇及其皇族的最好时

机。那一天，卡尔特林以请大家出席喜宴的名义，将工友们骗出冬宫宿舍。6点整，他镇定地接上电源线。他自己有15分钟时间离开冬宫。他快步出门，来到涅瓦河边指挥这次行动的执委军事部长热尔雅鲍夫见面。在漫天大雪中，他俩静静地等待着“改变世界的春雷”。6点15分，冬宫里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地面在摇撼，宫内灯光全部熄灭。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天下午，沙皇和他的两个儿子都去车站迎接亚历山德亲王。大雪造成列车晚点到达。就在沙皇和亲王一行的车队返回，靠近冬宫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接着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天空中漂浮着灰烬和碎片。

这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第五次死里逃生。

14

亚历山大二世处在前后受敌的境地。民意党人一心要通过刺杀他唤起全俄的大革命。而在他的朝廷中，保守势力正日益集中在皇储的麾下。他们甚至盼望着沙皇早日一命归西，由皇储继位，立即恢复到尼古拉一世时代的绝对专制统治。因此，亚历山大二世需要重振他的威权，一方面阻止国家回到被欧洲所鄙视的封闭落后状况；另一方面驯服有离心离德倾向的皇储，从而打击日益嚣张的保守派。有迹象显示，过去对他言听计从的第三部，正在他和皇储的保守派之间摆动，靠不住了。亚历山大二世还有一个人的愿望需要实现。皇后刚刚去世，他要赶在自己被恐怖主义者刺杀之前，迎娶他所挚爱的情人。否则，一旦他撒手人寰，他的情人和两个尚无名分的非婚生子女将面临极其悲惨的命运。他需要一个具备高度指挥能力的铁腕人物来帮助他完成这些事情。

久经考虑，亚历山大二世决定成立一个“反暴乱最高行政委员会”。所有政府部门，包括第三部和宪兵司令部都由这个委员会协调领导。他任命了一个首都官僚圈子之外的人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人是亚美尼亚贵族出身的洛里斯-莫里科夫将军。他在巴尔干战役中战功卓著。在持续几十年的高加索“平叛”战争中，洛里斯-莫里科夫参加和指挥过180场对少数民族部落和土耳其军队的战斗。亚历山大二世早在当皇储时就听说过并注意到这个人的才干。尤其令沙皇认为难能可贵的是：第一，他在担任哈尔科夫省总督期间，该省是全俄唯

一没有发生恐怖事件的省份。其二，这个人没有任何派系背景。把他从边远省份提拔到掌握国家权力的高位。他不会不感激沙皇的“知遇之恩”。

洛里斯-莫里科夫当然绝非等闲之辈。他素有“狐狸尾巴恶狼牙”的名声。初到圣彼得堡，他对每个人都很客气，说话很有分寸。他心里知道，在这个官场，除了皇上，谁也不把他当个人物看。他对皇储格外小心，礼貌有加。一再表示，他是为沙皇和皇储当差的。圣彼得堡的官僚们慢慢放下对他的戒备之心。

可是，有人却决定给这个沙皇的头号走狗一个下马威。就在他刚刚到任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洛里斯-莫里科夫回家，刚从马车上下来，转身看到一个年轻人举枪从街角向他冲了过来。洛里斯-莫里科夫匆忙一个闪身，子弹打穿了他的大衣。久经沙场的老将就地卧倒，一个前滚翻，躲过刺客近在咫尺的第二枪。接着他一跃而起，将刺客摔倒在地。卫兵这才赶到帮助将刺客捆绑起来。

报社记者采访了洛里斯-莫里科夫的护卫，写出一篇绘声绘色的新闻报道。公众舆论还是第一次为被刺的高官显贵喝彩。这既是出于对这位在对外战争中屡立战功的将军的尊重，也是出于对恐怖主义行为态度的转变。毕竟社会的安全和稳定还是大众的诉求嘛。当然，这位将军临危不惧的举动和制服刺客的精彩场景，也让公众眼睛一亮。

经审讯确认，刺客莫洛得茨基的此次刺杀行动是个人所为，与民意党执委没有关系。洛里斯-莫里科夫命令立即吊死刺客，被沙皇及时制止。亚历山大二世指示一定要走法律程序。刺客莫洛得茨基还是上了绞刑架。但走不走法律程序，意味着这位沙皇是否维护自己改革成果的立场。

洛里斯-莫里科夫在圣彼得堡站稳了脚跟后，立刻着手改组低效混乱的政府。保守派慌了手脚。皇储召见洛里斯-莫里科夫被婉拒，于是亲笔写信给他，告诫这么做大臣们会很失望。可是洛里斯-莫里科夫只需要沙皇满意。他强迫保守派代表人物教育部长托尔妥叶退休，赢得改革派的喝彩。接着，洛里斯-莫里科夫约见了报纸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的想法，诉说政府的难处。这种变高压为尊重的做法，缓解了媒体对政府的抵触情绪。沙皇和洛里斯-莫里科夫再接再厉，宣布撤除第三部，“恢复政府的正常功能”，由内务部管理警察总局。洛里斯-

莫里科夫被任命为内务部部长，兼任宪兵司令。保守派的阵营乱了。实权大臣们不知不觉地被削弱了权力改变了角色。

沙皇和首相约见皇储。整个过程中沙皇沉默不语，由洛里斯-莫里科夫向皇储解释，强硬的措施只能扩大恐怖分子的影响。而保守势力唆使皇储出头挑战沙皇权威，对于国家和皇族危害极大。在父皇和首相强大气场的压迫下，皇储的内心撑不住了，他痛心疾首地忏悔自己的错误立场。从此之后，皇储远离保守派，重新成为听话的储君。

在洛里斯-莫里科夫逐渐赢得民心的局势下，民意党决定尽快行动，打击沙皇政府。他们得到可靠情报，8月17日沙皇南巡列车出发。他们选择了一座铁路桥，将250磅硝化甘油炸药秘密地安置在桥下。这足以将桥梁炸断，列车炸翻。然而，这一天沙皇专列安然通过了这座“断魂桥”。原来，肩负爆破任务的民意党成员特特卡（Teterka）睡过了头。等到他赶到桥边时，眼见着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经过铁路桥。沙皇第六次侥幸逃过鬼门关。可是，亚历山大二世清楚得很：“上帝”不可能总是保佑他。

15

在朝廷内部压制住保守派的势头之后，亚历山大二世秘密地同相处了十四年的情人约拉耶芙丝卡娅（Yuryevskaya）结了婚。随后逐渐将新夫人介绍给皇族和整个上层社会。他预感自己来日不多，为新皇后和两个尚年幼的子女做了妥善的安排。与此同时，他推出了俄国历史上所称“洛里斯-莫里科夫宪章”的宪政改革方案。亚历山大二世要确立自己在俄国与欧洲接轨方面的政绩和成果。这个由洛里斯-莫里科夫主持起草的宪法草案是有限度地实行立法机构的代表民选制度。但它确实是从君主专制迈向立宪制的第一步。

民意党意识到，沙皇的立宪之举将为他在欧洲“文明世界”博得改革者的好名声，也将把俄国大众从对恐怖主义的同情转为厌恶。他们需要尽快行动，制止民意转向的趋势。民意党需要重振士气。刺杀沙皇刻不容缓。1880年10月，五个民意党党员被公审判处绞刑。沙皇赦免了其中三人，却维持了对两位直接下手刺杀政府官员并伤及无辜的民意党人原判。恐怖组织认为公开处决自己的同志给了他们“以牙还牙”的理由。年底，新的暗杀小组成立。

沙皇常常在星期天中午到马术学校观看近卫军操练。从那里回冬宫的路线无非两条：经过玛利亚萨都瓦雅大街，或途经叶卡捷琳娜运河（1923年被更名为格里博耶多夫运河，the Griboedov Canal）。沙皇乘坐的马车由六名哥萨克骑兵护送，速度较快。如果他从叶卡捷琳娜运河方向走，在转弯上桥处，车速会放慢，那是向其马车投掷炸弹的最好时机。如果他从大街上走，则需要在大街上埋置炸药。暗杀小组做两手准备。他们租下大街上一个店铺，从地下室往街心挖洞埋雷。如果爆破失误，埋伏在大街两侧的掷弹手将向沙皇乘坐的马车投弹。暗杀行动定于1881年俄历3月1日，那天是周日。

自从由洛里斯-莫里科夫主政以来，民意党屡受挫折。洛里斯-莫里科夫认真研究了民意党，他发现民意党人的“软肋”在于他们的“英雄情结”，很在意他们的英雄形象与事迹的保留和传播。在处决了两名民意党党员后，洛里斯-莫里科夫将密探安插在印刷所和照相馆。果然，有人来印这两人的照片。密探跟踪取照片者，逮捕了民意党首领米哈伊洛夫（Mikhailov）。密探在火车站发现头枕衣箱睡着了的嫌疑人，同样没有惊动他，而是跟踪而去，埋伏在其公寓周围，逮捕前来联络的同党。民意党的爆破专家和军事部长热尔雅鲍夫由此被捕。

二月底是周六，这一天亚历山大二世获悉民意党三个巨头米哈伊洛夫，热尔雅鲍夫和特里高利尽皆落网，十分欣慰。同一天，民意党召开执委特别会议。由于领导人被捕，原定刺杀沙皇行动的准备 work 受到很大影响，炸弹的制作没有最后完成。店铺地下室通往街心的地洞也没有安装爆破装置。执委会推选索菲亚·佩罗芙斯卡娅（Sofia Perovskaya）为临时负责人。索菲亚在会上慷慨陈词，点燃了与会者的献身热情：“为了祖国，行动！无论如何，明天我们都要行动！”他们通宵达旦加班工作，完成了四颗炸弹的最后工序。

这次刺杀行动由索菲亚担任总指挥。索菲亚出身显赫的俄国贵族家庭。她是现任圣彼得堡总督的亲侄女。她学生时代便信仰无政府主义，投身恐怖主义活动。被捕的民意党军事部长热尔雅鲍夫是她的未婚夫。

这个周日马术学校的操练特别顺利。亚历山大二世带着好心情启程回冬宫。他吩咐车夫：“从原路返回。”也就是说，马车将从叶卡捷琳娜运河边返回冬宫。

站在制高点上的索菲亚目睹沙皇的马车和护送马队向运河方向前进。她摘下花头巾，朝着玛利亚萨都瓦雅大街方向使劲挥动了几下。埋伏在那里的四个掷弹手立刻往运河桥边跑去。索菲亚本人也迅速来到运河桥边，在桥对面观看。不过，四个掷弹手只来了三个，有一个刺客精神过度紧张，几近崩溃，半途腿肚子发软，迈不开步子了。

沙皇的马车沿着运河边的大道来到新马厩桥（the Konyushenny Bridge）边，放慢速度准备转弯上桥。一个身穿黑色外衣的矮个子，提着点心盒迎着马车走来。这个年轻人突然从盒里取出炸弹，向沙皇座驾扔去。马车向前行驶，炸弹落在车后。随着一声轰鸣，一个哥萨克护卫一头栽下马来。炸弹还炸死了人行道上一个提着篮子的男孩，炸伤一个站岗的警察，一个行人。在路边假装干活的另一个刺客扔掉手中的工具，伸手从工具箱中取炸弹。担任护卫的另一个哥萨克护卫策马上前，挥起马刀将其砍伤在地。

沙皇在马车被炸后，立即下车。警卫和车夫督促他赶快骑马离开现场。但是，亚历山大二世却向死掉的哥萨克护卫和小孩走去，嘴里悲伤地嘟哝着：“感谢上帝，我还活着。可是，……他们却因为我死掉了。”四个哥萨克护卫紧紧地围在沙皇身边，警惕地向四周张望。四周是围拢上来的群众。围观的人群中，19岁的青年学生，刺客格里涅维斯基（Grinevitsky）向沙皇投出炸弹。这个致命的爆炸，将沙皇和周边二十多人炸翻在地。刺客本人也受重伤倒地，奄奄一息。亚历山大二世倒在血泊中，浑身都是伤。他呻吟着：“冷，冷……”在白雪皑皑的大街和人行道上，到处都是鲜血、衣帽、饰物、马刀，还有被炸断的人体残肢。

稍晚一点离开马术学校的大公爵米哈伊尔，听到爆炸声后飞马赶到。他抱起倒地的沙皇，听到他哥哥喃喃说道：“快，……送我回家。”沙皇说完着最后一句话便昏迷过去。

在冬宫，皇族成员一一前来，看望完全失去知觉，仅一息尚存的亚历山大二世。沙皇13岁的孙子尼可（Nicky）被领着走进爷爷的卧室。满地都是血。尼可不愿意踩到血上，但是他绕不过去。他即将成为皇储。他就是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沙皇，未来的尼古拉二世。

医生宣告：沙皇已经离我们而去。这是1881年3月13日（俄历3月1日），下午3点33分。

两年后，继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决定在其父被暗杀的地方修建一座纪念性的教堂。这就是圣彼得堡最著名的景观之一：滴血救世主教堂（The Church of the Savior on Spilled Blood）。中国游客简称其为“滴血大教堂”。这座教堂直到 1907 年才最终完工。里面有世界上最大的马赛克拼图画面，外观极其壮丽。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现场的那段路面被封闭在教堂墙内。在他遇刺倒地的精确地点建了一个祭坛，装饰以黄金、琉璃和宝石。祭坛中象征性地设计有沙皇的鲜血由普通的鹅卵石中溢出。

末代沙皇的宿命

1917 年是俄罗斯翻天覆地的一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十月革命”又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罗曼诺夫王朝覆灭了。1918 年 7 月 17 日凌晨，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将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一家七口人以及几个贴身佣人以乱枪处决。行刑人员随即将被处决者的尸体运入山里，并将尸体焚烧后掩埋于一废弃矿井之中。

回顾一个世纪以前“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历史，尼古拉二世不仅是被俄国工人、士兵推翻的，他也是被整个皇家、贵族、官僚和军队所抛弃的。“二月革命”发生时，沙皇本人在前线，身兼最高司令官。他被杜马代表带回彼得格勒的时候，官兵沉默地注视列车离去。被迫退位后的沙皇被临时政府软禁在“沙皇村”。那时俄国并没有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协约国一方，沙俄的盟友英法等国不仅可以，按道理也应该接受退位沙皇一家的“政治避难”。而这又恰恰是克伦斯基所领导的临时政府所希望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是尼古拉二世的亲表哥。至于皇后的姻亲更是遍布欧洲。但残酷的事实是：没有人接受沙皇一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性格暴躁，为人粗鲁著称的德皇威廉二世在一战结束后被好几个国家以战犯起诉，却得到荷兰女王的庇护，得以善终。

尼古拉二世是个宿命论者。他们夫妇落得个众叛亲离，被世界抛弃并株连子女的悲惨结局，的确象是摆脱不了的宿命。

1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小名“尼可”）一辈子也忘不了，十三岁那年他被匆匆领进冬宫内爷爷卧室的情景：满地都是鲜血。沙

皇爷爷亚历山大二世一条腿被炸断，浑身是伤，失去知觉，仅一息尚存。尼古拉小心翼翼地避开正在四下蔓延的血泊，走向爷爷身边，但是绕不过去。那一天，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作为长子长孙的他，排到沙皇继位序列的首位。

尼古拉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是次子。他不仅长得又黑又粗，人也不机灵，固执、保守、不爱读书。亚历山大二世不喜欢他。亚历山大二世夫妇都喜欢大儿子。老大面貌英俊，性格随和，聪慧坚韧，责任感强，被满朝文武看作“俄国的希望”。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位皇储竟然在一次摔跤比赛中脊柱严重受损，并导致脑损伤，不治身亡。次子萨沙（亚历山大三世）意外地成为皇太子。

萨沙对于哥哥一直很崇拜。对于哥哥的未婚妻达格玛（Dagmar）也十分仰慕。他为人憨直，居然向爸妈提出要娶已故哥哥的未婚妻。亚历山大二世特别喜欢达格玛，当然也希望这位品貌俱佳的丹麦公主仍然能做他家的儿媳，尤其是希望次子日后能有一位见识不凡的皇后协助。于是，虽然弟承兄的未婚妻有些惊世骇俗，他们还是诚恳地向达格玛的父母提了亲。

达格玛的母亲在儿女亲事的安排上特别精明。其子女同欧洲各国王室联姻，人称“欧洲的丈母娘”。虽然觉得萨沙远不如他的哥哥，同她娇美的女儿看上去也不般配，但还是应允了这门婚事。达格玛自然是难忘死去的未婚夫。好在萨沙对她百般宠爱，言听计从，也算弥补了他其方面的不足。

亚历山大二世在世时一直把保守固执的萨沙往改革朝政，将俄国融入欧洲的道路上引。但是这位皇太子尚武轻文，或者说脑子进水。根本不理解父亲的大政方针。加之他的老师陂比道诺索夫（Pobedonostsev）又是个极端保守派，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后，亚历山大三世很快便中断政治改革，恢复君主专制。好在亚历山大三世运气比较好，在他当政的十三年里，国际形势比较缓和。欧洲强邻都铆足了劲发展本国工业。而俄国又基本上风调雨顺，农业连年丰收。老百姓日子过得下去。

尼古拉生性内向、温和、害羞。在母亲的教育下，对人和蔼友善。这样的性格对于凡人来说再好不过了，但实在不适合做帝王。年轻的尼古拉很少去想，也不愿去想日后终究要走上最高统治者大位的

事。他父亲 34 岁继位，体壮如牛。一次沙皇专列出轨，他的父皇用肩顶住下陷的车顶，让皇后和孩子们逃出车厢。这件事给尼古拉留下极深的印象：有这样的父皇顶着，何愁天塌下来？

尼古拉学习特别认真勤奋。他有极强的语言天赋，能够熟练使用欧洲多种语言。据说，他青年时代访问英国，同一位剑桥教授做深度交谈，教授难以相信他不是在英国长大的。对于皇太子的严苛教育到二十二岁结束。作为皇储，尼古拉一下子放松下来。除了按规定参加国务会议，他没有其他具体事务。在会上，也没人期待他发言。所以，他只是不时地看钟，等待会议结束。那几年对于他来说是神仙般的逍遥日子。他喝酒、跳舞、看歌剧芭蕾，早晨不到十点半不会起床。

那是俄国芭蕾舞的黄金时代，1890 年 1 月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第一次在圣彼得堡隆重推出。就在这一年春天，尼古拉认识了日后享誉全世界的芭蕾演员玛蒂尔达（Mathilde Kschessindka）。玛蒂尔达身材娇小柔软，胸部发达，有着象牙般光洁细腻脖子，深褐色的柔发，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七岁开始学芭蕾，这一年毕业，是芭蕾舞班最优秀的学生。沙皇全家观看了她们这一届的毕业演出。招待晚宴上，17 岁的玛蒂尔达坐在皇太子身边，从此他们有了一段交往。

这一段江山美人的故事在 2017 年被俄罗斯著名导演乌契杰利（Uchitel）搬上银幕（片名“玛蒂尔达”）。影片受到东正教徒的非议和抵制。中国有些报刊和网络文章称玛蒂尔达为“尼古拉二世的情妇”。这有违史实。尼古拉同玛蒂尔达交往时还是未婚青年，说女朋友可以，何来“情妇”一说？尼古拉二世一生写日记从未中断。他和玛蒂尔达交往时的感觉、心情和行动都记录在册。电影“玛蒂尔达”所描述的皇太子尼古拉和这位芭蕾演员之间惊天动地的爱情，确实有夸张之嫌。

事实是，玛蒂尔达千方百计地试图获取皇太子的爱情。不过，尼古拉已经心有所属。一年前，他在叔叔家见到婶婶的小妹爱丽丝（Alix），便对这位德国郡主一往情深。无奈父皇和母后都没有让他结这门亲事的意思。两个人又离得那么远。尼古拉虽然也喜欢玛蒂尔达，愿意同她交往。但也明确地告诉她，自己爱的是爱丽丝。尼古拉并不是在江山和美人之中选择了江山，（与平民结婚意味着不能继位），而是在“美人”之中选择了爱丽丝。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者说在很多人看来，他也是因为这一选择最后搞得众叛亲离，丢失了江山。

我们这个故事，正是要细说命运如何作弄人，搞得尼古拉二世因为同爱丽丝的婚姻和对妻子的爱被世界抛弃的。

2

尼古拉二世的宿命正是从他对爱丽丝的一往情深开始的。

1892年，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的梦想是迎娶爱丽丝。在1889年她到圣彼得堡的六个星期里，我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至今仍然爱得深沉而强烈。我坚信，这个最最甜蜜的梦终有一天会变成现实。”但是，俄国皇家和圣彼得堡的贵族圈都不看好这个高个子红头发的德国郡主。爱丽丝不懂得穿着，笨手笨脚的，特别是在舞会上。她法语说得口音太重。在社交场合像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女学生，动不动就脸红，太害羞，太紧张，一点儿也不大气。这就是圣彼得堡上层对她的一致评价。贵族们知道沙皇夫妇对德国有较深的不满和戒备，所以七嘴八舌毫无遮拦。

爱丽丝是德意志帝国所属黑森-莱茵大公国的郡主，有一个很长的名字：Alix Vitoria Helena Louise Beatrice。她的妈妈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九个孩子中的第三个。小时候，爱丽丝全家每年都要到外婆在伦敦附近的温莎城堡，度过温馨快乐的假日时光。爱丽丝六岁那年，四岁的妹妹重病身亡。她母亲因照顾幼女而传染上疾病，跟着离开了人世。维多利亚女王悲痛之余，对失去母亲的外孙和外孙女，尤其是对最小的爱丽丝更加关照。女王为孩子们亲自选定并派去家庭教师，要求定期向她汇报几个孙辈的学习和生活状况。爱丽丝聪明好学，多才多艺，但毕竟是没妈的孩子，衣着举止缺少指点，这才招致圣彼得堡上层的议论。显然，议论中有很大势利的成分。

1884年大姐嫁到俄国来，爱丽丝来参加了婚礼。那一年她才12岁。五年后，她再次到圣彼得堡来，尼古拉惊讶地看到那个羞涩的小姑娘如今出落得如此高挑美丽。听别人恶意地议论这个姑娘，尼古拉愈发关注保护孤立无援的爱丽丝。越是和她接触，越是发现这个内向的女孩不仅心地善良，而且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尼古拉同爱丽丝相见恨晚。爱丽丝爱上尼古拉并不是稀罕他的皇储地位。不久前她刚刚拒绝了表哥英国王子维克多的求亲。维克多是排在其父后面的英国王位继承人。（维克多英年早逝，英国王位由其弟乔治五世继位。）

可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儿子的求亲请求置之一笑。沙皇夫妇还在不断为皇太子寻找“合适”的太子妃人选。尼古拉对其所选一概拒绝。皇储相亲的事就这么拖下来了。直到1894年冬，亚历山大三世染上流行性感冒，引发严重的肾炎。沙皇在重病之际开始担心，一旦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尼古拉必须继位的问题。皇太子的婚事不能这么拖下去了。尼古拉坚决表示非爱丽丝不娶。沙皇夫妇惊讶于儿子如此执着，心不甘情不愿地同意满足儿子的心愿。

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正式谈婚论嫁时，爱丽丝却犹豫了：横在她面前的唯一障碍是宗教。爱丽丝是个特别虔诚的新教徒，而嫁给俄国皇太子，必须改宗东正教。为此，爱丽丝处于两难之中，哭得死去活来。这时，对她百般关爱的老外婆出面了。老外婆借出席爱丽丝长兄婚礼的机会，单独与爱丽丝相谈，苦口婆心地劝说外孙女：新教和东正教都是基督教，两者在根本教义上并没有多少区别。爱丽丝的大姐也现身说法，她自己嫁到俄国后是自愿改宗东正教的。这样的例子并不少。爱丽丝被说服了。她在给尼古拉的信里写道：“你被锁在我心中，小小的钥匙丢失了。从现在起，你只能永远待在这里。”

他们的相爱终其一生，罕见的炽热，缠绵。直到中年以后，爱丽丝给尼古拉二世信中的语言，还像出自一个热恋中的少女。而尼古拉二世对爱丽丝百依百顺，言听计从。热烈持久的爱情的确值得讴歌赞美。然而，“情令智昏”的情况，恰恰发生在国家命运岌岌可危的关头，悲剧便不可避免了。这是后话。

亚历山大三世的病况恶化，被迫放下国家大事，到温暖的克里米亚疗养。爱丽丝作为皇储的未婚妻被紧急召到克里米亚，接受沙皇的祝福。医生的治疗，主教的祈祷都无法挽救沙皇的生命。1894年11月1日，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年仅49岁。对于治理国家几乎毫无准备的尼古拉二世继位。已故沙皇的灵柩经莫斯科，运回圣彼得堡，在俄罗斯新旧两个首都分别接受臣民的悼念与告别。爱丽丝身穿丧服，跟在皇族成员的最后面。人们举目注视这位皇族新成员。一个老妇摇摇头，轻声对同伴说：“她可是跟在棺材后面进入皇家的啊。”

在为亚历山大三世举行隆重的葬礼之后，马上又为新登基的尼古拉二世举行婚礼。爱丽丝更名亚历珊德拉（Alexandra），皈依东正教，成为俄罗斯的皇后。在亚历山大三世的葬礼满一年之后，俄国为尼古拉二世举行了加冕典礼。中国的清朝政府派李鸿章为专使，王之

春为副使，参加了加冕典礼。在尼古拉二世主政的一年里。他和表哥德皇威廉二世携手，共同干涉日本将其在甲午战争中强占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威廉二世鼓动尼古拉二世向远东扩张，不要同德国在欧洲发生冲突。不管怎么说，清廷觉得在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件事上还是欠了俄国的人情。

3

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十三年和尼古拉二世统治的前十年，列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在世界范围内瓜分势力范围，以及在本国积极发展工业，抢占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力的制高点上。这是列强之间矛盾冲突的缓和与酝酿阶段。

这种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为尼古拉二世执政早期“俄国的文艺复兴”创造了条件。这一阶段的俄国，在文学、科学、音乐、戏剧、舞蹈、绘画等各方面成就粲然，史称“白银时代”。

这一时期俄罗斯科学界的代表人物是伊万·巴甫洛夫。他是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医生。1904年因为对消化系统的研究获诺贝尔奖。巴甫洛夫对“条件反射”的研究，带动了“行为主义”的出现，对哲学、心理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安东·契柯夫是继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世界级文学巨匠，擅长短篇小说，作品不是靠情节推动，而是偏重人物性格的塑造。契柯夫的戏剧创作同样伟大。1898年，他创作的“海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获得空前成功。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立者。他的戏剧理论体系，提倡以内心体验为核心，并以形体动作等舞台形式使之丰富，影响了几代戏剧艺术家。

俄罗斯芭蕾舞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阶段，攀上世界舞蹈艺术高峰。芭蕾舞大师莫里斯·珀蒂帕主持皇家芭蕾舞团，推出六十部经典芭蕾舞剧。其中柴可夫斯基作曲的“天鹅湖”、“胡桃夹子”和“睡美人”等，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同样发展到艺术高峰的还有俄国音乐，无论交响乐、管弦乐、还是歌剧，俄国比起欧洲其他国家都毫不逊色。

俄罗斯的这些文化遗产，对于五十年代的中国曾产生过极大影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几乎耳熟能详。

尼古拉二世工作很勤奋。他是俄国历代沙皇中唯一不用秘书的，每天都要亲自批阅成堆的文件。他的四个叔叔、母亲、甚至他的老师都试图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方案上给他施加影响。他总会尽量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养成了“耳根子软”的习惯。他对下属的态度也极好，从不发脾气。总是耐心地倾听，实在听不下去，也只是不经意地把话岔开，或礼貌地止住话题。

在婚后的十年里，皇后亚历珊德拉为尼古拉二世生了五个孩子。前四个都是公主，第五个是皇子。皇子阿列克谢出生后，举国为罗曼诺夫王朝有了接班人而欢庆。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社会显得保守而稳定。经过亚历山大三世毫不留情的镇压，激进派如民意党人似乎被人们慢慢遗忘了。世纪末风调雨顺，农村的各阶层也都能安身立命。贵族乡绅仍然处于上层，新的社会精英阶层是法官、律师、医生和教师。其余如地方东正教教士、小业主、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组成传统的社会下层。在首都之外的世界，日复一日，生活似乎一成不变。

伏尔加河中游的辛比尔斯克（Simbirsk），正是俄罗斯大地上保守而又相对落后的农村城镇之一。辛比尔斯克远离都市、铁路和繁忙的公路，相对隔绝。唯一能给人带来新鲜感的，是夏日里偶尔停靠河岸码头的明轮船。这种船靠蒸汽机驱动船两侧水车般的大轮子转动前行。谁能够想到，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上，会出现两个将要结束尼古拉二世的统治，并且把罗曼诺夫王朝彻底埋葬的领袖人物。他们就是“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克伦斯基和“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列宁。除此之外还出了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素福·阿克楚拉。这个人是“泛突厥主义”教父。他的关于建立一个西起亚得里亚海，东至中国青海甘肃的“大突厥国”的理论，影响世界政治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在冷战结束后再次沉渣泛起，大有破坏世界和平之势。这是题外的话。不过，想到辛比尔斯克是彼得大帝的父亲为维护帝国安全，防范鞑靼而修建的军事重镇，不由得让人想起“宿命”二字。

为纪念列宁，辛比尔斯克在 1925 年更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

列宁出生于 1870 年，长尼古拉二世两岁。在他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伊利亚·乌里扬诺夫升任省教育主管。他父亲工作十分努力，在日后的 12 年里将全省的学校数量从开始的 20 个发展到 434 个。这

也是俄罗斯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文化教育大发展的一个缩影。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家里人叫他“佛勒德亚”。他身材不高，大脑袋，智力极高，自信自律。

列宁 16 岁那年，家庭突遭变故。他的父亲在他眼前心脏病发作身亡。一年后，他的长兄亚历山大和另外四名大学生民意党人，将自制炸弹放在一本中间挖空了的药学大辞典里，试图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未遂，被判绞刑。可怜他妈妈走到大儿子的绞刑架前，泪眼婆娑地望着刑前的骨肉，嘴里不停地念叨：“勇敢些，儿子。勇敢些，……”

哥哥的死于非命，恰好发生在列宁高中毕业大考之前。这事放在任何一个中学生都不可能不影响成绩。然而，列宁仍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乌里扬诺夫是个非凡的学生。他的智慧、能力和勇气都无愧于那枚金质奖章。只是，深入了解他的内心和个性，我为他沉默和孤独的倾向而担心。”这是校长在毕业生成绩单上写下的评语。校长名叫菲德尔·克伦斯基。他是列宁父亲的好朋友。在伊利亚·乌里扬诺夫去世后，他成为未成年的列宁的监护人。而这位校长，正是日后“二月革命”领导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的父亲。

列宁进入喀山大学学习，并卷入学生运动。毕业后，他的母亲担心小儿子走上哥哥的不归路，买了一个农场，把列宁叫回来经营。列宁试了，觉得自己不可能安心做个农场主。他劝母亲卖掉农场。这一期间，他读了大量书籍，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俄国的前途。与此同时，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便自学了四年的法律课程，同样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律师。列宁为受欺压的农民和工人打官司，一场也没赢过。这让他坚信，整个旧制度都必须摧毁。他离开家乡前往圣彼得堡，成为职业革命家。

他的“义父”克伦斯基在列宁读大学期间升任另一个省的教育总管。他的儿子，那位未来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从此和列宁没有私人过往。克伦斯基也是律师。他在 1905 年革命之后，因为到处为政治犯打官司而声名鹊起，并在国家杜马中成为重要成员。沙皇被推翻后，克伦斯基任俄国总理。十月革命推翻了他的临时政府。

克伦斯基化妆逃出俄国，先是流亡到巴黎。1940 年移民美国，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授。1970 年在纽约逝世。

4

尼古拉二世在相对平安地度过其前期统治的十年之后，内外交困的状况便出现了。俄国在远东同日本的冲突日益白热化。尼古拉二世的对外政策受皇后的表哥德皇威廉二世影响很大。让俄国向远东扩张的主张始于俾斯麦，目的是在德国同英法冲突时，避免来自东境的威胁。这和俄国国内主张东扩的呼声不谋而合。而此时的日本对中国的满蒙虎视眈眈。甲午战后，俄德联手逼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后，俄国马上同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租借旅顺港，得到梦寐以求的太平洋不冻港。八国联军侵华，俄国趁机将大军开进中国东北，并进一步染指朝鲜半岛。日本一开始试图避免和俄国这个庞然大物打仗。首相伊藤博文赴圣彼得堡谈判，目的在明确日俄以鸭绿江为界划分势力范围。俄国人根本看不起小日本“猴子”，对伊藤博文百般侮辱。日本忍无可忍。

这时候的清政府也看出来，沙俄的野心一点儿也不比东洋鬼子小。弱国在两头巨兽跟前，除了听从摆布，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上次借沙俄要回辽东，这次答应暗助日本打沙俄。

1904 年 2 月 6 日夜，日本战舰突袭旅顺港。不宣而战。

圣彼得堡民众群情激愤，游行请愿，要求政府出兵严惩小日本。这种高涨的“爱国”热情极容易推动对形势的误判。“气壮山河”并不能改变实力的对比。日本陆军和海军已经分别接受法国和英国军事教官的严格训练，战斗力绝非俄国人所想象的那样低。俄国当时在东北的正规军为 8 万，加上 5 万左右的警备部队。而日本投入 15 万精锐部队。俄军陆上的补给线太长。西伯利亚铁路刚修到贝加尔湖。而波罗的海舰队驰援太平洋东岸需要绕大半个地球。

在日军海上的突然袭击下，俄海军损失两艘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其他战舰退回港口，等待支援。日军发起对旅顺港的总攻。俄军阵地修建得特别坚固，尤其是守军的马克沁重机枪杀伤力极大。日军在攻克 203 高地时，动用了六万多兵力，费时几个月才攻下。仅在此高地上，日军死伤 17,000 人。拿下 203 高地后，日军调来重炮，居高

临下炮击旅顺港内的俄国军舰。导致俄太平洋第一舰队被全歼。1905年1月，俄旅顺守军投降。旅顺港一役，日军虽胜，伤亡却远超俄军。日军死伤57,780人。俄军死伤28,200人。日军继而发动奉天会战，俄军再败，被迫撤往哈尔滨。

波罗的海舰队改名“太平洋第二舰队”，出波罗的海，绕过西欧，沿非洲海岸南下，过好望角，跨太平洋，于1905年5月7日来到对马海峡。此舰队共有战舰38艘。日海军严阵以待。鱼雷快艇突然现身，全速冲向俄军舰队，仅45分钟结束战斗。击沉俄8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俄国海军至此几乎全军覆灭。这次海战对列强震动极大。九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德海军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全军出动，重蹈俄海军覆辙。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下决心开挖巴拿马运河，以便东西两岸海军能相互迅速驰援。

日俄战争的节节败退，让民众的热忱变为愤怒。革命党人再次活跃起来，1904年7月一颗炸弹把内务部长普列夫（Plehve）炸成碎片。12月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Putilov）钢铁厂工人罢工，其他工厂迅速响应，罢工人数攀升到8万人。1905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乔治·加邦（Gapon）神父带领约3万工人游行，目的是到冬宫向沙皇递交请愿书。请愿书的内容包括惩治无能和腐败的官吏，要求普选权，普及教育，释放政治犯，保证最低工资和8小时工作制等。沿途不断有人加入游行队伍，人数增加到20万人。游行高者高举圣像，十字架，宗教旗帜和沙皇的肖像，唱着“上帝佑我沙皇”前进。

尼古拉二世并不在冬宫。内务部紧急调来大批军警。在游行队伍接近冬宫时，军队突然向游行群众开火。顿时成片的人群倒地，圣彼得堡街头的积雪被染红。官方称死亡92人，近300人受伤。但实际死伤人数上千。这一天被称为“血腥星期日”。很多人声称，从那一天起，沙皇政府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彻底改变了。

俄国陷入动荡。罢工和起义的浪潮向全国漫延。工厂停工，铁路停止运行，船舶停靠港口，黑海舰队出现哗变。在一系列的暗杀事件中，尼古拉二世的叔叔，皇后亚历珊德拉的大姐夫，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大公被炸死。这一事件对沙皇的冲击尤其大。

两朝老臣，部长会议主席维特（Witte）被迫辞职。尼古拉二世为了平息这场革命风暴不得已一再做出让步，同意成立国家杜马，给予公民结社和组织政党的权力，并扩大普选权。

列宁把 1905 年革命称为“十月革命的总演习”。

5

自日俄战争开战以来，唯一使尼古拉二世和皇后高兴的事，就是 1904 年 8 月皇子阿列克谢的出生。前面四个都是公主，小皇子的出生，让罗曼诺夫王朝有了继承人。

可是，命运作弄人。这孩子出生在出生六个星期之后，肚脐出血。稍后几个月，孩子爬行磕了，胳膊和腿上出现乌青的肿块，并且从皮下渗出血来。这些症状显示：阿列克谢患血友病！这对于沙皇夫妇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皇太子阿列克谢身患重症一事被严加保密。沙皇一家从此也更多地住在沙皇村里。

沙皇村（Tsarskoe Selo）位于圣彼得堡南 25 公里处，周边森林湖泊环绕，是个与世隔绝的皇家神秘庄园。庄园的四周是高高的铁栅栏。卫兵一天 24 小时巡逻放哨。闲杂人等严禁靠近。庄园内种植各种奇花异草，还修建了一座中国式的宝塔。每到春天，这里到处飘荡着丁香的芬芳。俄罗斯的几位女沙皇对沙皇村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叶卡捷琳娜一世最初修建这处庄园。她的女儿叶莉莎维塔女皇在花费了一千万卢布建成冬宫后，又扩建沙皇村。她不爱坐车，于是下令从圣彼得堡挖一条运河到这里。运河一直到她死后才完成。她的媳妇看不惯她，但是在对沙皇村的喜爱上，倒是比婆婆有过之而无不及。叶卡捷琳娜大帝特别聘请意大利建筑大师 Quarenghi 主持扩建沙皇村，在庄园里修建了第二座宫殿亚历山大宫。庄园里各种设施应有尽有。

尼古拉二世结婚后便携新娘子住进沙皇村。从圣彼得堡到沙皇村的铁路已经修好。沙皇平时在这里办公，下午总要抽空陪陪皇后和孩子，他是个恋家顾家的好男人。有时他会同近臣卫兵到森林里狩猎，偶尔经过村庄会同各阶层的群众交谈。晚上 5 点到 8 点是沙皇接待来访者的固定时间。尼古拉二世对于属下礼貌耐心，从不高声说话。他

还是个认真的倾听者，即使已经明白对方的意思，也不轻易打断别人的话。对于夸夸其谈者，他会笑着站起身，表示谈话可以结束了。如果对方仍然不明就里。他会说，“你看，我是不是让你说了太久。”在为人上，尼古拉二世的口碑很好。

尼古拉二世的四个女儿分别叫奥佳（Olga），塔提亚娜（Tatiana），马丽娅（Marie）和安娜斯塔西亚（Anastasia）。自从儿子阿列克谢（Alexis）出生后，这个长着金色柔发和清澈蓝眼睛的儿子便成为家庭的中心。只要他平安，家中便充满欢乐。只是阿列克谢的血友病如同一团乌云，随时可能笼罩这个家庭。

血友病是一种遗传病。病人先天缺乏凝血因子，导致凝血功能障碍。血液凝结是血小板和凝血因子（一种血浆蛋白）共同作用的结果。血液中缺少凝血因子，一旦出血就很难止住。外出血只是导致血液流失过多。内出血的症状和后果更加可怕。内出血一般发生在关节和肌肉内部，造成难忍的疼痛，功能暂时丧失。严重的会造成关节畸形。如果是内脏和颅内出血，常常危及生命。

A型和B型血友病都是X染色体隐性遗传。患者绝大多数为男性。女性一般不发病，但可能携带致病基因。这是一种无常的疾病。不发病时，阿列克谢同其他正常儿童一样。一旦发病，就会令沙皇一家手足无措。那时候，还没有为病人注射凝血因子的治疗方法。换句话说，这是不治之症。

皇太子的病来自他的太外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她的五个女儿中的两个，四个儿子中的老小都是血友病基因携带者或病人。这种病会隔代遗传。维多利亚女王有34个第三代，通过王室联姻，对欧洲影响极大。以至于人称血友病为“王室病”。

在儿子阿列克谢身上，寄托着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珊德拉将皇位继承下去的全部希望。有人或许会问：他们有四个女儿，俄国不是有女沙皇吗？殊不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儿子保罗十分仇视他的母亲。保罗继位后，修改了俄国皇位继承法，规定只有皇家男性后代具备继承权。因此，亚历珊德拉每次怀孕都要祈祷上帝，保佑他们能生个儿子。但是，每一次孩子的出生都令皇后失望。可想而知，沙皇夫妇对这个晚来的皇太子是多么珍惜。每当阿列克谢因为关节疼痛哭叫

“妈妈，救救我”时，亚历珊德拉肝肠欲碎。在她心中，世间万事，唯此为大：保住儿子。

6

皇后亚历珊德拉在这个国家是很孤独的。青少年时代走亲戚到圣彼得堡，被社会上层排斥耻笑的经历是难以忘怀的。她对圣彼得堡上层社会带着警觉和提防，从不主动接近外人。再加上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也没有机会结交朋友。

这种状况直到遇见安娜·塔涅耶夫才改变。

亚历珊德拉不定期以皇后的身份巡视医院，学校，以示“亲民”。一天，她来到圣彼得堡的一家医院。当她走到17岁的姑娘安娜病床边时，看到的是一对因崇拜和激动而放光的大眼睛。这姑娘真挚热烈的情绪一下子打动了皇后的心，让她难以忘怀。回到沙皇村后，皇后破例打电话询问安娜的康复情况。在得知姑娘病愈出院后，皇后邀请她到沙皇村做客。

安娜不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姑娘。她父亲不仅是高级官员，而且还是当时相当有名气的作曲家。家中经常高朋满座，来往的都是政府要员和艺术家。安娜长得胖胖的，缺少几分妩媚和艳丽，多了几分憨厚和单纯。第一次见面，亚历珊德拉听说她一直在学习钢琴和演唱，便邀请她在同一台钢琴上合奏，两人一上手便配合得天衣无缝。进一步交谈，相见恨晚。从此，安娜常被召到沙皇村来，陪皇后说话。

安娜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对于嫁给前海军军官维鲁波夫心存犹豫。皇后认为这是女孩子一般都有的婚前恐惧心理，便开导说服她，并且亲自担任他们夫妇的证婚人。安娜出嫁后，随夫姓改名为安娜·维鲁波娃。没想到，维鲁波夫在战争中下体受过伤，阳痿。在经过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后，他们离婚了。因为这个婚姻，安娜多次在皇后面前哭诉自己的无奈。她本无心责怪皇后，只是出于信任倾诉苦闷，寻求慰藉罢了。可是皇后为此深深自责，从此更加关心照顾安娜，并将安娜接到沙皇村。从此，安娜成为皇后除家人外在俄国最亲近的人。两人无话不谈。安娜向皇后提起了当时名噪圣彼得堡的“大师”格里高利·拉斯普金，以及他对自己婚姻的准确预言。引起皇后的注意。

格里高利·拉斯普金 (Gregory Rasputin) 原先是西伯利亚的一个农民。具体说, 是乡间的一个无赖, 做过偷马贼。后来突然有神“附体”。干起算命, 巫医的行当。28 岁以后, 他离开家乡, 到伏尔加河一带活动, 闯出了些名气。通过喀山郊外一所修道院主教的介绍, 拉斯普金来到首都圣彼得堡。因为准确地预言了几件事, 名声大噪。特别是在贵族妇女中受到追捧。安娜出嫁前, 抱着好奇的心理随朋友去见识一下大师, 顺便问及自己的婚事。拉斯普金铁口断定她的未婚夫有问题, 婚姻长不了。安娜当时只是心里添堵, 谁知被他不幸而言中。痛定思痛, 安娜坚信拉斯普金是个神人。

为了生下一个皇位继承人, 沙皇夫妇曾经接受皇族女公爵米丽莎的介绍, 从法国接来一个“大师”瓦彻奥特。这位“大师”两次都说皇后会生下太子, 结果却是公主。沙皇夫妇只能送他回国。搞得米丽莎很没有面子。米丽莎特别喜欢神秘的事, 当然知道并且追捧拉斯普金。但是先前因法国“大师”丢了面子, 不好再提请巫医为太子治病的事。听皇后主动问起拉斯普金, 立即为沙皇夫妇引见了。

皇后所有的痛苦都来自儿子的血友病。为了这个儿子的到来, 亚历珊德拉曾终日祈祷。上帝最终让她如愿以偿。没想到儿子却身患不治之症。亚历珊德拉为了保住太子的性命, 可以付出一切代价。

拉斯普金来到沙皇村。他见了皇上不拜不跪, 只是恭敬地右手抚胸, 叫沙皇夫妇“*Batiushka*”和“*Matushka*”。西伯利亚农村人这么叫爸爸, 妈妈。拉斯普金这么做, 就是摆明自己是上帝的使者身份。他知道皇上召他来此的目的, 要求送太子进卧室。从未见过外人的太子乖乖地跟着身材高大的拉斯普金进了卧室。沙皇夫妇从门外看到, 太子同大师一起跪下祈祷, 口中念念有词。这是难以想象的一幕。要知道, 孩子才三岁啊! 皇后认定这个拉斯普金是上帝派来拯救儿子, 拯救她们一家的。“大师”临别时安慰他们, 皇太子不会有事。如果遇到特殊情况, 即使他本人不能马上赶到护驾, 只要及时通知他, 他定能施法保全太子。

7

日俄战争和 1905 年革命以后, 俄国国内工人罢工, 农民暴动, 百业凋零。为了摆脱困境与危机, 尼古拉二世急需寻找一个能够使

俄罗斯“重新伟大起来”的能臣。彼得·斯托雷平走上了重振朝纲的位置。

斯托雷平原先是萨拉托夫省的省长。在平定农民骚乱中，该省伤亡最小。斯托雷平不是一味地武力镇压，而是亲赴叛乱营地，说服农民武装放下武器。1906年初，他被调入圣彼得堡，任内务部长。7月，尼古拉二世召见了，请他出任首相，即部长会议主席。斯托雷平连连推辞，声称自己毫无治理国家的经验。尼古拉二世打断了他：“别这样，彼得·阿卡德耶维奇。你看，这是我祖传的十字架，让我们对着它祈祷。求上帝保佑你和我共同度过这个历史的难关。”

斯托雷平一旦大权在握，立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威力巨大的两股旋风：土地改革和镇压革命。他深知，农村是俄国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当下农业生产力的低下，造成人为的饥荒和普遍的不满。传统俄国农村实行私有制的集体生产，即“村社制度”。农民集体劳动，按土地份额分配。极大地挫伤各阶层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他颁布法令，允许农民自由退出村社。这一措施不仅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热情，而且在农村形成一个与私有土地捆绑在一起的，保守、忠君的富裕农民阶层。从而维持了农村的稳定。到了1914年，900万农民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他坚决地，毫不留情地镇压革命，在全国建立高效的军事法庭。在夏季结束之前，把六百多人送上了绞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对官员，警察的行刺案的发生。这让他自己成为刺杀的目标。一次针对他的爆破，导致他子女受伤和32名无辜群众的死亡。半小时以后，斯托雷平出现在预定的会议上，情绪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的镇定受到属下的尊重。

斯托雷平极其雄辩。这让他改革国家杜马时，常常占据言辞和道义的高地。他两度解散杜马，提高议员入选的门槛，使得城市资产阶级在杜马中占了上风。

短短五年的改革，俄国的粮食生产增加了30%，农产值跃居世界首位。法国的大宗贷款，使俄国的工业和交通大大发展。这几年的经济成就是罕见的。前面的故事里我们提到过2008年全俄推选民族英雄，涅夫斯基得票最高，紧跟其后的便是这个斯托雷平。

尼古拉二世完全依仗斯托雷平扭转了岌岌可危的国势。然而，他们两人的关系却出现了危机。改革必然对既得利益集团造成损害。不过，使他们君臣关系发生转折的关键因素，却是被人们称之为“妖僧”的拉斯普金。

拉斯普金本来在圣彼得堡就有很多追随者。自从受到沙皇夫妇的接见，他更是不可一世。在其追随者中，大多数都是贵族妇女。尤其是那些贵族军官的太太们，不愿随丈夫离开首都，本来就无所事事，一旦追捧起“大师”来，很快从兴奋到着迷。拉斯普金的邋遢和粗鲁，在她们看来是与众不同。她们从围绕大师到投怀送抱。拉斯普金农民式的生猛，让她们倍感刺激。在贵族沙龙里，这些阔太太信徒都不隐瞒自己“献身”的体会。一个拉斯普金，搞得圣彼得堡上层乌烟瘴气。即使在杜马这样的立法机构，惩治妖僧拉斯普金也成为主要议题。拉斯普金有沙皇和皇后撑腰，肆无忌惮。谁跟他作对，他就告谁的御状。

问题都反映到首相斯托雷平这儿来了。国家形势一天天看好，斯托雷平怎么能容得下首都存在这样一个邪恶势力？他义无反顾地下达命令：将拉斯普金驱逐出首都。成立调查拉斯普金的特别小组。上至皇太后，下至百官一片叫好声。

但是在皇后看来，斯托雷平的这个举动不仅有损她和沙皇的威信，而且是要危害她和皇家的命根子——皇太子。皇后强烈要求尼古拉二世给斯托雷平一点颜色看。沙皇处于深深的两难之中：治国需要首相，而保住皇太子的命却非大师不可。这个局面很快因为斯托雷平遇刺而改变了。

1911年9月，斯托雷平随沙皇到基辅巡视。拉斯普金也到了基辅，有人见他在欢迎沙皇的人群中，仇恨地注视着斯托雷平，嘴里念念有词：“死神跟上他，死神跟上他。”14日晚，沙皇和随行官员共同观看歌剧。沙皇和两位公主坐在楼上包厢。斯托雷平和其他官员在头排就坐。一个青年刺客走到首相身边，掏出手枪，行刑式地对准他连开两枪。尼古拉二世和公主在包厢里近距离目睹斯托雷平倒在血泊之中。首相被送到医院，四天后不治身亡。

刺客是个犹太人。为报复斯托雷平的反犹立场和行为而刺杀。他自己被送上了绞刑架，连累基辅以及周边地区的犹太人受到当地民众的冲击甚至屠杀。

1912年，皇太子阿列克谢8岁了。这几年他都是在严密保护下度过的。沙皇夫妇从几百个候选人中挑出两名忠诚，稳重，机警的士兵，专门保护太子，以防任何意外的受伤。虽然小男孩跌跌绊绊在所难免，内出血也发生过几次。但都有惊无险。儿子不能没有玩伴，皇后又是精心选择，挑来两个贵族男孩，千叮咛万嘱咐，不能推、抓、打到太子殿下。皇后揪着一颗心，放不下啊。

这一年，俄罗斯举国庆祝抗击拿破仑卫国战争胜利的一百周年。在一系列庆祝活动之后，身体虚弱的皇后实在需要度假调整。九月中旬，沙皇一家乘专列到波兰境内的狩猎场，准备在森林里安安静静地休整几天。就在这个远离都市的森林里，阿列克谢犯病了。皇后为了让孩子接触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带着儿子乘马车出游。途中，阿列克谢忽然脸色变得苍白。接着，每一次颠簸都会导致他疼痛难忍。好不容易回到营地，随行御医检查，发现太子股关节和腹股沟严重出血。当晚，一封封电报发往圣彼得堡。接着一拨拨医生带着医疗器具和药品赶到狩猎营地。

营地里，所有的人太子的声声哀叫中难以入眠。皇后衣不解带，紧紧守护在爱子的身旁。短短几天时间，在这炼狱般的病床边，亚历珊德拉泛着红色光泽的金发眼见着转为暗淡的灰色。如果不是为儿子提着一颗心，她早已支持不住了。

医生们对于阻止病情的恶化束手无策。当医生发现内出血扩展到太子的胃部时，沙皇决定向全国公布皇太子病危的消息，要求东正教会和全国民众为皇太子祈祷。11天过去了，阿列克谢奄奄一息。随行大臣已经草拟了皇太子因重病不治归天的官方文件。

就在绝望之际，亚历珊德拉突然想到拉斯普金，想到他曾承诺保全太子的性命。她立即让安娜发电报，电令马上找到“大师”，让他施法救回皇太子。拉斯普金立即回电：“上帝看到了您的眼泪，听到了您的祈祷。不要放弃。小太子不会死。不要让医生们继续打扰他。”

医生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默默地，带着遗憾和自责离开了病房。第二天，当阳光透过森林密密的枝叶照射进营地时，皇后亚历珊

德拉冲出房门，苍白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她激动地语无伦次：“醒了，……他醒了。孩子得救了！”

医生们被允许再次进入皇太子的房间。他们发现，这个8岁的孩子睡着了，呼吸均匀。内出血停止了。

这个神奇的事件，令医学界和历史学界百思不得其解。皇太后过去极力反对沙皇夫妇同拉斯普金这种“江湖骗子”来往。这个让她孙儿死而复生的事实，彻底堵住了她批评儿子儿媳“病急乱投医”的嘴。只是，皇太子患病的详情，以及拉斯普金在他康复上所起的作用，还是对外严加保密的。因此，整个社会以及官僚阶层还是不理解拉斯普金何以受到皇后的“宠幸”。

拉斯普金从此经常奉召出入沙皇村。对于他“治病”的效果，尼古拉二世的姑姑女公爵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不止一次亲眼目睹。有一次阿列克谢晚上犯病，腿肿成正常时的双倍。痛得全身蜷曲。菲德罗夫教授和他的医疗小组束手无策。卫兵快马前往圣彼得堡接来拉斯普金。第二天早晨，皇后兴奋地把我叫起来。我看到阿列克谢坐在床上，不痛了，烧退了，两眼清澈透明。听说拉斯普金连碰都没碰皇太子，只是在一旁祈祷。医生们都是见证人。可是，他们都不喜欢拉斯普金。”

9

接替斯托雷平首相职位的是可可夫佐夫（Kokovtsov）。上任后，他惊讶地发现拉斯普金竟然成为政治上的中心议题，“沙皇被身边邪恶势力所左右”的说法甚嚣尘上。1905年革命后，书报检查制度被迫取消。媒体毫无顾忌地大肆报道有关“妖僧”在圣彼得堡胡作非为的传说，甚至连载不知来源的“皇后给拉斯普金的信”。尼古拉二世发布命令，禁止发表此类报道，违者罚款。可是，报馆要的是热点新闻，不惜付罚金。而检察官也乐闻此类故事，有意放水。至于未见报端的小道消息，什么皇后和安娜同床共侍妖僧，四个公主都被妖僧染指，沙皇为妖僧脱鞋洗脚，等等，等等，更是不胫而走。尼古拉二世的威信直线下降。

杜马主席罗德茨安珂和首相可可夫佐夫为此特地拜见了皇太后。老太太悲哀地说：“皇上内心太单纯了。他不相信有邪恶。我现在也

说不上话，皇后已经表示我的干扰太多。”这两位忠于皇室的首领甚至找到皇后的哥哥，希望他能出面说服沙皇夫妇。额尼斯特大公脸上充满了忧郁和无奈：“你们皇上是个圣人，他不知道如何应付我那个妹妹啊。”因为皇后不能理解为什么以沙皇的名义都不能制止政界和报界对拉斯普金的攻击，可可夫佐夫被迫辞职。皇后视所有反对拉斯普金的人为仇敌，也怨不得满朝大臣对于她切齿了。

1913年，全国各地举行纪念罗曼诺夫王朝成立300周年的盛大庆典。在圣彼得堡的喀山圣母大教堂，各部官员，杜马议员分坐两侧。这时，拉斯普金大摇大摆地走到前排坐下。杜马主席罗德茨安珂走了过去，命令他离开。拉斯普金盯住这位体重280磅的大汉，两眼发出邪光。罗德茨安珂只觉得身体变僵。他把眼睛转向圣母雕像，一种为上帝而战的信念油然而生，热血沸腾起来。他掐住拉斯普金的脖子：“你给我滚出圣堂！”拉斯普金被罗德茨安珂生生扯起，摔倒在过道上。所有官员，议员无不对拉斯普金怒目相视。拉斯普金像一条斗败的狗，恶狠狠灰溜溜地离开教堂。这是圣彼得堡政要集体与妖僧第一次公开对决。

经过300年的风风雨雨，罗曼诺夫王朝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而此时的欧洲，也面临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偏偏在这个时候，在俄罗斯的上层，出现了沙皇夫妇同整个统治集团由于一个“大师”引起的尖锐而不可调和的对立。朝廷高层有人部署了对妖僧的第一次刺杀行动。

第二年夏天，沙皇一家乘游艇到芬兰湾度假。内务部侦探齐娜·谷索娃跟踪拉斯普金到他的家乡，将一枚匕首插入他的腹部。她认为妖僧已死，迅速离开现场。然而，拉斯普金并没有死。他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个夏天。皇后直接过问此案。法庭却认定齐娜精神失常，将其送进神经病院了事。

10

几乎与接到拉斯普金遇刺的报告同时，沙皇还收到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的报告。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北部，是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多民族居住之地。其中斯拉夫人占人口的五分之三。然而，统治这个国家的，却是非斯拉夫民族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马托尔人（来自蒙古）。塞尔维亚的斯拉夫人相对集中，反奥匈帝国地下组织

的总部就设在贝尔格莱德。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不统一毋宁死”，人称“黑手社”。正是这个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枪手，在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兹·费迪南访问萨拉热窝时，将其当街击毙。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政府提出极为苛刻的最后通牒。塞尔维亚几乎接受全部条件，只是拒绝由奥官员参加并主导对刺杀案的调查。与此同时，塞尔维亚立即请求其传统的保护者沙俄出面。尼古拉二世马上电报回应塞政府：“我将尽全力避免流血对抗。如果我们的努力失败。请相信，俄罗斯将与塞尔维亚共命运。”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人想到事情会向世界大战的方向发展。

俄国历来视巴尔干为自身利益所在。首先，这里生活的大多数人是斯拉夫人，他们是俄国人的“同胞”；其次，这里的斯拉夫人都信仰东正教，他们是俄国人的“兄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黑海是俄国通向地中海，并由地中海通达全世界的“生命线”。而巴尔干是扼守这条生命线的桥头堡。自彼得大帝时代起，沙俄从没有放弃打通黑海到地中海这条不冻航线的努力。十次俄土大战，无数次小战，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尽管都披着恢复罗马基督教法统的外衣。西方列强对此心知肚明。当年尼古拉一世兵临伊斯坦布尔城下，眼见就能驱逐奥斯曼人，让圣城回到基督徒手中了。同为基督教兄弟的英法却立即出兵打击沙俄。因为如果让沙俄自由出入地中海，他们可就失去地缘优势了。历史证明，二战后因为把势力扩展到巴尔干半岛，苏联成为超级大国。而一旦华约解体，俄国也就不能称霸世界。

奥地利意在军事入侵，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立刻陈兵奥匈边境。德国要求俄国停止对其盟友的威胁。此时俄罗斯已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德国于8月1日向俄宣战，接着又向俄国盟友法国宣战，并且入侵比利时。英国以德国入侵为由军事介入。大战爆发。

人民反战吗？不！就在德国对俄宣战的第二天，全俄举国沸腾。不用政府组织动员，圣彼得堡各界人士象打了海洛因似的激动。他们高举标语和旗帜涌向冬宫外广场。涅瓦河两岸是爱国热情高涨的游行人群。涅瓦河中所有船只扬起旗帜，汽笛高鸣。当沙皇夫妇走出冬宫接见群众时，“Batiushka（父亲），Batiushka，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呼声震天动地。这一刻，沙皇成为俄罗斯人民真心拥戴的领袖和统帅。尼古拉二世眼含泪水，深深向民众鞠躬。沙皇在俄罗斯人

民中的威信此时达到了顶点。对于罗曼诺夫王朝来说，这是名符其实的“回光返照”。

尼古拉二世携全家到莫斯科参加那里的誓师大会，沿途多次停车，向欢迎人群致意。沙皇离去后，人们跪在站台上，亲吻他留下的脚印。

8月31日，尼古拉二世回到首都。他郑重宣布：将从德语演变来的首都名称“圣彼得堡”，改为俄语的“斯拉夫彼得格勒”（英文是：Slav Petrograd）。

只有两个人公开表达了反对俄国参战的态度：一个是因05年革命被迫辞职，老谋深算的前任首相维特。另一个是具有神秘预言能力的“大师”拉斯普金。维特反战之举，徒增政界的嘲笑。而沙皇看了拉斯普金发来的电报，当着安娜的面将电文纸撕得粉碎。拉斯普金又写了一封信给沙皇，预言这场战争会导致俄国血流成河，罗曼诺夫王朝由此终结。这只能令沙皇更加不快。拉斯普金遭遇短暂的失宠。

11

大战开始时，俄军士气高昂。他们扬言，“六个月消灭普鲁士”。为了减轻西线盟友法国人的压力，俄军分两路以惊人的速度和强有力的攻势攻入东普鲁士。然而，德军利用其发达的铁路网，以运动战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入侵俄军。东线南方的巴尔干战场上，奥军却遭受到耻辱的挫败，给援助塞尔维亚的俄军找回些面子。1914年底，俄国的宿敌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参战。达达尼尔海峡对协约国关闭。英法援俄物资无法送到，俄国后勤跟不上。战事陷入困境。

1915年秋，尼古拉二世带着11岁的皇储上前线。他自己亲自担任俄军总司令。带儿子去，为的是在国家存亡关头鼓舞士气。同时也让皇太子参与其中建立威信。当然，实际的战场总指挥是总参谋长。沙皇坐镇以利协调。这一期间，沙皇父子常常巡视部队、工厂、医院。白天处理完公务的尼古拉二世，晚上还要照顾病儿，实在是很艰辛。好在皇太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犯病。

然而，是祸躲不过。12月，皇储忽然流起鼻血来。鼻子是无法包扎的。因为不能呼吸，难免用手去擤。这导致更多的流血。沙皇专列开回沙皇村。经过一夜的折腾，阿列克谢脸色如腊，四肢变僵，

奄奄一息。随行的军医和御医对病孩手足无措。沙皇村这边，皇后在接到电报后，连夜火速派人去请“大师”。拉斯普金几乎是和沙皇父子前后脚到达的。拉斯普金匆匆进入皇太子的卧室，用手在阿列克谢的病床上空划了一个“十”字。他合掌祈祷片刻，起身对沙皇夫妇说：“别着急。没事了。”言罢，鞠躬离去。阿列克谢的鼻子停止流血，沉沉睡去。第二天，孩子醒来，对着病床四周的人们微微一笑。

医生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卸下千斤重担，又像是叹息科学不敌巫术。他们默默退出。皇后再次庆幸大师救了儿子。她轻声对身边的安娜说：“毫无疑问，大师是上帝派来拯救我们的。”

可是“自作孽不可活”。上帝不会在参与人类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帮助沙俄。1915年德军将兵力集中到东线后，德奥联军迫使俄军退却，丢掉了15%的领土，10%的铁路，30%的工业。工业原本就远远落后于德国的沙俄受到无法复原的打击。战争象一个巨大无比的绞肉机。一个个师团投入后，很快便消失了。短短一年时间，俄军伤亡高达250万。国内各阶层高涨的参战热情被悲观、忧郁和愤恨取代。前方打不过德国，后方民众便拿德国侨民出气。他们走上街头，见到德国侨民开的店铺便砸。连法国英国和其他外国人也受连累。因为老百姓看不懂外文。只要见到老外的文字招牌，一律拿来出气。

民间的反德浪潮，波及到那些嫁给俄国王公贵族的德国公主郡主们。特别是那些已经寡居的老太太，更是被封门、咒骂、扔石头：“滚回德国去！该死的德国婆子！”

皇后也是“德国婆子”呀。这会儿，战前那些传说和谣言再次沉渣浮起。多了一条“德国间谍”的风传。其实，皇后在战争打响后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她腾出沙皇村里的叶卡捷琳娜宫作为伤兵医院。拿出私房积蓄，聘请医生护理。不仅如此，皇后花了几个月时间考下护士执照。在丈夫和儿子不在身边时，她本人每天穿着护士的制服，在医院不辞劳苦地照顾伤兵。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媒体和大众对自己如此无情。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她本可以更加低调一些。可是，亚历珊德拉不是这种个性的人。她性格中的倔强和自我保护意识反倒被人身攻击调动起来。

专制皇权制度系全部军事，政治大权于沙皇一身。从战争陷入困境的1915年夏天起，沙皇身为总司令，在前线的日子远远多于在首

都的日子。他希望皇后能够作为他的耳目，“关照”后方。皇后当仁不让地介入朝廷事务。15年冬皇太子又一次因为拉斯普金的神力脱离死神，使得皇后认定了他是上帝的使者。这样，拉斯普金对俄国非常时期所起到的政治影响就非同小可了。

说到政治影响，主要反映在高层人士任命上。拉斯普金本人并没有政治野心。而且，他只不过是个农民，对于高层人士的任命能有什么主见？他所希望的，不过是在关键位置上安插巴结自己的人。这样至少没有人会找他的麻烦。他也就安全，甚至可以为所欲为了。对于政府和教会中那些反对他的人，他则必定要通过皇后将其清除出领导层。

对于皇后亚历珊德拉来说，除了以是否拥护“大师”划线区别忠奸外，她还是个极端封建皇权的维护者。她仇视民主制度，视杜马为敌，对“负责任的政府”一说嗤之以鼻。她毫无政治经验，不懂如何考察官员，往往仅凭第一印象便做出撤除或任命重要朝臣的决定。在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前的最后16个月里，政府部长几乎都被她（通过沙皇）换了。其中换了四个首相，五个内务部长，四个农业部长和三个战争部长。这是近代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乱象。

由“大师”通过皇后推荐给沙皇，接替首相职位的司徒莫尔（Sturmer）已经76岁高龄了。法国大使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用平庸二字不足以形容这位首相：三等的才智，疲惫的精神，衰老的形象，毫无治国经验和理念。他的能耐只是奉承和敷衍。”英法两国对盟国沙俄的政治深深担忧，却无可奈何。当皇后要撤换外交部长萨佐洛夫时，英法两国忍无可忍，直接写信给沙皇劝阻。但皇后在拉斯普金的催促下，一次次向尼古拉二世坚持：“萨佐洛夫是个激进派。他支持杜马，威胁到我们儿子未来的权力！”萨佐洛夫最后还是被撤换了。英法两国为失去一位明智的，可以与之沟通的俄国外长而深感失望。

这是名符其实的“自毁长城”。1916年10月，拉斯普金极力推荐朴罗托珀珀夫（Protopopov）担任杜马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更有甚者，皇后绕开沙皇，擅自批准由朴罗托珀珀夫总管农业和运输。她在给沙皇的信中写道：“请原谅，我们的朋友说，一切都掌握在内政部长手里才能救俄国。”这个朴罗托珀珀夫是个不折不扣的阿谀奉承之徒，一点儿办实事的能

耐都没有。二月革命前夕，俄国国内最关键的维持社会稳定的警察力量和食品供应这两大权力，掌握在一个愚蠢、低效、贪腐、无能的小人之手，政权焉能不垮？

说来也巧。这个从内部毁掉罗曼诺夫王朝的朴罗托珀珀夫，也是克伦斯基和列宁的同乡。他家已经有几代人生活在辛比尔斯克（后改名乌里扬诺夫斯克）。

12

对妖僧拉斯普金和皇后的憎恨在军队中也愈演愈烈。宪兵机构报告：在他们所抽查的官兵家书中，大多数都有咒骂拉斯普金和对皇后不恭的内容。谣传空军秘密策划以战斗机俯冲，撞向沙皇专列。另有谣传军队将领密谋兵谏，强迫沙皇将皇后送进修道院。

皇族坐不住了。尼古拉二世唯一在世的叔叔保罗大公爵代表所有皇室成员去见沙皇夫妇，开诚布公地希望他们采取措施，消除拉斯普金的恶劣影响。尼古拉二世抽着雪茄，一声不吭。亚历珊德拉义愤填膺地表示，“绝不向反皇权的恶势力低头”。皇叔保罗悲愤地对尼古拉二世说：“你信任她。我理解，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状况。可是，至少你需要采取措施，保护你自己和你的子女啊！你怎么就不愿睁眼看一看：整个国家同你对立到了什么程度！”

在 1916 年底的俄国上层，贵族、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形成共识，“妖僧不除，俄难不已”。在杜马内部，过去的党派之争让位于全体一致地指责政府，攻击首相，内务部长和他们身后的妖僧拉斯普金。他们公开指出，拉斯普金是德国收买的间谍，而首相和内务部长是德国的代理人。12 月 2 日杜马会议上，最坚决的保皇党成员普利施科维奇（Purishkevich）发表了两个多小时声泪俱下的演讲，痛斥拉斯普金给俄国带来的灾难。楼上听众席中，一位贵族青年也听得泪流满面。有人注意到这位激愤得浑身颤抖的年轻人是尤苏波夫亲王。

菲利克斯·尤苏波夫（Felix Yussoufov）那年 29 岁，他是俄国最富有家族的唯一继承人。其家族拥有煤矿、铁矿、油矿、工厂、森林、田地。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各拥有好几处宫殿式的住处。（在圣彼得堡，至今还保留一处尤苏波夫家族的莫伊卡宫供游客参观。）在全国各地另有几十处豪宅庄园。他父亲曾经把黑海岸边一座可以俯

视海面的山，包括山顶的度假房，送给他母亲作为生日礼物。今天，即便是世界顶尖富豪的几百亿美元资产，同当年的尤苏波夫家族的实际财富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尤苏波夫的祖上是蒙古可汗，他们世代都是沙皇所仰仗的财政支持者。其家族在莫斯科郊外有一处城堡，修建于1551年。从那里有一条运河直达克里姆林宫。修这条运河为的就是便于伊凡雷帝常常到城堡附近的森林庄园打猎。

菲利克斯自牛津大学毕业后，本来住在伦敦。他哥哥因为女人同别人决斗身亡后，他才回到俄国。1914年，他娶了尼古拉二世的亲侄女儿伊莉娜(Irina)郡主，成为朝廷驸马。

拉斯普金到圣彼得堡后不久，菲利克斯就经人介绍结识了这位“大师”。应该说他们两人之间并无个人恩怨。但是随着拉斯普金对朝政影响日益加深，菲利克斯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妖僧”对俄国的危害性。在听了杜马对拉斯普金的声讨后，菲利克斯给普利施科维奇去了电话，说既然你如此痛恨妖僧，我有一个除掉他的计划。你愿意参与吗？普利施科维奇回答的毫不犹豫。他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分头再找几个人参加谋杀拉斯普金的行动。菲利克斯找了尼古拉二世的叔叔保罗大公爵的儿子德米特里。普利施科维奇找了军医拉佐夫特和政府官员舒克廷。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开了好几次会，不断修改完善其行动方案。

拉斯普金嗅到了身边危险的气息。他收敛了嚣张的气焰，尽量不在白天出门。最后一次去见沙皇，临别的时候，他一改过去为沙皇夫妇祈福的习惯，反常地说：“几个黑影围上了我。这一次，应该是您为我祈祷了。”在回到自己的寓所后，他给沙皇写了一封信，给他最后的神秘预言：“……我命在旦夕。如果我死于一般的刺杀。比如说，是我的农民兄弟杀死了我。那么，你们不必担心。沙皇还将是沙皇，改朝换代的事不至于发生。但是，如果我死于贵族，特别是皇家成员之手，王朝的末日也就到了。不出两年，你们全家将死于非命。祈祷吧。”

13

当然，千算万算，拉斯普金算不出他会怎么死。否则，他怎么会接受菲利克斯的邀请，到他的尤苏波夫宫（又称莫伊卡宫：Moika Palace）去喝酒？12月29日晚，拉斯普金来到尤苏波夫宫。他来这里

主要还是垂涎有“俄罗斯第一美女”之称的伊莉娜公主。拉斯普金好色。他在过去的圣彼得堡，现今的彼得格勒，阅女无数，可就是没有机会一睹伊莉娜公主的秀色。听说伊莉娜公主想请他算命，保佑早日怀孕，拉斯普金来了劲头。

拉斯普金被引到地下室酒窖边的一间小屋。菲利克斯亲手送上他爱吃的糕点。糕点中放入剧毒。据提供毒药的军医说，在每一块点心中掺入的毒药剂量足以毒死十来个正常人。妖僧吃了两块，跟没事人一样。菲利克斯又递过去一杯掺了剧毒的马德拉酒（Madeira）。拉斯普金分两三次喝完，还是没事。菲利克斯有点坐不住了，心里直个嘀咕：到底是毒药有问题，还是妖僧百毒不侵？一杯酒下肚后，拉斯普金来了情绪，要菲利克斯自弹自唱一曲。心中忐忑不安的菲利克斯亲王应付着拿起吉他，唱起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来。楼上，他的同谋者们听着亲王如履薄冰的颤音，心里打起鼓来。

一曲终了，菲利克斯支持不下去了。他让拉斯普金继续喝酒，自己冲上楼，问同谋者怎么办。年纪最长的普利施科维奇说：“今晚无论如何不能让妖僧活着走出去。毒药不行就拿枪！”他把一支左轮手枪递给亲王。

菲利克斯回到地下室。拉斯普金已经把一瓶毒酒喝完了，让菲利克斯再给他拿一瓶。菲利克斯把妖僧带到酒架边，让他自己挑一瓶。拉斯普金弯腰取酒时，菲利克斯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拉斯普金的头部扣动扳机。子弹近距离准确无误地射入拉斯普金的太阳穴。拉斯普金叫了一声，匍匐倒地。菲利克斯弯腰查看：奇怪，怎么没有血流出来？这时，拉斯普金抬起头，愤恨地看着菲利克斯。菲利克斯吓得大叫一声，转身便往楼梯处跑。

楼上的同伙们只听到地下室里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大叫，接着看到菲利克斯失魂落魄地冲上来，嘴里语无伦次地嚷嚷：“没死！没死！……打不死他……”普利施科维奇心想，大事不好。妖僧不死，该死的就是他们几个了。他冲下楼，发现拉斯普金已拉开地下室通往外面的小门，跑出去了。他追了过去，看到拉斯普金已经跑到院门前，试图弄开院门。普利施科维奇开火了，一枪，两枪，三枪，四枪。连中四枪，拉斯普金这才倒在雪地上。他还想挣扎着爬起来，普利施科维奇的大皮靴狠狠地踢在他头上。这一次，拉斯普金再没有动了。鲜血流了出来。

其他几个同伙这时才镇定下来。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口袋和绳索，将拉斯普金捆绑好塞进口袋。又把口袋牢牢绑好。他们把拉斯普金的尸体用雪橇拉到河面。凿开冰面，将尸体塞进冰窟窿。

12月29日那天下午，安娜正好有事去找拉斯普金。她回去向皇后汇报说，菲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请大师晚上去她家给伊莉娜算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亚历珊德拉心想，不对啊，伊莉娜陪她妈到黑海边去了呀。第二天，皇后便令人去找拉斯普金。拉斯普金的女儿说，她爸昨晚没回来。皇后慌了神，严令警察局把大师找到。第三天，也就是1917年元月1日，拉斯普金的尸体找到了。

尸检证明，拉斯普金被塞下冰层后一度清醒过来，并部分地解开自己身上的绳索。如果没有厚厚冰层的阻隔，如果不是在水下太久。他有可能从阎王殿里爬出来。他的神秘超自然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但是，“大师”该死还是会死的。

拉斯普金被秘密地埋在沙皇村边一个荣誉军人墓地里。只有沙皇一家和安娜等皇后的亲信参加了葬礼。

尤苏波夫和普利施科维奇等五人合谋杀死妖僧的消息在彼得格勒不胫而走。谋杀的细节被传得神乎其神。他们五个谋杀者被首都各阶层看成是替天行道的侠客豪杰，俄罗斯的大英雄。

皇后如丧考妣。沙皇还不至于那样。他在接到拉斯普金失踪的消息后，并没有着急从前线赶回来。拉斯普金的尸体找到后，他回到彼得格勒，更多是为了安慰心理几乎崩溃的皇后。皇族成员主谋暗杀拉斯普金，使沙皇夫妇觉得耻辱，倍感悲愤。沙皇下手令，将参与谋杀的堂弟德米特里公爵送上前线。此举无疑是救了他。德米特里因为身在外地，成为很少几个逃脱了十月革命后死亡命运的皇族近亲之一。菲利克斯被逐出首都待审。革命爆发后，他携妻子逃到欧洲。沙皇没有惩罚普利施科维奇等几位。普利施科维奇在杜马中的威信达到顶点。

14

拉斯普金被近亲和杜马中的极右派（保皇派）杀害，对于尼古拉二世的打击是极大的。这说明了他在皇族、朝廷和整个上层社会中孤立到何种程度。尼古拉二世变得更加消沉，两眼失神，鬓发灰白，神不守舍，动作迟钝。这让所有见到他的人大为吃惊。

最担心他的当然还是皇后。拉斯普金生前不止一次地警告亚历珊德拉皇后：“如果我死了，或者你抛弃了我，那么不出六个月，你们就会失去皇位和你们的儿子。”现在这位能保护皇太子的大师被谋杀了。沙皇又变成这样。她告诉自己要振作起来，保护沙皇和这个家庭。每当政府官员和外国大使前来拜见沙皇时，皇后总要在内室竖起耳朵听。客人走后，她必定要同沙皇讨论，以防沙皇“糊涂”。

沙皇夫妇唯一在政府中掌权的亲信便是内务部长朴罗托珀珀夫了。他直接向皇后汇报朝廷中的事务和朝臣的动态。这家伙还常常打电话给安娜，或直接打给皇后，告诉她们拉斯普金大师在梦中“给了他指示”，要他如何如何。朴罗托珀珀夫还带来了皇亲国戚中正在酝酿如何处置皇后的消息：尼古拉二世二叔的遗孀玛丽和她的几个儿子公开谈论应该将皇后送进修道院，或送到黑海边“疗养”。

一战中俄罗斯的盟友法国和英国十分担心沙俄政权支撑不到战争结束。英国大使布坎南求见沙皇，直言不讳地指出：朴罗托珀珀夫是一个将俄国带向灭亡方向的人物。由着他胡作非为，俄国的崩溃指日可待。那将给协约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还警告沙皇，不仅在首都彼得格勒，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到处都在谈论革命。布坎南离开后，皇后从隔壁房间里出来，狠狠地说：“这家伙如果是俄国人，就该马上送到西伯利亚去！”

杜马的主席罗德兹安珂（Rodzianko）在 1917 年元月 20 日求见沙皇。他声泪俱下地陈述：“皇上，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啊！政府里连一个负责任的部长都没有。谁都知道，皇后根本不同您商量就发布任免部长的命令。而政府各部也直接向她汇报工作。对皇后的仇恨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各个阶层。只要皇后一天不解除权力，这国家就一天不能脱离灭顶之灾！”

尼古拉二世忍受不了首都的气氛。他宣布重返前线。1917 年 3 月 7 日。沙皇离开彼得格勒。五天后的 3 月 12 日，俄历二月的最后一天，沙皇政府倒台，罗曼诺夫王朝终结。这就是我们习惯上所称为的“二月革命”。

二月的彼得格勒，气温降至零下 35 度。首都人民饥寒交迫。工厂因为没有燃料而停工。工人家属和其他市民在关了门的面包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或者说期盼着能够买到救命的面包。人们的愤

怒到了极点。首都以至于全国像是堆满了干柴，只需要一粒火种，就会燃起冲天的火焰。

克伦斯基在杜马发飙了：“我们政府的部长们躲到哪里去了？”他直接把矛头开天辟地第一次指向沙皇，“沙皇必须滚下政治舞台。既然你对一次次的警告视若罔闻，那么就请面对现实，睁开眼睛，看看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俄罗斯吧！”

现实的俄罗斯面对食品和燃料的严重缺乏。战争使 1500 万农民离开了家园和农场，走向前线。他们不能生产粮食却要消耗掉所有存粮。铁路运输让位于军需，何况掌握着运输大权的还是无能无作为的内务部长朴罗托珀珀夫。大战开始时，投入运输的火车头有两万多。1917 年初，仅有 9021 台还在工作。而车厢则由战前的 54 万减少到不足 18 万。不要说无粮可运，就是有也运不来首都。每天都能看到躺在街角的饿殍。

革命党人还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但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就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返回前线指挥部的第二天，首都的骚乱开始了。人们砸开面包店的大门，没有面包就抢面粉，只要是能吃的都抢。工人的游行队伍强行进入市中心。妇女们举着“我们要面包”的标语牌参加其中。奉命巡逻的哥萨克骑兵将枪单手举过头顶，大叫：“我们不会开枪！”

政府中，除了朴罗托珀珀夫，所有部长在要求沙皇回来未果后，集体辞职。尼古拉二世从前线指挥部发来电报：“我命令你们坚守岗位，首都的骚乱必须在明天结束！”

留守在彼得格勒的部队，基本上都是刚刚从农村招募来的新兵，毫无战斗经验，而且装备落伍，甚至没有配备枪械，配备了也缺少弹药。驻军司令卡巴罗夫派人四下张贴布告，命令停止罢工和游行示威。没人听他的。部分军队拒绝向示威群众开枪。弗林斯基团（Volinsky）的一个军士长开枪打死连长，其余军官逃走。该团士兵率先走上街头，参加反对沙皇的游行。其余近卫兵团纷纷响应。造反的士兵在头上，胳膊上，或刺刀上系上红布带，以示革命立场。工人和士兵把自己的临时革命组织叫做“苏维埃”（Soviet）。

苏维埃代表聚集在杜马。克伦斯基敦促罗德兹安珂必须表态支持革命。36岁的克伦斯基由此走上这次被称作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地位。他代表杜马同苏维埃合作，并就任苏维埃副主席，几天后兼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稍后成为临时政府总理。

到了3月13日，只剩下冬宫还在忠于尼古拉二世的部队手中。周边到处是挥舞着红旗的群众。革命者给冬宫内的1500名左右的保皇派部队发出命令：20分钟内撤出冬宫，否则大炮轰击。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走出冬宫，消失在人群里。

前线司令部里的尼古拉二世，在命令结束彼得格勒的动乱发出后，开始是失去了所有关于首都的消息。继而，冬宫失手，彼得格勒和沙皇村被临时政府军队控制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杜马和苏维埃组建的临时政府，一致通过决议：沙皇必须退位。就连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和南方前线司令也打来电报，敦促尼古拉二世退位。当北方前线司令鲁斯基把各路将军们的电报呈给尼古拉二世看时，尼古拉二世面色变得苍白。沙皇村落落在革命者手中。尼古拉二世本来就是特别在乎老婆孩子的人。他还能有什么选择？他同意退位。

15

尼古拉二世最初的决定和大家所预计的一样：由皇太子阿列克谢继位。在等待临时政府的代表前来接受退位诏书的时候，尼古拉二世前思后想，觉得让年幼且身患绝症的儿子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继位十分不妥。他还不知道等待着他和皇后的将是什么命运。完全有可能，他们将再也见不到儿子。儿子离开他们，且不要说能够适应，也许活不了多久。他改变了主意，决定放弃让儿子继位，而由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继位。

大公爵米哈伊尔在阿列克谢未出生之前，当过几年的皇储。但是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会有继位的可能。他对于皇位也不感兴趣。米哈伊尔十分犹豫地前往彼得格勒。刚到首都就遇上反对沙皇统治继续下去的大游行。人们高呼：“共和！共和！不要罗曼诺夫王朝！”首都的骚乱甚至逼迫杜马转移到一处私人庄园开会讨论沙皇继位问题。米哈伊尔问杜马主席，在他继位之后，人身安全有保障吗？罗德兹安珂无言以答。米哈伊尔决定，不接受沙皇的传位。他补充说：“在政治稳定后，如果杜马正式邀请我继位，我将慎重考虑。”主张改变俄

国政体的克伦斯基大喜过望。他称赞大公爵的明智。因为有尼古拉二世传位文书在先，米哈伊尔又正式签署了另一张“退位诏书”。

临时政府决定，将原沙皇尼古拉二世带回沙皇村软禁，以稳定民心 and 军心。临时政府派出代表到前线指挥部。沙俄的旗帜被降下，官兵们主动扯去服装上代表沙俄的徽章。月台上，前线司令部从将军到士兵列队，默默地注视着过去的沙皇和总司令从他们身边走过，登上专列。皇太后早两天从基辅来和儿子商讨日后的去向，此时正坐在对面的列车车厢里目送儿子离去。他们以后再没有机会见面。

临时政府宣布不退出战争。对于尼古拉二世的退位，协约国额手相庆。英国下院领袖发表讲话庆祝俄国的“新生”。法国部长给克伦斯基发来贺电。而美国则是第一个承认临时政府的国家。沙皇退位为美国参战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两个星期后，威尔逊总统要求国会批准“为拯救世界民主”参战。他在演讲中宣称：沙皇政府垮台了。俄国人民如今也是在为世界的公正，和平和自由而战。加入到协约国是我们的光荣。

报纸上关于原皇后亚历珊德拉与妖僧拉斯普金淫乱的丑闻再次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并由此引出亚历珊德拉是否德国间谍，沙皇本人是否有叛国嫌疑的讨论。临时政府决定由克伦斯基亲自审讯退位沙皇夫妇。当然，专制君主背叛自己的国家，逻辑上也说不通。即使这个有德国背景的皇后，也没有理由背叛丈夫和儿子。谣传的东西本来就站不住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置退位沙皇一家。国内局势不稳定。而沙皇本人很可能成为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临时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他们一家送到国外去。

新政府的外交部长保罗·米里尤克福出面，请英国大使向本国政府提出接受退位沙皇一家。所需费用临时政府可以承担。英国首相相对尼古拉二世夫妇的印象很不好，因此态度暧昧。英国国会中工党和其他左翼党派坚决反接受尼古拉二世一家，政府明确拒绝了俄临时政府的要求。球踢到了俄国的另一个盟友法国那里。可是，对沙皇夫妇抱着鄙视和憎恨态度的英国驻法大使给法国外交部长写信，声称亚历珊德拉有严重的亲德倾向，在其嫌疑未澄清之前，建议法国不要接受其避难。值得一提的是，英王乔治五世是尼古拉二世的表哥，两个人长得像极了，感情也不错。乔治五世在接受沙皇一家避难问题上本来是可以发挥自己影响力的。但是鉴于尼古拉二世夫妇的“恶名”，

他当时建议让俄临时政府取消送沙皇一家到英国的要求。在沙皇一家死于非命后，他后悔了。

1917年4月，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格勒。他敏锐地看到俄国最大的问题是和平与土地，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立即退出战争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当时，社会党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大多数，他们支持和协助临时政府，觉得列宁的主张不切实际。可是，时间证明了列宁的正确。不到半年时间，厌倦了战争的俄国人民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

由于苏维埃“惩办沙皇”的呼声很高，8月14日，克伦斯基将退位沙皇一家转移出离彼得格勒不远的沙皇村。往北需要穿过彼得格勒市区，他们只能往南再折向东，去往西伯利亚方向。克伦斯基希望十月的杜马会议能给沙皇一家做出一个合法的“结论”。但是，十月里他自己也成为布尔什维克追捕的逃犯了。

在西伯利亚，沙皇一家很快由布尔什维克政权接管。他们被辗转软禁多处。保皇党人确实试图“营救”他们。但是，由于亚历珊德拉对“大师”拉斯普金的盲目信任，与原沙皇一家联络的管道最终由拉斯普金的女婿所掌握。因此经费在他手里。他未必真想行动。但毫无疑问，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期间，原沙皇成为“白军”的图腾和旗帜。尼古拉二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号召力。1918年7月，在乌拉尔地区，白军的捷克军团四万五千人向软禁尼古拉二世一家的叶卡捷琳娜堡进发。7月16日晚，负责监管原沙皇一家的“契卡”队长尤洛夫斯基让囚徒们在半地下室集合等待，准备转移。午夜时分，全副武装的契卡小分队成员进入地下室，处决了原沙皇一家七口人，沙皇的医生，以及三个佣人。

行刑人员将所有尸体运到山中一个废弃的矿井里，浇上汽油焚烧。处于未知的目的，他们把原皇储和他小姐姐的尸体另外掩埋。这造成以后多人冒充“幸存沙俄公主”身份。不过，两具失散的尸骨后来在不远处的树林里找到了，也通过了基因技术鉴定。

没有证据表明，处决原沙皇一家的命令来自布尔什维克上层领导。7月20日，乌拉尔苏维埃正式上报中央，已于16-17日夜间对尼古拉二世执行枪决。莫斯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回电，追补批准了这一行动。

1998 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命令将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家人的遗体隆重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末代沙皇在死于非命八十年后，受到俄罗斯人民的景仰和推崇。

2000 年，俄东正教追封尼古拉二世为殉教“圣徒”。2008 年，俄罗斯最高法院正式为尼古拉二世平反。

参考书目

Catherine Evtuhov, David Goldfrank, Lindsey Hughes and Richard Stites, *A History of Russia: Peoples, Legends, Events, Force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4

Stephen Graham, *Ivan the Terrible*, Archon Books, 1968

Lindsey Hughes, *Sophia: Regent of Russia 1657-1704*, Yale Univ. Press, 1990

Ronald Hingley, *The Tsars: Russian Autocrats, 1533-1917*,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8

Matthew Johnson, *The Third Rome: Holy Russia, Tsarism and Orthodoxy*,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Liberty, Inc., 2004

Alex Jong, *Fire and Water: A Life of Peter the Great*, Collins, 1979

Carol Leonard, *Reform and Regicide: The Reign of Peter III of Russia*, Indiana Univ. Press, 1993

W. Bruce Lincoln, *Nicholas I: Emperor and Autocrat of All the Russias*, The Indiana Univ. Press, 1989

Philip Longworth, *The Three Empresses: Catherine I, Anne and Elizabeth of Russia*,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3

Isabel de Madariaga, *Russian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Yale Univ. Press, 1981

Robert K. Massie, *Nicholas and Alexander*, Dell Publishing Co., 1967

Robert K. Massie, *Peter the Great: His Life and Would*, Ballantine Books, 1980

Robert K. Massie, *Catherine the Great: Portrait of A Woman*, Random House, 2011

Alan Palmer, *Alexander I: Tsar of War and Peac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4

Robert Payne and Nikita Romanoff, *Ivan the Terrible*, Cooper Square Press, 2002

Edvard Radzinsky, *The Last Tsar: The Life and Death of Nicholas II*, First Anchor Books, 1993

Edvard Radzinsky, *Alexander II: The Last Great Tsar*, Free Press, 2005

Talbot Rice, *Elizabeth, Empress of Russia*,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0

Alexis S. Troubetzkoy, *Imperial Lege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sar Alexander I*, Thomas Allen Publishers, 2002